
武侠世界
第33年
44
$15.00

編者話

蕭玉寒所撰著「天機大師劉伯溫故事」之「南粵潛龍」在今期刋出。文中描述劉伯溫協助朱元璋建朝稱帝之後，功成身退，浪迹天涯，與彭瑩玉一道，重臨南粵九潭鎭，一僧一道深入察訪，瞭解民情，重逢石廣船老大，見其子石水源具仙骨，乃萬中無一之人才，劉伯溫遂收他爲徒，衆人再上九龍山尋龍追脈，令潛龍示形，民衆心服，答應將九龍廟搬遷，改水道，從而改變九潭鎭的貧窮落後面貌……

*　　*　　*

今期佳作連篇，臥龍生先生另一中篇小說「劍嘯江湖」由今期起刋載，情節迂迴曲折，文筆生動活動，切勿錯過！巴人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丹孃」也由今期起刋載。

另有凌雲先生所著「千面郎君」，故事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金銀密碼」。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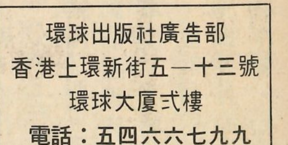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4期
（總號1696）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粵潛龍

天機大師劉伯溫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功成身退　浪跡江湖

何謂潛龍？

龍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霄，忽爾現首不現尾，忽爾興雲佈雨，俱在風雲隱幻之間。

＊　＊　＊

公元一千三百六十七年，亦即元朝主政中國的最後一年——元朝至正二十七年。

明軍征北大將軍徐達與征北副將軍常遇春，率二十五萬大軍，已攻陷元朝的腹地山東全境。

徐達立刻派快馬馳返應天府，向吳王朱元璋及軍師劉伯溫報捷。

其時劉伯溫正在南粵境內，苦心孤詣，力圖以和平手段解決南粵元朝勢力，他接徐達在山東全境報捷的訊息，當即對征南大將軍徐英道：「若設身處地，徐將軍當如何計劃下一步北伐行動？」

徐英毫不猶豫回道：「若徐英征北，既已攻陷元朝腹地，必然乘勢揮軍北進，一舉而陷元朝大都。」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若然如此，則明軍必陷入與元軍苦峙局面，北伐之勝負，便未可預料矣！」

徐英驚道：「為什麼？」

劉伯溫道：「凡戰之道，必先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目下元朝雖已成強弩之末，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若逼其太急，必拚死反撲以求生路，因此於此時勢，宜三面掃蕩，留一缺口，任其逃生，我軍則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搗大都，元人必潰敗出逃。」

果然，徐達在肅清山東元兵後，並不向北推進，轉師西向，肅清河南，也不向西續進。

旋即集合在山東河南的大軍，趁元朝慌亂之際，以雷霆萬鈞之力衝破河北，由滄縣、青州、直沽，直搗通州。

在直沽、通州之間的河西縣，與元將俺達巴相遇，僅打了半日，便把俺達巴全軍殲滅。

徐達再揮軍逼近通州，在通州城郊與元朝的「知樞密院事」卜木兒打了一仗，活捉卜木兒。

徐達攻陷通州，直搗元朝大都（北京）。元順帝此時已逼走王保保，身邊再無大將可戰，亦無可守，帶皇后奇氏、太子、孫子以及皇妃、太監、宮女等數百人，在夜晚三更，偷偷打開大都的建德門，向居庸關方向狼狽出逃而去，最後逃到上都（今日的察哈爾多倫縣）。

三天後，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九月八日中午時分，徐達、常遇春率大軍，由大都齊化門浩蕩而進，兵不血刃，僅殺了不肯投降的元官六人，對大都老百姓秋毫無犯。

元朝入主中國的歷史，就此完結。

捷報傳到應天府（南京），吳王朱元璋即派快馬，緊急傳召劉伯溫返回應天。

其時劉伯溫已和平解決南粵，廣東、廣西兩地已回歸明軍的版圖。劉伯溫接朱元璋的快馬傳召，當即把南粵善後軍務付托征南大將軍徐英，他自己則與彭瑩玉、馬雲英一道，便裝疾進，不消二日二夜，便馳抵應天府。

此時應天府上下喜氣洋洋，明軍上下均歡欣鼓舞，皆道徐大將軍已攻陷元朝大都，大明一統天下已指日可待。

劉伯溫馬不停蹄，向吳王府疾馳而來，彭瑩玉、馬雲英亦隨後跟進。

三人馳抵吳王府外，吳王府親兵見是劉伯溫、馬雲英等人，那會阻攔，任其直馳而進。

劉伯溫在距吳王府百丈外，卻翻身下馬，步行而進，馬雲英道：「二哥，吳王府親兵也任你馳馬而進，為何卻要下馬而行？」

劉伯溫肅然道：「國有國法，軍有軍規，明軍紀律，是劉某參與制訂，豈能自敗其律。」

馬雲英見劉伯溫忽然扳起面孔，不敢作聲，心中卻老大不服，嘟起嬌俏小嘴，彭瑩玉向馬雲英扮了個鬼臉，氣得馬雲英幾乎要罵人，彭瑩玉卻有趣的笑了。

就在此時，吳王府忽然中門大開，一位王者打扮的人大步而出，一面向劉伯溫拱手道：「先生兵不血刃，和平解決南粵，其功可比諸葛孔明七擒孟獲，保南人永不覆反，當真可喜可賀。」

這人正是吳王朱元璋，他接報劉伯溫等趕抵應天府，又報已距吳王府不遠，便迫不及待，親自出來的迎迓。

劉伯溫忙道：「此乃吳王之洪福，亦是明軍將士之功，伯溫豈敢居功！」

彭瑩玉大笑道：「當仁不讓，若非劉軍師以移花接木尋龍大法，令何真降服，又豈能兵不血刃便克南粵！」

朱元璋道：「彭散人鼎力相助，不辭艱險，深入敵營，和平克取南粵，亦功不可沒。」

馬雲英一聽，不由含嗔帶笑，瞪了朱元璋一眼，道：「好啊！原來劉軍師早就把彭散人的軍功呈報吳王了，但不知可有雲英的一份？」

彭瑩玉笑道：「馬都尉天生是富貴中人，還要這戰功作甚？你要求賞賜，難道吳王會不答應麼？」

朱元璋領先進入吳王府，劉伯

溫、彭瑩玉、馬雲英隨後跟進。

彭瑩玉與馬雲英在吳王府議事聽待了一會，知朱元璋與劉伯溫必有要事相商，便向朱元璋先行告退了。

馬雲英與朱元璋有婚約，又是王府女都尉，因此沒有離開吳王府，僅退入內堂而已。

果然朱元璋待兩人離開，便站起來，道：「請劉先生到軍機堂議事。」

吳王府內置軍機堂，這是整個吳王府最機密的地方，有如朝廷內宮的議政殿。

劉伯溫似已知朱元璋所議，他亦立刻站起，道：「遵吳王令旨。」

朱元璋與劉伯溫同進軍機堂，又向劉伯溫賜座，這才焦切的道：「目下形勢，先生知之甚詳，先生當如何教我？」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伯溫有三策進稟吳王。」

朱元璋忙道：「是何三策？先生快道其詳，不必客氣。」

劉伯溫正容道：「目下北伐大軍已攻陷大都，但元朝尚存王保保一翼，萬不可輕覷，宜揮軍西征，以求全殲元人餘孽，然後再議立朝定都，此爲上策。」

朱元璋沉吟道：「中策又如何？」

劉伯溫道：「一面立朝稱帝，一面西征進剿王保保，此不失爲中策。」

朱元璋又道：「然則下策又如何？」

劉伯溫道：「不辨時勢，即時稱帝立朝定都，而置元朝餘孽不理，留下隱患，此乃下策，實不足取也。」

朱元璋沉吟道：「目下軍心振奮，四海歸心，遲恐軍心有變，因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因此上策太緩，下策太急，取中策可也，先生以爲如何？」

朱元璋意似垂詢，但實際已有迫不及待稱帝立朝之意了。

劉伯溫不由暗嘆口氣，心道：朱元璋此際印堂紫氣忽然大熾，雖乃主帝皇之氣，但亦流於過份熾烈，只怕並非吉祥之兆！

劉伯溫心中雖感疑慮，但他亦知天機不可違逆，便微笑道：「吳王所言甚是，於此時建朝稱帝，一面揮軍西征，不失爲可取之道。但定都之事，卻切勿操之過急，可暫緩定都，容後再議。」

朱元璋一聽，急道：「都乃立國之基，豈可從緩？此事元璋正要向先生求教，何方才是上佳都會？」

劉伯溫眼見朱元璋已急於定都稱帝，知此事已勢無可免，目下唯有以國都之道，以求舒緩其過熾帝氣了。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坦然直告道：「當今時勢，綜觀天下地脈，其宜建都者首推長安，次爲洛陽，其次燕京，再次爲應天『南京金陵』，而以汴京『開封』爲最下之。」

朱元璋道：「請先生詳加評析。」

劉伯溫道：「漢都長安，諸侯徙居，王業於此而肇基，土宇於此削平，故其險、其富、其强，均可獨稱俗中西土，漢、唐兩代，都長達九百七十年，長安地力天勢之雄厚，堪稱中國主幹龍脈之首。次則爲洛陽，洛陽乃飛龍格，居天下之中，爲大龍之腹，回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西京在其左，上洛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在其北，都之猶如制天下之中，其風水貴格，僅次於長安。」

朱元璋沉吟道：「然則燕京又如何？」

劉伯溫道：「燕京龍脈來自燕山，其龍發自崑崙中脈，行萬餘里始至燕山結穴，再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再落平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聚，山水大會，帶黃河、起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鎖其門，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聳右爲虎，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爲第三重案，乃古今建都之勝地。」

朱元璋微笑道：「但元人入主中國，定都燕京，國運卻不足百年，這又從何解究？」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古來有道一命二運三風水，人之際遇如此，何況一國之運？按伯溫所見，風水又即天時地利，民心亦即人和，諸葛孔明曾力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元朝嚴刑苛政，殘害百姓，民心盡失，如此無道之國，又豈是風水龍脈所能延長？元朝之夭短，非都城龍脈不佳，而是其本身朝廷戾氣所致，而且若非建都於燕京，已叨龍脈之澤，其國運只怕更爲短暫。」

朱元璋若有所思道：「那應天府又如何？」

劉伯溫沉吟道：「應天府古稱金陵，乃因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按伯溫之見，金陵地脈自東南溯東江而西，數百里爲止，蜿蜒磅礴，既嗡復張，中發而下，降爲平衍，西爲鷄籠，覆舟諸山，又石頭城與鍾山對峙，大江迴抱，秦淮、玄武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抱內向，如委玉帛而朝；諸葛孔明曾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都也，可惜其雖合垣局，而垣氣多洩，因此定都金陵之國，雖有起始氣象，但多年代不長，因其龍氣地脈浮而

洩之故。」

朱元璋道：「然則應天不可取麼？」

劉伯溫雖知朱元璋甚喜金陵作都，但依然直告道：「金陵只可作臨都，不宜長久，長則只恐生變故。」

朱元璋不以爲然的大笑道：「元璋憑應天府而得天下，實英雄用武之地，又駕馭四方，號令天下，而興王業！」

劉伯溫知朱元璋稱帝之心已異常熾烈，因此定都應天府已是不可變更，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若定都金陵「應天府」，則明朝國運，便難進「大明國運六兆」中的第一兆天機矣！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劉伯溫於此時已參透「天機壁」上所現天機秘圖，因此對「大明國運天機之兆」已了然於胸，深知天兆難逆，便不再糾纏。

不久，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宣示天下，自稱太祖皇帝，國號明，定都應天府。

這時是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明朝正式建立。

朱元璋在應天府當了三十一年皇帝，傳位於建文帝。

但僅四年，建文帝便被明燕王朱棣反叛，攻佔應天，逐走建文帝朱允炆，自己當了皇帝，是爲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的老營在燕京——「北京」，因此他即位不久便決定遷都燕京，因此金陵作明朝的都城命運不足三十五年。

這正應了劉伯溫當日推斷：金陵雖有王氣，亦入都城垣局，但龍氣外洩，國運不能長久。

＊　＊　＊

當下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國號明，定都應天府。

另一面，朱元璋也聽從劉伯溫的建議，令征北大將軍徐達，改大都爲北平府，留三萬兵力守衛，徐達本人統率大軍，西征王保保。

當時征北副將軍常遇春，在打下大都後，率步騎九萬，直搗元順帝逃走的上都，幾乎把元順帝活捉了。但在班師回大都時，在途中因性急向違紀軍官用刑，這名軍官害怕，搶先下手，趁常遇春熟睡時，把他一劍刺死。

常遇春的死，劉伯溫十分惋惜，他曾向徐達感歎道：「常將軍一生忠義，可惜性暴而烈，必損壽數，我曾因此不欲派他北伐，豈料他果然英年早逝，明軍失去一大棟樑矣！」

朱元璋也很痛惜常遇春的死，他下旨追封他爲開平王，諡字「忠武」，贈三世祖先王號，還令臣下替他立了一道「神道碑」。

徐達奉旨西征，最大的對手是王保保，自王保保的義父帖木兒始，徐達與王保保便是宿敵了。

王保保此時坐守山西太原，擁兵十萬，是明朝的最大勁敵。

徐達率軍進入山西，很快先取了澤州、潞州，先行站穩脚跟。

王保保卻急於與徐達一決雌雄，由太原向大都的方向北去，欲與徐達決戰。

徐達接報，依劉伯溫定下的計謀，並不回師救大都，反而決定逕取太原。

王保保聽說老營太原告急，慌忙回師救援，率數萬騎兵馳回，在太原城下紮營，邀徐達決戰。

徐達按兵不動，先消磨元兵銳氣，在晚上突出奇兵，夜襲王保保軍營。徐達身先士卒，騎着降服的烏騅馬，黑夜中猶如天降神兵，所向披靡，王保保未及披甲出戰，便被敗兵護着逃跑了。

王保保逃到大同，由大同移軍定西，在明太祖洪武二年冬，率軍圍攻明軍於蘭州，徐達率主力趕到，在定西以北對壘。

這次徐達決定與王保保決戰，雙方交鋒之下，徐達全殲王保保軍八萬多人，王保保僅帶了妻兒親兵數人，逃去元人的發源地上都，保元順帝的太子去了。

至此，元朝的大勢已基本失去，對明朝再難構成威脅，也只有到此時，明朝才算最後立穩了根基。

這時已經是朱元璋登基稱帝的第二年了。

此時天下已經大定，劉伯溫替朱元璋制定官制。

官制中首重軍權，軍權由中央的兵部及大都督府執掌，在督府之下，各省分設都指揮使，相當於今日的軍區司令，而大都督則相當於今日的總司令。

次則爲了天下和平，軍隊的編制，劉伯溫又親自替朱元璋設計了一套軍民分籍的制度，所謂「軍民分籍」，實際上即諸葛孔明曾用的「屯田」制度，即由軍隊耕田，自給自足，到戰時則可立刻投入戰場。

這個軍民分籍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不僅安頓了兵士，而且保存了龐大的軍事力量，實際上亦是明朝二百七十五年國運的根本保證。

劉伯溫爲明朝的建立，勞心勞力，鞠躬盡瘁，但卻不願做官，朱元璋也不便勉强他，朱元璋曾想封劉伯溫爲宰相，但劉伯溫堅拒，後來無法，才接受了一個負責監察朝廷百官的職位「御史中丞」。

劉伯溫有感天下初定，百廢待舉，百事待興，便接受了這個超然的官職。

不久天逢大旱，天下震驚，劉伯溫奉旨巡察天下民情。

劉伯溫巡察數省，感慨良多，在返京師途中，趁機向朱元璋上疏一道，痛陳民間疾苦。

劉伯溫在疏中寫道：「臣奉旨巡查，適逢大旱，沿途所見，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行舟之人體無完衣，執耕之人臉有菜色，盜賊縱橫，防不勝防，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十日之儲，官缺一月之俸。東南乃國家財富所出，一旱竟至如斯，北地貧乏，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為堪？事變之生，恐不可測矣！」

劉伯溫上疏中所言，愛民勤政之心，溢於言表。

朱元璋接疏，閱後默默無言，待劉伯溫返應天府，便立刻派人召見。

朱元璋在勤政殿召見劉伯溫，劉伯溫進來時，正欲行君臣大禮，朱元璋忙站起道：「此非朝班，先生不必多禮。」

劉伯溫欠身謝罪，這才在朱元璋對面椅上坐了下來。

朱元璋沉吟不語，意態甚為猶豫，劉伯溫上疏不久，不知朱元璋如何處置，心中微感不安，自定都應天府之事起，劉伯溫已知朱元璋的帝氣漸呈烈暴，創帝業時的溫良決斷，已漸漸失去了。

劉伯溫向朱元璋欠身道：「陛下急匆召見臣，未知是否有甚疑難之處？」

朱元璋沉吟道：「先生上疏，朕已細閱，目下數省大旱，朝廷國庫空虛，救災之事甚難處之，先生有何高見？」

劉伯溫想了想，便決然道：「賑濟災情，固屬必然，但只是治表之舉，未足穩定天下。」

朱元璋沉吟道：「然則如何方可治本？」

劉伯溫慨然道：「國以民為本，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元人之滅國，究其根由，皆民心之背所致也。因此救災固屬刻不容緩，但全力振奮民心，建立大明恩威，令天下歸心，方是治國之本。」

朱元璋道：「如何建立大明恩威？」

劉伯溫道：「目下朝廷初立，百物待舉，百廢待興，治國首重寬鬆，以利天下休養生息，此乃示恩；天下冤獄甚多，戾氣因此積聚，適逢大旱，豈非天道示警？望陛下察之。」

朱元璋沉吟道：「朕昨晚夢見三人共戴一頂血帽，詭異之極，先生以為主何朕兆？」

劉伯溫想了想，道：「三人共戴一血帽，乃一衆字也，又血即刑法，只要施法得當，恩威並重，賞罰分明，則天下冤情大減，百姓安居樂業，自然衆心所向，民心所歸矣，恭喜陛下！」

朱元璋正為這夢境驚疑，以為有人會對他不利，這下聽劉伯溫解釋，心中一寬，登時臉露笑容，決然道：「先生所言甚是，朕決當以法治國，嚴懲貪官污吏！天下冤獄，先生請代朕決之，該處則處，該放則放，不必猶豫。」

劉伯溫一聽，大喜道：「陛下英明，臣遵旨！」

劉伯溫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大決天下冤獄，又是奉旨而行，因此其勢有如萬鈞。

劉伯溫先從應天府京師牢獄入手，而牢獄中又以待斬的犯人優先處理，將決斷犯人，逐一親自由他重審。

劉伯溫審決犯人另有妙法，令天下動容。

有一名已決斬的犯人，由劉伯溫親自重審，他審閱犯人案宗，這犯人姓張名器，所犯罪乃行兇殺人，人證物證俱在，似已鐵證如山，無可翻案。

劉伯溫傳犯人張器進來，他令犯人抬起頭來，走近身前，仔細一看，便忽然微微一笑，緩聲道：「張器，你行將斬決，假如本官格外開恩，准你死前完結一宗心願，你打算去做什麼？」

張器是一位小商人，他自忖已然絕望，突聽劉伯溫這般一問，不禁茫然道：「大人所說，是眞的麼？」他並不認識劉伯溫，因此簡直以為自己這是聽錯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錯，你大可坦白道來，心願不論大小，皆可如願，但切記心願只得一個，你可要想清楚了。」

張器聳然動容道：「難道求免死亦可以麼？大人！」

劉伯溫肅然道：「只要坦白道來，就算求免死，亦未嘗不可。」

張器想了想，終於歎了口氣，道：「犯民不想求免死了，只欲在生前能當面拜祭死者一次，於願足矣！」

劉伯溫奇道：「你為甚麼不求免死？」

張器歎了口氣，道：「犯民已家破人亡，再無生趣，但求一死。」

劉伯溫又道：「那你為甚麼又欲於生前去拜祭死者？」

張器道：「犯民聽說人若死了，若有未了心事，便不能轉世輪迴，永遠在地獄受苦，因此只欲了結此宗心事。」

劉伯溫道：「不然，拜祭死者只是形式，並非心事，莫非你尚有話要對死者說麼？」

張器吃驚道：「大人明如神鏡，如何知道犯民有話欲向死者訴苦？」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你眉間深鎖，晦氣甚深，此乃心事未了之相。」

張器不由拜服道：「大人明察秋毫，眞神鏡也！犯民不敢隱瞞，實是有話欲向死者申訴明白，他並非犯民所殺，他與我皆為貪官枉法所害！」

劉伯溫立刻道：「你既有冤情，為甚麼不求免死，再行向官家申訴，反去向死者祭告？」

張器道：「犯民深知奸人財雄勢大，已買通官府，官官相衛，犯民已然無路可訴了，又聽說人死後三月，便會投胎轉世，與原來判若兩人，因此犯民等不到秋後斬決了，欲趁他未投胎轉世之時，向他祭告明白，以了卻犯民未了心事。」

劉伯溫聽張器說罷，微一沉吟，便以朱筆在張器的案宗上批道：「此案顯有冤枉，着刑部重查覆審，不得延誤！」

劉伯溫令下，刑部尚書素仰劉伯溫的為人，豈會怠慢！即接手偵辦張器一案，結果查明張器果然受奸人所害，縣、府皆受奸人賄賂，把張器屈打成招，被判秋後斬決。

劉伯溫接刑部呈報，立刻傳令把奸人、縣官、知府等押上刑部，由他親自主審，終令奸人貪官伏法，而張器則無罪釋放，為補償其苦，又把沒收貪官的一百兩銀，撥歸張器作安家費用。

張器一案，平反昭雪，劉伯溫僅用了五日時光，一時天下震動。

類似張器一類冤案，劉伯溫審獄二月，便替二千死囚昭雪。

兩月後，當第二千個冤罪昭雪時，天降大雨三日兩夜，天下大旱消解大半。

劉伯溫審案之能，令朱元璋亦暗暗稱奇，他把劉伯溫召到他的御書房，驚喜的問劉伯溫道：「先生為何過目便可知案犯是否冤枉？」

劉伯溫道：「陛下言重，伯溫當面審決案例，其實僅可判斷其人正邪善惡，然後據此再考究其內在心理，人之將死，其情必誠，因此便可據此判定是否內含冤情，再加細查詳審，眞兇便無所遁形矣！」

朱元璋歎道：「先生大智大勇，平冤獄，降甘雨，功可蓋世，朕之相位，非先生莫屬！」

當時任丞相的是李善長，劉伯溫一聽便忙道：「相位如大廈之柱，易柱者當以大木，若以小木易之，恐大廈傾覆！」

朱元璋微笑道：「先生何以自謙小木？」

劉伯溫坦然道：「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冗，和平盛世之時，僅如小木而已，望陛下體諒。」

朱元璋聞言不由歎道：「先生助朕成大業，驅除元虜，為國為民，無慾無求，心性淡泊，眞朕之仙師！」

朱元璋對劉伯溫的感慨之言，深知其並非虛偽之言，因為他與劉伯溫相處患難多年，劉伯溫至誠之性，朱元璋已盡察之，因此視作友師，每與伯溫商議，均摒退左右，猶如知己師友，直到他稱帝登基後，依然稱劉伯溫作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史上有人傳言，朱元璋嫉忌劉伯溫鬼神莫測之才，通過丞相李善長之手，暗害劉伯溫，此乃虛妄之言，因為劉伯溫連丞相也不願做，毫無涉政野心，對朱元璋只有百利而無一害，朱元璋又為甚麼要加害於他？至於朱元璋後來殘殺朝臣，那是另有原因，他雖然落得個「殘忍之君」名號，但引發他殘殺朝臣的胡惟庸卻是罪有應得的禍首。

當下朱元璋又與劉伯溫議決，以法治國，嚴懲貪官污吏，又下旨減免受災各地稅收，一時天下大治，民心歸順，天下太平。

不久，朱元璋正式册立馬雲英為皇后，馬雲英終於貴為皇后，正應了劉伯溫當日說她日後必定「紫氣加身」的預言。

而馬雲英自成為皇后之後，便一改女兒時的嬌野，開始信奉佛教，慈悲為懷，唯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夠寬厚，屢加勸諫，朱元璋亦多半採納。可以說，馬雲英是朱元璋的紅顏知己，亦是除劉伯溫外，朱元璋敬重的人，她與朱元璋可以無話不談，推心置腹。

朱元璋自應天府「金陵」稱帝登基，外有劉伯溫，內有馬雲英，文有李善長，武有徐達、湯和、鄧愈等匡扶，上下一心，共創新局面，一時氣象更新，天下由大亂而漸成大治。

這均是朱元璋稱帝後十三年內的事。到十三年後，劉伯溫已離開朝廷歸隱，馬雲英亦不幸早逝，朱元璋頓失內外臂助。

不久徐達亦一病去世，朱元璋在徐達生病時，派徐達的兒子徐輝祖到北平府慰問，又親從各地選了許多名醫去診治，最後把徐達接回京師應天府。

徐達死時，朱元璋正準備上朝，聽到消息立刻連朝也不上，趕去徐達家中弔唁，在徐達靈前痛哭失聲，追封徐達為中山王，親自為他寫了一篇「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傳說朱元璋在徐達病重時，派人送了一隻蒸鵝給徐達，徐達明知吃鵝必死，還是吃了，結果吃下不久便死去了。

這傳說極不可靠，因為徐達的病不宜吃鵝，這是滿朝文武皆知的事，朱元璋就算嫉忌徐達「功高蓋

主」，也不必用「送蒸鵝」這一着低招，他只要不把徐達接回應天府，密令派去診治的醫生下手，豈不更乾淨俐落？怎會犯大忌留下這把柄？顯然此乃後人因痛恨朱元璋後來殘殺朝臣，而在他身上加多一條罪名而已。

其實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前，並未枉殺過一人，他的「殘忍暴政」，是在劉伯溫歸隱、馬雲英去世、徐達一病不治以後的事。

馬雲英的去世，對朱元璋的事業及感情均是一大打擊，從此朱元璋的心理、性格均失去平衡，漸趨暴烈，終於演變成洪武十三年後的「殘殺成性」。

這恰恰又應驗了劉伯溫爲改變朱元璋過盛的「陽氣」，而以馬雲英的「陰氣」來調和，以達「陰陽互濟」的移運換命大法格局。馬雲英去世，朱元璋失了「眞陰」，獨剩他這一身「眞陽」，再加上他祖墓的「龍晶珠」不幸被江彬和尚掉包，直接承受「龍晶珠」的帝氣，失了藉祖脈潛移默化之功，朱元璋心理、性格演變成「殘忍、暴烈」，已是不可避免了。

這很可能是劉伯溫「妙演天機、旋乾轉坤」的唯一一着敗筆，亦很可能是他終其一生的最大憾事，這便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後的「殘忍、暴烈」，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了。

＊　＊　＊

當下劉伯溫眼見天下已然大定，便萌決然退隱之意了，而且他尚有幾宗心願未了，堪察天下風水龍脈，以便把恩師賴布衣傳授的堪輿絕學發揚光大，這是驅除元韃子後的最大心願。而且他也還沒忘記，他曾親口答應，爲南粵九潭鎭堪改風水大格的諾言，雖然那是一位低下的船老大所求，但劉伯溫卻絕不會輕違承諾，這是劉伯溫的本性。

＊　＊　＊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明太祖洪武四年三月的一天早上，劉伯溫求見朱元璋。

朱元璋這時正在內殿用早膳，他的御早膳僅是一盤燒餅，他聽說劉伯溫求見，便連忙把吃了一口的燒餅放入盤中，蓋了起來，傳旨道：「快請！」

皇帝用早膳時，朝臣絕少敢於在此時打擾，朱元璋對劉伯溫算是唯一的例外了。

劉伯溫隨內侍太監走進內殿，向朱元璋行了常禮，並告打擾用膳之罪。

朱元璋不以爲然的一笑，道：「先生不必客氣，朕欲與先生多聚，只是先生忙於勤政，老推沒空罷了，又豈會打擾朕了？」

劉伯溫感歎道：「皇上對伯溫知遇之恩，萬死莫報！可惜臣父母高齡，不得不向皇上告隱歸田，以便侍奉父母天年。」

朱元璋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道：「朕於先生，正欲每所倚仗，先生忽然告隱，豈不教朕大失所望！」

劉伯溫告罪道：「伯溫自少離家，高堂未享天倫侍奉之樂，望陛下體察，再者伯溫心性散漫，不慣政事繁冗，極欲趁有生之年，閒雲野鶴，遍遊江河名川，有負陛下所托，萬望恕罪。」

朱元璋見劉伯溫去意堅決，知不可強留，不由歎道：「先生助朕已成大業，又助朕穩定國基，卻謝絕朕之所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寵辱皆忘，功成退隱，眞當世活神仙也，但先生說去便去，教朕如何心安？」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皇上大業已成，天下大定，如伯溫這等閒雲野鶴，留之已無大益，萬勿因伯溫而令聖心不安。」

朱元璋默然不語，他忽然對劉伯溫道：「先生既精於卜算之術，你可猜猜，這盤中早膳是甚麼東西？說中了朕准你告退，說不准便要留在朕的身邊，先生以爲如何？」

朱元璋說罷，伸手一指他早就蓋好的御膳盤子。

劉伯溫微笑一下，他知道這是朱元璋設法挽留他，但又不便明言，才以這辦法來難一難他。

劉伯溫向早膳盤子仔細一瞧，再袖占一卦，得的卦象爲乾，乾乃圓形之物，但乾缺了坤，便非天地，猶如盤蓋裏面的東西缺了什麼，已知其詳，但又不便挫傷朱元璋的自尊心，便微微一笑道：「半似日來半似月，恰被天龍咬一缺。」

劉伯溫所言，已隱示盤子裏面是圓形的燒餅，而且其中一塊，還被咬了一口。

朱元璋亦天資聰敏，他一聽便知劉伯溫已算出盤子內的東西了，只是爲顧全他的自尊，不加點破罷了，不由歎道：「先生神機妙算，眞正鬼神莫測，朕就算想留你也不能了！」

劉伯溫忙道：「陛下知遇之恩，伯溫當永誌不忘。」

朱元璋想了想，忽然又道：「先生告隱，朕頓失一大臂助，先生能否在離去之前，爲朕卜算明朝氣數？」

劉伯溫於「天機壁」前，已對「明朝天機六兆」了然如胸，但當着明朝開國皇帝面前，有些卦兆，卻極難開口明言，無奈回道：「臣罪該萬死，因其中有等天兆，直道出來，罪無可恕！」

朱元璋聞言微笑道：「好吧！

朕就贈先生免死金牌一面，日後朝廷無分上下，一律不准治先生死罪，這便非罪該萬死了。」

朱元璋九五之尊，他開口說「免死」，那劉伯溫便無人可以治他於死了。

劉伯溫見朱元璋意態眞誠，感他知遇之恩，便毅然道：「但陛下所問，伯溫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天機隱緲，不可盡了，臣亦僅依象而言。」

朱元璋大喜道：「先生深得朕心，但未知明朝國運如何？尚請先生明示。」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明朝國運，全隱天機六兆中，其中第一兆，皇上已身歷其境，不必伯溫多言矣。」

朱元璋悟道：「莫非是先生昔日所說，木上掛曲尺，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這一兆麼？朕朱家一脈，果然已得天下矣！先生果然靈驗非常，未知第二兆又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略一沉吟，便道：「第二兆讖曰：草頭火腳，宮闕灰飛，家中有鳥，郊外有尼。象曰：羽滿高飛日，爭妍有李花，眞龍遊四海，方外是吾家。」

朱元璋不解道：「先生所示甚爲隱晦，請明示一二。」

劉伯溫一聽，眼前忽然現出「天機壁」上曾現出的一幅圖像，那是一座巍峨宮闕，卻被烘烘烈火所焚燒，更奇的是，烈火只在宮闕的上面焚燃，宮闕的下面卻安然無恙。他以此圖像，結合讖文、象文綜而觀之，心中便已對此兆了然於胸。

按劉伯溫推斷：圖像所示，分明是指明朝宮廷有變，但雖經劇變，根基尚穩，是以宮闕僅上層焚燒，下面則無恙。而作亂之人，當從讖象之中去推演，「草頭火腳」，分明是一個「燕」字；「宮闕灰飛」，暗指「燕」作亂，令宮廷劇變，皇室中人，灰飛湮滅；「家中有鳥」、「郊外有尼」二句，則指由於朱家有這隻「燕」，宮闕的主人便得逃去郊外作「尼」了，「尼」與「僧」相通，實際指宮闕主人出家當和尚去了。

按劉伯溫所斷，「明朝國運天機六兆」中的第二兆，他其實已知作亂的人物、地點、結局，但礙於天機不可盡洩，劉伯溫不能明白示現罷了。

當下劉伯溫沉吟道：「此兆乃主陛下朱家內部有變，有人奪位爲皇，有人離家出走當和尚，雖然如此，但作亂之人，到底亦是朱家嫡裔，明朝換主而不換朝，依然是朱姓天下，陛下明乎於此，也就不必再去深究了。」

朱元璋聽劉伯溫這般說，心中忽明忽惑，但明知劉伯溫決不肯再往下細說，無奈只好不再追問下去。

劉伯溫當日推演的「明朝國運天機六兆」第二兆，二十一年後（公元一四〇二年）便全部應驗了。

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公元一三九二年），朱元璋的太子朱標去世，朱元璋立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爲太子，朱允炆當時只有十五歲。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一三九八年），朱元璋駕崩，太孫朱允炆即位，是爲建文帝，朱允炆當時只有二十一歲。

朱允炆根本就是一位無知小兒，他對當時的國家情勢茫然不知，卻偏信他的老師黃子澄，任他胡亂蠻幹。

黃子澄對劉伯溫傳下的「明朝天機六兆」素有所聞，爲防患未然，便決定大舉削藩，在朱允炆即位後的短短一年間，便把朱元璋的其他兒子，朱允炆的叔父五人廢去王位，例如周王朱橚、齊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湘王朱柏則畏罪自殺。

這五人均心懷不滿，但暫時尚未至於反，但朱允炆不識氣候，過早動手，把眞正的作反之人燕王朱棣驚動，唯恐後下手遭殃，便趁朱允炆未立穩腳跟，提早動手，採取軍事行動，進攻已易名南京的京城，經幾番交鋒，朱允炆便害怕出走，當了一名和尚去了。

這便是「明朝天機六兆」中第二兆的「草頭火脚、宮闕灰飛、家中有鳥、郊外有尼」的卦象。劉伯溫在二十一年前便已預知是「燕」字作反，而宮闕的主人，卻出家當和尚去了，其靈驗之處，簡直匪夷所思。

當時朱元璋對劉伯溫推演的「明朝國運天機之兆」第二兆，畢竟不太明白，但又不便再追問下去，便道：「那第三兆又如何？」

劉伯溫道：「北方胡虜殘生靈，御駕親征得太平。失算謀臣不敢諫，生靈遮掩主驚魂。國壓瑞雲七載長，胡人不敢害賢良。相送金龍復故舊，雲開日月照邊疆，此乃第三兆也。」

劉伯溫推演的「明朝國運天機之兆」第三兆，即指明朝「土木之變」的前因後果。應即三十九年後（公元一四一〇年），明成祖「即燕王朱棣」五次御駕親征元人餘孽，邊境一度保住太平，這是「北方胡虜殘生靈，御駕親征得太平」二句。

但到公元一四四九年，北方瓦刺大軍犯境，英宗朱祁鎭親征，卻被瓦刺把英宗捉了，這便是「失算謀臣不敢諫，生靈遮掩主驚魂」二句之兆。

英宗朱祁鎮被瓦刺軍捉後七年，才被放回，這是「國壓瑞雲七載長，胡人不敢害賢艮」二句之兆。

到公元一四五六年，英宗朱祁鎮被瓦刺人放回，不久復位，這便是最後「相送金龍復故舊，雲開日月照邊疆」二句之兆了。

朱元璋越聽越迷惑，不由道：「此時天下大勢如何？」

劉伯溫道：「天下亂矣！」

朱元璋道：「朕的天下，有誰敢亂？」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忠臣賢士盡沉淪，天啓其衷亂更紛；縱有胸懷能坦白，乾坤不屬舊明君。」

劉伯溫這是在推演「明朝國運天機六兆」的第四兆了。亦即暗示天啓年間，宦官魏忠賢亂朝的驚變，距劉伯溫推演時已相距二百四十年了，自始之後，明朝已然窮途末路了。

這些，朱元璋自然更聽不明白了，他又好奇的問道：「那第五兆呢？又如何了？」

劉伯溫沉吟道：「萬子萬孫，祖宗山上貞衣行。」

劉伯溫這「第五兆」，已很明白道出這已到「萬曆皇帝孫子」的年代，而「祖宗山上貞衣行」，就更明白點出「崇禎」兩字了。這第五卦兆，實際亦暗示，明朝朱家的最後一位孫子「崇禎」登基。

朱元璋聽了茫然不解，笑道：「朕的江山永固，自然萬子萬孫，萬代相傳矣！朕之子孫既忠於朱家祖業，自然便是祖宗山上貞衣行啦！先生以爲是麼？」

劉伯溫不由微微一笑，也不去細述，朗聲便把第六兆揭示出來：「十八孩兒十八秋，十八金陵王氣盡，十八梅山山九重。」

劉伯溫推演的「明朝國運天機六兆」，到此已是最後一兆了。「十八孩兒十八秋」，即暗指一個「李」字，因「李」字即「十八子」，即指「李自成」，李自成從造反，到攻陷北京，而後兵敗身亡，前後恰好是十八個年頭。

「十八金陵王氣盡」，朱元璋的帝氣起自金陵，至崇禎十八年頭，明朝朱家天下便滅亡了。

「十八梅山山九重」，指崇禎皇帝十八年後，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於宮後的煤山，明朝至此滅亡。

朱元璋聽到劉伯溫說了這最後的一兆，他就算迷惑，亦已知到此時明朝氣數已盡，他沉吟半晌，道：「然則依先生所推，明朝國運年代多長？」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金陵燕京南北遷，傳至六百有半年。」

劉伯溫這一句即暗示明朝當有六百年之一半的年頭。

但朱元璋一聽，卻呵呵大笑道：「明朝朱家天下，能相傳六百年，朕心足矣！」

劉伯溫亦不去揭破，微笑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更何況一國之萬子萬孫？皇上不必因此深究了！」

朱元璋以手撫劉伯溫背，歎道：「先生在朕身邊，猶如暗中見光，盲者獲杖，先生一去，朕之光、杖便失其半矣！但朕有言在先，既已承諾放先生出去，不便更改，但望先生善自珍重，若侍奉高堂事了，便即速速返朝，莫負朕之所望。」

劉伯溫見朱元璋意態眞誠，便答應待高堂歸天，便即返朝見駕。然後再向朱元璋下跪拜別，這才欣然出宮城而去。

這便是劉伯溫功成身退，決心退隱江湖前夕，在內宮向朱元璋推演「明朝國運天機六兆」的奇行錄。後人把他與朱元璋對答內容，輯錄成一部「燒餅歌訣」，遂成爲一部不朽的「天機奇書」。

劉伯溫自十八歲起，離家遊歷，目睹天下慘象，遂決心「誓逐元蠻復漢疆」，他鼎力匡扶朱元璋打敗元人，建立明朝，南征北戰，歷盡艱辛，他爲朱元璋立下的戰功卓卓，朱元璋亦數度欲拜他爲相，但劉伯溫卻淡泊名利，功成身退，從此不問政事，遊歷江湖，成爲江湖的一大奇人。

劉伯溫退隱後，史書上說他「歸隱山中，惟飲酒弈棋而已」，其實劉伯溫自退隱歸家鄉青田後，他心性好動，又身負恩師賴布衣的尋龍堪輿絕世奇學，極欲把之發揚光大，又豈會困處山隅一角。

劉伯溫返回家鄉青田縣後，不久他的義弟徐達，義妹馬雲英，雙雙前來青田拜望。劉伯溫拒而不見，只留下二封錦囊，分贈徐達和馬雲英，其意深長。

贈給徐達的錦囊中寫道：「書贈二弟莫倉皇，一生神勇國棟樑，節氣忠貞動天地，徐家血脈福悠長。」

後來徐達一病去世後，徐達的子孫十數代，皆享富貴，世代承襲徐達的「魏國公」封爵，直至二百五十年後，明朝滅亡，徐家的子孫才失去徐達的餘蔭，徐氏的血脈，不可謂不「福悠長」了！

這些，劉伯溫在二百五十年前便已預示，因此徐達的後人，一直視劉伯溫爲「伯祖」，世代景仰。

而贈給皇后馬雲英的錦囊，卻只有一個「賢」字，馬雲英一見，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幾乎忍不住要跳出「御轎」，去找劉伯溫算賬，但她回心一想，自己到底已貴爲皇后娘

娘，劉伯溫不便與她相見，這才快快回京去了。

後來，朱元璋的皇后馬雲英，直到她去世，一生果然只有一個「賢」字，是歷史上有數的「賢后」。

徐達與馬雲英離開時，劉伯溫其實就隱身在他的祖墳白鶴山上，他目睹兩人離去的背影，但見車馬浩蕩，不由微微一笑，道：「相見時難別亦難，何必近看百花殘？」

劉伯溫說罷，正欲下山，忽然呼的一下，閃出一位光頭和尚，望着劉伯溫大笑道：「你避得過富貴中人，又避得過我彭和尚麼？」

劉伯溫閃目一看，原來竟是義兄彭瑩玉，不知什麼時候，他已回復了僧人身份打扮了。

劉伯溫奇道：「彭大哥不在朝廷享福，卻去當和尚？」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那二弟爲甚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位不坐，卻坐在這荒野白鶴山上？」

劉伯溫微笑道：「富貴榮華，於我輩不外是淡淡雲煙而已！」

彭瑩玉笑道：「彼此彼此，彼此而已！」

劉伯溫大笑道：「既然彼此彼此，那就請上寒舍，先痛飲三百杯吧。」

彭瑩玉與劉伯溫日夕相處了一段日子，不久劉伯溫的父母先後去世。劉伯溫遵其父之意，把父母的遺骸與祖父合葬於白鶴山上。

到此時，劉伯溫已再無牽掛了，不一日，他便打點行裝，準備出門。

彭瑩玉奇道：「二弟打算返京師見駕，去奉侍朱皇帝麼？」

劉伯溫一聽，大笑道：「伯溫乃閒雲野鶴，既已脫牢籠，你以爲我尚會回去受困麼？」

彭瑩玉道：「那二弟打算上哪去？」

劉伯溫大笑道：「虎鬥龍爭勢已平，江天風靜月華清，餘生欲覓尋龍訣，認取南粵潛龍聲！」

彭瑩玉一聽，驚喜道：「原來二弟欲入南粵尋龍堪輿！」

劉伯溫微笑道：「人各有志，彭大哥去與不去，任從尊便。」

彭瑩玉一聽，大笑道：「你我既在江湖相遇，若不在江湖相聚、江湖了斷，豈非無緣！」

劉伯溫已知彭瑩玉心意，又知他並非富貴中人，便微笑道：「既然如此，那便同入南粵，尋龍堪輿去吧！」

兩人皆江湖閒雲野鶴，說走便走，而且兩人的內力武功均可稱絕世，因此不消數日，便已抵達南粵邊陲梅嶺了。

* * *

劉伯溫這時重抵南粵梅嶺，與數年前那一次的目的、心境均已大不相同了。

那次他入南粵，是領軍征南，事事以驅除元韃子的軍情爲重，所留意的莫不是兵家行軍要塞，以及如何用兵，如何以最佳方法解決征南的軍機大事。

那時他是堂堂明軍的劉大軍師。

這時南境靖寧，再無戰事，劉伯溫重臨梅嶺，入目的便盡是粵川的山川名勝了。

這時劉伯溫已是閒雲野鶴，身上再無軍政大事的羈絆，無官自然一身輕。

彭瑩玉一身和尚打扮，他本來就是一位和尚，投效明軍，不過是一時義憤而已，此時他已決然重返江湖，相同的志趣，又把彭瑩玉與劉伯溫聯在一起了。

兩人同樣淡泊名利，同樣對榮華富貴不屑一顧，他們從江湖中來，自然又同返江湖中去了。

劉伯溫與彭瑩玉向梅嶺山上緩步而行，雖然憑他們的本事，大可以如鵬展翅，飛掠而行，但反正沒甚麼緊迫之事，樂得緩行細賞，猶如天外飛來的兩朵閒雲，又如降下的兩頭野鶴。

兩人沿着一條鑿寬山峽鋪平而成的古驛路，上嶺而去。石頭滑而陡，年老體弱之人，見了也昏然欲倒，更別說踏路而上了。

但在劉伯溫與彭瑩玉的腳下，這道險峻的古驛道，卻猶如閒庭信步。

兩人一路向上走，但覺溪泉似在脚底下流過，雖然無聲，但溪流的湧動，卻難逃二人極敏銳的觸覺。

漸漸，兩旁的崖壁，不時閃過一株、兩株、三株、五株的老梅樹，但見老梅樹枝幹橫斜，老練蒼勁，顯然已飽歷雪霜了。

越向上走，梅樹便越多，漫山遍崖，千梅萬樹，更奇的是，在嶺下難得一見的梅花，越向上走，便漸見開放，快過半山腰時，梅樹的梅花已然千株怒放了。

劉伯溫忽然微微一笑，道：「彭大哥，你道爲甚麼嶺下梅花寂然，嶺上卻千株怒放？」

彭瑩玉一聽，不由失笑道：「哎呀！我的天機大師！你莫非又發現了什麼驚人天兆麼？」

劉伯溫微笑道：「此非天兆，而是天地自然之秘。」

彭瑩玉想了想，道：「是呀！這的確奇怪，據說花遇寒即落，嶺上自然比嶺下寒凍，爲甚麼嶺上花放，嶺下花卻落也？」

劉伯溫微微一笑，欣然道：「梅花喜寒怕熱，嶺上比嶺下寒凍，嶺下梅花遇熱則謝，嶺上梅花卻

依然盛放，因爲嶺上仍然寒啊！」

彭瑩玉笑道：「二弟兜來轉去，不外欲道一句『寒梅傲雪』罷了！」

劉伯溫亦呵呵一笑，道：「非也，伯溫自感難與梅花相比，因此才急流勇退，因爲只怕高處不勝寒啊！」

彭瑩玉一聽，忽然悟道：「你是說，朱元璋如今貴爲九五之尊，此人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世事難料，你我但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於願已足，什麼富貴榮華，於你我何干？又提它幹甚麼？」

彭瑩玉一聽，豁然道：「是極！是極！無慾則無求，你我已成閒雲野鶴，還去提這些撈什子作什麼，走啊！且尋龍追脈去也！」

劉伯溫欣然一笑，沒再說話，又再向上而去。

向上走了不一會，忽見一亭如翼，斜伸而出。兩人走近一看，但見亭壁上書「來雁亭」三字。

彭瑩玉笑道：「今日你我兩隻脫羈之雁，果然上亭來了。」

劉伯溫目注翼亭，心中忽有所感，便微一運氣，伸指向亭壁撩去，只見龍飛鳳舞，「來雁亭」壁上兩面，早有一聯凹刻出來：

一笑相逢，且留雪中鴻爪；

幾生修到，能賞嶺上梅花。

下款大書「劉伯溫」三字。

彭瑩玉不由微笑道：「二弟武功精絕，才識過人，上知天機，下明地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天下奇才，你若有異心，便十個皇帝也做定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彭大哥說甚麼孩子話？你我皆非富貴中人，更何況是這勞心費力的帝王！命數已定，你我還是去做閒雲野鶴罷了！」

彭瑩玉哈哈一笑，不再發話，越過「來雁亭」，向上走去，不一會便將抵嶺頭，突地閃出一座寺廟，門額大書「雲封古寺」四字。

過了「雲封古寺」，便是梅關了。眼前出現一個鑿開的隘口，兩旁巖石嶙峋，苔蘚斑駁，猶有當年斧鑿的痕跡。

這是劉伯溫第二度上梅關，前一次因軍機大事在身，無心細看，僅一掠而過，這一次却駐足細賞了。

劉伯溫以手撫摸當年斧鑿的痕跡，眼前出現一羣南粵民衆，手持簡陋鐵器，把偌大石巖打通了一個隘口。

劉伯溫不由感歎道：「唐時嶺路宋時關，南粵百姓艱苦卓絕，竟敢於開鑿這艱巨工程，這當眞是民力可以動天啊！」

穿過隘口，便是梅嶺之巔，劉伯溫與彭瑩玉挺立於梅嶺之巔，凝目四望。

劉伯溫忽然失口讚道：「好地方！好百姓！南粵當眞是潛龍大地！」

彭瑩玉笑道：「二弟，你這是日啖荔枝三百顆，甘願長作嶺南人的故事吧！」

劉伯溫不答，忽地又朗聲吟道：「一逕高盤積翠巔，雄關扼險鎖南天；馬嘶人語空山裏，日落猿啼古寺前。嶺際梅濤奔萬壑，梅迎霜雪傲十年；自從賴公臨寶地，南粵千道龍脈現……這不是好地方、好百姓麼！」

彭瑩玉亦被劉伯溫的神態感染，不由奇道：「如何好地方？如何好百姓？」

劉伯溫興緻勃勃的道：「吾之恩師賴布衣公，當年南下粵川，登大庾嶺，審視粵川的地脈運勢，稱粵川地脈，屬中國南幹，起自崑崙，一路南下，氣勢磅礴，自成一格，曾留風水大地鈐記道：「南下庾嶺試一觀，山水交滙如龍盤；他日粵川百萬地，但求富庶不求官。」已然點出粵川大富之局，可惜尚有所遺漏……」

彭瑩玉微笑道：「賴布衣乃天下聞名的風水大師，他評點粵川龍脈，竟會有所遺漏麼？」

劉伯溫道：「賴恩師當年在大庾嶺審視粵川形勢，當時梅嶺尚未鑿通關隘，南北地脈未通，北來龍脈被阻梅嶺，因此形格勢禁，賴恩師便誤認粵川地脈乃南幹伸延，雖富甲天下，但貴格無緣，才留下那首大地鈐記。」

彭瑩玉奇道：「關隘既通，南粵地脈便有所變改麼？」

劉伯溫點頭道：「不錯，例如自上古以迄三代，或都曲阜，或都涿鹿，或都平陽，皆在黃河上游，及後黃河改道，都會形勢便漸次南移，如燕京、金陵等，均是川流改道運轉乾坤之故也。」

彭瑩玉道：「然則依二弟之見，粵川地脈氣運如何？」

劉伯溫朗聲道：「依伯溫推斷，南粵地脈，乃起自崑崙，此點與賴恩師所斷相同，但南粵地脈之源，並非南幹，而是中龍延伸結聚，因此不但有中龍之尊貴，且有南龍之富庶，實是大富大貴的潛龍寶地，但看是否能點發罷了，若如點發，他日南粵地脈，必定富甲天下，貴氣磅礴，蠻荒之地的惡名，必定一去不返！」

彭瑩玉大感興趣道：「如何富？如何貴？」

劉伯溫道：「南粵地脈，起自崑崙中幹，沿路東行，走巴顏喀啦山、岷山、米倉山、大巴山、雪峯山、衡山、南嶺，一聳而爲羅浮山

，羅浮山來自中華大地之中龍，尊貴無比，沿路東下，有沉有起，沉而穩，起而昂，彷若一尾眞龍，搖首擺尾，穿山越水，於南粵腹地一聳而吞雲吐霧，是爲羅浮山，其尊貴可知。又羅浮山再四面八方伸展，猶如龍脈四延，粵川境內，眞龍結穴，萬萬千千……」

劉伯溫說到此處，彭瑩玉忍不住了，問道：「南粵龍穴萬萬千千，豈非遍地龍穴？然則分佈於何處？」

劉伯溫此時站於梅嶺之巔，放眼極目四視，好一會方朗聲道：「縱觀粵境，其形有如金龍昂首、吞吐雲霧，而以羅浮山爲龍幹，橫卧粵境之腹，手足四伸；北接大庾嶺、衍生珠璣、丹霞、東山嶺、梅花頂、水源諸地形勝，西連羅崗、青雲山、九連山、從化、飛霞、白雲山、蓮花山、西樵山、靈山、龍穴島；南伸葷山、義容山、觀音閣、鳥禽嶂、大蓮花山、九龍潭、白雲嶂、鐵爐嶂、鳳崗、龍崗、大霧山、龍船頭；東延蕉嶺、銅鼓嶂、東蓮花山、釋迦山、鳳凰山、筆架山、麒麟山、大南山、峽山、雲澳諸山，豈無龍穴潛伏？」

彭瑩玉此時目瞪口呆道：「劉大師啊劉大師，你所說的若皆是龍脈，那南粵一地，當眞大發大旺，千人貴萬人富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龍穴乃眞龍結聚之脈，豈能垂手而得，賴恩師窮畢生精力，亦僅得其中萬分一二而已，劉某豈敢奢望點發南粵龍脈？剛才所論，不外是南粵龍脈走向的大形格罷了，離眞正細微點發，尚差十萬八千里。」

彭瑩玉失笑道：「若如此浩繁，二弟又如何點發南粵龍脈？」

劉伯溫大笑道：「尋龍堪輿，差之毫釐便失之千里，劉某何德何能，豈敢自誇點發南粵龍脈？但能點發三兩眞龍結穴之地，劉某心願足矣，豈敢奢求！」

彭瑩玉吐舌道：「這便難怪世人道：萬金易得，龍穴難求了！」

劉伯溫微笑不語，心中似已有所決斷。

當日劉伯溫在梅嶺之巔，評點南粵潛龍，其實已隱隱揭示南粵的形格大勢了。但見劉伯溫忽然與起，微一運力，伸指在梅嶺上的一塊石板上寫道：「眞龍橫卧羅浮峯，北接珠璣有南雄；西連白雲起大霧，龍伸潮陽富貴洪。」下款是「劉伯溫洪武五年二次臨粵境，與之所致留此大地鈐記」。

彭瑩玉不由歎道：「當年風水大師賴布衣亦留鈐記道：但求富庶不求官。如今劉伯溫又留鈐記道：龍伸潮陽富貴洪，你師徒二人，算得上論盡南粵風水潛龍了。」

劉伯溫當年所留的南粵大地鈐記，至今仍在梅嶺之巔，世人若遊梅嶺，幸運的便可一睹劉伯溫的眞跡了。

當下彭瑩玉道：「二弟既然有如此興緻，未知從何入手，查堪南粵潛龍？」

劉伯溫沉吟道：「當日我曾答應九潭鎮船夫石老大，替九潭鎮重振氣局，如今既已臨粵境，正好先行了結當日承諾。但當日匆匆而過，僅與石老大相處，未知鎮上的民風端的如何，這卻是爲難之處。」

彭瑩玉奇道：「重振氣局，又與當地民風有牽連麼？」

劉伯溫點頭道：「不錯，一地之氣局可以改變民風，但民風亦影響一地氣局，此乃相輔相承的事，半點大意不得，但苦於未有查探良策也。」

彭瑩玉想了想，便不由失笑道：「劉大師啊劉大師，你如今已是閒雲野鶴，還如此拘謹幹麼？」

劉伯溫一怔道：「我拘謹什麼？」

彭瑩玉大笑道：「當年賴布衣大師裝瘋賣傻，在民間考究世情，你是他的得意傳人，就連這一妙法也沒承受麼？」

劉伯溫一聽，不由亦呵呵一笑道：「是極！是極！劉某從此盡忘軍國大事，這便前去遊戲人間罷了！」

重臨南粵　實踐諾言

這一天，羅浮山畔九潭鎮臨江館門外，忽然走來一僧一道，這一僧一道，均是滿臉風霜的中年人。

臨江館是九潭鎮最大的一家酒館，亦是全鎮唯一的一家酒館。臨江館座落在穿鎮而過的九龍江畔，因此而得名臨江館。

九潭鎮人多半以船運維生，各地貨販大多經九潭鎮入廣州，或者從廣州回來，經九潭鎮返回各地。

臨江館座落在最大的九龍江畔，終日船來人往，佔了地利之便，不但是本鎮中人，甚至是外來經過的商販，也大多在臨江館落脚，飽餐一頓，再各自謀奔生計，因此經常座無虛設，雖然如此，客人的消費有限，臨江館的生意亦僅是薄利多銷而已。

臨江館的老闆也姓石，姓石的人似乎是九潭鎮的大姓。

一僧一道走在一起，這本身就有點怪異，而且他兩人偏揀全鎮最多人的地方臨江館，走了進來，在座的人客，驚疑的目光自然就投在兩人身上了。

那僧人倒沒什麼，他走到臨江館的一角，揀了一個空位，便坐了下來，自始至終不發一言一語。

那道士卻逕直向櫃枱走了過來，此時，不但在座的人客，就連臨江館的店東石老闆亦迷惑的直瞪眼。

道士對衆人的驚奇，渾然不覺，越多人注目，他便越高興似的。

他走到櫃枱邊，說話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傳得極遠，他說的話，就連最靠邊的人客也聽到了。

道士說：「老闆！借一支上等狠毫毛筆用用好麼？」他說的居然是一腔純正的官話，亦即當地人稱的「外江佬話」。

石老闆心中本就迷惑，這時聽他說的是「外江佬話」，而且並非光顧，反而是借物，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道長，你要毛筆幹麼？再上等的狠毫大楷也不能當飯嚼啊！」

道士微笑道：「有一支上等狠毫毛筆，貧道便可以換一口飯吃吃了！」

就近的當地人客，素與石老闆相熟，此時忍不住發聲道：「石老闆，你借給他，看他到底如何換得一口飯嚼。」

石老闆猶豫間，有好事的人客已忍不住了，大聲道：「老闆！你不肯借，老子用錢替他買，等會一併結賬吧！」

石老闆奇道：「這位大哥，你與他素不相識，爲甚麼要出錢替他買這撈什子毛筆？」

那人大笑道：「我這是出錢買熱鬧瞧啊！」

道士一聽，轉頭向那人瞥了一眼，便微微一笑，道：「好！這位大哥，待會便先讓你瞧熱鬧便了。」

石老闆無奈，道：「道長，並非石某不肯借毛筆給你用，只是敝店打開門做生意，這借毛筆不大好意頭。」

道士道：「有甚麼不好意頭？」

石老闆道：「借筆借筆，筆即畢也，敝店生意本就本少利微，眼看再難維持，若再借畢，無人肯借錢，必定關門大吉，道長你說，這豈非不好意頭？」

道士不由微微一笑，道：「這也難怪老闆你，做生意原也講意頭的，既然有人代買，這便並非借畢啦！」

石老闆亦笑道：「買筆、買筆、買賣完畢，無賒無欠，自然是好意頭啦！」石老闆說着，果然取出一枝上等狠毫大楷毛筆，以及一盤墨硯，他居然還替道士磨好一盤墨汁。

道士微笑道：「多謝老闆，有勞了！」

道士說罷，霍的在身上抖出一塊長方白布，鋪在櫃枱上，緊握大楷狠毫，飽蘸墨汁，便在白布上疾揮。

衆人但見龍飛鳳舞，白布上早已現出二行大字：指點吉兇，評說潛龍；乾坤大道，笑傲天虹！

下面又有一行小字道：「天知地知，你知他知，我自盡知；天應地驗你應他驗，我保應驗，不驗不收錢。」

大小數行墨筆字，白中顯黑，龍飛鳳舞，份外醒目。

衆人看得呆了，心道：這個道士口氣狂妄之極，他窮得連毛筆錢也付不起，他的卜卦術便精極也有限的了，大概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以此混一口飯吃之輩吧。

當下便有人重重的「哼」了一聲，以示不屑。

道士卻渾然不覺，他把白布一抖，就近鋪在一張餐桌上，向石老闆一揖道：「敢請老闆借飯桌一用，就近開檔，租金稍後雙倍奉還！」

石老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把手一擺，道：「罷了！你但能引得大客光顧敝店，這租金便不要也罷！只是千萬拜托，莫把人客嚇走了。」

道士微笑道：「放心，放心，不試不知，一試擔保貴店日後車船如龍，生意滔滔。」

石老闆不由歎了口氣，暗道：這道士別的不知如何，但單是這等從容氣度，便決非等閒之輩了。這石老闆開店頗久，閱人無數，眼光倒頗厲害，當下他並不作聲，只是靜觀其變。

那道士擺開架式，但決沒人上前一試。他不由眉頭略皺，喃喃的道：「莫非所見，皆是無福無緣之人麼？」

道士的話聲很輕微，但奇怪的是，他說的話卻如長了眼睛，只向衆人的耳朵射進去，因此他的喃喃自語，竟連最遠角落的人客也聽得清楚極了。

此時只見先前與道士一道而來的僧人，忽然一躍而起，搖搖擺擺的走過來，臉上紅通通的，大概酒喝多了，他向道士道：「道長，既然無人敢試，便替和尚我卜一卦運程吧！」

道士呵呵一笑道：「不試，不試，僧人請回。」

僧人把醉眼一瞪道：「爲甚不試？」

道士道：「你是僧人是也不是？」

僧人大笑道：「光頭的自然是和尚，和尚自然是光頭矣！」

道士道：「和尚已斷了七情六慾，心如止水，水止則靜，水靜則死，死水一潭，還卜算怎的？不試，不試，你請回吧！」

僧人一聽，卻不生氣，也不回去，哈哈一笑，道：「好！僧人你不卜，那就替凡夫俗子算吧！」

僧人說罷，醉眼圓睜，射向衆人客，在座中人見他目中精光爍爍，顯然並非泛泛之輩，又見他似已喝醉，更不願與這等醉和尚打交道，因此均拚命避開僧人的目光。

「誰上來一試？」僧人一連叫了三聲，竟無一人答應，僧人不由失笑道：「道兄啊道兄！看來除和尚外，根本無人看得起你，你欲憑此本領混口飯吃，只怕難，難，難了！」

道士卻微微一笑，道：「不難亦難，難亦不難，時辰未到而已！例如剛才這位不屑而哼的大哥，只怕立刻便有官司要打了！」

道士此言甫出，話音未落，剛才那位發出「哼」聲的人客已忍不住霍的跳了起來，戟指向道士怒道：「臭道士！你裝神弄鬼，以此勾當混飯吃，祁某也沒來揭穿你，你反來胡說八道，招惹祁某麼？」

衆人一看，原來此人是九潭鎮祁烽，他是專營北鹽南運、南糖北運生意的商販，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只是脾氣暴躁，不好相與。

道士目注祁烽，微微一笑道：「貧道如何胡說八道？」

祁烽道：「祁某做生意一向公道，你情我願，絕無反悔，日前剛運了一批蔗糖北上，順利妥當，何來甚麼見鬼的官司！」

祁烽話音未落，臨江館外忽然匆匆跑進一位後生哥、伙記的模樣，他一見祁烽，便失魂落魄的大叫道：「祁老闆！不……不好了，北運的那批蔗糖，不知爲何，半路竟被人掉包，變成幾袋泥土！蘆洲的錢老闆說你已收貨銀，存心欺騙他，已告上博羅縣官查究……官家的傳票也飛下來了！」

祁烽一聽，登時目瞪口呆！

在座的人客，有不少與祁烽相熟，此時也不禁聳然動容！

祁烽怔了一會，不由走過來，向道士一揖道：「道長好眼力！但不知如何便瞧出祁某人要吃官司？」

道士微微一笑，道：「世人只道印堂發紅，便是好兆頭，焉知印堂若發紅如絲，又如點如痲，便主痲煩之極，陡招官司！」

那伙記一聽，仔細瞧了祁烽一眼，不由失聲大叫道：「是極！是極！祁老闆！你的印堂果然絲絲發紅，如痲如點，果然便陡招官司！」

在座人客，有好事的便忍不住笑了起來。

祁烽卻沒生氣，他又向道士一揖道：「道長好眼力！」他又拿出一張銀票，向道士面前一放，道：「這是五兩銀票，就當剛才一卦的相金，請道長再替祁某卜上一卦，定當再謝。」

道士看也不看那張銀票，隨手便把它扔進一個布袋內，然後道：「祁老闆要卜個甚麼卦？」

祁烽道：「請道長卜算一下，祁某付運的那批蔗糖的下落，以及到底被誰掉了包！」

道士聞言，也不必卜卦，他目注祁烽一會，便斷然道：「祁老闆印堂赤氣，自北而來，當主事發於北面；又赤氣如絲如痲，斑斑駁駁，當主出手之人不止一個，而且煞氣奇大，並非祁老闆你獨力所可破也！」

祁烽一聽，臉色登時死灰，半响作聲不得。不但如此，就連臨江館的石老闆，以及一些本鎮的船老大，亦都臉色發白，人人均如大難即將臨頭似的。

道士見祁烽悶聲不語，也不去問他所說靈驗與否。

倒是那僧人忍不住了，大聲道：「喂！這位祁施主！他說的可有根據麼？」

祁烽一聽，這才歎了口氣，苦笑道：「如何沒有根據！簡直有如身歷其境！」

僧人笑道：「既然已知掉包之人便在北面，那這場官司倒易了結，只須向北而行，把那掉包之人捉住見官便妥了！」

祁烽搖頭苦笑道：「你這大師，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你知道北面掉包之人是誰麼？」

僧人笑道：「是誰？祁施主怕得如此厲害，他是當今皇帝老子不成麼？」

祁烽歎氣道：「這等人比皇帝老子更可怕！皇帝就算征稅，也是明來明去，但這伙人卻連皇帝老子也不放在眼內，手段高强，飛簷走壁，說來就來，連官府也乾瞪眼，無奈他何！唉，這船蔗糖落在彼等手上，祁某只好自認倒霉，官司也不必打了，賠錢了結罷了！」

僧人笑道：「你說來說去，也沒說出究竟，倒是誰幹的？」

祁烽苦笑道：「能在片刻之間，把整船蔗糖掉包的，還有誰有此大本事？北面九龍山有一伙高人相聚，不服王法，不理官府，雖然並非打家劫舍的强盜，但專門作弄來往的商販，對我等生意人來說，九龍山的高人簡直比强盜更可怕！」

僧人一聽，雙眉一掀，正欲發作，那道士卻搶先道：「祁老闆，那九龍山位於何處？」

祁烽道：「九龍山便是這條九龍江的發源地，北上十五里，山高險陡，極難攀登。」

道士點了點頭，不再發問。祁烽因那宗蔗糖官司，也無心逗留，扔下一張銀票，就匆匆與那伙記走

了。

祁烽剛走出去，此時又有一位本地的船老大走過來，向道士道：「道長！在下這數日來，左眼跳完右眼跳，未知主何兇兆？」

石老闆一聽，笑道：「徐老大，你欲占卦，便相金先惠呵！」

徐老大尷尬的咧嘴一笑，道：「實不相瞞，徐某的五錢零用銀，已買酒喝了，這相金只好緩一緩再說。」

石老闆呵呵一笑，道：「若如此，你徐老大這支卦便不準極了！」

徐老大驚道：「爲甚麼不準極了？」

石老闆道：「你沒聽說相金先惠，格外留神這話麼？你不先付相金，這位道長如何會替你留神？他若不留神，便亂說一通，你這支卦會準麼？」

徐老大苦笑道：「別的相士漫天討價，徐某怎敢走上前去？但眼見這位道長並不計較，便姑且一試，這叫病急亂投醫呵！」

道士一聽，不由微微一笑，他向徐老大招手道：「這位大哥，你過來好了！」

徐老大尷尬的走了過來，向道士咧嘴一笑，道：「道長，假如你是相金先惠，那在下便只好急流勇退了！」

道士目注徐老大一會，便忽然微笑道：「不錯，你的確需要急流勇退了，但並非退回原位，而是速速退返家裏！」

徐老大一聽，大驚道：「道長爲甚如此斷判？在下莫非有大兇兆麼？」

道士微笑道：「並非兇兆，亦並非吉兆，兇中有喜，喜中有兇，如此而已。」

徐老大急道：「請道長指點！」

道士道：「你左眼跳完右眼跳，乃子嗣宮有兆感應；又左跳男右跳女，你左右皆跳，即有男有女，而且是一個龍鳳雙胞胎也！不過你眼角妻妾宮發灰晦，乃主尊夫人目下快將分娩，而且難產，你快回家延醫照應，遲則恐防生變矣！」

徐老大一聽，急得登時滿頭大汗，似欲言又止，難爲之極。

道士一見，似已窺測徐老大心中難處，探手於口袋中掏出那張五兩銀票，往徐老大手中一塞，微笑道：「快回家去，延醫照應，保你逢兇化吉便了！」

徐老大又驚又奇，半信半疑的連忙走了。

臨江舘內，衆人均又驚又疑，心道：這道士到底是何方神聖？他似乎欲憑占卦算命混口飯吃，但對於有難之人，卻不但不收相金，反而慷慨施贈，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石老闆卻越來越暗喜，他已知這道士必非等閑江湖術士了，心道：既然放着這上佳神廟，某人若不上香，豈非愚蠢之極？石老闆這般思忖，心中便有了主意。

他從櫃枱後面走了出來，向道士拱手道：「眞人不露相，原來道長果然有眞本領！帶給敝店好名聲、好生意，因此那筆墨錢、租借地方錢便決計不收了，不但如此，道長只管喊酒叫菜，飽餐一頓，這算是在下請客便了！」

道士一聽，不由微笑道：「莫非石老闆心中有疑難未決麼？」

石老闆奇道：「果然如此！但道長怎的未卜先知？」

道士微微一笑，道：「石老闆淚堂暗陷，乃子嗣多傷之兆；而且你人中平平，必然子嗣無多，有亦獨子而已；愛兒患病，石老闆豈能不日夜憂傷？」

石老闆一聽，登時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此時有人粗聲粗氣的叫道：「石宏！那道士說得中麼？」此人口氣粗野，聲如洪鐘，說一句話便令人生畏。

石老闆一聽，向那人望一眼，臉色登時一變，半驚半求道：「牛大哥，這占卦之道，信不信由你，但千萬別在敝店鬧事啊！拜托，拜托！」

牛大哥轟然大笑道：「好說！好說！他但能令老子信服，老子自然不會爲難他！」

石老闆大概很怕這牛大哥，他不敢再去招惹他，對道士道：「道長眞正神機妙算！在下的確只得一子，年方八歲，但自出世便多災多磨，疾患不斷，半年前一病竟口不能言，成了個啞巴了！在下只得這一子，能不憂心如焚？道長既能一言道破在下隱憂，想必定有辦法施救，萬望打救在下這苦命孩兒，道長大發慈悲啊！」

道士沉吟道：「你那孩兒是何時辰發病？」

石老闆忙道：「小兒發病，是在早上五時正。」

道士道：「是甚麼時辰八字？」

石老闆道：「小兒辛未年二月初二上午五時許出世。」

道士道：「五時許乃屬卯時，發病之始亦於卯時，按此推斷，令郎必定是生時犯了血光之災，才有病啞之災磨也。」

石老闆驚疑道：「沒有，小兒出世時石某還在準備開鋪營業，一切均平靜極了，哪來甚麼血光之災？」

道長微笑道：「石老闆再仔細想清楚！此乃令郎之病根，非尋出來不可，否則令郎之病，只怕難於

根治。」

石老闆依然迷惑不解，似乎眞的想不出當時有甚麼血光之事，道士之判，似乎也太離奇，太不可思議了。

此時那僧人忽然笑道：「老闆，你這間是酒館麼？」

石老闆點頭道：「不錯，當然是酒館。」

僧人道：「既然是酒館，自然有酒有肉嚼，還有鷄鴨鵝，請問這些酒肉是從哪兒來的？」

石老闆笑道：「這全是敝舘自養自釀的酒肉貨品。」

僧人笑道：「鷄鴨鵝是自養的，那是誰宰殺的？」

石老闆有點不耐道：「那自然是在下夫妻兩人親自動手啦！」

僧人卻不惱，又笑道：「是甚麼時候動手宰殺的？」

石老闆惱怒道：「敝店七時開早市，所有酒菜肉類，自然要在早上四五時動手炮製啦……咦？這也是卯時殺的鷄鴨鵝呵！」石老闆忽然若有所思的「咦」了一聲，他的惱氣忽然不見了。

僧人大笑道：「呆老闆！這卯時殺的鷄鴨鵝，不是犯了血光了麼！」僧人似乎對人的吉兇禍福之學甚有心得。

石老闆低頭想了想，不由恍然大悟道：「不錯！不錯！宰鷄殺鴨，的確是流血的勾當！的確是犯了血光之災了！」

石老闆一頓，又忙向道士打拱作揖道：「道長慧眼通玄，一言點出禍根，萬請指點破解施救的法子！」

那牛大哥此時又大笑道：「那還不簡單？你此後再不要宰鷄殺鴨，便沒有血光之災了！」

石老闆苦笑道：「敝店是酒舘，並非齋堂，若缺了鷄鴨鵝，這生意也不必做了！」

牛大哥趁機大聲道：「老子早就想收買臨江舘，既然不宜做生意，乾脆把它賣給牛老大我便了！」

石老闆一聽，似乎被觸着了痛處，臉色登時變得蒼白，不敢作聲，似乎那牛老大早就在打臨江舘的主意了，這牛老大在九潭鎭顯然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道士瞥一眼牛老大，忽然微微一笑，道：「石老闆，鷄鴨鵝可以照劏，臨江館弄不垮的，事在人爲而已！」

石老闆一聽大喜道：「莫非道長有甚麼妙法敎我？」

道士微笑道：「這辦法其實也很簡單，令郎生時屬卯，卯時不宜見血，那麼臨江舘可照做生意，區區小災小劫，尚不至於關門不做生意，宰鷄殺鴨之事，便改在寅時可矣！稍遲貧道再替石老闆你堪察一下家宅風水，令郎的災磨必可大步跨過！」

石老闆一聽，登時喜出望外，連聲的向道士千恩萬謝。

牛老大眼眉連跳幾跳，他忽然大步走到道士面前，呵呵一笑，道：「你這道士，想必自恃本領，心高氣傲，連九潭鎭牛老大也不放在眼內了？」

道士淡然一笑，道：「牛老大有甚麼指敎？」

牛老大臉色一沉，道：「你既然自恃占卦之術高明，那便替牛某卜算一下，看牛某的運程如何，卜準了，你可以在鎭中照樣逗留，若不靈驗，那便小心你的腿和招牌了！」

道士微笑道：「腿長在貧道身上，自然會小心在意，招牌放在桌上，未知如何小心了？」

牛老大冷笑道：「你若不靈驗，你的腿自然不會走路，你的招牌也必拆無疑！你快卜算，不然便沒機會了！」

此時那僧人一聽，臉色一沉，右手一抬，便欲有所動作。那道士卻向那僧人輕輕吹了口氣，不知怎地，隔了三丈遠，這一口氣竟把僧人的右手吹開，僧人竟然呵呵一笑。

牛老大不明所以的直眨眼，他並不知道，就在這電光火閃的霎間，他已在鬼門關上撿回一條小命了。

道士忽然微微一笑，道：「來！來！你再走近一步。」

牛老大瞪了瞪眼，果然走前一步。

道士目注牛老大，僅片刻，便淡然一笑道：「閣下氣色晦敗，黑氣直衝印堂，不出三個時辰，必有奇禍臨頭，自身難保，還想圖謀人家產業麼？」

牛老大一聽，臉上勃然變色，正欲發作，忽然又嘿嘿一笑，道：「好！你如此說，我就先回家等着！過了三個時辰，老子出來拆你的招牌，你可是死而無怨！」

牛老大說罷，悻悻然的走了出去。跟着他走出去的，原來還有兩個大漢，似乎是牛老大的私人保鏢。

待牛老大走遠了，石老闆才心有餘悸的對道士道：「道長呵！你惹禍了！你知這牛老大是誰麼？」

道士笑道：「貧道依相直說，管他是誰？」

石老闆道：「你知道麼？牛老大的叔父是惠州府的提督！」

那僧人笑道：「惠州府提督的官兒也沒甚麼！」

石老闆意猶未盡道：「牛老大的舅父，是當今宰相大人胡惟庸！」

道士一聽，臉色不由微微一沉。

石老闆歎了口氣，道：「怎樣？牛老大的來頭夠厲害了吧？道長判他三個時辰內必招奇禍，不管準與不準，牛老大也絕不會善罷甘休！道長還是趕快離開爲上策了！」

道士沉吟道：「那石老闆不怕姓牛的弄奸奪你的產業麼？」

石老闆苦笑道：「就算如此，石某也只好自歎命衰，不想因此而連累道長你，大不了便把臨江館賣掉算了！」

道士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好！石老闆雖然是生意人，在商言商，但也不失粵人寬容仁厚的本性，就憑石老闆這一點，貧道便決不能坐視不理！」

石老闆驚道：「道長既然知道姓牛的來頭，還敢插手姓牛的事麼？」

道士尚未答話，那僧人卻濃眉一掀，大笑道：「這位道長當然敢，他若不敢，那普天下便沒有膽大之人了！你知道他是……哎喲！」

僧人正欲往下說，忽然胸口一窒，似被人虛空拍了一掌，連忙抵禦，因此便說不下去。

石老闆但見道士忽地向那僧人推了推手掌，那僧人忽然便悶聲不響，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忙問道：「道長他到底是誰？」

道士正欲說甚麼，臨江館外忽然匆匆走進一位中年男子，道士遠遠一看，原來此人便是當日曾引領劉伯溫入廣府的船老大石某，道士不由微微一笑，便不再發話。

只見那石老大匆匆走到櫃枱前，向石老闆大聲道：「一斤臨江玉冰燒！今日石某要代鎮人痛飲三大杯……」

石老闆似與石老大甚有交情，聞言忙道：「石老大有甚麼高興事？要代鎮人痛飲三大杯？」

石老大喜昏了頭，也不細看館內之人，便嘖嘖的道：「奇跡！奇跡！簡直是天下第一奇跡！九潭鎮少了一頭大老虎了！」

石老闆又驚又奇，忙道：「喂！你越說越玄乎，快說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石老大定了定神，就近在櫃枱邊飲了滿滿一杯，把嘴一抹，這才悄聲道：「此事石某人只對你說！你可要千萬守秘密！石某早上從九龍江駛船回來，快到九龍山時，只見有一艘快船飛馳而來，石某與那快船的船老大相熟，快船擦身而過，那船老大只說了一句：牛大爺離鎮避禍！然後那快船便駛過去了。」

石老闆一聽，心中一跳，忙道：「後來怎樣？你快說下去！」

石老大喘了口氣，道：「此時石某的船已駛近九龍山畔，就在此時，岸邊蘆葦叢中，突然飛出三隻快艇，疾如箭矢，直射那牛老大的快船，距船尚有一丈，三艘快艇上各射出一人，二男一女，快如電閃，凌空躍上牛老大的快船，僅片刻，三人便挾了牛老大，凌空躍回快艇，然後閃電般消失在蘆葦叢中了！這等身手，簡直天下少見！」

石老大一頓，又道：「石老兄你說，這該不該痛飲三大杯？」

石老闆亦高興得連聲道：「這姓牛的果然有今日了！那道長果然神機妙算，簡直靈如活神仙！」

石老大奇道：「怪道姓牛的要離鎮避禍，原來有奇人替他算出禍將不遠……但那能人是誰，竟有如此神通？」

石老闆伸手向那道士一指，崇敬的道：「這位能人，便是這位道長了！了不得，他在臨江館內逢卦必靈，簡直是當世的活神仙！」

石老大聞言望一眼，但覺得眼熟，便走過去，怔怔的盯着道士，奇道：「道長！你……似乎很像一位熟人呵……」

道士微微一笑，道：「你那熟人是誰？可是道士麼？」

石老大迷惑道：「他並非道士，而是當今朝廷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姓劉名伯溫，曾經是明軍的大軍師！而且，南粵得免兵刃血光之災，太平過活，也全賴這位大能人的匡扶！他可是南粵百姓的救星呵！」

石老大話音剛落，在座中人聞者均聳然動容，大概劉伯溫的大名，在南粵境內，已家傳戶曉了。不過，誰也不敢相信，石老大竟與劉伯溫有一段交往。

石老大見無人信他，急了，不由大聲道：「各位只要見到劉伯溫，便知其中眞假了！」

石老闆不由笑道：「你快別說夢話了！劉伯溫身爲明軍軍師，開國大功臣，豈會再臨南粵？我等草民百姓，怎會有機會見到他？」

石老大急道：「連你石老兄也不信我？他當日曾答應石某，要來九潭鎮，替鄉親父老大改鎮上風水格局，令九潭鎮化貧爲富！劉伯溫言出必行，我想他必定會駕臨九潭鎮來！」

在座人客中，有大半是九潭鎮當地人，一聽石老大之言，均聳然動容，其中一位與石老大相熟的船老大，一聽便又驚又喜的道：「據聞劉伯溫乃神鬼莫測的不世奇人，簡直可與當年的諸葛孔明相較，若他眞肯爲九潭鎮出力，妙改風水大格，那九潭鎮的窮根必定可以連根拔掉！哎，但劉伯溫何等人也？他哪肯屈駕九潭鎮？」

船老大之言，令在座中人不由又滿臉失望，均道是呵，劉伯溫乃朝廷大功臣，他的軍國大事已夠繁重了，豈會念及九潭這窮鄉僻鎮？

就在此時，開商行的那位商人祁烽，以及那位趕回家去照應分娩妻子的徐老大，一先一後的走了進來。

祁烽三步併作兩步，走到道士面前，打拱作揖道：「道長神機妙算，令祁某免卻一場官司，祁某感激不盡！這是十兩銀票，聊表心意，請道長笑納。」

道士微笑道：「祁兄如何免卻失貨官司？」

祁烽歎了口氣，苦笑道：「既蒙道長點醒，此乃命數使然，祁某自認倒霉，破財擋災，賠錢了事。」

道士微笑點頭，似喜祁烽的達觀知命。他抬眼一瞧徐老大，便呵呵一笑道：「徐老大晦星已過，想必家中大小平安了！」

徐老大一聽，一言不發，走到道士面前，噗咚跪倒叩頭，連聲道：「徐某人該死，明放着如此一位活神仙，竟然無法酬謝，尚要道長破費，慨贈接生費用，救了我老婆一命，平安誕下男女龍鳳雙胞胎，母子三人已平安無恙了……只是不知如何方能報答道長的大恩大德，徐某唯有向你多叩幾個响頭了！」

徐老大說罷又欲叩頭，道士連忙伸手輕輕一托，徐老大但感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扯了起來，再無法叩頭下去。

道士滿臉笑容，拿着祁烽剛贈與的銀票，看也不看，便塞到徐老大手中，道：「貧道恭喜你喜獲龍鳳雙胞胎，這小小心意，就當是封給男女娃兒的利是錢(紅封包)吧！你快回家，買多些補品，調理好妻子產後營養，盡心盡力養大孩子，這便是對貧道的最好回報了！」

徐老大怔了一會，忽然痛哭失聲，道：「道長你是活神仙！不，是救貧仙師！徐某代他們母子三人，向你多謝。」徐老大說着，竟哭不成聲，顯然已感動之極，他大哭着，跑出臨江館去了。

臨江館內，衆人均默默無言，人人的心中均感動不已，心道：當世中竟還有如此大仁大義的濟世方士！

石老大卻定定的看着道士，他心中一動，似已斷定了甚麼，便連忙向道士走過來。

道士一見，微笑道：「這位大哥，想必是心動意念了？又莫非已有所發現？」

石老大一聽，不由又一怔道：「道……你如何知道？」他被道士這麼一言，竟連欲說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道士呵呵一笑，道：「雙眉一開，必主已知故人來！走呵，這位大哥想必心中有疑難，欲求解決，這便上你家中去吧！」

石老大若有所悟，連忙點頭道：「好極！好極！這便屈駕道長你了！請跟石某來吧！」

道士微微一笑，收拾桌上的招牌，遞給石老闆，道：「請石老闆代爲保管，日後再行拜會，未知石老闆樂意否？」

石老闆連忙雙手接過招牌布，歎了口氣道：「道長如此能人，肯屈駕敝店，若石某人不倒屣以迎，豈非普天下的大傻子麼！」

道士淡淡一笑，便隨石老大走出臨江館。那僧人一晃，哈哈一笑，道：「貧僧與道士同來，自然同去，老闆，結賬。」

石老闆慨然道：「這位大師既然是與道長同來同去，在下豈敢收錢？但願大師日後與道士多臨敝店，則是敝店的無尚榮耀了！」

僧人一聽，目中精光一閃，隨即斂去，哈哈一笑，也不客氣，走了出去，追隨道士去了。

臨江館內，在座人客均鴉雀無聲，人人心中均暗羨石老大好福氣，竟能把一位當世奇人迎返家裏，只要略加指點，這好處便無窮無盡了！

* * *

石老大的家居在鎮的北面，臨江館在鎮的南面，上石老大的家，恰恰要走過鎮中一條南北向的大街。

這時是傍晚時份，大街上行人稀落，大概人人都返家準備晚飯去了。

道士見街上行人稀少，並沒人留意他們，便忽然微微一笑，道：「石老大別來無恙？你心中的疑念可以揭底了！」

石老大一聽，歎了口氣，道：「石某委實不敢相信，堂堂一位明朝開國大功臣，竟會變成一位遊方道長，竟會降臨九潭這等窮鄉僻鎮！我……我是否白日作夢了？」

僧人此時已趕了上來，他耳力奇佳，兩人的說話聲，雖隔了數丈，亦聽得一清二楚，立刻，石老大的耳際，便有一絲尖音鑽了進去：「石老大！你並非作夢，你日盼夜盼的活神仙，果然已在你身邊了！而且，還有彭某這位酒肉和尚也！」

僧人自然是彭瑩玉，而那位道士，竟然便是令人聳然動容的劉伯溫！

石老大一聽，也就不感奇怪，因爲他已見識過彭瑩玉的武功，對他這等「逼音成線」的功夫並不陌生，石老大以手加額道：「九潭鎮蒙劉軍師降臨，實乃天大的洪福！若鎮中鄉親父老知道，只怕石某的家

門檻，亦被踏爛了！」

彭瑩玉笑道：「爲甚麼？」

石老大道：「劉伯溫的大名，在南粵如雷灌耳，如仙如神，誰不想一睹他的風彩？若知道他已駕臨九潭鎮，只怕比皇帝出巡更令人震動！」

劉伯溫一聽，忙低聲對石老大道：「石老大千萬莫聲張，實不相瞞，劉某此刻無官無職，只是一介平民而已，千萬別驚擾鎮中的鄉親父老。」

石老大猶不相信，怔了怔，才道：「堂堂大明開國功臣，劉軍師你竟然無官無祿？」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人各有志，石老大也不必追問許多，他並沒騙你，他的確只是一位閑雲野鶴而已！而且，從今之後，也再無劉軍師這個人物了！」

石老大怔怔的道：「那該如何稱呼劉軍師才是？」

彭瑩玉大笑道：「我這二弟非僧非道非神非仙，你便稱他一聲劉先生，彭某擔保他便喜歡極了！」

石老大不由歎道：「劉先生功高蓋世，卻甘於淡泊，急流勇退，不在朝廷高官厚祿，卻身入窮鄉僻壤，濟世救民，這等胸懷，雖神仙亦難比擬矣！」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石老大不必如此，劉某亦凡夫俗子而已，往事不必再提，先在鎮中周遭看看再作打算。」

石老大深知劉伯溫做事穩重，他未經實地查堪，絕不會草率行事，便連忙道：「如此有勞劉先生了。」

劉伯溫微笑道：「石老大怎的見外起來？當日你我曾一道潛入敵營，何等豪氣？」

石老大笑道：「我石廣當日以爲劉先生是外江佬入粵，因此才敢托大，豈料卻是天下聞名的劉大軍師！自此之後，石某便不敢在外江佬面前放肆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彼此皆爲炎黃子孫，又豈分南北？但得天下太平，四海寧靜，便是劉某所願。」

說話間，石廣領着劉伯溫、彭瑩玉二人，已來到鎮正中之處，但見一河兩岸，九水滙流，江水洶湧，本來直向鎮中央而來，但被前面一座廟宇擋住，江水只好繞向鎮邊，擦着鎮南的臨江館而去。

劉伯溫一見，仔細察看四周，心中便驀地一動，轉身問石廣道：「這條江水叫甚名字？」

石廣道：「因是九水滙流，所以鎮人便叫它作九龍江。」

劉伯溫道：「是哪九水？」

石廣道：「九水分別是源自羅浮山的福水、浮水、滇水，其餘分別是長寧江、東平江、河頭江、沙河、橫河、龍江等，合計九水滙聚龍江，因此龍江又稱九龍江。未知九龍江名字是吉是兇？」

劉伯溫微一擺手道：「吉兇禍福不憑名姓，稱謂乃外形而已，而要看其源流，察其踪跡，方可定奪，此點容後再說。」

劉伯溫說罷，舉步向那堵住江水去路的廟宇走去。

走近一看，廟宇雖不算巍峨，但佔地甚廣，完全把九龍江入鎮的去路擋住了，廟宇的匾額上大書「龍王廟」三個金漆字。

劉伯溫仔細瞧了一會，眉頭便不由皺緊了，他低聲道：「假如沒有神廟阻住江水去路，讓其入鎮，然後與南面的龍江相滙，則九潭鎮的氣局便大不相同了！」

石老大一聽，吃了一驚道：「劉先生千萬別打這座龍王廟的主意，否則便麻煩極了！」

劉伯溫奇道：「爲甚麼？」

石廣道：「九潭鎮歷來多水患，東江水位一漲，九潭鎮便必定首當其衝，被洪水所淹，因此才建立了這座龍王廟，祈求龍王爺大發慈悲，莫再爲害九潭鎮。因此若有人敢動龍王廟，鎮上的居民，還不與你拚命麼？」

劉伯溫一聽，眉頭更緊皺了，喃喃道：「別的尚好解決，民心所向的事，卻是難之極了！這如何是好？」

彭瑩玉沉聲道：「既然是有益於九潭鎮的事，決而行之便了，怕甚麼？鎮人誰敢反抗，彭某便先給他一點厲害瞧瞧！」

石廣爲難道：「但鎮人一時難以理解劉先生的好意，若然倉猝動手，犯了衆怒，這便如何是好？」

彭瑩玉傲然道：「九潭鎮上下也不過一千幾百人，就憑彭某一人之力，要制服亦非太難！怕甚麼？」

石廣一聽，登時悶聲不語。劉伯溫立刻沉聲道：「彭大哥此言差矣！爲民之事，豈可用强？九潭鎮雖小，亦是南粵地方，日後必受萬人矚目，若我輩中人，恃强凌弱，與元人殘暴，又有何區別？因此動粗萬萬不能！」

彭瑩玉歎了口氣，苦笑道：「彭某說說而已，有二弟你這仁義之人在身邊，劉某還能輕舉妄動麼？不過你的改鎮風水大法，若因此受阻，卻如何了斷？」

劉伯溫決然道：「此乃九潭鎮的百年大計，須得上下齊心，精誠所致，金石爲開；若鎮人一時不服，便只能忍耐一時，決不可因此而令南粵百姓反感！」

彭瑩玉無奈道：「若一月不服便忍耐一月，一年不服便忍耐一年



劉伯溫等正談論小山洞之風水穴。

麼？」

劉伯溫沉吟道：「先行忍耐，然後再設法打動民心，民心所向，方能水到渠成，此事容後再說。」

石廣一聽，忙道：「時已近晚，不如便請兩位先生先上石某家中安頓下來，再從長計議。」

劉伯溫點點頭道：「好極，我這彭大哥大概酒癮已上了，再不給他解饞，說不定他便獨自溜去臨江舘偷偷喝了！」

石廣笑道：「彭大哥好酒，這好辦極了！」

彭瑩玉一聽，果然笑道：「爲甚麼？」

石廣道：「彼此同道中人，石某家藏一支宜賓重碧酒，不知可合彭兄之意？」

彭瑩玉一聽，登時吞了一口唾沫，笑道：「唐朝好酒之人杜甫，曾以『重碧拈青酒，輕紅臂荔枝』讚重碧酒，彭某聞名久矣，只是未得一嚐而矣！」

石廣一笑，道：「那好，請彭兄快到舍下一嚐便了！」

石廣的家是一幢平房，地方倒算寬闊，家中卻人丁單薄，只得一位十歲的男娃兒，以及他的妻子石大嫂。

石廣甫進家門，便大聲叫道：「孩子他娘！快去準備最好的酒菜！」

石大嫂與劉伯溫、彭瑩玉相見了，問也不問是甚麼客人竟要如此隆重，便去厨房忙碌去了。

劉伯溫心中不安，道：「石兄，粗菜淡飯足矣，何必如此破費？」

石廣歎了口氣道：「劉先生如此能人，不遠千里而來，目的只爲九潭鎮謀福蔭，石廣身爲九潭鎮人，若不稍盡心意，日後被人知道了，石某便只好蒙着面走路了！」

劉伯溫忙道：「石兄言重了！」

說話間，石廣已親自捧出香茶，招呼兩人先行坐下稍歇。

此時忽然從內室跑出一位男娃兒，他一見劉伯溫和彭瑩玉，便天眞的格格笑嚷道：「爹爹！你帶了道士和和尚回來，陪源兒玩麼？」

彭瑩玉天生喜歡孩子，一聽便大笑道：「不錯！不錯！你爹爹已答應和尚我收你爲徒，你願意麼？」

源兒一聽，小腦袋一側道：「做和尚的徒弟好玩麼？」

彭瑩玉笑道：「好玩！好玩極了！到處遊山玩水，逍遙快活！」

源兒又道：「做和尚徒弟，要剃光頭麼？和尚可以不剃光頭麼？」

彭瑩玉一聽，不由一時語塞，心道：和尚是否可不剃光頭？這連我彭和尚亦弄不清楚了！這娃兒問

得刁鑽極了！他怔了怔，方道：「和尚自然光頭，不光頭的自然不是和尚啦！」

源兒道：「若要剃光頭，便不好玩了！我不做和尚的徒弟了！」

彭瑩玉道：「為甚麼？」

源兒笑道：「遊山玩水我很喜歡，但我聽人說，披髮踏青山，這才有趣！剃光了頭，便不能披髮，不披髮便不能踏青山了！所以源兒決計不做和尚的徒弟了！」

彭瑩玉一聽，竟被源兒弄得一時難以答對。劉伯溫心中卻一動，暗道：娃兒小小年紀，竟說出這等尋龍堪輿狀的話來！因劉伯溫這一動念，日後廣東便出了一位風水異俠來了。

當下石廣笑喝道：「源兒！這是爹爹的賓客，快來拜見劉叔叔，彭叔叔！」

源兒一聽，果然向劉伯溫、彭瑩玉俯身一拜，道：「石水源拜見兩位叔叔！」

劉伯溫心念既動，便把石水源拉到身前，仔細一瞧，但見他骨格清奇，山林骨起，中岳豐隆，純然是一副仙道骨格，心道：伯溫幸蒙恩師賴布衣仙垂，獲此尋龍堪輿大法——青烏序，為免恩師大法失傳，屢欲尋一傳人，豈料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劉伯溫又問了石水源的時辰八字，略一推算，便斷定與其骨格相配。劉伯溫不再猶豫，正容向石廣道：「石兄，劉某正欲覓一傳人，令郎正是萬中無一的合適人選，未知石兄願否源兒隨我行走江湖？」

石廣一聽，登時怔住，他大概是喜昏了頭，竟不相信劉伯溫所言是否並非白日作夢！他呆了半晌，方喃喃道：「劉先生……你……肯收小兒為徒？石某不是作夢吧？」

彭瑩玉一聽，不由大笑道：「好呵！彭某一句玩笑，竟弄出拜師收徒的事來了！我這劉二弟，從未如此認眞過，你以為還會有假麼！」

劉伯溫點點頭道：「劉某果有此意，但看石兄和令郎是否願意罷了。」

石廣一聽，這才相信是眞的了，他不由喜得連聲道：「願意！願意！石廣願意極了！源兒！快上前跪下拜見劉師傅！」

石水源也是天緣早定，他見爹爹如此歡喜，心想：這必定是好玩之事了。於是果然走上前去，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然後又正正經經的稱了一聲：「師傅！」

劉伯溫心中大喜，他伸手向石水源輕輕一托，石水源便身不由己，緩緩升上劉伯溫的掌心上了。

石水源不由大喜道：「師傅！這是甚麼大法術？立刻傳授源兒好麼？」

劉伯溫微笑道：「源兒，這僅是一種防身的武功，師傅要傳你的豈僅如此？師傅還要傳你踏遍中華大地，尋出大地潛龍的絕世奇功！你可願意學麼？」

石水源樂得格格笑道：「願意，源兒願意！但能披髮踏青山，這便有趣極了！」

劉伯溫不禁欣然一笑。石廣此時卻喜得大叫道：「孩子他娘！快擺酒菜出來！今晚這一餐，變成拜師宴了！快呵！」

石廣喜昏頭了，這也難怪，因為劉伯溫何等人物？但得他點撥一二，便終生受用不盡，更何況有幸成為他的衣砵傳人？石廣喜極之下，不知如何方能表示對劉伯溫的謝意，終於又向石大嫂大叫道：「不，不可匆忙！以最好的手勢，最佳的酒菜奉師！不！不！把珍藏的『九龍鷄』也獻出來吧！」

彭瑩玉一聽，不由吞了一口唾沫，向劉伯溫笑道：「二弟！今晚彭某叨你的大光了！活該彭大哥我有如此口福！」

劉伯溫一聽，卻若有所思道：「石兄，何謂『九龍鷄』？」

石廣神秘的一笑，悄聲道：「此乃石某的家傳珍品！輕易不肯獻上桌上，只怕就連皇帝也沒此口福嚐它也！」

彭瑩玉一聽，更覺心癢難熬，不由涎臉笑道：「石兄！你越說越玄妙，可把彭某的胃蟲兒也勾出來了！」

石廣神秘的笑道：「是否如此美味，待會彭兄一試便知道了！」

* * *

不一會，石大嫂便把酒菜捧出來了。

酒菜擺了滿滿一桌，雖然並非鮑參翅肚等富豪之宴，但窮苦人家，有菜有肉，便是上品菜色了。而且石廣果然把那瓶珍藏的「重碧酒」也捧了出來。

「重碧酒」在當時是極有名氣的御酒，原產戎州「四川宜賓市」，其名氣可與廣東增城的「掛綠荔枝」媲美。

酒，是極品佳釀，彭瑩玉直喝得嘖嘖稱讚，不絕於口。

菜，是地道的廣東口味，熱、香、滑、嫩，是廣東菜的最大特色。

但更妙的卻是桌上的一盤白斬鷄。彭瑩玉僅吃了半口，便驚奇得合不攏嘴，他的光頭也臯臯的冒出熱氣！

劉伯溫吃了一塊，眼睛也不由一亮，道：「這鷄肉的味道，就算皇上的御宴，也難與之比擬！石大

嫂好手藝！」

石大嫂坐在下首相陪，她待客很大方熱情，聞言便輕聲的道：「劉先生過獎了，其實並非我的手藝好，而是這隻鷄的來歷古怪極了！」

彭瑩玉忙道：「有甚麼古怪？石大嫂。」

石大嫂望了石廣一眼，見他滿臉含笑，並沒有半點隱瞞的表示，這才道：「這隻鷄的炮製，是相公石家的家傳秘方，就算是生吃，也一般美味非常。至於如何炮製，彭大師問相公好了！」

彭瑩玉心癢難熬，忙道：「石兄！千萬別藏私，把炮製妙法告我，等彭某日後離開九潭鎮，亦依法炮製嚐嚐！拜托，拜托！」

石廣呵呵一笑，道：「石某在劉先生面前，豈敢藏私，不過這炮製之法，彭兄離開九潭鎮，便決計炮製不出來了！」

彭瑩玉急道：「為甚麼？石兄把秘方告知我，不就行了麼？」

石廣沉吟道：「實不相瞞，這鷄的炮製方法，石某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說出來，彭兄未必相信，倒教劉先生見笑了！」

彭瑩玉不由大急道：「石兄，你便把你所知的『其然』說出來吧！我教二弟莫笑你便是了！」

劉伯溫也饒有興緻的微笑道：「石兄但說無妨，劉某豈敢見笑？」

石水源這娃兒甚為乖巧，一聽劉伯溫這麼說，便格格的笑着道：「爹爹！人家說見師如見父，師傅要你說出來，你怎能不坦白道出？」

彭瑩玉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那是指你自己而言，並非指你的爹爹，源兒呵！但你這話也大合和尚我心意，待會和尚傳你一手玩意，以作報償！」

石廣神秘的一笑，終於把這「炮製秘方」說了出來。

原來這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那年石廣僅得十歲，卻已學得一身好水性，一天，他與同鄉的娃兒一道，偷偷駕了一隻小船，學人上九龍江畔的九龍山探險。

兩娃兒居然順風順水，抵達九龍山邊，便把小船泊在岸邊，然後上山探險而去。

石廣同行的這娃兒娃徐，名福，便是那位剛誕下龍鳳雙胞胎的徐老大。石廣和徐福一直攀上山去，不一會，便爬上九龍山的半山腰了，兩人雖然直喘氣，但娃娃好勝，竟提議看看誰最快爬上山頂。

於是兩人便飛快的再向上爬，徐福比石廣年紀稍大，力氣較强，便被他搶先了一大截。石廣不服氣，便咬牙快爬。

眼看石廣也快爬越九龍山山腰了，就在此時，石廣忽見山腰處閃出一頭狐狸，狐狸的嘴裏叼着一隻肥大的野鷄。

石廣一見，他也不怕，向那狐狸扮了個鬼臉；那狐狸也古怪，向石廣眨了眨眼，小眼珠又滴溜溜的一轉，似乎把石廣瞧作另一頭獵物了。

石廣不由大怒道：「死狐狸！憑你也想把我吃掉麼？我偏不怕你！不但不被你吃，還要搶走你口中之食！」

石廣哇哇的怒叫着，拾起兩塊尖石，先行扔了出去，隨即才如一頭小老虎似的撲了上去，倒甚有氣勢。

那狐狸似乎怕了石廣，叼着肥山鷄就跑，但跑得並不快，好像等石廣追上來似的。

石廣追着，轉過一個小山上，狐狸忽然便不見了，他跑近小山丘，仔細搜索，看有沒有狐狸的洞穴，卻發現一個小洞穴中，露出一隻鷄腳。

石廣扯着鷄，把山鷄扯了出來，他發覺山鷄已死去多時了，但渾身發熱，猶如仍活生生似的。

石廣心道：「把這隻死山鷄帶回去，就說是自已在九龍山上打的獵物，爹娘必定高興極了！」他這般思想，便把山鷄捧起來，他也不上山峯了，自己先返回船上。

後來石廣果然把那隻死山鷄帶回家裏，在爹娘面前，得意好一陣子……

石廣說到此處，劉伯溫忙道：「那後來呢？是否立刻便把這隻山鷄宰了？」

石廣點點頭道：「當時我那老父正有病在身，病後欠補，家中又無餘錢，因此這隻山鷄便成了活寶貝了，當天晚上娘親便把山鷄宰了吃！豈料山鷄的肉鮮美之極，更奇的是，吃了這隻山鷄肉後，父親的病便霍然而癒，不但如此，從此之後，我家中就再無任何小災小病痛了！」

彭瑩玉聳然動容道：「那這隻山鷄豈非成了靈丹妙藥？」

石廣點點頭道：「是否靈丹妙藥，當時爹娘也沒有去想，只是爹爹的病從此好了，這便大吉大利，因此爹爹事後追問我那山鷄的來歷，並要我帶他上九龍山去尋那收藏山鷄的小洞穴。從此之後，石家每有喜慶事，便必定先把鷄鴨鵝先放入那小洞穴，放入小洞穴中，說也奇怪，宰了的鷄味道反而更加美妙！這事說出來也令人難以置信，所以這便成了石家的家傳秘方了。」

彭瑩玉目瞪口呆的指着桌上那盤鷄肉，道：「這……這便是那小洞穴中收藏過的鷄肉？這便有如此

美味？」

石廣異常肯定的點頭道：「果然如此！也因此後來石家便替這炮製出來的鷄起了個名字，叫九龍鷄了！」

彭瑩玉又驚又奇，道：「若然如此，這炮製之法果然是家傳秘方，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了！但到底這山鷄有甚奧妙？」

石廣搖頭道：「這點石某便絕不知道了！我早就說過，我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啦！依劉先生看，這其中的奧妙出在何處？」

劉伯溫沉吟道：「據石兄所言，奧妙不在山鷄之上，而在那狐狸當日藏山鷄的洞穴！咦！石兄，你能否領我上九龍山看看？」劉伯溫忽然很認眞的問道。

石廣不假思索，便道：「劉先生行事神機莫測，你但決定的事，均有你的妙算，石某怎敢不遵從？待明天一早，便上九龍山便了！不過……」石廣忽然爲難起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莫非石兄有難言之隱？」

石廣歎了口氣，苦笑道：「若僅石某一人，趁行船之便，悄悄上去一會，那倒沒甚麼，但若人多紛雜，萬一驚動九龍山上的强人，那就大禍臨頭了！」

彭瑩玉聞言不由大笑道：「我二弟的功夫你亦見識過了，再加上彭某護送，區區幾個山賊，成得了甚麼氣候！石兄多慮了！」

石廣苦笑道：「憑劉先生和彭兄的身手，自然不必多慮，但劉先生和彭兄到底不能長留九潭鎭，你們一走，九潭鎭就大禍臨頭了！」

劉伯溫微一沉吟，心道：目下四海靖平，南粵之地，怎的尚有此等嘯聚的强徒？看來若不替九潭鎭解決此事，日後終究是一大禍患！

劉伯溫心中已有決斷，便向石廣微笑道：「石兄放心，劉某在離鎭之前，必先解決九龍山强人之事，否則劉某便離開也不會安心。」

石廣深知劉伯溫的本領，他既然答應了，那九潭鎭便萬無一失了！當下石廣大喜道：「劉先生一言九鼎，實乃九潭鎭的救星也！石某再無疑慮，明天一早，便領兩位上九龍山。」

當下劉伯溫、彭瑩玉，與石廣一家暢飲闊談，盡歡而散。當晚劉伯溫和彭瑩玉，便在石廣家中歇下了。

第二天一早，劉伯溫、彭瑩玉，便與石廣一道，悄悄下船，駛出九潭鎭，向九龍山方向馳去。

石廣不愧是久走江湖的船老大，精通水性，駛船本領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因此快船甫離九潭鎭，便快如箭矢的向九龍山方向疾駛。

彭瑩玉忽然皺眉道：「今早爲甚麼不見源兒出來送行？」

石廣道：「這孩子頑皮極了，我怕他吵着跟來，就在半夜把他鎖在他娘親的房裏啦！」

劉伯溫沉吟道：「若非九龍山有强徒嘯聚，源兒倒該同上九龍山一行。」

石廣奇道：「爲甚麼？他還只是娃兒，劉先生不怕他礙手礙腳麼？」

劉伯溫道：「不然，源兒骨格清奇，乃尋龍堪輿道上萬中無一的人選，他既已拜我爲師，日後定必承授恩師傳我的衣砵，尋龍堪輿絕不可紙上談兵，貴在實踐，九龍山之行，正好讓他見識見識！」

石廣一聽，這才知道劉伯溫此行絕非遊山玩水，而是另有深意，不由歎道：「那源兒便錯失一次良機矣！」

「爹爹！錯失不了！」就在此時，船艙中忽然鑽出一位娃兒，格格的大笑道，一面又向劉伯溫道：「徒兒拜見師傅！」

石廣扭頭一看，原來竟是他的兒子石水源，不由驚得失聲叫道：「你！源兒你跟來幹甚麼！你怎的溜得出來？」

石水源吐了吐舌頭道：「爹爹把源兒困在娘親房裏，源兒便知道爹爹明天一早必定有好地方去了！所以在半夜便爬窗出來，走入船艙，睡了一覺，源兒醒來時，爹爹和師傅你們已駛離九潭鎭了！」

石廣一聽，登時哭笑不得，劉伯溫與彭瑩玉互視一眼，不禁會心的笑了。

彭瑩玉點着石水源的鼻子道：「你這娃兒，膽大包天，不怕你爹拋你下水麼？」

石水源扮了個鬼臉道：「不怕！爹爹決不會拋我下水！」

彭瑩玉扳着臉孔，道：「爲甚麼不會？」

石水源道：「一來爹爹昨晚不是說麼，他十歲時已遇上狐狸藏鷄的秘密，他既然能偷上九龍山，源兒也是十歲了，爲甚麼不能？還有師傅他已收源兒作徒弟，師傅必定喜歡源兒跟着他遊山玩水，因此就算爹爹要罰我，有師傅講情，爹爹必定放過源兒！」

彭瑩玉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三妹那鬼靈精夠刁鑽的了，豈料二弟收了個比她更厲害的徒兒！」

石水源見石廣依然虎着臉孔，慌了，連忙偎近劉伯溫身邊，道：「師傅！快，快替源兒向爹爹求情呵！」

劉伯溫心中更喜歡石水源了，他一手把石水源拉到懷裏，呵呵一笑道：「源兒但在師傅身邊，當今世上誰敢難爲你？」

石水源奇道：「眞的？連九龍山上的强人也不敢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當然是眞的，不信你自己問你爹。」

石水源吐了吐舌，向石廣側頭道：「爹爹！是眞的麼？」

石廣深知劉伯溫這是在安慰他，不必替源兒的安危擔心，一切自有他全力照應，他這一表示，源兒便必定萬無一失了！石廣心中感佩，不由歎了口氣道：「源兒，你不知幾生修到的福，能拜得劉先生爲師。既然劉先生替你說話，爹爹亦無話可說了，只是你切記要聽師傅的話，莫辜負了師傅對你的一番厚愛。」

石水源畢竟尚屬娃兒，也不知如何答話，眼見爹爹並不責駡，喜得格格大笑，快活之極。

潛龍示形　以理服衆

船再行五里，水道前面，便驀地露出一座甚有氣勢的山峯，山雖不高，但陡而不斜，峻而不險，就如一位不怒而威的山中君子。

劉伯溫目注那山，沉吟不語。

石廣深知劉伯溫目力驚人，他這時凝目細看，必定有他的深意，便不敢打擾，只是穩穩的掌舵，把船駛近這座山邊。

石廣把船泊近岸邊，相距尚有五丈，彭瑩玉忽然哈哈一笑，逗石水源道：「源兒，你想做騰雲駕霧的神仙麼？」

石水源大喜道：「想呵！神仙很厲害麼？」

彭瑩玉微微一笑，一手抱住石水源，隔了五丈，在船上縱身向岸上一躍，石水源但覺騰雲駕霧，當眞有如神仙，眨眼便到了岸邊，不由歡喜得格格大笑。

石水源見劉伯溫仍留在船上，悶聲不語，便好奇的道：「彭叔叔，師傅他爲甚不跳？他不能做神仙麼？」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你師傅本身就是活神仙，他還要做甚麼？」

說話間，船已泊岸。劉伯溫與石廣走上岸邊，彭瑩玉照應着石水源，一道向九龍山上面攀去。

* * *

不一會便上九龍山半山腰。

劉伯溫向四面一看，便不由臉露喜色，心道：此山腰地帶，背山面江，祥氣千條，人甫抵此，便覺精神爽利，如此環境，豈無眞龍結穴之地？倒要仔細了！

石廣對九龍山的路徑果然甚爲熟悉，他不假辨認，便引領劉伯溫等，來到山腰的一道陡壁前面，伸手向陡壁上的一處草叢一指，道：「劉先生，那便是當日狐狸藏山鷄之處了。」

石水源奇道：「爹爹，那只是一道石壁，如何可藏山鷄了？」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有道撥草尋蛇，源兒，你只需撥開草叢，便可發現裏面的洞穴了，不信你問問你爹爹。」

石水源眨了眨眼，忽然走上前去，伸出小手，撥開草叢，果然現出一個尺許寬的洞穴。石水源又驚又喜，忍不住便探手進去，忽然大叫一聲，連忙縮手不迭。

彭瑩玉一見，大驚一躍上前，看看石水源發呆，以爲洞穴中或許有甚古怪物事，便隔空向洞穴內拍出一掌。

彭瑩玉這一掌已運了五成功力，非同小可，等閑武林高手亦禁受不住，洞穴內若藏有甚麼蛇蟲之類，只怕立刻便粉身碎骨。

豈料這一掌拍出去，吃驚的卻是彭瑩玉自己，他但感這一掌猶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自己的掌力似被洞穴吸去似的！

彭瑩玉心中大叫「邪門」，又極不服氣，心道：自己的掌力大可裂石斷碑，豈會「一入洞穴無消息」！

彭瑩玉猛一咬牙，再運足八成功力，呼的又一掌向洞穴拍去，這一掌拍下，只怕就連一頭大水牛也被拍碎了，但洞穴不但毫無聲息，而且陡生强大吸力，彭瑩玉這等身負絕世武功的高手，竟被吸扯，無從抗拒，呼的一下，彭瑩玉已被洞穴吸扯過去，發掌的右手被扯進洞穴，渾身發軟，竟再也動彈不得！

不但動彈不得！就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掙得滿臉通紅，其狀又驚又奇又苦，齜牙咧嘴，神態怪異之極。

石水源則呆立一旁，似被甚麼迷住了。

石廣見了又驚又奇，便欲走上前去看個究竟。

劉伯溫一直沉吟不語，四面審視，此時似已豁然而悟，猛抬眼見彭瑩玉、石水源情狀，又見石廣欲奔上前，便連忙沉喝一聲道：「石兄止步！千萬不可上前！」

石廣被一聲沉喝，雙腳如被釘在地上，再也不能移動分毫，心中不禁駭然道：「劉先生這一手以聲止步神功，簡直令世人匪夷所思！」幸而他雙腳雖然不能動，口卻能言，便連忙道：「劉先生！怎……怎怎的了？彭兄和源兒莫非撞邪了？」

劉伯溫歎了口氣，苦笑道：「他兩人並非撞邪，而是撞龍了！」

石廣不由大奇道：「何爲撞龍？」

劉伯溫道：「撞龍者，即天緣巧合，誤打誤撞，與大地龍穴龍氣相撞，尋龍堪輿學上便稱之爲撞

龍。」

石廣道：「這撞……龍，可有兇險？」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妄近龍氣，若本身根基不穩，必定夭折！大羅神仙難救，石兄就算上去救援，亦僅多賠一條性命而矣！」

石廣一聽，駭然道：「那彭兄和源兒，豈非兇多吉少？這……這如何是好？」

劉伯溫道：「是否兇多吉少，目下尚難下判斷，一切但看其根基如何了！若根基深厚，既近地脈龍氣，那便得其利，於本身運命，大有裨益。」

石廣一聽，心中這才稍寬一點，心道：這洞穴為甚如此厲害？不由問道：「請問劉先生，這洞穴為何如此神奇？」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你看，此地位於九龍山腰，中陷而成一開闊地，因此又稱為九龍山之窩。九龍山氣勢峻而不險，陡而不斜，四面山丘聳立，龍虎捍門，已甚得大地龍脈的法度。而且九龍山西面不遠便即南粵龍腹羅浮山。九龍山亦屬羅浮山延脈，地力之雄，百年難遇。這山腰處既為九龍山之窩，亦即龍脈之窩，全山龍脈靈氣皆聚於此，這洞穴方位恰處龍窩之臍，龍氣之烈，可想而知！」

石廣恍然道：「難道山鷄藏於此洞穴內，數月不腐，且味道鮮美，便是因龍氣盛烈之故麼？」

劉伯溫點點頭道：「果然如此，因山鷄藏於洞穴之內，龍氣薰蒸，已非凡品，俗稱已成仙家之物，世上自然無此美味了！」

就在此時，只見彭瑩玉呻吟一聲，隨即軟軟的坐下，呆呆的不發一語，其狀就有如人剛從睡夢中醒來。

好一會，彭瑩玉的臉色才由白轉紅，終於一躍而起道：「厲害！厲害！小小一個洞穴，竟把彭某人制服了！我的劉大軍師，這是怎的了？」

又隔了片刻，石水源這娃兒卻忽然大哭起來，一面哇哇大叫，跑了過來：「師傅！師傅！有一條猛龍在後面追源兒呵！」

石廣一聽，不由目瞪口呆，一手把石水源抱住，連聲道：「怎的了？怎的了？源兒！你可別嚇爹爹呵！」

劉伯溫向彭瑩玉、石水源兩人仔細一看，但見兩人雖如夢初醒，神智沒甚大礙，這才暗鬆口氣，心道：今回當真是天緣巧合，因禍得福，反而大沾龍氣之光了！

劉伯溫先以「逼音成線」的功夫，向彭瑩玉傳話道：「彭大哥不可妄動眞氣，宜緩緩調納，待心境平和，便再無大礙，反而因礙而得福矣！」

彭瑩玉喃喃道：「厲害！厲害！簡直比十位絕頂高手更厲害！這……這到底是何絕世神功？」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聚大地之靈氣，集天宇之精華，眞龍之腰，龍腰之臍，其力之强，任你大羅金仙亦無法抗拒！」

彭瑩玉一聽，恍然而悟道：「莫非此乃大地龍氣神功麼？」

劉伯溫道：「果然如此，但並非甚麼龍氣神功，而是大地龍脈的威力罷了！」

彭瑩玉此時心境已漸平復，他想了想道：「然則彭某不幸近此龍脈，被其作弄，卻有何後果？」

劉伯溫見彭瑩玉已很快心境平復，不由微微一笑道：「恭喜彭大哥！」

彭瑩玉苦笑，道：「彭某此際尚渾身發軟，剛才不愼連發兩掌，功力消耗，竟如打了一場惡仗似的，吃了大虧，有甚值得恭喜之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彭大哥雖因妄近龍氣，誤打誤撞，以其自身眞氣觸激龍氣暴發，等閑人必定禁受不起，幸而彭大哥恰值時年四十一，運走山根，正與龍脈方位巧合，因此雖然消耗功力，卻大添壽數，所謂龍運一周，亦即四十一年的周數，彭大哥壽高必達八十有二，安享晚年，雖無大富大貴，但亦無災無劫，豈非吃小虧佔大便宜麼？」

彭瑩玉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此話若非劉伯溫親口道出，便殺了彭某也斷不會相信！如此說來，彭某今回是因禍得福了！」

石廣羨道：「能增壽數，便是大福了！可喜可賀。但不知源兒他又如何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石兄放心，剛才我已察看源兒情狀，他所得福氣，比彭大哥更深一重，所以我才暫不理會，任其自身納受罷了！」

石廣奇道：「源兒獲甚福氣？」

劉伯溫微笑道：「源兒久沾龍穴地脈之氣，乃因連吃洞穴藏鷄之故，因此他乍逢暴發龍氣，雖受不住其猛烈衝擊，暫呈呆痴；但因其自身潛伏龍氣，與暴發龍氣一脈相承，因此便大大納其龍蔭了！按劉某推斷，源兒日後必成一代風水大師無疑了！」

石廣又驚又喜道：「為甚麼？」

劉伯溫道：「源兒必定已目睹眞龍現身，此乃其本身所具慧根慧眼所致。」

石廣忙問源兒道：「源兒剛才見到甚麼？快告知師傅知道！」

石水源猶心有餘悸道：「師傅！剛才嚇死源兒了！源兒剛走近

去，忽然便感眼睛一花，洞穴四面八方竟湧出一團煙霧，煙霧向源兒飄近，竟變成一條巨蛇似的東西！而且有鱗有角，就好像鎭中龍王廟供奉的那條人身龍像……那東西張牙舞爪，欲捉源兒，源兒嚇得大叫一聲，就跑過來了！」

石廣一聽，不禁驚奇得目瞪口呆！

劉伯溫卻忙道：「源兒休怕，此乃眞龍現身，導引源兒立志去捉之兆。師傅要傳授你的，便是這等捉龍之術，源兒喜歡麼？」

石水源一聽，想了想，便不怕了，不但不怕，反而樂得拍着小手笑道：「原來有這等眞龍等源兒去捉！這好玩極了！源兒喜歡極了！師傅，源兒一定跟你去捉龍！」

劉伯溫點點頭，欣然道：「好！好！師傅答應帶你去！但先要替九潭鎭辦完事再說……」劉伯溫忽然一頓，若有所思的道：「如此佳穴，若能導龍入鎭，豈非惠及千家麼？」

彭瑩玉奇道：「彭某素聞大地龍穴，只可福蔭一家一脈，又豈能福蔭千家？二弟或許說錯了千字吧？」

劉伯溫呵呵一笑，似已胸有成竹，他先不答彭瑩玉，卻目注石廣，道：「石兄，此佳穴與你甚有淵源，若石兄有意獨佔此穴，劉某當助你成事，但如此一來，九潭鎭改運轉格的事，便只好另謀他法，大費周折了，未知石兄意下如何？」

石廣不假思索便即道：「石某一家，吃了此洞穴山鷄，百病盡失；源兒亦因此大蒙其福庇，於願足矣，豈敢奢求獨佔？而且九潭鎭多半乃石氏一脈，若能惠澤千家，此亦石某所願也！」

劉伯溫一聽，微笑點頭道：「好！石兄果然心胸宏闊，仁者之風，豈無福蔭！日後劉某保你石家與全鎭共榮華富貴便了！」

石廣連忙謝過。彭瑩玉卻笑道：「二弟，你越說越玄乎，這小小洞穴，竟有如此威力，竟可澤及千家百戶麼？」

劉伯溫欣然一笑，道：「當然！你看站於此洞穴之前，放眼而望，但見江碧晴空，江天一色，龍虎相滙，穴巧天成，後有九龍山作屏障，江水朝拱，水朝勝於山朝，江浪層層入懷，恰如財源不絕；又山管人丁水管財，山秀人丁盛，水深財源多，此穴山水兼備，其龍氣之盛，足可蔭庇千家百戶！」

石廣道：「劉先生之言甚是，但未知如何方能導龍入鎭？」

劉伯溫沉吟道：「導龍入鎭，化一為千，此乃驚天大法，劉某一時尚未可定奪……」

就在此時，忽地傳來一陣少女尖笑聲，道：「是哪位遊方術士，竟敢在九龍山上胡說八道？亂七八糟！」

人隨聲至，眨眼間，一位俏生生的少女已如玉燕飛降在劉伯溫的面前，一雙俏目，毫不畏羞的直盯着劉伯溫的臉龐。

劉伯溫定睛一看，但見這位少女素服便裝，一身白衣白袍，月眉鳳目，秀靈之氣竟與馬雲英不遑多讓，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九龍山上，為何竟隱有如此超凡脫俗的女兒？

彭瑩玉一見，卻不由呵呵一笑，道：「女娃兒！你的輕功很不錯呵，有和尚我四成火候了！你叫甚麼名字？師承何處？」

石廣一見，驀地想起那日擄劫牛老大之人，其中女的身影，便極像這位少女，不由失聲叫道：「你！你便是九龍山上嘯聚的强人麼？我等只是偶爾上山一遊，姑娘大人大量，尚望高抬貴手，莫來為難我等！」

少女俏臉一沉，道：「這位船老大，你說的大錯而特錯！」

石廣道：「我說錯了甚麼？」

白衣少女道：「第一，我等聚義九龍山，所幹盡是劫富不欺貧，因此並非尋常强盜山賊，盜亦有道，非你所稱的嘯聚强人！第二，你既稱我姑娘，亦即小女子，人說普天下唯小女子難養也，因此何來大人大量？只有小人小量！第三，你既說我乃九龍山嘯聚强人，那是賤之極了之人，何來貴手？因此亦決計不會高抬！如是之故，莫來為難我等豈非白說了？」

石廣被白衣少女夾七雜八胡說一氣，竟無言以對，不由喃喃道：「你！你打算怎樣處置我等？」

白衣少女格格一笑，道：「人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何況是遇上强盜？看你等斯文模樣，雖非秀才，亦是文人，剛才又聽這位道長在此胡說八道，妖言惑耳，卻甚為有趣，不如讓本姑娘把你等三人留下，好陪我爺爺消愁解悶，再莫去那等汚俗之世挨苦了！」

石廣見白衣少女三言兩語，便欲把衆人留下，加入賊伙，不由驚得目瞪口呆，再也說不出話來。

＊　＊　＊

彭瑩玉一聽，不由哈哈大笑道：「女娃兒！你到底是誰？竟如此天大口氣！」

白衣少女俏目在彭瑩玉臉上一轉，便格格一笑，道：「和尚你的武功不錯，大概有我爹爹的一半了！不過雖然如此，你還是說錯話了！」

彭瑩玉笑道：「和尚我錯在甚麼地方？」

白衣少女道：「第一，你和尚

年紀不超過四十五，僅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爹爹起碼比你大十年，因此你無資格稱我女娃兒！第二，你既稱女娃兒，便不該說天大的口氣，娃兒的口自然細小，怎可以說天大？因此你和尚也大錯特錯了！」

彭瑩玉怔了怔，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和尚流年不利，怎的盡碰上如此牙尖嘴利的娃兒？就如我那善相人入微的二弟，左說右說，竟在鷄蛋裏挑出骨頭來了！」

白衣少女俏眉忽然一揚，道：「和尚你不服氣麼？」

彭瑩玉出道以來，還沒有任何人敢在他面前問是否服氣，他不由呵呵大笑道：「皇帝老子也不敢問彭某服不服氣，女娃兒你居然有膽量說出來！」

白衣少女嘿嘿一笑，道：「甚麼皇帝老子？九龍山隱士還不屑聽這四個字！嘿嘿……」

「嘿」字未落，白衣少女已人如飛燕，拔地而起，掠到彭瑩玉身前，繞着他轉了三轉。

彭瑩玉已飛速閃避，但他快少女更快，他的光頭在白衣少女轉三轉間，竟被她輕扣了三記！

這三下輕扣，雖無多大惡意，但已令彭瑩玉駭然，暗道：此女輕功之高，當世少見，怪道她隱身於此，我與二弟竟毫不察覺了！雖然自己憑內力可以勝她一籌，但她似無惡意，彭瑩玉這記重手便無法使出了。

白衣少女佔了便宜，也不貪心，絕不停留，凌空一轉，又掠到劉伯溫頭頂，但見白影片片，繞劉伯溫頭頂旋轉，令人眼花撩亂，欲加閃避，簡直絕無可能。

劉伯溫微微一笑，也不作任何閃避，只是忽然以一指豎起，指向青天白雲，雙眉低垂，雙目微闔，恍似老僧入定，又如神遊太虛。

白衣少女一見，居然不敢俯衝而下，因爲劉伯溫這一式神妙無窮，竟可一指爲二，二指化四，四指化八，包羅萬象，漫天指影，竟然毫無縫隙可尋，妙如天地玄機！

白衣少女猛一咬牙，連衝三次，每一次劉伯溫豎指一旋，白衣少女便又無奈掠開，到第三次俯衝掠開，白衣少女忽然一沉而降，俏生生的站在劉伯溫身前，喃喃的道：「你……你這是甚麼招式？」

劉伯溫微微一笑，坦然道：「這一招名曰妙演天機，微末之技，不足爲奇。」

白衣少女一聽，却歎了口氣，道：「妙演天機……好一招妙演天機！你到底是誰？竟練成這等神仙功夫？」

劉伯溫微笑道：「我便是我，閑雲野鶴而已。」

白衣少女眨了眨眼，忽然眼珠一轉，道：「你既然會使妙演天機，便必定會妙點天機，你試點點看本姑娘一脈，可合天機？」

劉伯溫正欲發話，彭瑩玉已笑着接口道：「女娃兒的輕功果然厲害，彭某被你佔了便宜，光頭和尚只好自歎倒霉，但我這二弟的便宜可輕佔不得，女娃兒的算盤打錯了！」

白衣少女格格一笑道：「爲何佔不得？」

彭瑩玉道：「他所點所評皆驚天動地，白白說與你聽，豈非便宜了你？」

白衣少女眼珠一轉道：「那好，本姑娘便與你等作個交易便了！」

彭瑩玉笑道：「是甚交易？」

白衣少女道：「只要他妙點而全中，本姑娘就放你等離開，不再爲難你們，三言兩語，換取幾百年自由快活，這交易合算極了！」

彭瑩玉哈哈大笑道：「女娃兒！你到底也說錯話了！」

白衣少女道：「本姑娘錯在何處？」

彭瑩玉道：「就算你放我等走，恢復自由，頂多只是三幾十年歲月罷了，又何來數百年自由快活？這豈非大錯特錯，錯之極了？」

白衣少女格格笑道：「你等共有三大一少，本姑娘放你等離去，每人起碼可以自由快活三數十年，合起來豈非數百年麼！」

彭瑩玉一聽，登時又啞口無言，雖然明知少女在取巧强辭，但竟然無從反駁，不由歎了口氣，道：「二弟，看來只有你才能收拾這女娃兒了！」

白衣少女笑道：「是極！是極！只要這位道長妙點而中，那本姑娘自然不收而拾，立刻失踪了！」

劉伯溫見彭瑩玉不敵白衣少女的刁鑽，他微微一笑，目注白衣少女一會，便忽然輕聲道：「貧道不敢托大自誇妙點盡中，但貧道卻知道姑娘姓張，目下三代同堂，天倫之樂，卻不太久矣……」

劉伯溫話音未落，白衣少女已騰地一跳道：「喂！你到底是誰？是否官府派來捉賊的卧底？不然你怎知道本姑娘姓張？又知本姑娘目下三代同堂？更知爺爺他抱恙在床，眼看時日無多？你快坦白道來！不然，哼哼哼……」哼哼甚麼，白衣少女到底沒有說出來，大概她也深知自已憑武功絕非眼前僧道的斤兩了，剛才她不過是取巧摸了三下和尚的光頭而已，但若論武功內力，她哪裏是光頭和尚的對手！更不必說道士那一招「妙演天機」了！

此時劉伯溫忽然微微一笑，道：「姑娘不必驚疑，其實那也不算甚麼，只是依姑娘形格，略爲推算而已！姑娘雙耳狹長，耳即弓，耳狹長亦即弓長，弓長豈非張麼？目下月令行三月，爲人子女當看眼角辰位，辰位亦即天倉，三月天倉宜淡黃，紅乃相應主榮昌，白色必主穿孝服，青色自身有災殃；姑娘天倉辰位非黃非紅非青，恰好黑白，那是應穿孝服之兆；再者姑娘命宮端正，斷非尅父尅母之相，因此令壽堂必定安康如故，綜而論之，姑娘之祖輩必有生命之危矣！」

白衣少女聽罷，目不轉睛的盯着劉伯溫，臉上忽然跳上一抹紅暈，又一轉緋紅，猶如姑娘家微妙的心事。

彭瑩玉呵呵一笑，似已察覺白衣少女眼神的微妙，卻不作聲，只在心中暗笑道：「二弟看來桃花星動了！」

石廣卻驚道：「請問姑娘，這位道長說的可中麼？」

白衣少女不答，彭瑩玉笑道：「石兄，你又不是姑娘她，她的家事，你心急甚麼？」

石廣歎了口氣，苦笑道：「中與不中，關乎自由快活，若不中呵，我等便要留此過囚徒生活了！」

彭瑩玉大笑道：「放心，放心，我這劉……二弟神機妙算，豈有錯漏？你不看姑娘她已傾心拜服，恨不得五體投地麼？」

石廣奇道：「眞的？」

彭瑩玉笑道：「白衣姑娘，人家問你呵？」

白衣少女喃喃道：「人家連骨縫裏的秘密也知道了，還問甚麼？我……我委實不敢相信，當世中竟有這等文、武、玄皆精的絕世奇才！」

石廣一聽，不由暗鬆口氣，心道：劉先生似乎全說中了，幸而如此，不然這女强人的一家子殺出來，我等只怕休想活着離開了！

彭瑩玉故意道：「女娃兒！這位道長必定算得大錯特錯了？」

白衣少女瞪了彭瑩玉一眼，嗔道：「誰說他說錯了？你這和尚口不擇言！」

彭瑩玉又道：「既然並非大錯特錯，那必定是千眞萬確了？」

白衣少女道：「和尚你又說錯了！」

彭瑩玉不由一怔道：「錯在何處？」

白衣少女歎了口氣，喃喃的道：「他簡直是當世諸葛孔明！他算出的何止千眞萬確！簡直是萬眞極確！粵人均誤會九龍山上嘯聚强人，可知南粵所以有今日繁榮，全憑我的祖宗勇開梅關南北通途，可惜到我這一代，卻不容於元人，家園被毀，慘被追殺，無處容身，只好隱居九龍山上。哎，世途如此險惡，我張氏一脈，只怕已再難重出江湖了！」

彭瑩玉一聽，眼神一亮，他已隱隱知道這張氏一脈是誰了！

劉伯溫忽然微微一笑，道：「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原來姑娘是名相之後，失敬，失敬，張公九齡力倡南北通商，主建南粵雄關，此事早已深入南粵人衆心間矣，姑娘實足引以爲榮，又何須嗟歎？」

劉伯溫此言一出，石廣不由聳然動容道：「姑娘原來是唐朝名相張九齡公後人！張公當年爲相，有感南北交通不便，力排衆議，倡導主建梅關嶺路，化荊棘爲通途，有恩於南粵，南粵韶關出張公這一位名相，亦足千古榮耀！但不知爲何竟在九龍山上隱姓埋名？如今已非元人朝代，而是明朝江山了，姑娘一家大可重出江湖，南粵百姓感張九齡公恩義，必會鼎力相助重建家

園。」

白衣少女歎了口氣，苦笑道：「各朝均有佞人，明朝又豈會例外？例如日前所捉的牛老大，仗恃舅父胡惟庸在朝中為相，在南粵作奸犯科，欺壓百姓，明朝官府又能奈之何麼？到底還是我張氏一脈忍不住，把牛老大擒上九龍山上，逼其耕作自食其力，山下九潭鎮才總算去了一個心腹大患。哎，世道如此，張氏一脈，還重出江湖作甚？」

彭瑩玉奇道：「姑娘把人擄劫回來，並非勒索贖金，而是逼其耕作，自食其力，養人養己麼？」

白衣少女傲然一笑，道：「不錯！此乃爺爺的主意，目的乃在渡化天下的惡徒。世人因而誤解九龍山強盜嘯聚，那也恁由他們去說吧！」

劉伯溫微笑道：「姑娘祖父用心良苦，但似乎強人所難，這便難怪世人誤會了。」

白衣少女道：「依道長之見又如何？」

劉伯溫道：「目下大勢已定，天下太平，雖難免尚有奸佞小人，但有志之士，正該出來淨滌世風，以求天下百姓安寧過活，若如姑娘一家隱居山中，清高固然得人尊敬，但未免流於乖僻，久而久之，與世隔絕，張公九齡的血脈，便難免被世人誤解為嘯聚強人矣，尚望姑娘三思！」

白衣少女沉吟不語，好一會才歎了口氣，道：「小女子亦曾萌重出江湖之意，但祖命難違，無奈只好在九龍山上呆下去。」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姑娘一家欲重出江湖，目下便有一大去處，九龍山下九潭鎮，不日將呈榮華富裕，鎮人若知姑娘一家乃張公九齡後裔，劉某敢擔保必受歡迎之極，如此一來，張氏一脈既可重建家園，九潭鎮也因此有保境安民的一大支柱，彼此各蒙其利，何樂而不為哉？」

白衣少女一聽，忽然俏目一亮，盯着劉伯溫道：「爺爺曾對小女子說，當世出了一位奇人，姓劉名伯溫，是爺爺平生唯一拜服之人。道長身負絕技，又自稱姓劉，莫非道長與劉伯溫有甚淵源麼？」

彭瑩玉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女娃兒為甚不乾脆問他是否劉伯溫？又何必問他有甚淵源？」

白衣少女道：「爺爺說，劉伯溫乃明朝開國大功臣，小女子想，他必定在朝廷當大官享厚祿了，又豈會是道士一名？更豈會在此荒山野嶺出現？」

彭瑩玉大笑道：「世事難料，女娃兒又何必急着輕下判斷！」

白衣少女一聽，不由又驚又疑，她目注劉伯溫，好一會才喃喃的道：「你！你到底是誰？」

劉伯溫微一沉吟，他已斷定姑娘必是張九齡後人無疑，而且她的形格清秀脫俗，決非奸佞惡人，便淡然一笑道：「在下姓劉名伯溫，並非甚麼朝廷大官，僅是江湖中的閑雲野鶴而已。」

白衣少女的身子不由微一抖，道：「道長！你……你果然名叫劉伯溫，眞是那位不世奇人？」

劉伯溫尚未答話，彭瑩玉已大笑道：「女娃兒你到底說錯話了！」

白衣少女一怔，道：「我說錯了甚麼？」

彭瑩玉道：「第一，你既然稱他為道長，就決非劉伯溫啦！第二，你既說他是劉伯溫，他便決非道長了！第三，劉伯溫並非甚麼不世奇人，他只是閑雲野鶴而已，女娃兒豈非大錯特錯了麼？」

白衣少女卻不生氣，她的俏目定定的落在劉伯溫身上，臉上的神情極為古怪，好一會才喃喃的道：「你……你果然是劉伯溫，果然是普天下爺爺唯一拜服之人！天啦，我張仙兒竟在班門弄斧了！」

白衣少女原來叫張仙兒。

當下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張姑娘言重了，伯溫目下無官無祿，只是閑雲野鶴而已。」

張仙兒歎了口氣，道：「這才是劉先生得人尊崇之處。想當年太祖張九齡，官至丞相，不幸被李林甫所害，罷相歸隱，尚不能豁達，終鬱屈而逝；劉先生身處高位，堂堂明軍軍師，開國大功臣，竟能急流勇退，視功名利祿如糞土，這等胸懷，顯然又比敝祖強多了！」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張姑娘莫只管讚劉先生，倒是他勸你家重返世間，你是否聽從他的勸告？」

張仙兒歎了口氣，苦笑道：「若能勸服我爺爺，張家自然重出江湖；但當今世上，除了這位劉先生外，只怕再也無人可以勸服爺爺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

劉伯溫想了想，便決然道：「劉某亦想與張公九齡的後人相見，張姑娘可否引領我等上你家中？」

張仙兒一聽，大喜道：「好呵！當然可以啦！爺爺若聽說是劉伯溫來訪，他高興得只怕連病也忘記了！」

於是張仙兒伴着劉伯溫，當先向九龍山深處走去。

彭瑩玉與石廣、石水源走在後面，石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原來以強欲留為囚，如今卻成了貴客光臨了！」

石水源格格一笑，道：「這全靠師傅的名頭響亮呵！」

彭瑩玉不由失笑道：「你師傅何止名頭響亮？只怕他連人家姑娘的心也奪去了！」

石水源奇道：「甚麼叫奪姑娘的心呵？」

彭瑩玉大笑道：「小娃兒！這個卻說不得也！等你長大了自然便明白啦！」

石水源笑道：「源兒長大了，也一定去奪姑娘的心，這必定好玩極了！」

彭瑩玉大笑道：「好！好！那將來你就去奪奪看！不過你若學不到師傅的功夫，你想奪呵，只怕難，難，難，難於上青天也！」

三人說笑間，前面張仙兒已引領劉伯溫等穿過一座樹林，向一排築在山崖林間的木屋子走去了。

＊　＊　＊

劉伯溫等四人在九龍山逗留了一日一夜，第三天一早，即向張氏一家辭行，不久便返回九潭鎮。

劉伯溫返抵九潭鎮石廣家，坐下剛喝了口茶水，便決然的對石廣道：「改形換格大計，劉某已有腹稿，請石兄邀請鎮中父老，前來商討。」

石廣見劉伯溫盡心盡力為九潭鎮人，心中感激不已，當下也不怕辛苦，立刻出去遍請鎮中的鄉親父老上他家議事。

應邀前來石家議事的，包括鎮中最有威望的鎮長、父老輩。鎮長姓徐，是九潭鎮第二大姓，本身是一位秀才，因其才學，被鎮中父老推舉為鎮長。其餘的父老輩便是貨運老闆祁烽，臨江舘老闆石平，以及徐老大、石廣等。

若那位牛老大尚在鎮中，即連徐鎮長也不敢說話，幸而牛老大被九龍山的「強人」捉走了，九潭鎮的父老才敢暢所欲言。

劉伯溫在臨江舘妙展玄學，先聲奪人，石老闆、祁烽、徐老大等鎮中父老，對他早就拜服，因此雖然並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但他的話在眾人心中有頗重的斤兩。

徐鎮長是一位讀書人，因德高望重，被推為九潭鎮鎮長，他也極力為鄉親父老辦事，因此甚得人尊敬。

當下劉伯溫仍以道士身份與徐鎮長等相見，徐鎮長是讀書人，與劉伯溫之乎者也的應酬了幾句。

彭瑩玉在場，他雖然默不作聲，心中卻暗笑道：「好呵！如今臭道士、賊和尚、酸秀才、見錢開眼商家佬，齊聚一堂，今回可有熱鬧瞧了！」

此時只聽劉伯溫忽然朗聲道：「各位！貧道今日邀集各位，並無他意，只是欲替九潭鎮人稍盡綿力，大改鎮中風水形格，以求全鎮老少平安，人人富足安樂，因此希望各位坦誠相對，暢所欲言，不必客氣！」

劉伯溫話音剛落，徐鎮長微一沉吟，便以鎮長的身份發話道：「道長大仁大義，為本鎮出力，在下忝為一鎮之長，自然感佩之極，不過一鎮風水形格，事關重大，未知道長有何高見？」

劉伯溫目注徐鎮長，但見此人雖然有點酸腐，卻滿臉正氣，不失為一鎮之長，心道：欲行大計，必先折服此人，便微微一笑，道：「徐鎮長乃讀書人，必定聽過以水為財這話吧？」

徐鎮長點點頭道：「是呵！這話在下的確耳熟能詳。」

劉伯溫又微笑道：「九潭鎮九水之滙流，水夠多了吧？」

徐鎮長不由又點頭道：「是，水夠多的了！但……」他似乎已若有所悟。

劉伯溫立刻道：「但九潭鎮自開鎮以來，鎮人世代皆窮困不堪，發財那是想也休想，就連日常兩餐也難以為繼，因此人人心內均茫然自問：為甚麼運命如此不濟？」

徐鎮長不由道：「不錯，不錯，到底為甚麼呵？」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九潭鎮九水滙流，水固然多了，而且江水源遠流長，踴躍奔騰，如眞龍出遊，又如仙帶飄空，左右迎送，如星拱北，如水朝東，大有躍魚化龍之勢，本應為富貴大地；可惜九水滙流之處，去勢受阻，不能入鎮，反而逆轉而走，此乃朝水反流的敗絕之局！」

徐鎮長與劉伯溫初次聚會，雖然對他在臨江舘妙展大法有所聞，但並非親眼目睹，便以為僅是遊方術士微末之技，心中大不以為然，此時見劉伯溫見識淵博，言之有物，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絕非普通的遊方道士呵！

正當徐鎮長仍在沉吟時，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人，均親眼見識過劉伯溫的神技，心中已傾心拜服，此時不由大急道：「為甚麼反成敗絕之局？請道長指點迷津！」

劉伯溫也不隱瞞，朗聲道：「水可帶財來，水亦可帶財去，九潭鎮九水滙流，本來當主富庶之地，但水受阻反流，逆勢而走，便把全鎮的財運也帶走了！這是風水堪輿學上朝水反弓的道理呵！」

劉伯溫此言一出，不但祁烽等人聳然動容，就連徐鎮長亦焦急問道：「請教道長，如何方可令全鎮財運不被帶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若要聚財，先要求水勢暢順，成環抱全鎮之局，更要一改朝水反弓之勢，成九曲迴環之風水佳局，若能令九水滙聚，環抱全鎮，曲折迂迴，流

抵鎭中主要地脈，那便非帶財走，而是朝水入明堂，九曲入龍流，九潭鎭必成富庶之地！」

　祁烽急道：「如何可令朝水入明堂，九曲入龍流？」

　劉伯溫微一沉吟，心道：此時已屬決定性關節處了！劉伯溫這般思忖，便決然的朗聲道：「各位，貧道已仔細查堪九潭鎭風水大勢，深感九水滙聚，乃富庶之格，絕非如目下的敗絕之局，究其根由，則與朝水反弓有莫大關係。例如八水滙入龍江，登成九龍之水，奔騰而來，大有向九潭鎭朝拜之勢，可惜甫抵鎭中主脈，便受阻於龍王廟一帶高地，九水逆反而流，繞鎭邊而過，九潭鎭的大好富庶財運大格，便被逆反之水帶走了！」

　劉伯溫一頓，目注衆人，又決然道：「因此欲改九潭鎭風水大格，必先引水入鎭，在龍王廟一地開鑿河道，令九水迴環流經九潭鎭，九水滙流，順勢而來，順勢結聚，則九潭鎭富庶財運大格成矣！」

　劉伯溫此言一出，不但徐鎭長神色一變，就連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信服之人，亦臉轉蒼白，似有極大隱衷，難宣諸於口。

　石廣此時插口道：「各位莫非有甚爲難之處麼？」

　石老闆一聽，便苦笑道：「石兄你亦是本鎭父老，當知龍王廟輕易移動不得，若在龍王廟一帶開鑿水道，那龍王廟如何處之？」

　徐老大亦搖頭道：「道長之意，固爲鎭人着想，但移動龍王廟，卻必爲鎭人反對，此事難辦之極！」

　祁烽亦歎氣道：「道長神算驚人，祁某拜服之極，但遷拆龍王廟之議，卻似乎稍欠週詳，龍王廟被鎭人視之爲鎭水患的聖廟，鎭人豈會首肯遷拆？」

　劉伯溫見衆人多持異議，不由微微一笑，目注徐鎭長道：「徐鎭長有何高見？」

　徐鎭長沉吟道：「道長用心良苦，爲九潭鎭勞心勞力，徐某心中佩服之極。可惜鎭人皆以龍王廟爲鎭水患聖地，絕不會同意拆遷，徐某雖被推爲一鎭之長，亦決不敢違逆民意，爲難之處，尚請道長見諒。」

　劉伯溫微笑不語。彭瑩玉見狀不由惱怒，忍不住大聲道：「區區一座龍王廟，便可鎭壓水患？可笑啊可笑！君不見九潭鎭人丁雖衆，但家家夜無鼠糧，日無居所，衣衫襤褸，面黃骨瘦，形如乞丐！如此敗絕之格，尚不思進取，簡直豈有此理！」

　彭瑩玉此言一出，衆人均默默無言。徐鎭長心道：你和尚說的雖是事實，但衆怒難犯，拆遷龍王廟之事，卻決計不可硬來，否則誰也無法在九潭鎭立足！

　徐鎭長這般思忖，便歎了口氣，道：「這位大師所言，雖有其道理，但民心只可以善導，卻不可强逼，否則便弄巧反拙了，尚請道長鑑諒。」

　劉伯溫一聽，心中一動，暗道：這徐鎭長果然是讀書人，甚明與民相處之道，想當日劉某征南，亦以此爲戒，方能一擧和平以定南粵，不料小小一位鎭長，竟有如此見識！看來九潭鎭雖然財運不濟，但人才不缺，卧虎藏龍，大有發展潛力！

　劉伯溫當下呵呵一笑，道：「徐鎭長之言甚是，此事容貧道細思，再作定奪。今日有勞各位應邀相聚，改日再行詳議便了！」

　徐鎭長等人見談不出要領，但又拿不出甚麼更佳主意，只好先行告辭。

　徐鎭長、祁烽、徐老大、石老闆等人走後，石廣抱歉的向劉伯溫苦笑道：「衆鄉親愚昧，未悉劉先生良苦用心，有負先生一番好意，該死之極！」

　劉伯溫沉吟不語。

　彭瑩玉忍不住道：「果然該死之極！堂堂劉大軍師，竟受挫於區區小鎭，簡直豈有此理！南粵之人當眞不可理喩！惹怒了老子，也不必多費唇舌，今晚便去鎭中，一把火把龍王廟燒了，看你還捨不捨得拆遷！」

　劉伯溫一聽，神色驀地一沉，肅然道：「彭大哥千萬不可魯莽行事！否則便成南粵百姓眼中仇敵矣！你一把火把龍王廟燒了，亦即把南粵人心逼反，這彌天重責，誰可肩承！」

　彭瑩玉見劉伯溫如此動容，不由吐了吐舌道：「小小一座龍王廟，便如此厲害麼？但這又不成，那又不可，卻如何處之？」

　石廣見劉伯溫爲這事煩惱，便提議道：「鎭人或許未悉劉先生的眞面目，因此才有諸多顧忌，若先生亮出名頭，或許便好辦了！」

　劉伯溫淡淡一笑，道：「我輩中人行事，豈可以名頭嚇人？一切但憑本身實力而已！此乃恩師賴布衣遺訓，劉某豈敢違逆？而且只須因勢利導，亦不難令鎭人信服，心服財力生，萬衆齊心合力，則大事成矣！」

　石廣一聽，忙道：「劉先生莫非已有良策？」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龍王廟受萬人尊崇，自然多人晉拜，每月香火最鼎盛是哪個日子？」

　石廣不假思索，便肯定的道：「龍王廟香火最鼎盛期，自然是每月的初一、十五啦！因這兩日正値漲潮，鎭人皆認爲這是龍王顯聖，隨水入鎭來了！」

　劉伯溫又微笑道：「那今日是初幾？」

　石廣道：「並非初幾，而是十四。」

　劉伯溫胸有成竹道：「那明日便是十五，是龍王廟香火鼎盛期了？」

　石廣點頭道：「是呀！劉先生亦打算前去參拜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果然是去參拜！但並非白天，而是黑夜！夜拜龍王廟！」

　石廣、彭瑩玉驚奇間，劉伯溫又低低說了一句甚麼，彭瑩玉眼神一亮，立刻躍躍欲試的笑道：「好極！此乃彭某的拿手好戲！劉大軍師果然尚未忘卻我這彭散人的本領！」

　石廣卻歎道：「劉先生神機妙算，當眞鬼神莫測！」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因勢利導，偶一爲之而已，實非劉某故意賣弄玄虛！」

　三人均會心一笑。

　第二天是十五，龍王廟果然香火鼎盛，不但九潭鎭人傾巢而出，進拜燒香，就連附近四鄉的民衆，善男信女，亦紛紛駛船而來，入九潭鎭龍王廟燒香叩拜，祈求龍王爺保佑，莫遭水患之苦。

　龍王廟終日香火不絕，廟內僅有的一名年老廟祝，搬香送油，忙得不亦樂乎。

　在進香叩拜的人羣中，混了一位戴了便帽的漢子，若非他眼中偶爾閃過的精光，他就如普通的善男信女一般無異。這人竟是化了民裝的彭瑩玉，光頭沒法化裝，他只好戴了一頂便帽兒。

　進香的善男信女實在太多，因此誰也沒有留意，內中竟混了一位光頭和尚。彭瑩玉也不太招惹，只是在各處仔細看看，尤其是香火最多的地方。

　十五龍王廟會熱熱鬧鬧的過去了。

　這天晚上深夜，龍王廟的廟祝收拾好廟中的雜物，便安歇去了。

　就在此時，一條黑影疾如電閃的掠進廟來，黑影哪兒也不去，竟直奔龍王塑像下的大香爐，只見黑影伸手向香爐一握，香爐滿插的香便忽然不見了。

　黑影連續閃過三座香爐，香爐內的香同樣不見了。

　黑影掠出龍王廟，然後便向九龍山方向，風馳電掣的掠去。從九潭鎭上九龍山，有水陸兩路，水路便捷，陸路則要翻山越嶺，但黑影不循水路，卻走山路，大概翻山越嶺正是他拿手本領。

　第二天一早，龍王廟的廟祝晨早清理廟堂，當他準備清掃三個供奉龍王像的主香爐時，廟祝不禁目瞪口呆，他發覺香爐內滿插的香腳忽然失踪了。

　廟祝心神不定，不知這是甚麼朕兆，於是連忙跑去鎭長家，向徐鎭長報告此事。龍王廟是九潭鎭的命脈，任何風吹草動，均牽扯全鎭民心，龍王廟內的香火忽然失踪，這等大事，廟祝哪敢隱瞞不報？

　廟祝尚未抵達徐鎭長家，石廣已先一步來到了，因此廟祝趕到時，但見徐鎭長滿臉驚疑，似乎已發現了甚麼怪異之事。

　廟祝不敢怠慢，連忙向徐鎭長道：「鎭長！奇哉怪也！」

　徐鎭長一怔，道：「噢？廟祝公，又有甚麼怪事了？」

　廟祝道：「昨日是十五龍王廟會，香火鼎盛，昨晚老朽臨睡前，還仔細查過，三個供奉龍王的主香爐均滿插香火，老朽這才放心去睡覺，不料今早起來打掃廟堂，發覺三個主香爐的香腳忽然全部不見了！鎭長，你說這是否奇哉怪也？」

　徐鎭長驚奇的直眨眼。

　石廣見狀，笑笑道：「廟祝公，是否有人入龍王廟偸東西啦？」

　廟祝公苦笑道：「石老說笑了，就算有人偸東西，亦決不會偸這些香腳啦！」

　石廣奇道：「若沒有人偸，又沒有人拿走，那滿滿三個香爐的香腳，難道自己長了腳，跑走了嗎？」

　徐鎭長一聽，眨了眨眼，忽然若有所悟的道：「石兄，你剛才不是說，你今早路經九龍山腳，見山腰處有煙霧如龍，下面更有香煙燃點，似向那眞龍叩拜麼？此事與那香腳失踪是否有甚牽連？」

　石廣若有所思道：「昨晚我駛船路經九龍山腳，是四更天時份，龍王廟香腳失踪，不知是甚時候？」

　廟祝想了想，道：「我三更過後才去內堂睡，未過五更天即起床打掃廟堂，那香腳必定是四更天不見的了！咦？同樣是四更天啊！」

　廟祝忽然驚呼一聲。

　徐鎭長不由目瞪口呆道：「這……這到底主何朕兆？到底是吉是兇？事關全鎭命脈，可大意不得啊！」

　石廣微微一笑，道：「鎭內現放着一位奇人，鎭長爲何不去向他請教？」

　徐鎭長一聽，恍然悟道：「石老大指的是那位神算道長嗎？」

　石廣微笑道：「這位道長神算驚人，而且爲人極重俠義，並非普通斂財術士，鎭長若去求教，他必定全力相助！」

徐鎮長微一沉吟，便決然道：

「好！事關全鎮命脈大事，不容怠慢，這便請石老大通傳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一齊去向道長請教便了！」

石廣很樂意的一口答應了，出去聯絡祁烽、石老闆等，很快，龍王廟香火失踪的事，便傳遍了九潭鎮，人人均大感驚疑，以爲必有甚災難臨頭了！

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鎮中父老，聽石廣通傳後，二話沒說，便立刻趕來徐鎮長家，衆人會合了，然後便立刻趕去石廣家，求劉伯溫這位「神算道長」指點迷津。

＊　＊　＊

此時劉伯溫正端坐石廣家中，不一會，彭瑩玉便先行掠進來了。

彭瑩玉把便帽兒一甩，再把罩在外面的便服脫下，儼然又是一位不太尊佛重道的光頭和尚。

劉伯溫向彭瑩玉微笑拱手道：「彭大哥辛苦了！」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日走五百里，是彭和尚的拿手好戲，何況區區五十里九龍山麼！這差事輕鬆好玩極了！但不知九潭鎮人，是否入劉大軍師你的佈局？」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是否入局，待會便知道……」

就在此時，外面已有人大聲道：「九潭鎮徐鎮長等，求見神算道長！」

彭瑩玉一聽，不由咧嘴一笑，道：「臨急抱佛腳，果然是世人的本性，劉大軍師又成了神算道長了！」

劉伯溫含笑站起來，向匆匆而進的徐鎮長等人拱手道：「貧道早就候駕多時了！」

徐鎮長聞言一怔，道：「道長已知發生怪異之事麼？」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貧道昨晚夜觀天象，但見九龍山方向，上空隱隱有龍氣吞雲吐霧，所向方位恰恰是九潭鎮，因此推算九潭鎮必有異事發生。」

徐鎮長不由歎道：「道長果然神算驚人，徐某佩服，佩服！昨晚鎮中果然有事發生，龍王廟內的香腳忽然不見，未知此乃主何朕兆？是吉是兇？敢請道長慧眼審察，指點迷津，九潭鎮人感激不盡！」

劉伯溫一沉吟，便道：「香腳移位，乃主所供神祇不安於本位之意也，並非甚麼大兇之兆，當然也非大吉之朕，一切但看世人如何處之。」

徐鎮長迷惑的眨眨眼，又指着石廣道：「這位石兄弟今早駛船回鎮，路經九龍山，忽然發現九龍山腰，有香火燃點，煙霧繚繞，其時恰好是龍王廟香腳失踪的時份，未知這兩者是否有甚關連？請道長指點。」

劉伯溫向石廣道：「石老大眞的發現九龍山有香火燃點麼？」

石廣忙道：「是否香火，石某不知道，但九龍山腰之處，的確露出點點火光，其後又有煙霧騰升，怪異之極。」

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三人連忙齊聲道：「未知這等怪事，預兆甚麼？請道長指點迷津。」

劉伯溫眼見九潭鎮人已被震動，心道：時機成熟了！便微微一笑，道：「九潭鎮龍王廟香腳失踪，乃主所供神祇不安本位之兆；又九龍山腰忽然有香火閃耀，那是地龍與神龍相互感應之象也！」

徐鎮長等人忙道：「何爲神龍？何謂地龍？兩者爲何會相互感應？務請道長點明！」

劉伯溫道：「神龍乃一海一江一水之神，地龍乃大地龍氣所聚，地龍乃母，神龍乃子，天龍乃父，因此子必依附於母，此乃人之大倫也。」

祁烽驚奇道：「既然九潭鎮龍王廟內神龍與九龍山地龍感應，又主何警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神龍擇地而棲息，九龍山地龍熾旺，正是神龍所响往之地，警兆已現，就看世人如何處之。」

徐鎮長若有所思道：「然則九潭鎮龍王廟，宜移往九龍山腰了？但九龍山是否潛龍之地，如何判斷？再者九龍山上有强人嘯聚，如何容九潭鎮移遷龍王廟？」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只要九潭鎮上下齊心，貧道自有辦法處之！」

徐鎮長與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石廣等鎮中父老低言幾句，衆人均連連點頭，徐鎮長再不猶豫，決然道：「道長，只要能證實九龍山乃龍脈聚滙之地，相信鎮人再不會反對龍王廟遷移該地了！一切請道長鼎力相助，九潭鎮將重重有謝！」

劉伯溫聞言不由微微一笑，心道：劉某南下粵川，尋龍追脈，乃爲宏揚恩師絕學，又豈貪圖那區區銀兩？不過他明知鎮人尚未知悉他的身份，也就不加點破，淡然一笑道：「不必客氣，貧道並非求財而來，而是一心爲九潭鎮日後富庶着想罷了！既各位再無異議，那就同上九龍山，實地堪察便了。」

徐鎮長一聽，又驚道：「九龍山有强人嘯聚，我等公然上去，豈非犯了大忌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九龍山龍氣郁郁，地脈之强，足以改天換地，化貧爲富，化惡爲善，只要九潭鎮人精誠所致，貧道擔保日後九龍山也不再有强人嘯聚了！不必

猶豫，這便下船上山去吧！」

徐鎮長等到此境地，再不容猶豫，只好咬牙隨劉伯溫、彭瑩玉、石廣等人下船，由石廣與徐老大掌舵，快船直向九龍山駛去。

石廣與徐老大均是鎮中一等一的水上高手，由他兩人掌舵，快船簡直穩如泰山，快如飛箭，不消二個時辰，快船便抵達九龍山山腳處了。

衆人登上九龍山山腳，沿石廣引領的小路，直上九龍山山腰。

沿路順利，九龍山的强人果然沒來阻撓，徐鎮長等人心中均暗暗稱奇，不知劉伯溫這位「神算道長」，用了甚麼法子使九龍山的强人沉寂了。

衆人心中驚奇，但誰也不敢詢問，因爲眼見劉伯溫自抵九龍山後，便滿臉肅然，不苟言笑，不知在思忖甚麼主意。

很快，石廣就把衆人引領到那座山腰開闊地了。不知何故，徐鎮長、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人，自抵此地後，便突覺心中一熱，隨即渾身發滾，血氣沸騰，心中的驚懼猶豫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石老闆心中不由暗暗稱奇，心道：爲甚麼自己來到此處，竟如飲了三斤烈酒似的？

徐鎮長膽氣也不由一壯，登時想起自己身負鎮長的重責，便大膽問劉伯溫道：「道長，石廣兄弟說的那地方到了麼？怎的不見有香火的痕跡？」

劉伯溫沉吟不語，目注山腰向江水的一面，似在思索甚麼。

就在此時，四面搜索的祁烽忽然大叫道：「快！快來看！此處有幾把香腳！」

徐鎮長等一聽，連忙循聲奔過去，衆人見祁烽呆呆的站着不動，雙眼直勾勾的盯着前面三尺遠處。衆人循視線一看，果然在地上插了三把香腳。

徐鎮長走過去，仔細審視，但見香腳上仍殘存「九潭鎮香莊」的字樣，他不由驚道：「這些香腳果然來自九潭鎮龍王廟內！當眞奇哉怪也！」

石老闆也喃喃的接口道：「不錯！不錯！看來石兄弟昨晚四更所見的九龍山香火閃爍，是千眞萬確的了！龍王廟的龍神果然思遷此地了！」

徐鎮長沉吟不語，他折轉身來，走到劉伯溫身邊，決然的輕聲道：「道長！龍王廟龍神果然已萌遷移之意，此事相信九潭鎮人再無異議了！一切但憑道長作主……」徐鎮長未了的口氣忽然顯得猶豫。

劉伯溫此時舒了口氣，似已成竹在胸，他目注徐鎮長，忽然微微一笑，道：「徐鎮長心中仍有疑難未決，是麼？」

徐鎮長不由一怔，道：「道長怎知在下心中疑慮未決？」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徐鎮長面色原黃，忽然轉青，此乃忽生愁思之象也！」

徐鎮長吃驚道：「爲甚如此便可判斷？」

劉伯溫微笑道：「但凡察人相物者，自重氣色；所謂面黑之人多隱避，面呈藍色多奸邪，面黃之人多慎重，面紫之人多安逸，面青必主多愁思！徐鎮長臉色呈黃，此乃慎重之相，忽然轉青，乃主疑難未決，心中愁思之兆，是以不難定判。」

石老闆一聽，忙問徐鎮長道：「鎮長，如何？道長說中了麼？」

徐鎮長搖搖頭，沉默不語。

石老闆一見，驚道：「道長他居然說錯？」

徐鎮長又搖搖頭，仍然沉默不語。

石老闆心快口快，不由大急道：「是又搖頭，否又搖首，鎮長！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徐鎮長吁了口氣，歎道：「道長察人相物，簡直連人的骨縫也看透了！在下果然尚有疑難未決，只是不敢開口，卻被道長一眼便看破了！」

石老闆忙道：「鎮長尚有何疑難？快說出來，好求道長他速作定奪！」

徐鎮長欲言又止，終於歎了口氣道：「徐某屢說疑難，是在考究道長，委實該死！但徐某身爲一鎮之長，須爲鎮人安危着想，因此不得不愼而重之，亦因此不得不大膽向道長求證一二，尚望道長大仁大義，不要見怪！」

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石廣等，均見識過劉伯溫的本事，對他已是佩服之極，恨不得他早作定奪，聽徐鎮長仍有疑問，欲加求證，惟恐得罪了劉伯溫，把大好的天賜良機失掉，臉上便均露出不滿的神色。

劉伯溫卻淡淡一笑，道：「有甚求證？徐鎮長但說無妨。」

徐鎮長微一咬牙，終於道：「徐某亦知此求過份，但爲鎮人安危着想，不得不厚臉相求，道長既稱此地乃龍王廟最佳新址，乃龍脈滙聚之地，但自古道風水先生騙你十年八年。未知道長是否可以立刻證明此乃龍脈之地？若然證實了，那徐某便再無疑慮矣！」

徐鎮長此言一出，不但彭瑩玉、石廣臉色一沉，就連石老闆、祁烽等人，亦神色一變，心道：這豈非强人所難麼？據知風水一道，乃潛移默化的奇學，豈能如法術般立

顯其靈驗？只怕這位道長一怒之下，撒手不理，那九潭鎮改格振興的千載良機便痛失了！這徐鎮長太過迂腐古板，該死之極！

彭瑩玉見徐鎮長三番數次糾纏不清，大有不信任劉伯溫之意，心中惱怒，此時忍不住重重的冷哼一聲，道：「簡直是狗咬呂洞賓！你知道這位道長是誰……」

劉伯溫見彭瑩玉發狠，立刻接口道：「貧道只是閑雲野鶴而已！既然徐鎮長欲一睹龍脈現形，也並非甚麼難事，貧道試令其示形便了！」劉伯溫一頓，又道：「吾施法之時，需四位護法之士，而且四人均需深信吾道，心志堅穩，方可保無恙，否則便有兇險立致矣！」

劉伯溫此言一出，徐鎮長等人均面面相覷，不敢作聲。因爲誰也不敢保證自己的心性堅穩，萬一中途意志動搖，豈非兇險之極？

彭瑩玉見狀呵呵一笑道：「道兄！未知和尚我是否可作護法之人選？」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大師乃脫凡塵之人，心無雜念，自然合適。」

石廣一聽，亦接口道：「道長，石某自告奮勇，擔任護法，未知是否可以？」

劉伯溫亦點頭道：「石兄弟心志堅穩，義勇心性，可作護法。」

此時尚缺兩位護法，徐鎮長是決計不敢開口的，因爲他心中仍在半信半疑；祁烽、石老闆也不敢貿然上前，因爲兩人乃商人出身，商人心性浮蕩，斤斤計較，自然並非心性堅穩之士，兩人有自知之明，因此也不敢作聲。

徐老大對劉伯溫已佩服之極，但又不敢確定自己心性是否堅穩，因此雖有擔任護法之意，卻不敢自告奮勇，神色尷尬之極。

劉伯溫一見，便微微一笑，道：「徐兄弟不必猶豫，只要深信吾道，自然心性堅穩矣！」

徐老大一聽，大喜道：「好！那徐某就算一位護法便了！」

此時已有三位護法，但尚缺一人，劉伯溫的「請龍示形」大法終不能施展。

徐鎮長心中大急，心道：若缺了一位護法，道長的大法便施展不成，但自己因爲有疑問，才欲求證，是決計不可任護法的了，如此一來，豈非自己被自己的疑惑連累了？

徐鎮長心中爲難之極，祁烽、石老闆心中也惴惴不安，兩人均暗惱徐鎮長惹起這段風波，因爲自己不敢擔任護法，便顯得自己懷疑這位道長的本事；但若做護法，又自知商人脾性最易浮蕩，萬一有甚兇險，豈非拿自家生命開玩笑？

石老闆無奈向劉伯溫陪笑道：「道長，你這大法，少一人不行麼？」

劉伯溫斷然道：「決計不可！因爲若缺了一位護法，四個方位便缺了一人守護，地脈龍氣極易從缺口而遁，屆時不但施法之人前功盡喪，而且此地的龍氣亦立刻失去，再要堪查，那就艱難之極了！」

徐鎮長無奈苦笑道：「若令道長爲難，這請龍示形大法，不施也罷。」

劉伯溫又斷然道：「此亦不行！若不能令九潭鎮人信服，便不能萬衆齊心，若不齊心，改形換格大事豈可成功？」

祁烽不由歎氣道：「如今當眞是信亦難，不信亦難，這卻如何是好？九潭鎮的百年大計，難道便敗在一位人選身上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這又不然，十丈之內豈無芳草！百步之外豈無能人！只是機緣未到而已，機緣一到，必可成事。」

劉伯溫話音未落，一聲格格嬌笑已傳了過來：「好呵！好一句十丈之內豈無芳草，百步之外豈無能人，這位道長慧眼超卓，直把世人均看透了！」

人隨聲落，疾如飛燕，衆人一看，原來是一位妙齡少女，花枝招展的落在衆人眼前，也不知她來自何處，甚麼時候來，她的身法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徐鎮長心中一動，驀地想起九龍山强人嘯聚這事，臉色不由驟變，忙盯着少女道：「你……你是誰？來此意欲何爲？」

少女嘿嘿一笑，道：「此山是我開，此地是我居，我不問你，你又何必問我！」

徐鎮長一聽，心中更驚，失聲道：「你……姑娘你莫非……」莫非甚麼，徐鎮長嚇得不敢坦白道出來了。

少女卻格格一笑，道：「這位似乎是九潭鎮的徐鎮長吧？你既爲鎮長，爲甚不敢問一聲姑娘你是否九龍山嘯聚的强盜？」

徐鎮長心中又驚又奇，他望一眼劉伯溫，但見他從容不迫，沒事人似的，無奈只好硬着頭皮道：「那……那姑娘當眞是九龍山的强盜麼？」

少女不答，反問道：「請教徐鎮長，你爲甚麼如此害怕九龍山的强盜？」

衆人一聽，心中均不禁一寒，心道：聽這姑娘的口氣，她必定是九龍山的强人無疑了！她一位少女，功夫便如此厲害，若她的長輩現身，那還有命離開麼？

* * *

徐鎮長心中害怕，但想起自己是一鎮之長，有責任維護鎮人的安全，便硬着頭皮道：「姑娘既這般問，那就不怕坦白說了，九龍山附近屢生劫案，附近四鄉皆一口咬定，九龍山上被强人佔聚，攔劫途人，甚至擄人上山，生剝活吃，這等殘暴勾當，鄉人如何不怕？」

少女聞言，不由嘿嘿冷笑道：「怪難人人如此害怕九龍山上人了！但我請教鎮長，說九龍山之人，擄人上山，生剝活吃，可有人親眼目睹？」

徐鎮長搖頭道：「這事人人都說是聽人說的，委實沒有人坦認親眼目睹。不過九龍山人，把九潭鎮的牛老大擄劫上山，至今未回，這卻是有人目睹的！」

少女微哼一聲，道：「牛老大乃當今朝廷胡惟庸丞相的甥兒，他的叔父是惠州府提督，試問牛老大在民間爲非作惡，官府會治他的罪麼？」

徐鎮長不由道：「不會！牛老大的確是當地的一頭老虎！」

少女嘿嘿道：「那九龍山人，把牛老大捉了，爲你等出面懲惡，這是否强盜的行徑？」

徐鎮長尚未答話，石廣已忍不住道：「這當然非也，起碼是俠盜的所爲！」

少女微微一笑，又目注祁烽道：「這位想必是專做貨運生意的祁老闆了？」

祁烽想起自己的貨物，曾被人以沙子取代，差點要吃官司，他已認定是九龍山强人所爲，心中不由有氣，便冷冷的道：「不錯，在下祁烽，自問安份做生意，童叟無欺，有人以沙包換糖包，累祁某幾乎要吃官司，試問這又是否强盜行徑？」

少女並不生氣，反而呵呵一笑，道：「祁老闆做生意大致尚算公道，因此才有以沙包換糖包之事，否則，乾脆把祁老闆也擄劫上山，這更乾淨俐落！你知道買你這批白糖的人是誰麼？他是惠州府一名奸商，你賣給他的是純正的白糖，他轉手賣出去的，卻是摻了沙及水的雜錦貨！這等奸商値得與他做生意麼？九龍山人，不外以此來提醒祁老闆，日後務須帶眼識人罷了！豈有他哉？」

少女伶牙俐齒，一番話下來，竟令祁烽無言以對。彭瑩玉不由暗暗好笑，心道：這刁鑽女娃兒，連彭某亦吃了虧，何況你祁老闆呀？

少女見祁烽悶聲不語，似仍有氣未息，便又加了一句道：「祁老闆其實也沒甚麼損失，調包的五百斤沙糖，完好無缺，仍在九龍山上，本來打算今晚就入鎮交還，但碰上你等上山，待會便如數奉還便了！」

祁烽一聽，不由又驚又奇道：「這麼說，九龍山人，並非以打劫爲生麼？」

少女大笑道：「九龍山人，世代出自南粵，既長於斯，又生於斯，一心一意只爲粵人出力，豈會爲害鄉親父老！況且九龍山龍脈寶地，自耕自足，豐衣足食，豈需以打劫爲生！」

祁烽一聽，更奇道：「那姑娘到底出自南粵何處？父親輩是誰？能見告麼？」

少女欲言又止，似甚感爲難。

劉伯溫見狀便微微一笑，道：「這位姑娘姓張，乃廣東韶關張公九齡的後裔。」

祁烽一聽，尚感迷惑，徐鎮長是讀書人，對南粵的掌故瞭如指掌，他一聽便聳然動容道：「張九齡公是姑娘何人？」

少女道：「是我的太祖公。」

徐鎮長道：「姑娘姓甚名誰？」

少女道：「我姓張，名仙兒。」

徐鎮長一聽，喃喃道：「九三一口仙，姑娘果然是張九齡公的八代孫兒！姑娘爲甚不早報名號？可知道南粵人均念着貴太祖公的功勞？」

張仙兒淡然一笑，道：「太祖公有恩於南粵百姓，那是太祖公的事，張公後人並不想靠沾祖蔭而生活，只憑自己的本事，爲南粵百姓立新功，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報先祖名號？」

徐鎮長歎道：「張公九齡爲開發南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令南北變通途，從此摘掉南蠻稱號，與四海爲一家，九齡公的恩德，永爲南粵百姓傳頌！若百姓知悉九齡公的後人尚在，必歡欣以迎，又何必龜縮九龍山一角？」

張仙兒格格一笑，道：「九龍山乃龍脈寶地，張氏一脈在此隱居快樂極了，有甚麼不好？」

徐鎮長道：「但世人誤解，以爲九龍山上强人嘯聚，聞之色變，於九齡公的面子並不好看呵！尚望姑娘三思。」

張仙兒沉吟不語，忽然向劉伯溫道：「道長不是說尚缺一位護法麼？本姑娘自告奮勇如何？」

徐鎮長一聽，又驚道：「姑娘乃女兒之身，豈可妄近神明？」

劉伯溫卻微笑道：「女人汚穢，有辱先聖，不許接近，此乃世俗之見，於尋龍堪輿學上簡直是一派胡言！須知承接祖宗龍脈，不分男女，只要是祖龍後裔，一般可受蔭庇，豈有妄近神明之論？徐鎮長過慮了！」

張仙兒一聽，大喜道：「還是這位道長通情達理！好極，這護法本姑娘做定了！」

徐鎮長仍有點擔心，問劉伯溫

道：「道長，由女娃兒擔當護法，可以麼？」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當然可以！只要對吾道深信不疑，且心性堅穩，不分男女，皆爲護法最佳人選！再者張仙兒姑娘隱居九龍山多年，已得九龍山龍脈陶冶，與此地龍脈大有淵源，更是絕佳護法人選！」

劉伯溫說罷，抬眼望一下日影，臉轉肅然，沉聲道：「時近正午，乃請龍示形最佳時辰，各位速速歸位！有勞彭大師站穩北位！」

彭瑩玉一聽，身子一晃，已掠到那洞穴的北面，凝神而立。衆人見他突然露了這一手輕功，才知原來他是身負武功之士。

劉伯溫微一點頭，又沉聲道：「有勞石兄弟站於南位。」

當下石廣依言，走去南面站定了。徐老大也依言走到西位站穩。

張仙兒也不待劉伯溫開聲，便向東面掠去，一面格格一笑，道：「這東位必定由仙兒負責守護了。」

劉伯溫欣然一笑，心中甚喜張仙兒的冰雪聰明，便向她微一點頭，以示鼓勵，張仙兒一見，俏臉一紅，笑容更燦爛了。

彭瑩玉眼利，兩人的神態立刻落入他的眼中，心中不由暗笑道：「二弟當眞桃花星動了。」

劉伯溫此時卻根本沒留意這等男女私情事，他神色肅然，走到樹邊，伸手折下一枝，手指微彈，枝上的樹葉立刻震落，成了一枝禿枝，他執在手上，便成了施法人的「桃木劍」了。他這一手指氣削葉的功夫，已是武學中絕頂的功夫了。

衆人此時只留意着劉伯溫如何施展「請龍示形」大法，對這等武學功夫便忽略了。

但見劉伯溫大步走到洞穴前，手執樹枝，先向正中的洞穴俯身一拜，然後又向東、南、西、北四方位揖拜。

四面團拜畢，劉伯溫驀地轉向那曾藏山鷄的小洞穴，俯身揖道：「浩浩龍氣，潛龍大地，一脈相承，氣入龍起……」

拜頌聲未落，劉伯溫霍地挺身而起，默運「天機三式」玄氣，貫於樹枝，陡地向小洞穴一指，但見一道淡紫煙霞，直向小洞穴射去。

衆人正迷惑間，在小洞穴裏面平地一聲驚雷震响，隨即四面驚雷大作，雷聲隆隆。

衆人驚疑間，彭瑩玉、張仙兒、石廣、徐老大等四人所站圈內，突起震動，猶如世間的地震，隨即土地湧動，猶如波浪起伏，又如巨龍在地層穿行。

四位護法中，先是徐老大搖搖欲墮，隨而石廣亦晃動起來，難以站穩脚步。

彭瑩玉此時亦感雙脚微抖，他不由大吃一驚，暗道：地龍之力當眞非同小可，彭某的內力自負當世已罕逢敵手，怎的卻抖顫起來？他並不服氣，猛地深吸一口眞氣，凝運八成功力，聚於腿上，這才稍稍安穩下來，但隨着大地晃動越來越烈，他的雙腿亦不由隨之顫抖。

彭瑩玉在驚疑間，不由瞥一眼張仙兒，心道：你這刁鑽女娃兒，雖然輕功絕妙，但若論內力，卻看你怎能抵禦？

不料一瞥之下，彭瑩玉更感驚奇，原來張仙兒這時在驚雷四起，大地湧動之際，卻渾然不覺，俏臉含笑，欣然以待，就如娃兒等着見親娘。

彭瑩玉不由暗歎口氣心道：枉自己修爲數十年，內力定力竟不及一位小小的女娃兒。他並不明白，這是張仙兒久居九龍山上，其身血脈已受龍氣薰陶，彼此已達心靈龍脈互通境地，因此絲毫不感驚奇，心安則體靜，自然不受外力所侵擾了，這並非內力深厚與否之故。

劉伯溫一見四人中有三人心神不定，徐老大、石廣二人更搖搖欲倒，微吃一驚，暗道：若四人中有一人不支倒地，那方位便立現缺口，眞龍就算現形，亦必逸遁而去，那九龍山便成龍氣大洩之格，得之亦無大用矣。

劉伯溫不敢猶豫，樹枝驀地朝天一舉，一式「氣吞宇宙」施展出來，但覺周身眞氣澎湃，他驀地伸出二指，抖一抖便向石廣和徐老大點去，二道無形眞氣，立刻絲絲射出。

石廣、徐老大正心神迷亂，搖搖欲倒之際，突覺背後一熱，一股熱氣便從背後淙淙注入心脈，頓感心血蕩發，膽氣大壯，神思漸穩，雙脚亦漸漸凝立不動了。

彭瑩玉憑自身內力，尚能支持下去，劉伯溫深知此點，也就不再浪費眞力，轉而右手一舉，凌空劃了一個弧圈，然後疾速的向小洞穴推去。

只聽砰隆一聲沉响，小洞穴內突然冒出一股渾厚的白氣，白氣漸濃，漸而化作一股龐大的白霧，在四人圍成的圈子內徘徊飄舞。

白霧漸又凝聚，不久竟化作一條有頭有身有尾有脚的白霧之龍，在圈子上空盤旋飛舞。

徐鎭長、祁烽、石老闆三人此時已瞧得目瞪口呆，心道：當世中竟有如此奇能異士，能令地脈潛龍現形示衆。

三人驚愕間，忽地山腰開闊地外面，有一位高大的男子，發瘋般衝了進來。

徐鎭長定睛一看，原來此人竟是失踪半月的牛老大！

衆人尚未及有所表示，牛老大已發瘋般衝進四人圍成的圈子內，拚命的向上一躍，竟被他抓住白霧龍形尾部。

牛老大高興得大叫道：「牛某人今日因禍得福，終能抓獲大地潛龍，榮華富貴，今日竟垂手可得，不枉牛某一番苦心，甘於忍辱負重！哈哈，樂之極了。」

徐鎭長眼見劉伯溫渾然不覺，也沒去阻止牛老大的胡扯，心道：這位道長必定是無暇分心，不能制止牛老大，倒被他捷足先登，佔盡龍脈之利。

徐鎭長不由大聲道：「牛老大，你不是被九龍山人擄上山去麼？怎能安然脫身？」

牛老大哈哈大笑，道：「當日這位道士說牛某有災禍，牛某偏不信邪，駛船離鎭，半路被人捉上九龍山，被逼作了數日耕夫，自食其力，苦不堪言，牛某居然忍受下來了。」

徐鎭長道：「牛老大想必是覺悟前非了？」

牛老大嘿嘿冷笑道：「牛某什麼身份，豈會被區區山賊折服，若非牛某另有所圖，牛某早就逃走，向當今丞相大人報訊，調派重兵下來，蕩平九龍山賊。」

徐鎭長大驚道：「若朝廷派兵下來，那南粵百姓苦矣……但牛老大有甚所圖？」

牛老大呵呵大笑，道：「牛某早就聽說九龍山有龍氣隱現，只是不知潛伏何處，正好被擄上山來，於是牛某也就將錯就錯，先在九龍山上呆着，詐傻扮瘋，乖乖耕作，九龍山賊也就對我放鬆警戒，任由我四處遊蕩，終被牛某尋到這個抓獲眞龍的千載機緣……呵呵！」

徐鎭長不由歎道：「這當眞是天若有眼天不容，天若無眼發惡人了。」

劉伯溫此時忽然微微一笑，接口道：「未必！未必！妄近龍氣，焉知是禍是福？」

牛老大耳尖，居然被他聽到了，他嘿嘿冷笑道：「你這道士，雖有眞本事，但你勾引山賊，串通一氣，欲對朝廷不利，此乃彌天死罪，只要牛某一紙飛書，報到胡丞相那裏，你便再不能與牛某作對了。」

劉伯溫微微冷笑道：「爲甚麼不能？」

牛老大大笑道：「胡丞相乃牛某的舅父大人，牛某之言，胡丞相豈會不信！他奏請朝廷派兵下來，你這道士的人頭還保得住麼？你的腦袋兒既保不住，又如何再與牛某作對？你識趣的，便助牛某成事，替牛某獨佔這座龍穴，牛某大富大貴在望，或許便放你一條生路了。」

劉伯溫一聽，目注牛老大一會，不由朗聲大笑道：「姓牛的妄近龍氣，心術邪惡，大禍立刻臨身，尚不知死活，竟在此胡說八道！」

徐鎭長等心中均半信半疑，暗道：尋龍堪輿之道當眞如此厲害？

三人心念未了，突見牛老大忽然哈哈狂笑，接而便手舞足蹈，大笑大叫道：「嘻嘻哈哈……榮華富貴，牛某已奉旨上京做大官去也……」他樂極忘形，雙手一鬆，抓住的白霧龍尾竟已脫手而去了。

牛老大仍不自知，仍在那兒大笑大叫，忽然又狂笑着衝出圈子，大叫着：「牛某上京做大官去也！哈哈哈……」一面早跑遠了。

遷移龍廟　九水迴環

徐鎭長、祁烽、石老闆三人乃旁觀者，見狀不由目瞪口呆，均暗道：這牛老大想必是樂極生悲，忽然發瘋了。

劉伯溫似已猜中三人心思，微微一笑道：「眞龍現形，非同小可，妄近者等閒禁受不起，何況牛老大心術不正，他竟敢手抓白霧龍形，乃自取其禍，他必已樂極忘形，心神錯亂，終生不復，做他的上京任大官美夢去了。」

徐鎭長等三人一聽，均不由毛骨聳然，暗道：好好一個活人，只因妄近龍氣，便立刻變成一個活死人，若我等把握不住，衝進圈內，豈非重蹈牛老大覆轍，頓成瘋子，生不如死麼？

當下三人不由異口同聲道：「道長神術驚人，神鬼莫測，我等拜服之極，但請道長先行收伏龍氣入洞，一切但憑道長主意行事便了。」

劉伯溫淡然一笑，不再發話，他眼見救善懲兇助九潭鎭三大目的已達，此法一箭射三雕均已功成，便不再留戀現形眞龍，驀地把樹枝作劍一舉，以氣作導，緩緩射向白霧龍形，低喝一聲道：「龍潛大地，蔭庇萬衆，速速歸位，大放榮華……」

劉伯溫頌聲未落，如龍白霧忽地一沉，飄向那小小洞穴，頭先尾後，竟緩緩的鑽入洞穴，倏忽不見。

山腰開闊地，頓時日麗風清，一片寧靜。

又過了一會，四護法中，張仙兒先就格格一笑，掠了出來，向劉伯溫道：「劉大哥！果然不愧爲一代天機大師，神技驚人，鬼神莫測，仙兒佩服之極。」

徐鎭長、石老闆、祁烽等人一聽，不由如見神仙的呆住，作聲不得。

此時彭瑩玉、石廣、徐老大三人，亦先後走了過來。

彭瑩玉目注張仙兒，不由歎道：「張姑娘輕功絕世，內力驚人，彭某從此不敢輕覷女娃兒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彭大哥怎的忽然前倨後恭了?」

彭瑩玉苦笑道：「彭某剛才身處龍場，心神浮蕩，幾乎不支倒地壞了大事，倒是張姑娘神色自若，穩如泰山，試問若非內力驚人，又怎會有如此超卓定力，美玉在前，彭某這塊璞玉不得不拜服也。」

劉伯溫微微一笑，心知此乃張仙兒久居九龍山，與龍氣已有緣份之故，但也不便點明，否則於張仙兒便失潛移默化奇功了，因此不再發話。

此時徐鎮長才從驚愕中清醒過來，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到劉伯溫面前，向劉伯溫臉上瞧了又瞧，竟似突然發現神仙似的。

劉伯溫不由微笑道：「徐鎮長怎的了?不認識貧道了麼?」

徐鎮長喃喃道：「像!像極了!果然是如仙似神……」

張仙兒不由笑道：「徐鎮長也瘋了麼?」

徐鎮長歎了口氣，苦笑道：「徐某果然是瘋了，竟連當今不世奇人駕臨粵川，亦當尋常方士，言語怠慢，口出狂言，這豈非瘋了麼?」

劉伯溫聞言不由一怔，道：「徐鎮長以爲貧道是誰，竟如此震驚?」

徐鎮長歎了口氣，道：「徐某愚昧，作夢也料不到堂堂天機大師劉伯溫，竟會降臨粵川九潭鎮!簡直罪該萬死……」

徐鎮長說着，忽地跪下，向劉伯溫叩頭道：「在下徐文秀，拜見劉大人，望大人恕在下怠慢不敬之罪。」

劉伯溫知自己的身份已因張仙兒一句「劉大哥」而暴露了，他微一沉吟，深感在場中人，均心術堅正，絕非奸邪之輩，便坦然一笑，伸雙手扶起徐鎮長，微笑道：「徐鎮長請起，不必行此大禮，劉某已非什麼劉大人，不過是天地間一片閒雲而已。」

徐鎮長長長的歎了口氣，道：「在下早就知聞劉先生急流勇退，不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心中早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但在南粵人民心中，劉先生永遠是南粵百姓的大恩人，南粵能有今日和平生活，皆拜劉先生所賜也。」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此乃衆將士之功，劉某豈敢獨居，徐鎮長不必客氣，尚請早下決斷，九潭鎮龍王廟，是否適宜遷移此地?」

徐鎮長一聽，又長歎口氣，苦笑道：「徐某什麼斤兩，敢在劉先生面前下決斷?若劉先生早報名號，只怕也不必勞劉先生上九龍山，全鎮之人，早已拜服齊心了。」

張仙兒一聽，格格一笑道：「徐鎮長，此言不對呵!」

徐鎮長一怔，道：「爲甚麼不對，請張姑娘不吝賜教!」

張仙兒笑道：「就如我張氏的後人，不以先祖名號嚇人，劉伯溫若處處亮出名號，他便非神鬼莫測的天機大俠了。」

衆人不禁莞爾，氣氛登時變得輕鬆起來了。

當下劉伯溫向張仙兒道：「你爺爺和爹娘已樂意遷到九潭鎮生活，未知是否已收拾好了?」

張仙兒歎道：「早就準備妥當了，剛才是爺爺知你等上山，恐怕缺了人手，才差仙兒前來打探。只要龍王廟建成之日，張氏一家，便遷出九龍山。我爺爺拜服的，普天下也只有劉大哥你一人而已!」

徐鎮長等人這才知道，劉伯溫算無遺策，原來早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當下衆人向張仙兒謝別，張仙兒卻不走，她目注劉伯溫，俏臉微紅的道：「爺爺肯讓出九龍山，其實有一個條件，只是當着劉先生的面前，不好意思開口罷了!」

徐鎮長等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深知張氏一脈隱居九龍山已幾十年，若不肯搬離，九潭鎮人亦無話可說，因爲礙着張九齡的顏臉，南粵人是決不會爲難張公的後人的。

徐鎮長忙道：「未知姑娘有甚條件?」

張仙兒俏臉更紅，她瞥了劉伯溫一眼，見他臉上含笑，亦無惱怒神色，這才格格一笑，道：「爺爺說，張氏一脈，源出南粵，爲南粵人謀福祚，那是份所當然，因此讓出九龍山以建龍王廟自然義不容辭，但既然遇上劉先生這等不世奇人，若不向他求教神術一二，豈非入寶山而空手回?因此訓示仙兒，務必向劉先生求指點，若不能學有所成，張家就再沒有仙兒這個不屑子孫了……就是這唯一的條件，劉先生你看如何處置仙兒?」

衆人一聽，有聰明的已知張家的心事，必是趁機把寶貝孫女兒托付給劉伯溫了，當中彭瑩玉已洞若觀火，不禁暗笑道：「好極!如今這是長輩代孫女求婚來了。」

但誰也不敢開口說話，因爲誰敢勸劉伯溫決定這等男女微妙之事呢!

劉伯溫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又似大感爲難，終於，他目注張仙兒道：「張姑娘女兒家，竟亦欲學尋龍堪輿之道麼?」

張仙兒俏臉綻花，笑道：「那

倒不一定，只要劉先生肯讓仙兒跟隨身邊，斟茶遞水，爲奴爲婢，亦在所不計。」

劉伯溫又沉吟道：「劉某不過是閒雲野鶴，無利無祿，漂泊無定，這等流浪生涯，姑娘不怕麼?」

張仙兒格格一笑，道：「求之不得，此乃仙兒所願所儀。」

姑娘家如此率直，倒也少見，衆人不禁莞爾一笑。

彭瑩玉忍不住道：「二弟!人家姑娘一片苦心求學，你難道竟忍心拒絕麼?況且二弟非僧非道，身邊有個紅顏知己，神仙尋龍俠侶，也很不錯啊!」

彭瑩玉這麼一句，衆人笑得更歡，張仙兒的俏臉也更紅更甜了。

劉伯溫瞪了彭瑩玉一眼，不知怎的，他竟泛起硬不下心去拒絕張仙兒的微妙心意，終於無奈的歎了口氣道：「伯溫原有一位義妹，但她已身居深宮深似海了，此後只怕已無緣相見，張姑娘若不嫌棄，劉某便把你視作義妹罷了!」

張仙兒一聽，立刻向劉伯溫屈膝施禮道：「仙兒拜見義兄!」

劉伯溫含笑還禮，彭瑩玉一見，大笑道：「女娃兒，你既已拜見二哥，還有我這大哥便不肯認了?」

張仙兒笑道：「你眞的是劉先生的大哥?」

彭瑩玉大笑道：「和尚原名彭瑩玉，原有義弟妹三人，劉伯溫是二弟，當今朝廷大元帥徐達是三弟，當今皇后娘娘馬雲英是四妹，不信你問問你新拜的義兄!」

衆人一聽，這才知道彭瑩玉的身份，原來竟是當今開國大功臣之一，心中不禁凜然，暗道：南粵九潭鎮何等福氣!今日竟有如此大貴人降臨了!

張仙兒向劉伯溫道：「眞的麼?義兄!」

劉伯溫無奈一笑，道：「劉某的身份既已暴露，否認不得，只好認了，彭、劉、徐、馬果然是義兄妹，不過已是昔日的事了。」

張仙兒一聽，格格一笑，道：「原來仙兒尚有這等貴人兄姐!但仙兒事先並不知道，這便不算攀龍附鳳，彭大哥，你說是麼?」

彭瑩玉樂得大笑道：「是極!是極!你但肯認我這大哥，一切便是之極了。」

張仙兒果眞向彭瑩玉施禮拜道：「五妹拜見彭大哥。」

彭瑩玉欣然一笑，伸手扶起張仙兒，連聲道：「好!好!五妹不必客氣，你但拜了大哥，二弟日後若敢欺負你，彭大哥自然會替你出頭了。」

張仙兒格格一笑，道：「二哥是仙兒傾心拜服之人，他豈會欺負義妹?因此根本不必大哥你替我出面。」

彭瑩玉見張仙兒刁鑽性兒又來了，嚇得連忙一步跳了開去，掩耳道：「彭大哥沒說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五妹只當大哥又聾又啞便了……走啊，還等什麼?」

衆人見彭瑩玉這等江湖兒女，如此豪邁不羈，均莞爾一笑，劉伯溫眼見諸事已備，便不再逗留，與衆人一道，下船駛返九潭鎮去了。

在船上，劉伯溫又叮囑衆人，爲免驚擾百姓，暫時不可暴露他的身份，衆人見劉伯溫處處爲南粵百姓着想，均感佩的答應守秘。

當日傍晚，劉伯溫等便返抵九潭鎮，劉伯溫婉拒徐鎮長的邀請，並不到鎮上的公館落脚，依然留在石廣家中。

與衆人分手時，劉伯溫又向徐鎮長等人安排，明天一早，便召集全鎮的鄉親父老、鎮中的主事人物，齊集九潭鎮公館，商議遷廟改鎮大計。

第二天一早，徐鎮長便率領九潭鎮的主事人物，包括各家各戶推擧的鄉親父老，齊集九潭鎮公館，濟濟一堂，竟達二、三十人之衆。

衆人齊集片刻間，劉伯溫便手執一卷圖樣，大步走進公館議事大堂，他的身邊，是彭瑩玉、張仙兒，以及令鎮人吃驚的一位小娃兒，他竟然是石廣的兒子石水源。

劉伯溫的用意，是要石水源開始接觸尋龍堪輿的大場面，他既已收石水源爲徒，便決定務必要令他成材，爲南粵人培養一位風水堪輿大師。

九潭鎮人均甚感驚奇，不明白石廣一家到底與這道士有何淵源。但徐鎮長、祁烽、石老闆、徐老大等人，卻心知肚明，心道：就憑劉伯溫這三個字，便足以令世人傾倒了，石家能拜劉伯溫爲師，這不知是幾生修到的福氣。不過四人均不敢直言，因爲劉伯溫已吩咐不可暴露他的身份，四人那敢不遵從。

此時但見劉伯溫大步走到衆人面前，那裏早擺了一張議事桌，劉伯溫在議事桌前站定了，先向衆鄉親父老拱手，接道：「有勞各位聚集，貧道在此先行謝過了。」

衆鄉親父老見劉伯溫謙和有禮，均大受感動，齊聲道：「道長神算驚人，爲九潭鎮出力，九潭鎮人感激不盡。」

劉伯溫微微一笑，他知徐鎮長等人必已在衆鄉親面前宣揚他的奇學，衆人心中已對他極爲信服了，於是便不再猶豫，朗聲道：「各位鄉親父老，貧道偶遊南粵，深喜南粵人之寬仁厚道，因此不嫌冒昧，欲替九潭鎮大改風水氣運格局，尚請各位齊心合力，衆志成城，方可

望有成。」

劉伯溫聲落片刻，立刻便有父老大聲問道：「請問道長，村鎮建築，如何方合風水氣運格局？」

劉伯溫微微一笑，朗聲道：「村鎮須選擇地形，背山面水人稱心，山有來龍昂氣發，水順圍抱作環形，明堂寬大方厚福，水口收藏積萬金，關煞二方無障礙，光明正大旺門庭，是爲村鎮風水氣運大旨。」

眾鄉親父老一聽，又有人問道：「村鎮格局如此，然則家宅又如何？望道長指點。」

劉伯溫有心宏揚恩師賴布衣的尋龍堪輿絕學，便不厭其煩的解釋道：「家宅吉兇有六訣，其一道：南來大路直衝門，速避直行過路人，急取大石宜改門，免教後人哭晨昏，此乃兇宅一也；其二道：東西有道直衝懷，定主多病疾傷災，從來延醫不可癒，兒孫難免哭聲來，此兇宅二也；其三道：宅前有水後有丘，十人遇此九人愁，家財雖有終散盡，牛羊倒死禍不休，此兇宅三也。大體而言，兇宅當與此之形格有關，當然尚須實地查堪，方可作最後定奪。」

九潭鎮眾鄉親父老均肅然點頭，人人均暗自計算自己所居是否兇宅。

當下又有人問道：「道長既已點出兇宅形格，那吉宅又如何？」

劉伯溫欣然道：「吉宅形格亦有三，其一道：前有高阜後有岡，東來流水西道長，子孫世世居富位，紫袍金帶貴爲王；其二道：西南水向東北流，家宅安居大可求，合家安康更無恙，小康之家樂悠悠；其三道：宅前林木在兩旁，前有小丘後有岡，若居此宅有財富，雖非貴爲相侯王。此吉宅三大形格，餘則融滙貫通便不難領悟矣！」

九潭鎮眾鄉親父老，這半月來早已知聞這位道長神算驚人，如今當面聆聽，更對劉伯溫的風水絕學感佩之極，此時就算劉伯溫要他們去赴湯蹈火，他們只怕也絕不會皺眉了。

此時徐鎮長、祁烽、石老闆等，才明白劉伯溫的一番苦心，他治國齊家平天下，均有理有利有節，當以心服人時，一切也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 * *

當下劉伯溫已然判定，替九潭鎮大改風水氣運大計，時機已成熟了，只見他微微一笑，神色突轉肅然，高聲道：「各位，家宅風水，只定一家一戶吉兇，但一村一鎮風水氣運，卻主千百人生死榮辱，吾道中人，但身負尋龍堪輿眞材實學之士，皆從大處着眼，大至一都一國氣運，少至一城一鎮之吉兇，爲千百萬人謀福祚，方爲吾道之大旨。」

眾人一聽，均心中一凜，深感劉伯溫所言，大有俠義之風。

劉伯溫一頓，便決然道：「因此貧道綜觀九潭鎮風水氣局，但見九水滙流，本應財運亨通，可惜水口受阻於鎮的高地，逆反而迴，終令財氣流失，鎮中之人窮苦困頓，此皆朝水逆反之故也。」

徐鎮長一聽，眼見時機成熟，便依劉伯溫的安排，大聲問道：「朝水受阻於高地，請問道長如何能救？」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朝水受阻逆反而迴，亦即財氣流失，既然是受阻於高地，自然務須把高地溝通，導水入鎮，成迴環之大格局！」

徐鎮長又故意道：「但高地建有龍王廟，溝通高地，龍王廟勢將不保，卻如何是好？」

九潭鎮眾鄉親父老一聽，果然一陣沉默不語，龍王廟在眾人心目中，有如神聖，觸及此事，誰不心中惴然不安。

此時但見祁烽大聲道：「龍王廟日前不是香脚離奇失踪麼？原來失踪的香脚，同一時間，竟在九龍山上出現了！此是祁某親眼目睹，在場更有徐鎮長本人、石老闆、石廣兄弟、徐老大等幾人所見，想必不會眼花看錯了。」

眾鄉親父老一聽，均聳然動容道：「九潭鎮香火，忽然跑上九龍山上，這是什麼預兆？請神算道長指點。」

劉伯溫當下微微一笑，道：「恭喜各位，此乃鎮中龍神與九龍山龍脈感應之大吉兆也！亦即龍王廟神龍欲往九龍山而居，正好趁此良機，把九潭鎮龍王廟遷往九龍山上，九龍山下即龍江，龍江直入九潭鎮，龍脈之水頓旺千家百戶，九潭鎮人從此將財運大改。」

眾鄉親父老一聽，先是一陣沉默，稍停不知是誰帶了頭，眾人轟然道：「好！遷龍廟，上龍山，近龍脈，龍氣入江，龍江直達千家萬戶，九潭鎮從此由衰變旺。」

劉伯溫微微一笑，當下展開手執的畫圖，向眾鄉親父老道：「此乃貧道手繪改鎮形勢圖，首先遷離龍王廟上九龍山上，以座鎮九龍山龍脈，其次挖通高地，導河入鎮，再從南面而出，成一迴環大格，令九潭鎮家家戶戶皆座山面水，然後望各位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助鎮中的窮苦之戶改建家宅，只求人人皆享福祚，人心祥和，萬衆一心，九潭鎮日後必成世外桃源。」

劉伯溫一番詳細解說，在場鄉親父老均聳然動容，誰也不再猶豫，人人皆磨拳擦掌，躍躍欲試。

當下徐鎮長先朗聲道：「徐某兩袖清風，但亦不甘後人，本人決定捐出擔任鎮長的一年俸祿酬金，以作改鎮之用。」

眾鄉親均一陣讚歎聲，因爲人人都知道徐鎮長窮秀才出身，全靠鎮長酬金過活，他竟然捐出全年俸酬，足證他的風骨高節。

祁烽微一沉吟，便亦慨然道：「祁某營商，雖並非大富，但爲了改鎮之事，自當義不容辭，甘願負責全部改鎮費用的一半。」

祁烽這一表示，九潭鎮人更聳然動容，就連劉伯溫亦微微點頭，暗道：祁老闆此舉，已解決改鎮所費一半困難矣。

當下石老闆亦不甘後人，亦大聲道：「石某家中小兒，因這位道長一言，頓消災病，深感無以爲報，如今他親自主持改鎮大局，石某爲表支持及謝意，當認捐白銀五百兩。」

當時的白銀五百兩，幾乎是石老闆的酒館兩年的盈利了，他此舉無疑是甘願爲鎮人白做二年生意。

劉伯溫不由暗暗點頭道：「好！這才叫千金散盡還復來，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他日臨江館必成江南名館！」劉伯溫這一心念，日後石老闆便有福了，但劉伯溫此時並沒直道，因此當時誰也不知道此石老闆竟有如此奇遇。

此時又有不少人認捐，不消兩個時辰，改鎮的大半費用便解決了，其餘手頭拮據的，便表示無錢出力，派出壯丁作改鎮的民工。

劉伯溫眼見眾志成城，心中十分欣慰，他不由感歎道：「好地方，好百姓，南粵眞乃潛龍寶地。」

當下劉伯溫又與徐鎮長等一道，仔細安排了改鎮施工的程序，並決定，明白擇吉時開始動工。

第二天午時，九潭鎮便正式動工改鎮。

首先把鎮中的龍王廟遷往九龍山新建的龍王廟內，神像已擺好了，但廟門兩側的匾額，仍用紅紙蒙住，此乃劉伯溫的意思，不知是何用意。

然後鎮人便集中全力，挖走高地泥土，溝通成河，一直引伸向鎮中各處，成了一大迴環，恰好流經鎮中千家百戶。

劉伯溫又親自指點民工，替一些窮苦之家改建新居，又在鎮內分植綠樹，又遍植花草，點綴亭台樓閣。

很快，九潭鎮便煥然一新，雖然新挖河道尚未與北面的龍江合攏，未見流水，但花草樹木亭台，已把九潭鎮點綴得如蓬萊仙鎮。

一個月後，改鎮之事便已大致完工了。

這一天，劉伯溫視察施工場地，路經石老闆的臨江館，但見館內仍很熱鬧，雖然本小利微，而且這兩年又是白做，但石老闆依然殷勤待客，半點沒有怠慢。

劉伯溫心中一動，便信步走入臨江館去。

石老闆一見，正欲走出櫃枱盛情招待，劉伯溫已微笑擺手，示意石老闆不可聲張，石老闆無奈只好把一句「劉軍師」咽回肚子裏。

劉伯溫隨便叫了一味小菜，一壺酒，便自斟自飲起來，一面游目四顧店內擺設及酒館格局。

石老闆一見，也是他福靈心至，連忙走過去，悄聲道：「劉先生，敝店的風水形格還可以麼？」

劉伯溫有感石老闆爲鎮人慷慨認捐，便微微一笑，道：「形格尚可，舖面夠闊夠大，當主客似雲來，不過舖內大堂直通後院，有入即有出，財氣不聚，因此生意雖多，但盈利極微，此乃舖內財氣不聚之故。」

石老闆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敝店人客的確甚多，但所賺利潤極微，稍貴一點，人客就寧願不吃了，多年來因此得個做字，所賺其實有限極了。」

劉伯溫微笑道：「既然所賺極微，石老闆爲何竟樂意慷慨捐認出五百兩改鎮費用？難道不感肉痛麼？」

石老闆歎了口氣，苦笑道：「多年來九潭鎮死氣沉沉，大客也不多一個，石某以爲，若改鎮成功，財運大旺，鎮人有錢消費，敝店生意自然便興隆了，其實這不但爲人，也是爲己，所謂我爲人人，人人爲我，便是這個道理，因此認捐之舉，石某樂意極了。」

劉伯溫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好！好一個我爲人人，人人爲我，若世人皆依此規則處事，那天下的紛爭，便少許多了。」

劉伯溫一頓，又道：「石老闆的舖內爲何直通後院？」

石老闆不加思索便道：「敝店後院有一口井，店中的酒，便是用此井水釀造出來的，因此爲求出入方便，便在後院開了一個門口了。」

劉伯溫心中一動，便站起來，對石老闆道：「石老闆可否帶我進後院看看？」

石老闆連忙道：「石某樂意之極，劉先生，請跟石某來。」

劉伯溫隨石老闆走進後院，但見遍地野草，正中露出一口水井，井台已生青苔，顯然井齡甚久。

劉伯溫四面一看，不禁暗暗皺眉頭，石老闆一見，忙問道：「劉先生，有何不妥？」

劉伯溫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

麼，一會後，方輕聲吟道：「古井釀酒酒臨江，野草豈能添芬芳？龍江流經酒館日，管教龍脈發酒鄉！呵呵！」

石老闆不由一怔，道：「劉先生這一句管教龍脈發酒鄉是甚麼意思？」

劉伯溫微微一笑，忽地悄聲道：「你記住，九龍山龍王廟落成之日，於廟後山坡處挖一塊山泥，回來投入井中，待入鎮河道通流，即第一時間取井水釀酒母，日後即以此酒母釀酒，我保你必大有所獲。」

劉伯溫說罷，再不發話，也不管石老闆迷惑得直眨眼，先自走出後院，離館施然而去。

石老闆不由怔怔的發呆，暗道：劉伯溫所言到底是何意思？九龍山龍王廟後的一塊山泥，竟有大收穫？這簡直是匪夷所思，鬼神莫測。但這是劉伯溫親口吩咐的，石老闆雖感疑惑，却將此言牢牢記在心中。

七日後，便是九龍山新建龍王廟落成之日，亦是九潭鎮新挖入鎮河道通流之時，這是九潭鎮的一個極重要的日子。

這天一早，徐鎮長與祁烽等鎮中主事人物，天未亮便先上九龍山佈置安排去了。石廣則留在鎮中，負責指揮民工，準備搬開與龍江相接的龍口，引水入鎮中新挖河道。

此時，劉伯溫在石廣家中，向彭瑩玉、張仙兒、石水源等欣然道：「吾等亦應上九龍山了，張姑娘，請先返九龍山，知會你的爺爺爹娘，準備正午隨船返九潭鎮安居。」

張仙兒依言先行離開而去。一會後，劉伯溫、彭瑩玉、石水源等，便乘船直駛入九龍山。這時石廣因要留在鎮中負責指揮河道合攏，因此劉伯溫等上九龍山便由徐老大負責接送。

快船很快便駛抵九龍山邊，劉伯溫等上了山岸，攀登上山腰凹處，但見平空已築起一座巍峨的廟宇，廟宇一叠三進，陽光正好從正門入寺，乃東來瑞氣之象。

山門巨匾上，用一幅大紅紙蓋住，左右有一幅對聯，亦用紅紙蒙住，不知是何名堂。

入門後，但見老樹盤空，蔭護一口圓形的「放生池」，沿木橋穿過池心的「五香亭」，迎面是二山門，過了山門，夾道兩行槐樹，古勁多姿。

越過夾道，眼前突覺花木燦爛，金碧輝煌，正殿就於此處座落。

正殿裏面，當中一尊大坐像，均用紅紙遮掩，不知是何法身。殿後，用青石砌成一個衣冠塚，座北向南，面向九潭鎮，塚左右有兩對石獅子左右護衛。

這一切均是劉伯溫的安排設計，雖然誰也不明白其中的用意，不過鎮人對劉伯溫已信服之極，因此一切均照做無誤。

劉伯溫見一切均完美無缺，心中大感欣慰，他低聲對彭瑩玉道：「人心之向背，當決一國之成敗，但願天下爲君爲臣者，皆明白這一道理，則天下便太平矣！」

彭瑩玉不由歎了口氣道：「二弟雖然急流勇退，但憂國憂民之心，無日無之，你這閒雲野鶴，只怕做不長了。」

劉伯溫微一搖頭，道：「不然，伯溫自知其短，並不宜久困一角，只宜浪遊天下，則耳聰目明，若留在朝廷爲官，便變爲網中之魚，甕中之鱉了。」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你所說的其短，在天下百姓心目中，只怕便是大長而特長了，二弟又何必太謙？」

劉伯溫亦微微一笑，道：「總而言之，劉伯溫從此便是閒雲野鶴而已。」

彭瑩玉會心的一笑，也就不再發話。

此時，突見一班男女老少，由張仙兒引領，向這面走過來。張仙兒眼尖，老遠就看見劉伯溫和彭瑩玉正從廟內出來，她尖叫了一聲，却意外的並沒立刻奔過來。

劉伯溫循聲一看，原來是張仙兒的爺爺、爹娘，以及張氏的一家老少，便連忙迎過去，向張仙兒的爺爺拱手道：「張前輩別來無恙？爲九潭鎮福祚，前輩丹心獻出久居之地，仁義之心，可比日月之明。」

張爺爺此時紅光滿面，與久病時已判若兩人，他亦連忙向劉伯溫拱手道：「老朽這條命是劉……先生撿回來的，若說仁義，你爲了九潭鎮人、南粵百姓立下的豐功偉績，老朽簡直是蚊與牛比矣！」

原來劉伯溫月前與張爺爺見面時，見他奄奄待斃，細察之下，原來是根基未穩，妄近九龍山龍脈之故，便授以破解之法，又勸他結束隱居生活，重返世間，接近陽氣，同受九龍山龍脈的潛移默化之氣，張爺爺一一答應了。說也奇怪，自這一日後，張爺爺的病竟霍然而癒，他又是武林中人，內力高强，因此不消半月，便恢復健康體魄了。

劉伯溫見了，心中亦大感欣慰，微笑道：「貴祖張公九齡，乃劉某欽佩之人，彼此同爲南粵百姓出力，也不必說長論功了吧！」

張爺爺不由咧嘴一笑，張仙兒眼見爺爺對劉伯溫亦十分尊敬，心中不由一甜，俏臉忽然羞紅了，也不知姑娘家想起什麼微妙的心事。

這時九潭鎮徐鎮長、祈烽等人，已發現劉伯溫等人已上山來，連忙奔過來，向劉伯溫拜謝道：「萬事俱備，只待劉先生主持神廟揭幕儀式了。」

劉伯溫當下微微一笑，抬眼望一眼陽光，揑指一算，便欣然道：「已近正午時份，神廟揭幕此其時矣。」

徐鎮長與九潭鎮衆主事人物一齊向劉伯溫躬身道：「道長請！」

劉伯溫欣然向廟門走過去。張爺爺悄聲問張仙兒道：「劉先生在九潭鎮多日，竟然尚未暴露身份麼？」

張仙兒歎了口氣，道：「他爲了不驚擾百姓，寧肯自己多做功夫，以求以心服衆，也不願以劉伯溫的名頭懾服，九潭鎮人多半未悉。」

張爺爺不禁仰頭歎道：「劉伯溫爲國爲民之心，昭然可比日月，張某人與之相比，簡直有如螢火見太陽矣！」

張仙兒格格一笑，道：「爺爺不要盡讚他，我張氏一脈，爲南粵人所建的功績也不少啊，再說劉先生心性淡泊，並不喜歡聽人讚語，你越讚他，他就越發肅然了。」

張爺爺由衷道：「仙兒，你能與劉先生結爲異姓兄妹，乃你天大的福氣，日後你好自爲之了，就怕劉先生不肯讓你終身伴隨。」

張仙兒俏臉一紅，嗔道：「看你說的，爺爺！好像孫女是送出去的貨物似的。」

張爺爺開心的大笑。

* * *

這時，劉伯溫已大步走到神廟山門前面，劉伯溫微一沉吟，便道：「啓封！」

劉伯溫一聲令下，鎮中民工早就預備着了，一聽之下，廟內廟外，同時撕下紅紙封，但見廟內正殿的神像，正是九潭鎮原來的龍王法身像，只是顏色翻新而已，因此亦顯得更有神彩。

山門橫匾上紅紙揭開，赫然露出「龍王神廟」四個大金漆字，但兩面的對聯卻是空白一片。

衆人迷惑間，劉伯溫已含笑上前，他站於山門前，微一運氣，「天機三式」眞氣貫注指上，驀伸右手中指，疾向兩面空白的石壁點去，劉伯溫運指如飛，片刻間，兩道石壁已現出兩行指刻雕字。

左面石壁寫道：「曾邀羽駕，幸降璣輪，林泉角借其華滋，草木尚留龍氣。」

右聯寫道：「霓旌一去，丹岑萬年，蘊異氣於煙霞，九潭遂成名鎮。」

兩行指刻雕字，寓意深長，龍飛鳳舞，盡顯劉伯溫恢宏胸懷及絕代才華。

當下衆人皆驚歎道：「道長神機妙算，鬼神莫測，原來武功亦如此超卓，眞不世奇人也！」其中多半尚不知劉伯溫的身份。

劉伯溫淡然一笑，領先步入神廟，衆人連聲讚歎，倒也不覺什麼新鮮，只是殿後的那座衣冠塚，卻令衆人大感迷惑。

徐鎮長自己也不明所以，忙向劉伯溫道：「劉……道長！殿後衣冠塚，到底是何意思？」

劉伯溫也不隱瞞，坦然道：「龍王廟已座落九龍山白龍穴龍脈，大地龍脈，尚須有承受之人，方可顯其威力，但此穴非一人之所有，而是千家百戶共得之物，因此於殿後建一衣冠塚，乃主九潭鎮千家百戶，皆受其龍脈福蔭，當可令九潭鎮由衰變旺，一躍而爲南粵名鎮。」

徐鎮長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連聲道：「劉……道長處處從大處着眼，眞乃天下第一天機大師也！」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徐鎮長言重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又豈限貧道一人？九龍山之事已了，各位可速返鎮了。」

當下九潭鎮人齊齊跪下，向龍王法身像叩頭後，便迅速下山而去。張仙兒一家，亦隨船離開九龍山，到九潭鎮定居生活，從此不再隱居山林。

臨江館石老闆亦隨衆人下山，他早依劉伯溫吩咐，於廟後的山坡挖了一塊山泥，珍而重之的藏在身上。

衆人乘船回到九潭鎮，恰好是當日的正午時份。

劉伯溫剛離船踏岸，抬眼一望曰影，便立刻向徐鎮長道：「快！派人通傳石廣兄弟，立刻破開龍口，引龍江水入九潭鎮。」

徐鎮長一聽，豈敢怠慢！立刻派人傳訊去了。

在鎮北龍江與新挖入鎮河道合攏工地，石廣早已率領民工蓄勢以待。此時見有人飛奔而來，大叫道：「道長有令，立刻開啓龍口，引龍江水入鎮。」

石廣一聽，立刻大手一揮，斷然下令道：「開龍口！」

民工一聽，立刻動手，不消片刻，便把龍口破開，但聽嘩嘩一聲巨响，龍江水浩蕩奔騰入鎮。

江水先自北入鎮，沿新挖河道穿街過巷，繞鎮迴環一周，這才向南出鎮而去。

九潭鎮人，千家百戶，但見龍江之水，紛紛流經門口，當眞是龍江之水，惠澤九龍千家百戶的局勢。

此時，在龍江南面出口處，臨江館石老闆亦早屛息以待，只等他的妻子及兒子回來報訊，龍江水已抵門口，便立刻有所作爲。

不一會，石老闆在後院中，已聽聞鎮中嘩嘩江水流响，又聽到千家百戶歡呼聲浪，心中不由大急，以爲石大嫂和兒子誤了時辰，錯失千載良機。

他正欲奔出去察看究竟，就在此時，他的十歲兒子石小川，已連跌帶滾的捲了進來，人未到後院，已連聲尖叫道：「爹爹！快！龍江之水，剛抵門前！快啊！」

石老闆一聽，疾速向古井那面一躍，他的動作之快，簡直可比靈貓，他衝到井前，立刻在身上掏出那包九龍山山泥，迎古井一抖，整包山泥便全部跌入井中去了。

恰恰在此時，石老闆但聽店外嘩啦一聲巨响，龍江水已流經臨江館門口，浩浩蕩蕩出鎮而去了，古井中竟有一團白氣升了上來。

當日晚上，石老闆便在井中取出井水，用來釀製酒母，僅經過二個時辰，那製酒母的酒缸便酒味撲鼻，石老闆一聞之下，便忍不住再聞，連聞三次，便幾乎醉倒。

原來這新製的酒母，比原來製的香味、酒味均濃烈了幾倍，聞之欲醉，石老闆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這酒母必生奇蹟出來了。

三天後，石老闆預早廣發請柬，遍請九潭鎮及一些常來熟客到臨江館赴宴會，說是特別爲九潭鎮改鎮成功，酬謝神算道長的慶功宴會。

赴宴的有徐鎮長、祁烽、石廣、徐老大等九潭鎮父老、張仙兒一家人，以及臨江館四鄉的熟客等，筵開三十八席，濟濟一堂，熱鬧至極。

劉伯溫欣然赴會，這有點出乎衆人的意料，因爲劉伯溫連續三日，完全謝絕鎮中鄉親的酬金，甚至連一頓飯也婉言拒絕，就連徐鎮長、祁烽等鎮中頭面人物請他，也被他婉拒。但今日他卻欣然赴石老闆的慶功宴會，人人均暗羨石老闆好大的面子。

劉伯溫不但欣然赴會，甚至還帶同彭瑩玉、石水源、張仙兒三人一道走進臨江館。

臨江館內，此時已高朋滿座，石老闆請柬中寫明謝絕一切禮金，因此人人均來得興高采烈，再加上改鎮成功，人人均有希望，自然心情舒暢，這當眞是一個別開生面的慶功宴。

劉伯溫等走進來時，在座中人均聳然動容，均欲一睹這位「神算道長」的風彩。

石老闆一見劉伯溫諸人，連忙迎過來，硬要把劉伯溫請上首席，與徐鎮長、祈烽等鎮中頭面人物同桌。

彭瑩玉決不肯坐上首席，他四面一看，立刻便走到石廣、徐老大那一席，張仙兒、石水源竟緊隨彭瑩玉這光頭和尚後面，一女一少，加上一位光頭和尚，石廣這一席就顯得甚爲怪異。彭瑩玉、張仙兒也不理會衆人驚奇的目光，神色自若，自管高談闊論，嘻哈大笑。

衆人談笑間，臨江館的伙記已飛快的捧出菜餚，魚肉鷄鴨，倒也極爲豐盛。

此時，張仙兒忽然格格一笑，道：「石老闆，你這是慶功酒宴麼？」

石老闆笑道：「張姑娘，自然是慶功酒宴。」

張仙兒又笑道：「但有菜無酒，又怎稱酒宴了？」

張仙兒此言一出，不但大合彭瑩玉的心意，就連一衆賓客，亦暗暗點頭道是，雖然菜餚豐盛，但若缺了一壺酒，這便大大失色了。這女娃兒雖然刁鑽，但也代我等說出心裏話來了。

石老闆此時微微一笑，道：「石某這次宴請各位來賓，其實有兩重意義。」

彭瑩玉忍不住叫道：「石老闆！有何意義？倒是有話快說，有酒快捧，若再遲啊，和尚快被酒蟲弄昏了。」

石老闆呵呵一笑，道：「石某一來乃以此向神算道長聊表謝意，以盡九潭鎮人的一點心意，神算道長之所以欣然赴會，是他打算以此領受九潭鎮人對他的一番謝意，飲過這一頓慶功宴，從此就不須再記掛在心上了。」

衆人一聽，這才明白劉伯溫爲何欣然赴這慶功宴會。

石老闆一頓，又道：「二來石某趁各位賓客雲集，打算讓各位參與評判敝店自釀的一隻玉冰燒酒，因此這又可稱爲答謝各位賓客捧場的評酒宴。」

彭瑩玉一聽，眼神一亮，大喜道：「好極了，和尚我嚐盡天下名酒，是好是壞，和尚入口便知。」

衆人一聽，不由暗笑道：「這倒眞是一位酒肉和尚，只是神算道長以及一女一少與他走在一起，難免被人譏笑了。」

石老闆卻沒絲毫輕視之意，忙道：「如此有勞彭大師賞臉了。」

衆人一聽，這才知這酒肉和尚原俗家姓彭，只是不知師承何處。

彭瑩玉大笑道：「石老闆不必客氣，快把酒捧出來，和尚替你品評便了。」

石老闆欣然一笑，立刻便有伙記捧了一大缸酒出來，每一席倒了滿滿一壺。

倒酒之時，臨江館內已然鴉雀無聲，因爲溢出的酒香味，已令人只顧狂嗅而忘了說話了。

有人忍不住，搶先倒了一杯，呷了一口，登時便目瞪口呆，作聲不得，不明所以。

彭瑩玉內力深厚，目力奇佳，他雖沒有遊目四顧，那人喝酒後的神情，卻已落入他的眼中，他不由呵呵一笑，道：「怎的了？難道這酒酸如醋、苦如藥，因此作聲不得了？待和尚一試便知端詳矣！」

彭瑩玉話音未落，已迫不及待的深呷一口，立刻便連他也目瞪口呆，作聲不得了。

衆賓客見了，均不明所以，於是人人好奇，越好奇就越急着去嚐試，此時就算這一壺是毒藥，只怕也有人搶着去喝了。

豈料三十八席賓客，整整三百多人，人人呷了一口，便皆怔怔的發呆，誰也忘了動作，更忘了說話，竟比聞到酒味時更沉寂得出奇。

在座中人，唯劉伯溫微微含笑，神色自若。

石老闆一見，不由心中一寒，暗道：怎的了？莫非這酒竟混有蒙汗藥了？不然爲何人人皆如老僧入定似的？

彭瑩玉到底功力深厚，久歷江湖，他略一驚奇，便即復原，他不由歎了口氣，道：「這酒簡直非人間之酒。」

石老闆急道：「此酒的確是敝店自釀，不是人間之酒，又是什麼？」

彭瑩玉歎道：「九潭鎮中石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和尚飲一口，醉臥白雲深山裡……這簡直是天仙佳釀啊！」

石老闆這才暗鬆口氣，他深知這位彭大和尚雖然生性不羈，但言行絕無虛假，他既然說出口，那便眞的如此了。

石老闆尚未及答話，賓客中已有人大聲道：「大師果然是識酒之人，但不知如何是天仙佳釀？」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和尚走遍大江南北，嚐盡天下名酒，卻有緣遇上今日的臨江館自釀酒，這豈非人間無天上有麼？」

那人又道：「到底如何美妙？」

彭瑩玉歎了口氣，道：「這位施主，想必是硬逼和尚獻醜了，好，和尚就大膽評說一二吧！此酒色清透明，醇厚甘潤，綿柔清爽，飲後渾身發熱，周身洋溢祥和之氣，簡直是潛龍大地精華所聚的美酒。」

彭瑩玉此言一出，大概是道出了所有人的心聲，不由一聲轟然回應道：「不錯，的確是潛龍大地精華所聚的美酒。」

石老闆見衆人大讚，不由樂得熱淚盈眶，他情不自禁轉向劉伯溫，便欲當衆向他拜謝恩德。

劉伯溫一見，抬手向石老闆一托，隔了三丈，一道渾厚的氣勁便把石老闆的身子阻住，他無論如何拜不下去了。

劉伯溫又以「聚音成線」的功夫，向石老闆傳話道：「此乃九龍山白龍穴龍脈之功，九龍山白龍穴龍氣導入龍江，流經鎮中，經過臨江館門前，恰於此時，與你投入井中的龍脈地之土相互感應，一脈相承，臨江館後的古井，頓成龍脈相承之井，你以此井的水釀酒，酒中已含白龍穴龍氣，飲之不但甘美如仙家之物，而且可以延年益壽，已成天下珍品了……」

石老闆深知此乃劉伯溫在以無上神功向他傳話，不由失聲叫道：「那以後又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只要石老闆日後保持童叟無欺、取財有道宗旨經營，劉某保你臨江館必定天下聞名。」

石老闆已知劉伯溫不欲暴露身份，無奈只好道：「請教……道長，此酒該稱何名？」

劉伯溫微一沉吟，也不推辭，便朗聲道：「臨江館乃位於龍江之畔，此酒當與龍江之水有甚大淵源，那就稱爲『白龍長樂玉冰燒吧』！」

劉伯溫此言甫出，衆賓客均聳然動容，轟然一聲道：「好！酒美名絕，果然白龍長樂玉冰燒！」

從此之後，「白龍長樂玉冰燒」果然就名傳四鄉，漸漸更傳遍粵川，進而傳遍大江南北，天下甚多人慕名而來九潭鎮，均欲一嚐「白龍長樂玉冰燒」的美味，因此不但臨江館名氣大增，生意大旺，甚至連九潭鎮亦因此之故，添了天下衆多遊客，鎮內百貨各業、船運生意亦因此興隆起來，九潭鎮人一洗往昔頽勢，人人富足，成了當時粵川的一大名鎮，劉伯溫的名字，亦因此在南粵永垂不朽。

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當下劉伯溫眼見改變九潭鎮的心願已了，便欲離開，繼續天下雲遊，他之所以欣然赴會，又帶同張仙兒、石水源二人，正是早萌今日一聚便即離開之意。

劉伯溫見衆賓客興高采烈，衆口盛讚「白龍長樂玉冰燒」的妙處，便向彭瑩玉、張仙兒、石水源這一面微微一笑，更以「一音成三線」的絕頂功夫，向三人傳話道：「好來好去，是時候離開了……」

張仙兒、石水源兩人一聽，連忙點頭，因爲劉伯溫事先已安排好一切了。彭瑩玉一聽，知是劉伯溫傳話，正欲再說一句什麼。

彭瑩玉尚未及開口發話，就在此時，臨江館外已有一羣男女老少湧了進來，眾人一見劉伯溫坐在首席正面，便一齊向這面湧過來，不約而同在劉伯溫面前跪下，叩頭道：「多謝劉伯溫大俠救命再造之恩……劉大俠乃我等再生父母啊！」

這一下事出突然，便連劉伯溫也手足無措，他也顧不得自己的身份已暴露了，立揮十指，運十道指氣，把十位最老的男女老人家托了起來，口中連聲道：「各位鄉親父老，千萬不必行此大禮，有話慢慢說吧。」

眾男女老少這才七嘴八舌，訴說起來。

原來有的家中丈夫久病臥床，自龍江水引入鎮後，飲了龍江水，疾患竟霍然而癒，已能重新工作養妻活兒了。

有的是家中老父原來雙目失明，但今日一早，竟盲人開眼，盡復光明，尋根究底，便斷定乃九潭鎮風水氣運轉旺之故。

有的獨生愛子，久病難醫，眼看行將夭折，但龍江水入鎮，流經家宅門前後，便可以起床吃飯，如健康兒郎在爹娘面前歡蹦活跳。

眾男女老少所說的均是不可思議的怪事，但卻都是令人喜極而泣的樂事，人人說着，均熱淚盈眶了。

劉伯溫眼見無法制止，更無法相勸，不由仰頭感歎道：「好地方，好百姓，劉伯溫不枉此生，不枉此行，日後有緣，必重返相見。」

臨江館內，三百餘人，到此時才知道，這位「神算道長」，竟是天下聞名的天機大俠劉伯溫，便連飲美酒也忘記了，均目瞪口呆注視在劉伯溫身上，就如忽然天上降下神仙活佛似的。

劉伯溫說完，便向彭瑩玉、張仙兒微一示意。彭瑩玉會意，當下猛吸一口「白龍長樂玉冰燒」，呼的一口向眾人噴去，但見一團白霧瀰漫酒氣，早把眾人眼睛遮花了。

一會眾人睜開眼睛，又再次目瞪口呆，原來在這電光火閃的霎間，劉伯溫、彭瑩玉、張仙兒、石水源等四人早已不見了。

有人不禁跌足歎道：「哎！今回當真是白日走寶，竟連堂堂的天機大俠也對面相逢不相識。」

石老闆歎了口氣，苦笑道：「各位不必感歎，劉大俠當日從臨江館來，今日亦從臨江館去，正是劉大俠有始有終的風範啊！劉大俠雖已離開，但天機大俠劉伯溫的名字，已永遠留在南粵百姓心間矣……歎氣什麼！各位且請盡情一醉，舉杯永遠為劉大俠祝福吧！」

* * *

此時，劉伯溫、彭瑩玉、張仙兒、石水源等四人，已在九潭鎮外十里遠了。

原來剛才閃電霎間，彭瑩玉已抱起石水源，與張仙兒一道先行掠出店外，劉伯溫微一晃身，已穿過人羣，掠出店外。

劉伯溫、彭瑩玉、張仙兒三人輕功絕頂，石水源也是身輕如燕，因此不消片刻，四人便已遠在九潭鎮北面十里山路了。

彭瑩玉見劉伯溫默然不語，只向北急掠，似有滿腹心事，不由大奇道：「堂堂天機大俠，妙演天機，算盡人間禍福，竟有參詳不透的心事麼？」

劉伯溫尚未答話，石水源已好奇的問道：「彭大師伯，什麼叫天機大俠？什麼叫妙演天機？怎樣算盡人間禍福？」

彭瑩玉一聽，登時一怔，稍頓才苦笑道：「源兒，你所問的皆鬼神莫測的天地玄機，大師伯只是信口說說而已，其實根本不知道這『為什麼』！」

石水源迷惑的直眨眼，張仙兒甚喜石水源的天資聰慧，而且他又是劉伯溫的嫡傳弟子，心中更添一重微妙的關係，聞言便格格一笑，道：「源兒，大師伯不知道，姑姑告訴你好麼？」

石水源一聽拍手道：「好啊！姑姑快說！」

張仙兒張嘴欲說，但到底說不清楚，不由歎了口氣，笑道：「其實姑姑也不知道，不過姑姑教你一個法子，你照做自然便清楚了。」

石水源大喜道：「姑姑是何法子？」

張仙兒歎了口氣，道：「這法子其實也很簡單，你既已拜天機大俠劉伯溫為師，只要日後仔細聽其諄諄教誨，一切疑問自然便豁然大悟了。」

石水源一聽，小腦袋決然的一點道：「是，源兒日後一定盡心聽從師傅教誨！」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二弟，你終於有得意傳人了！但不知尚有何心事未了？此行何去？這般向北面急走啊，很快便要被羅浮山擋住去路了。」

劉伯溫此時才微微一笑，道：「此行正要上羅浮山，又怕什麼擋住去路了？」

彭瑩玉奇道：「羅浮山妙演尋龍大法，令盲龍開眼，令南粵和平克決的大事已了，二弟還上去作甚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是不告，時辰未到，待上了羅浮山，自然便知道。」

彭瑩玉心中又驚奇又迷惑，到底不明白劉伯溫重上羅浮山的用意，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跟隨劉大俠去作閒雲野鶴，其實艱難之極！」

石水源一聽，忙道：「為什麼？大師伯！」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因為除了不辭勞苦，不貪名利，上合天機，下順民意外，還須忍受永遠猜不透的心懸葫蘆謎之苦。」

劉伯溫一聽，忽然接口道：「源兒！既然如此艱難，你怕麼？」

石水源決然道：「源兒不怕！」

劉伯溫道：「為何不怕？」

石水源道：「第一，上山入林，尋龍堪輿，這好玩極了；第二，源兒自出娘胎便一無所有，根本不知什麼叫名利；第三，有師傅在此，自然便上合天機，下順民意；第四，心懸的啞謎葫蘆，只要仔細聽師傅教誨，自然終會妙解葫蘆了，因此啊，源兒還怕什麼？」

石水源此言一出，不但劉伯溫微笑欣然，連彭瑩玉、張仙兒亦不由歎道：「果然是慧眼識慧根，名師出高徒了！」

一行人說着，不消兩個時辰，便已上了南粵第一名山羅浮山主峯，但見上界飛來三鼎峯，山秀水清變幻無窮。

劉伯溫卻不停留，逕直走到主峯的東南面，這才驀地停了下來，凝立不動。

但見前面山坡凹處，已聳起一座墓穴，墓前聳起一塊石碑，石碑上書：南海黎涌倫氏之墓。

彭瑩玉一見，這才明白，原來劉伯溫重上羅浮山，便是為了倫福、倫顯父子的祖墓，彭瑩玉心中不由感歎道：「難怪石老闆及南粵人感歎，天機大俠劉伯溫果然是有始有終的大俠風範。」

此時但見劉伯溫目注倫氏墓碑，忽然欣然的輕聲道：「好極，果然是鳳翼天翔龍穴，葬後不出五年，墓碑便已隱然生光，此乃子孫已承祖脈之象，倫氏後人南海黎涌，日後必出一位天下奇才！」

石水源大奇道：「師傅！什麼叫鳳翼天翔龍穴？誰是倫氏後人，南海黎涌位於何處？」

彭瑩玉、張仙兒一聽，心中均一樂，暗道：「這是徒弟問師傅，不怕你不解開悶葫蘆了！」

豈料劉伯溫卻微微一笑，道：「源兒！你所問的一切，師傅日後自然悉心教導，待你學成之日，南海黎涌倫氏龍墓，便是你必須代師傅了卻的第一宗要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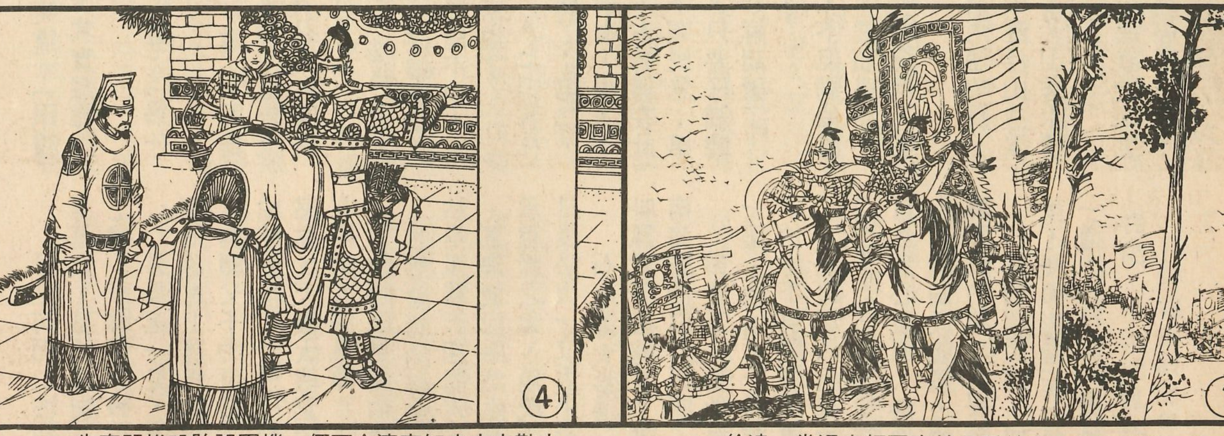
劉伯溫說罷，便驀地一頓，然後，便與彭瑩玉、張仙兒、石水源一道，一行四人浪跡天涯而去了。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十

定河山（一）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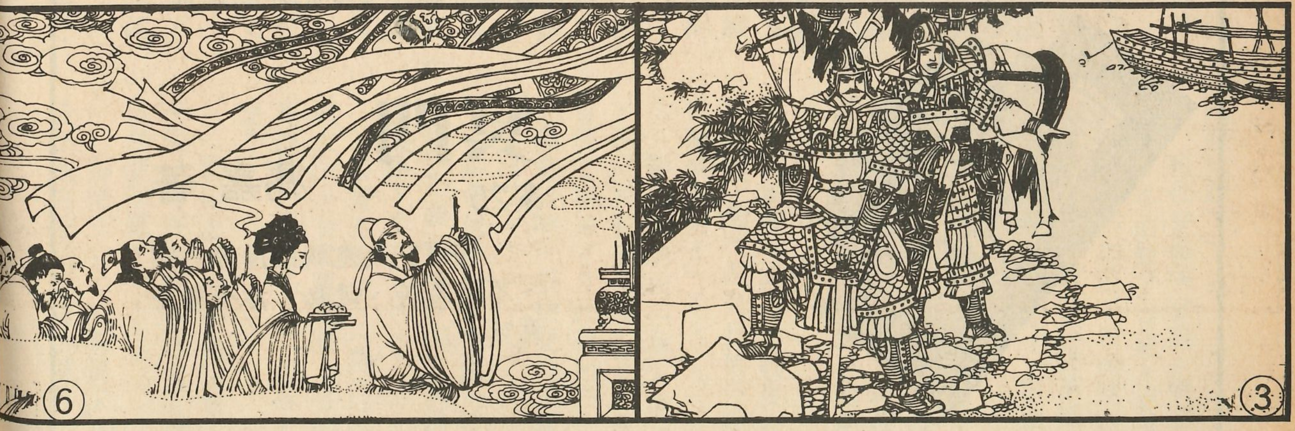
1　徐達、常遇春領了直搗元廷首府大都的聖旨，便親率大軍浩浩蕩蕩出發了。

4　朱亮祖惟恐貽誤軍機，便下令濟寧知府方克勤火速派一萬民工疏通河道，如有延誤，以軍法論處。



2　大軍抵達濟寧以後，徐達便命郭英和朱亮祖各帶三萬人馬，分別從陸地和水上向大都挺進。徐達則親率大軍緊跟其後。

5　方克勤心想：動工吧，勞民傷財，不動吧，怕擔當不起貽誤軍機的罪名。正在爲難之際，兒子勸他向天求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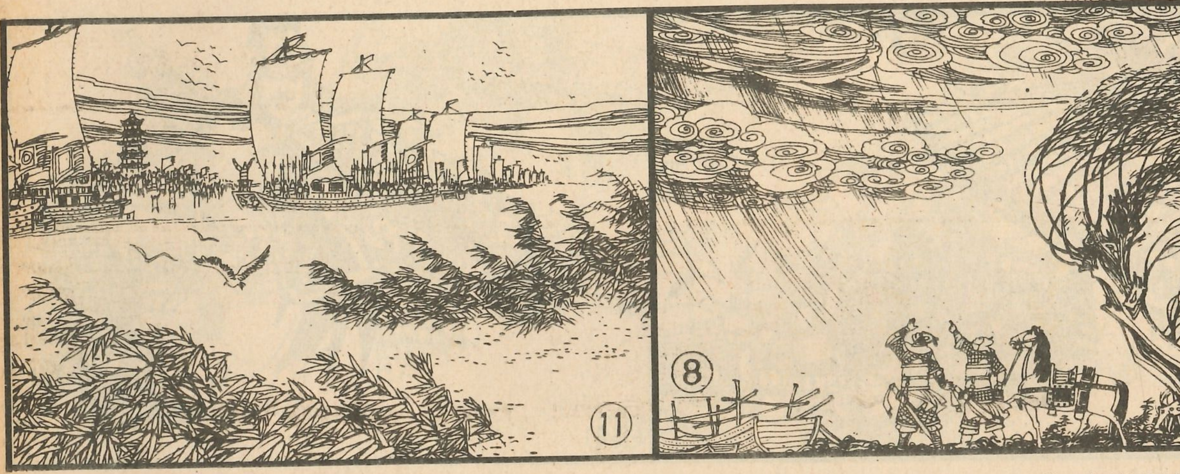
3　郭英率領三萬人馬走了以後，朱亮祖却站在河邊犯起愁來，原因是酷暑天旱，河牀乾涸，無法行船。

6　方克勤聽了兒子的話，便身着青衣，腰束白帶，請來很多六、七十歲的老人，焚香叩頭，向天求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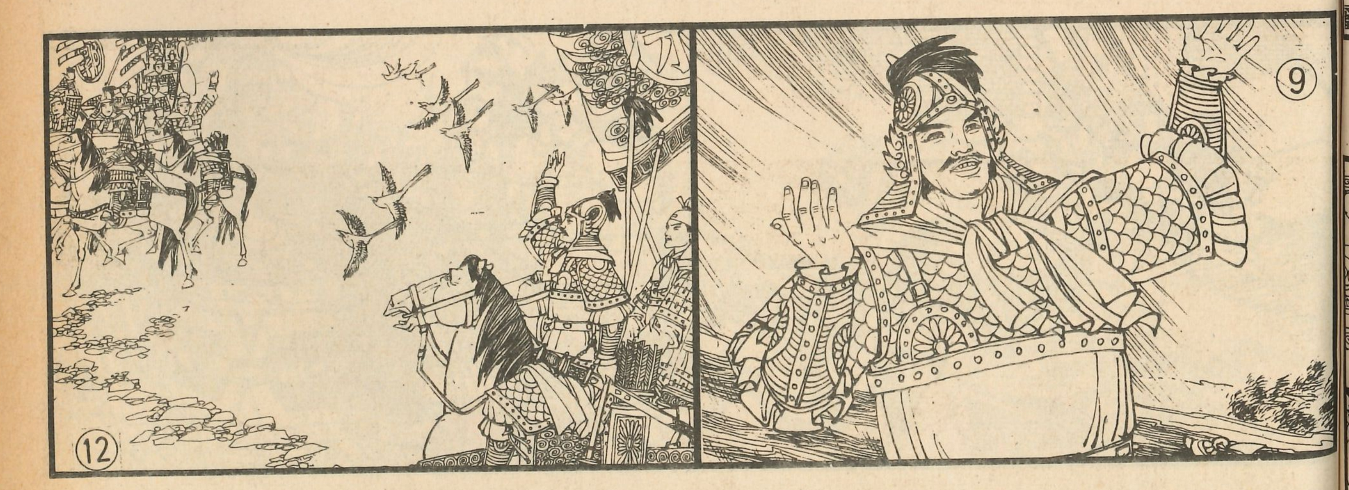
7　朱亮祖不見方克勤派來一個民工，便對手下一個軍官怒吼道：「知府膽敢違抗軍令，把他押來重責三十大棍！」

10　朱亮祖率領戰船，滿載兵器、糧食，趁運河水漲，破浪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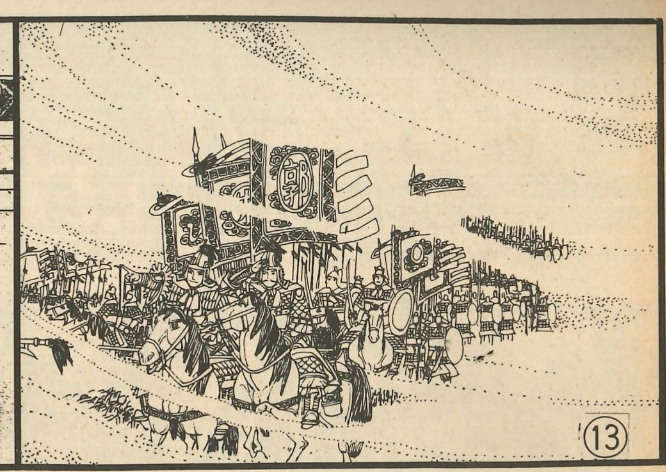
8　說也奇怪，朱亮祖的話音剛落，突然天空扯起了幾朶烏雲，不一會工夫，就嘩嘩地下起大雨來。

11　明兵水師所向披靡，元兵投降的投降，被俘的被俘。沿岸百姓一片歡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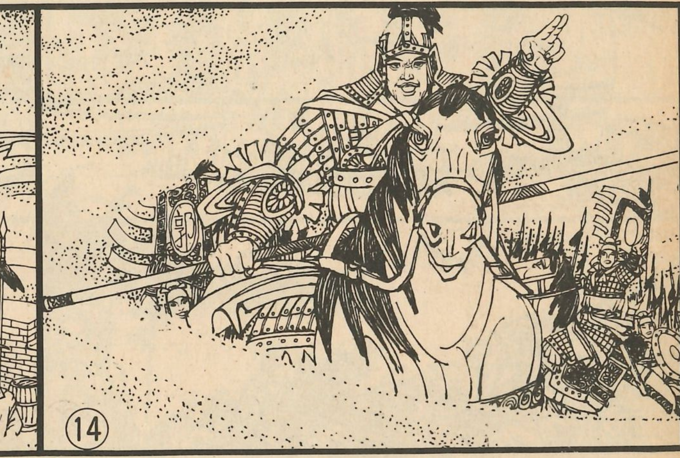


9　雨一直從午後下到黎明，乾涸的河牀一下子積水六七尺深，朱亮祖高興得站在雨中縱聲大笑道：「眞是太祖洪福，天助我也！」

12　朱亮祖率領的水兵雖然晚走了幾天，却因爲水漲風順，舟楫完備，幾乎與郭英的先遣部隊同時趕到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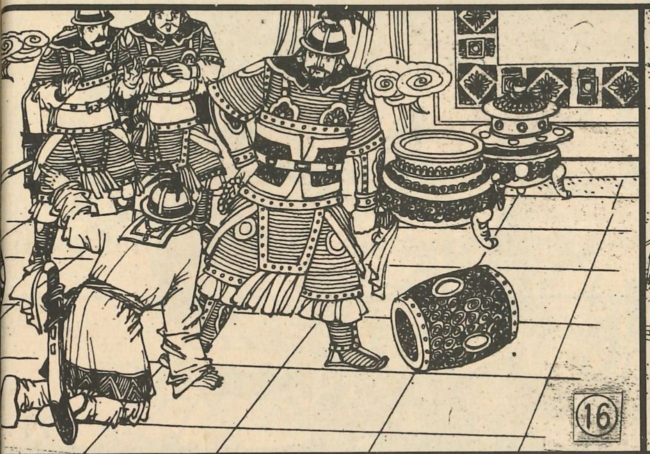
13 是時，正值大霧彌漫，視物不清，郭英便對朱亮祖道：「聖主洪福，天賜良機，你我趁此迅速進軍，元朝該滅亡了。」朱亮祖頻頻點頭，與郭英如此這般地商量起攻城的對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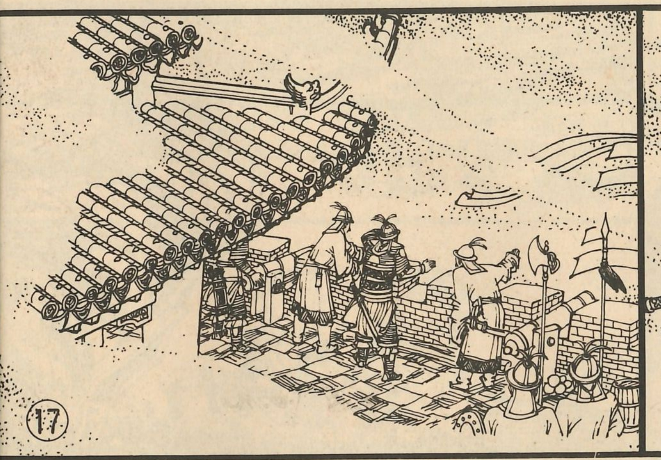
14 商量完畢，郭英帶領少量人馬到通州城下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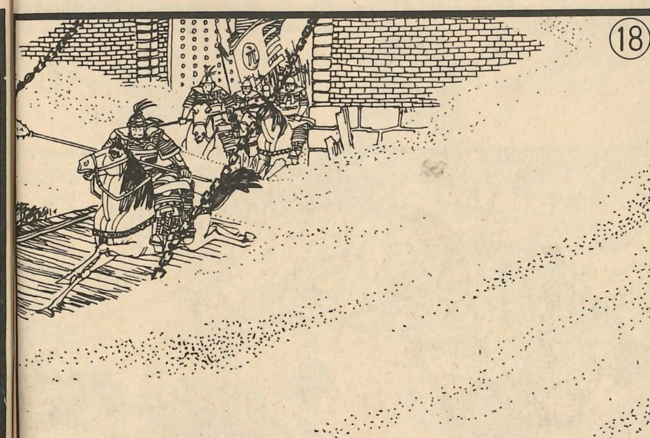
15 通州守將正是元將五十八國公，他自恃武藝高强，未曾遇過對手，便對手下將領說：「如果明兵來攻城，我等就地將他一舉殲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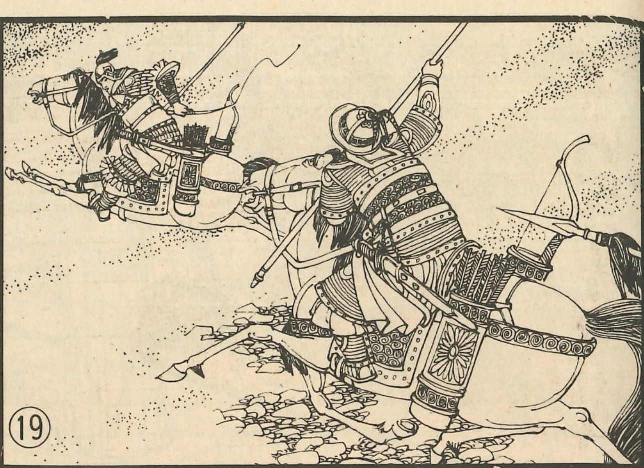
16 五十八國公的話音剛落，忽見探馬來報，說朱元璋的軍隊已攻到城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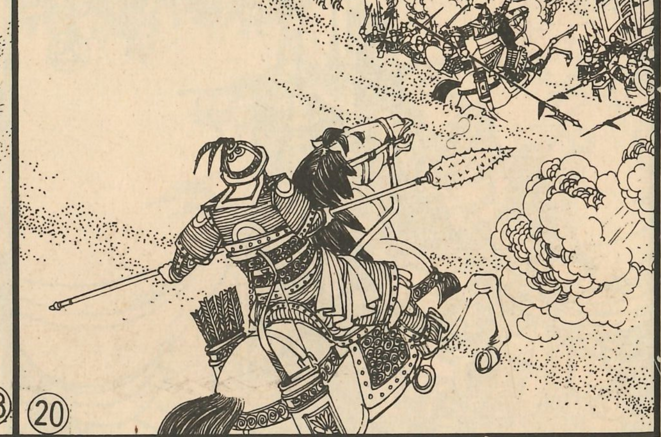
17 五十八國公急忙登城，只見大霧彌漫，五步以外，視人不見，只聽見吶喊聲聲，震耳欲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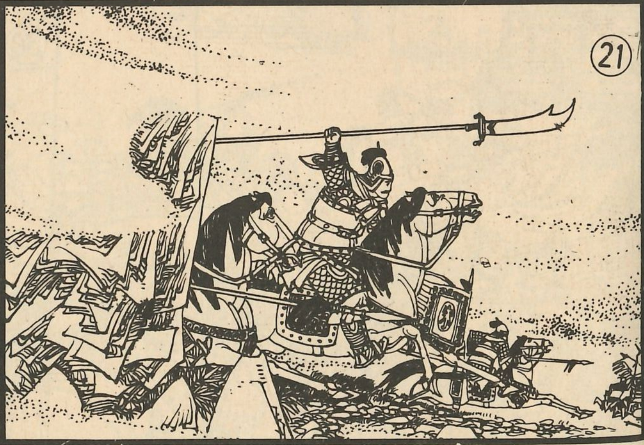
18 五十八國公見此情景，急忙與知院卜顏帖木兒率領一萬名敢死隊從城內衝殺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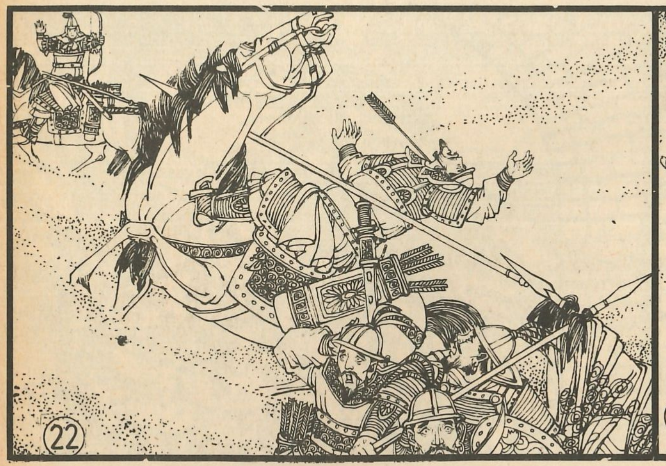
19 郭英見他們來勢凶猛，便在馬背上狠抽一鞭，奪路而去。五十八國公率領大軍在後面緊緊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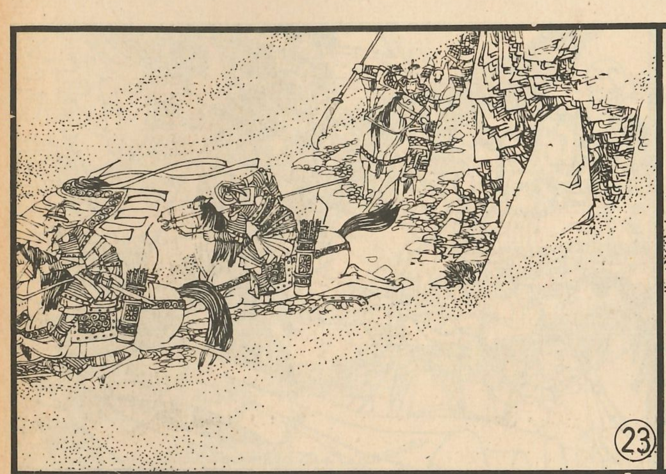
20 行約二十餘里，郭英忽然放出信號，緊跟在他後面的人馬急忙點放信炮，頓時一聲震天巨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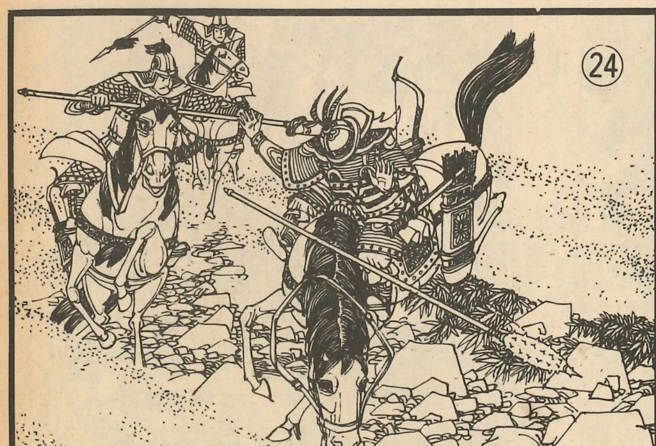
21 埋伏在這裡的朱亮祖等聽見信炮，急忙率領人馬從左右兩邊衝殺出來，把元兵截做兩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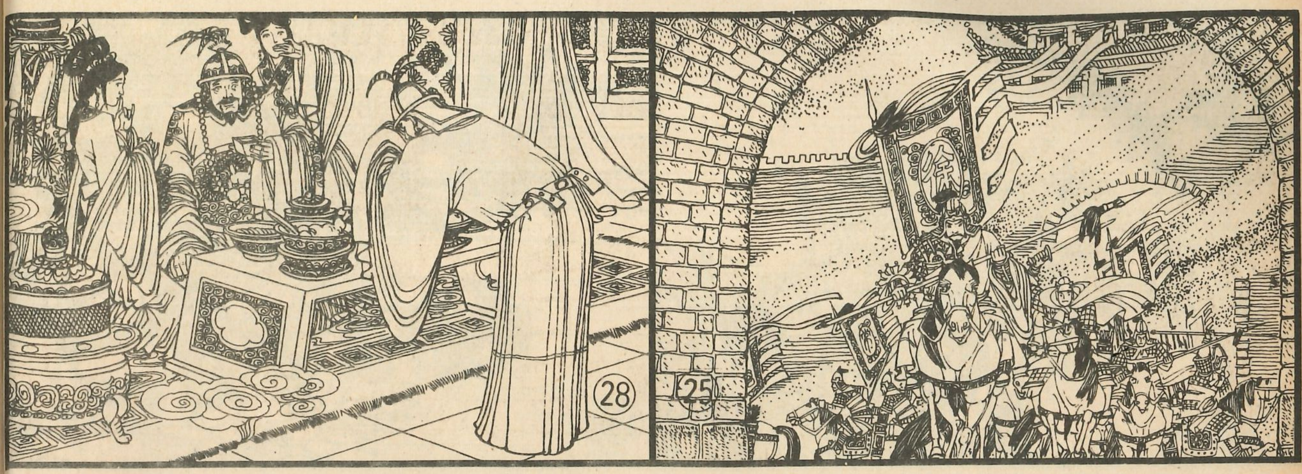
22 郭英一箭射死了卜顏帖木兒，明兵乘勝追殺，斬首元兵七千餘人。



23 五十八國公見事不好，便帶着幾個隨從往城內方向逃去。朱亮祖拍馬緊追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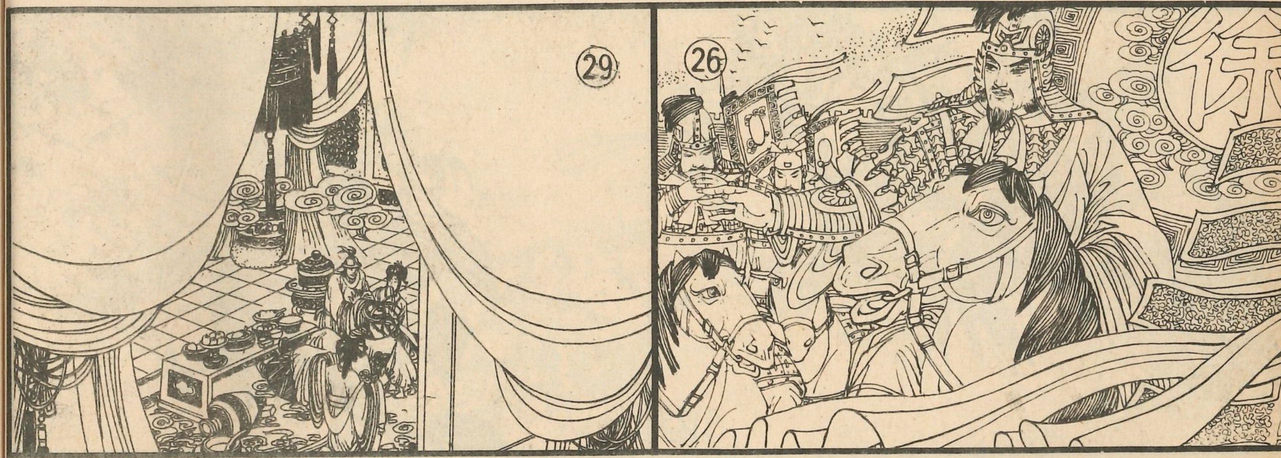


24 朱亮祖趕上五十八國公，揮手一刀將他砍於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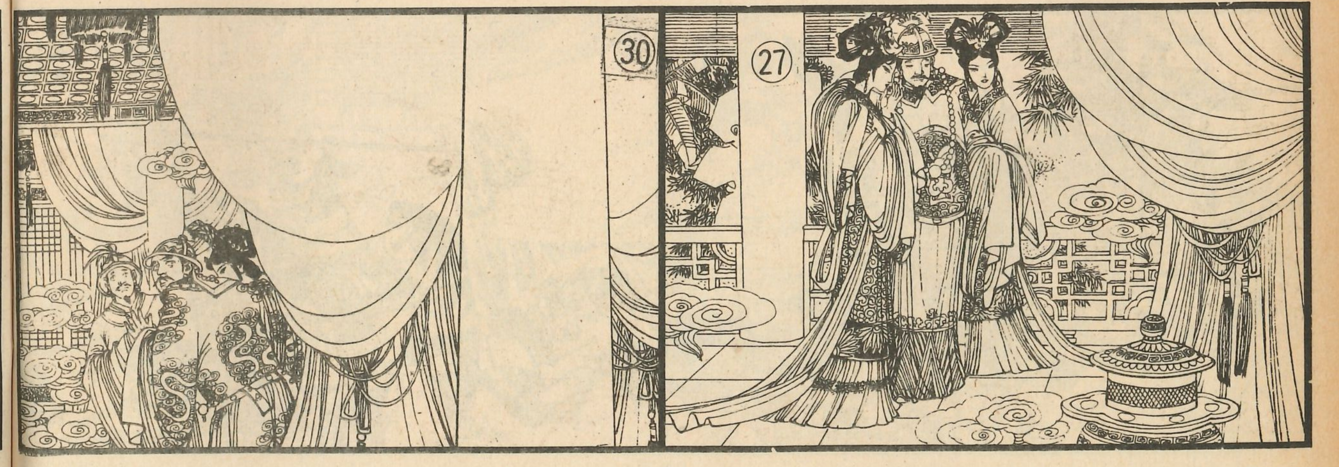
25　這時，徐達的大隊人馬也趕到了。他們又一鼓作氣，攻克了通州，活捉了王室孛羅和王梁。

28　此刻，順帝正在殿內飲酒，忽見太監來報，說通州失守，明兵已到大都城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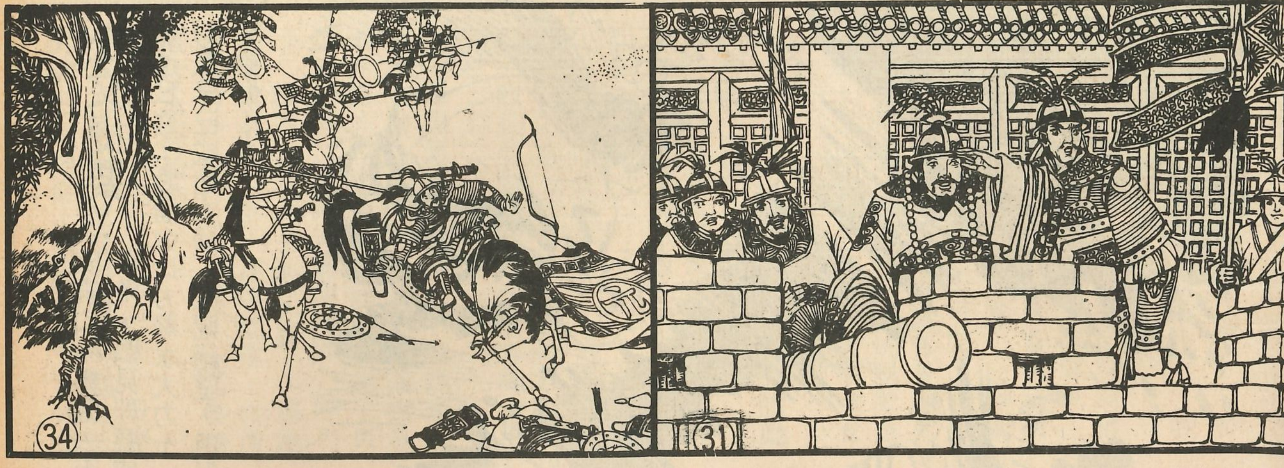
26　徐達見通州已攻下，便下令在城外安營紮寨，準備明天攻取大都，端元順帝的老窩。

29　順帝聽罷，嚇得差點摔倒在地，太監急忙扶住，寬慰道：「陛下暫且寬心。城中糧草充足，可堅壁而守，等待外地援兵，危可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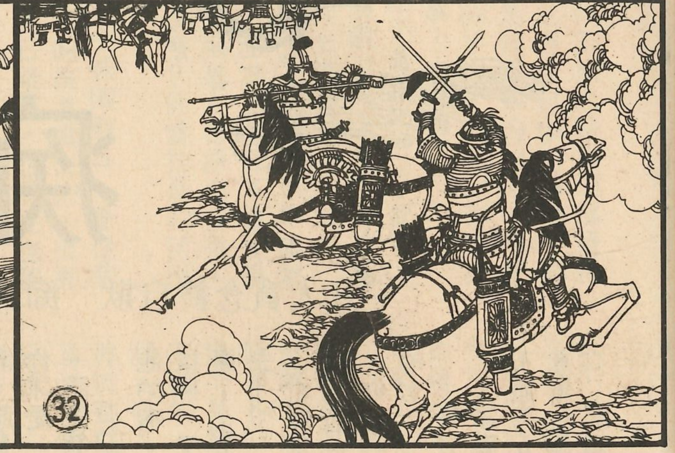
27　順帝是個昏庸腐敗的皇帝，整日沉溺於酒色，不理朝政。自失中原以來，他才感到寶座不穩，終日郁郁寡歡。

30　順帝聽罷，道：「到那個時候，恐怕已來不及了。」正說着，只聽見遠處殺聲動地，金鼓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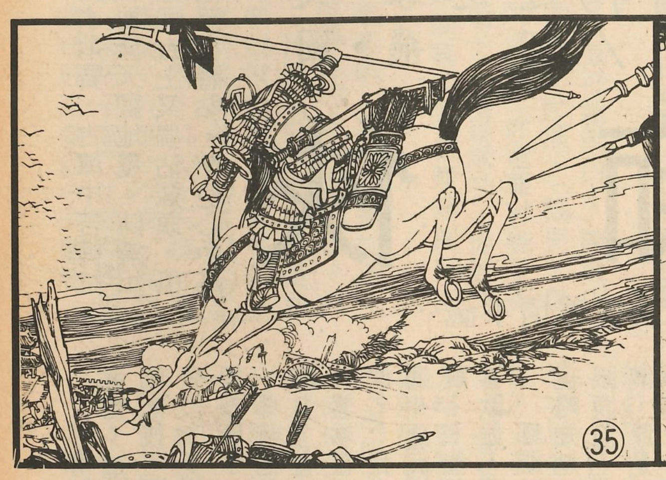


31　順帝帶領羣臣登城一看，只見城外，郭英當先，左有吳良，右有華雲龍，其後還有廖永忠、朱亮祖等十員大將接應。再一遠望，耀眼的刀槍和飄揚的旗幟，舖天蓋地，那裏算得出有多少兵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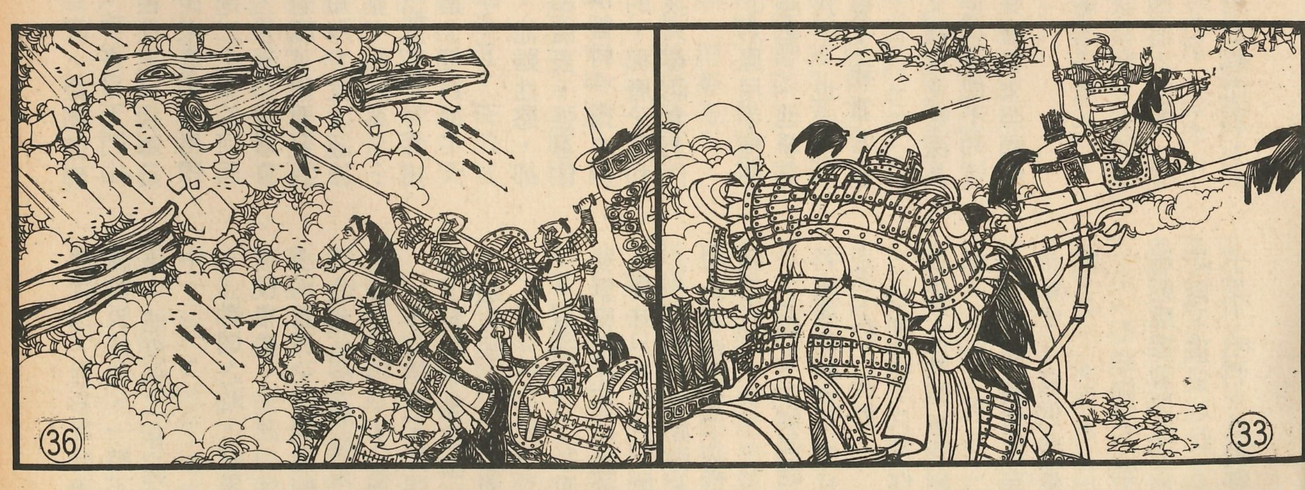
34　郭英大怒，沒等他放第二箭，將畫戟一轉，把郭允中砍在馬下，明兵接着一擁而上，把他踏成泥醬。



32　猛然間，一聲炮响，只見明將郭英和元將郭允中二人在馬上交起戰來。



35　元兵見主帥身亡，潮水般的向城裏退去。郭英一馬當先，奮力追殺。



33　兩人戰了二十餘個回合，未分勝負，郭允中突然一箭射來，正好射中郭英軍帽上的紅纓，當的一响，紅纓墜落在地。

36　順帝見明兵追來，急忙下令施放火箭、石炮，阻止明兵進城。霎時間，火箭、石炮雨點般的從城墻上打將下來。

（待續）

上文提要：陳震山叫鄒福去天門古潭中苦捱三年多，眼見即要成功，一場地震天翻地覆。陳震山為達私慾，設擂台比力尋求大力士，不料鄒福擂台上又獨佔鰲頭，但彩鳳早已成他人婦，鄒福絕望，但彩鳳却對他溫存體貼，使他心中萬分感慨……



痴俠

武林傳奇／逍遙客・文　可飛・圖

凡人貪念終自欺　痴俠忠義情不渝

彩鳳臉頰微微一紅，避開他的目光，垂着頭說：「爹爹自天門山回來後，說你已不在世上，我每日啼哭，不思茶飯，後來家中的馬鏢頭被唐子英一掌擊過三丈寬的河面，那時他是個遊俠，爹爹和他賭誓較力，唐子英說他若贏了便要娶我，爹爹答應了，誰知內力竟遠遜於他……我在病中，並不知此事……通州城內豪士富賈都來賀爹爹招贅……他待我雖不錯，可我卻不大喜歡他，只是想着你……」

鄒福默默無語，他雖性憨，卻也略知她話有些言不由衷，强忍住眼淚說：「我本是棋盤村一擔水痴漢，原是不配姑娘的，那唐子英和你才是一對璧人，我只要能看上你一眼就夠了。」

「不許說這話，」彩鳳用手掩住他的嘴，須臾，輕聲說：「他舉獅拔柳，又加上肚量狹窄，也受了內傷，正在前院調養，我看看他去。」

她走出兩步，又轉身意味深長地看他一眼，「你在這裡他不知道，你安心養傷，妹妹會常來照顧你的。」

數日後，鄒福傷病痊癒。

彩鳳和他以兄妹相稱，有時卻不避男女之嫌地說些俏言謔語，有意無意地撩撥着他的心。

鄒福不止一次想不辭而別，去尋師父，但彩鳳的美貌倩影却像磁鐵般吸住他，一時不見便覺心胸空蕩，他深知一片痴情已入骨髓之中。

燃燭之時，彩鳳竟換上當年的荊釵布裙，一派山姑時的裝束，鬢邊別着那朵紅艷艷的牡丹絹花，她笑盈盈地望着發呆的鄒福，說：「你再不回來，大家都要渴死了。」

傷心語出，鄒福如萬鏃穿心，落下淚來，聲音顫抖：「三年前的彩鳳妹妹……」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了。

「傻福哥，」彩鳳哭着撲上，雙臂緊緊箍住他的脖頸：「你的恩情，妹妹只有以身相酬了。」

鄒福沒有動彈，慢慢推開她，面肌唇角抽搐，說：「我只是想看到你。」

「福哥，你眞的就不喜歡我！」彩鳳滿面彤雲，秀目噙着淚水。

「我，喜歡！」

「那妹子只求你兩件事，你肯做麼？」她將胸脯越發緊緊貼着鄒福。

「鳳妹舊情不忘，鄒福已感激涕零了，為你辦事，死又算得甚麼？」

「不許你說死字，」彩鳳用秀髮輕輕摩擦着他的下頦，突然，神情陡變，狠狠地說：「我讓你殺了唐子英！咱們永為夫妻！」

鄒福猛然跳起，朗聲說：「別說我與他並無仇隙，縱然是有，我也萬萬不能殺你的夫君！」

「唉……你好憨，」彩鳳又將他拽到床前，偎依上來，柔聲說：「我知你不會應允，那就答應我第二件事……做並蒂蓮，為鴛鴦……」後面言語細不可聞。彩鳳滿面春意，嫵媚的雙眼裡含着醉意，閃着奪人心魄的光芒，桃腮微泛羞靨，未待鄒福反應，便解開衣衫……

鄒福萬分驚慌，剛要掙脫出她的懷抱，陳震山卻一步跨入。

他望着女兒默然無語，神情極是古怪，彩鳳羞澀地垂下頭，掩上衣襟。

陳震山長嘆一聲：「福兒，你和鳳兒之事，我早……想你內傷已癒，我正要和你商議此事，那古潭之物……」

鄒福便將三載掏水，潭涸見石，並無藏物，地震封洞及為禦寒無為而修成內功等諸情詳叙一遍，只是恪守誓言，隱去霸州拜師一節。

陳震山沉吟半晌，說：「那鐵盒可能藏於石下，我再問你，你這內修禪功是何人引導的？那『易顏散』又是誰給的？」

鄒福只是搖首，神情十分堅定。陳震山知他性憨篤實，應允人的事絕不失信，便嘆息說：「我深知你為人，你若無人略加引導悟化，是不會有此運用自如的神功。那『易顏散』本是我陳家的秘方，不想也落到外人的手中，只要你不說出古潭藏物之事，也就罷了。」

「我是絕不會說出的，」鄒福又說：「一人難敵百人之力，陳老爹為何不集衆同去摧石呢？」

「福兒，你早該懂得，那樣便會驚動天下，江湖上多有耳聰目銳之士，如黑白兩道人物紛至沓來，我能對付得了麼？你當初是如何出洞的呢？」

「我在洞中被困數日，是從洞頂上一條很窄的甬道鑽出的，但那甬道被許多巨石堵塞，想現在也難尋找了。」

「竟有甬道可通洞內！」陳震山雙目閃着喜悅的光澤，「福兒，無論能否找到甬道，你還要和唐子英去摧石，他一人難以成功，你雖有神力，如無幫手恐也難開萬斤巨石。」

他停頓半晌，神情凝重地說：「我深深敬佩你的忠誠與堅韌。我實對你說，我原名叫歐陽明，是武當第八代掌門宗師還丹子的長徒，因第三代掌門將那藏有『海內北經』的鐵盒沉入古潭，又拋下石塊，這究竟是何緣故，我也分不清，直到十五年前，還丹子掌門才將秘圖傳授於我，讓我取出鐵盒中的藏物，以引水諸縣。我當初見你雖無內修之功，卻臂力過人，也為一試你對彩鳳的一片誠意，想三年期滿，便可完婚，然後再將本派四明劍法盡數傳授於你。想不到死潭竟是活水，虧你已堵住泉口……」

他望二人一眼，繼續說：「你疑惑我如此富貴，卻不探究其情，可謂君子之行，你可知我在蜀南是極有名的富豪，為尋『海內北經』不得不易顏改姓扮駝，這隱情鳳兒並不盡知。你走後，那水井不久就乾涸，村人才無奈遷徙別處謀生，想那棋盤村再無雞犬相聞了，我移居通州，更以重金為酬，招募奇人，只須一人即可，幸天賜福兒於我，我必功成！」

「這秘事當眞無人知曉麼？若潭中並無藏物，該如何呢？」鄒福問。

「哪有不透風的籬笆？縱然有人略察端倪，又怎能找到石洞？又如何摧石進洞？倘若眞無暗示引水的『海內北經』，我只好傾盡家資，引潮白河水以解諸縣旱情了，只是財力遠遠不夠，那官銀怎會用在水利事項上？縱有滔滔白水卻難解近渴。」

鄒福倍覺感動，激奮地說：「我粉身碎骨，也要從古潭中尋出藏物！」

「唐子英內傷已癒，咱四人夤夜前往，福兒，鳳兒之婿雖技貌兼優，卻來歷不明，近日越發詭秘、虛偽。當初我惜其神功，想來懊悔不及，姻緣前定，你二人情誼我早已看出。」他嘴邊溢出笑意。

「唐子英除具『紫霞』功，其它武藝又如何呢？」鄒福問。

「其餘不過是二流貨式，論劍他只不過與彩鳳打個平手，」他說：「我再問你，導引你的內功究竟是誰？」

鄒福剛要說出，只見自窗外飛進一紙彈，陳震山用手一撥，紙彈頓時破碎，滿屋煙氣騰騰，咫尺不辨人形。陳震山拔劍追出，哪還覓得竊聽者身影，唯有一片銀霜似的月輝。

紅燭高照，滿室生輝，愈顯得彩鳳嬌艷無比。

鄒福抑住內心波瀾，移步出室，在屋外盤膝做起禪功來。

「好個見色不亂的憨俠！」

鄒福覓聲望去，只見對面屋頂站着兩個身形，一晃便消逝在夜幕中，他又見數步外的桑樹上有一微微閃光的小物件，過去一看，原來是枚金針。他明白了，打紙彈之人便是師父，以示警不讓他說出來。

「原來師父始終是跟隨着我的。」他想，但又不知那二人是誰？

*　*　*

鄒福和陳家三人夤夜起程，悄悄出了通州，直奔蘇州天門山而去。

一日後抵京東第一山的盤山山麓，這裡曾建有雍正豪華、壯麗的行宮，但早已焚於地震雷火，只餘坍塌的碧瓦紅墻和一堆焦黑的棟樑。

因崎嶇的山道也被地震破壞，像條被截作數段的死蛇，有些裂縫仍汩汩冒着黑水。山上一片石崩樹倒，鳥獸絕跡，一改舊時山林葱郁、野花沁香的模樣。

陳震山對此感慨萬分，說：「天門五百年一啟一合，天下怕要從此大亂了。」

他雖是信口開河，但偏巧語中，是歲洪秀全在廣西多田豎起反清旗幟。

天變地更，數人好不容易才找到石洞，陳震山仔細觀察四周，知無人來過，才略寬心。

因唐子英在場，他不便稱鄒福「福兒」，只是說：「大俠，這堵洞巨石，你和子英如何搬去才好？」

此時鄒福已剃鬚梳辮，因數載苦難又練就神功，早磨去憨氣，雙目隱着英華，比昔日英俊許多。唐子英對他本存有嫉恨和忌憚之心，又見原是個精壯的年輕漢子，更疑雲滿佈，想到他和陳震山恐是一路之人，口上不語，心下設防。

「我去尋那條甬道，」鄒福跑上山頂，手撥萋萋青草，仔細尋找，終於看到那塊天然形成蝴蝶圖形的巨石。

陳震山和唐子英見他尋到甬道，都喜不自禁地掠上了山頂，但又倒吸口冷氣，這塊蝴蝶石比堵洞的那塊小不了多少。

「英兒，你去助大俠一臂之力。」

唐子英微微一笑，對彩鳳說：「鳳妹，爹爹老了，自然不會親自動手，咱夫婦去幫大俠。」說罷握住她的手腕，走到鄒福身旁。

鄒福只覺幽香拂上鼻端，知是傳自他夫婦身上，粗眉一皺，甕聲甕氣地說：「不用你們！」分掌微微一推，一股剛勁的掌風將他夫婦推出數步。唐子英一笑：「那有勞大俠了。」

鄒福見他夫婦並肩站在一旁，果然是對天造地設的璧人，正如綠葉附着鮮花；又見唐子英輕攬着彩鳳腰肢，像故意做出親暱的模樣給他看。

鄒福心潭陡漩，一股無名怨氣衝上天靈，將雙臂緊緊箍住光滑的巨石，牙齒咬得格格作響，二目欲裂，雙額青筋暴起，石粉紛紛落下，雙臂微微陷進石身。陳家三人都看得呆了。

兩袋旱煙的時辰，鄒福漸覺丹田空虛若谷，輸上雙臂的內力已弱，臉上淌出汗水。此刻，他只有一個念頭，移開巨石，使彩鳳一家取出古潭藏物，自己尋師天涯遠走。

他知內力已變成强弩之末，一聲咆哮，巨石震動起來。「轟隆」滾下山坡，軋倒一路樹木，響着一串悶雷，直落入澗底。

「入甬道走數十步，便是古潭。」鄒福軟綿綿地癱倒在地，沒有半個時辰，是難恢復的。

陳震山上前去看甬道，只見裡面黑黝黝的，噴出一股寒氣，剛想說甚麼，只見唐子英左手一扣佩劍彈簧，一道寒光疾奔鄒福。

陳震山早料他會有此着，伸出二指戳向他目間「睛明」穴道。唐子英向後一竄，伸出的長劍走個空。

「小畜牲！鄒福是我義子！」

唐子英擎起通身明若秋水的長劍，說：「爹爹，此人相貌雖憨，卻內心狡詐，走路又十分詭秘，對潭中之物豈無覬覦之意？況且他神力蓋世，此時不除，待他蓄力後，必要加害我們！」

「胡說！」陳震山厲聲說：「我福兒若有歹意，他就不會竭力移石了！」

「子英，我福哥哥是你想的那種人麼？」彩鳳說着，去按唐子英持劍的手。

不料，唐子英長劍一轉，鋒刃指向彩鳳心窩，對陳震山說：「歐陽明，你若不棄劍，便結果這騷蹄子！」

雖老於江湖，臨危不亂的陳震山此時也驚慌失措，驚奇的是，世上知道他眞名實姓的只有兩人，鄒福便是其一，另一人早匿跡江湖，況且也不是個少年。

「你到底是誰？」陳震山雖知女兒命繫劍下，卻有驚無險，神情略微緩和，將劍鋒指地。

「老賊聽着！」唐子英俊秀的臉上殺氣大盛：「我不叫甚麼唐子英，而是鍾悟元，遺孤鍾龍威……」

他言猶未盡，陳震山神情陡變，清嘯一聲，身體如大鵬掠起，劍若白虹疾刺過去。

唐子英只得丟開彩鳳，舉劍接招。二劍一碰，陳震山手腕一麻，劍險些脫手飛出。他知敵手內力高出自己太多，只得以巧制拙，長劍似游蛇般疾走，避免與敵劍相碰，他四明劍術已達化境，如滾滾白濤，一瀉千里。

鄒福一時眞相莫明，不知是何緣故，霎間翁婿竟變成仇敵。他雖神力絕世，但對劍術一竅不通，看不出他二人劍法都出自一門。又見彩鳳面色蒼白，睜着恐慌的眼睛，泥胎木偶般佇立在一旁，不知該如何是好。

陳震山萬萬料想不到，唐子英

的劍法也如此卓絕，竟將自己的殺招一一化解，那響徹山野的劍聲，倒有七成是他發出的。

他迫不得已使出絕招，身形一矮，劍鋒上撩，手腕疾晃，那長劍變成一片劍林，這是武當一派的精髓之作「撥雲見日」，凝聚着數代劍宗的心血，雖只一招，卻蘊含着進擊、自護和敗中求勝等諸種威銳無比的用途。

一套劍法的招路本是相生相尅的，各有其威，只要使在妙處。但越是其威銳强的劍招，破綻就越大，只是高手遮掩得好而已。

唐子英冷笑一聲，看出破綻所在，竟不惜捨去一條臂膀之危，挺劍伸入罩在眼前的劍林中，那正是「撥雲見日」的弱處。

只聽「噹朗」一聲，陳震山長劍落地，他高呼：「鳳兒，你看着爹爹死麼？」

「英哥，你別……」彩鳳勉强拔出長劍。

「老賊，我先宰了你女兒，再來剮了你！」他見陳震山氣喘吁吁敗相全露，回手一劍向彩鳳刺出。

「噹」彩鳳的劍先被震飛，她驚慌失措地向後躍去，不想又被石塊絆倒。唐子英一步跨上，陰冷地笑着，說：「多虧你當初看中我，才讓我雪仇和知古潭之處。嘿嘿，既得寶物，又雪父仇，還享了百日艷福，夫妻恩愛，到此了結吧！」

他騰空躍起，劍向彩鳳頭頂劈下。彩鳳並不躲閃，只是緊閉雙目，臉上淌滿淚水。只聽一聲慘呼，一道紅光掠去，青草上灑了一片血漬。

倒在地上的卻是唐子英，原來鄒福情急之下，拾起石塊擲去，不想正擊中他持劍的右腕。

憨俠是何等神力？頓時利石割筋斷骨，將血淋淋的一隻手帶出很遠。唐子英痛得慘呼連連，在草地翻來滾去。陳震山趁此一劍拋出，將他釘在地上。

「英哥……」彩鳳抱住怒目青天的唐子英嚎啕大哭，輕輕拔下貫穿心胸的劍，撕下衣裙，包在那噴血的斷腕上，她雖知丈夫已死，但還是這樣做了。

陳震山怒氣咻咻地走過來，「啪」一巴掌打在她臉上，怒罵：「他要殺妻屠父，這樣禽獸不如的賊子你還要哭他！還不去謝你的福哥！」

彩鳳用雙眼默默地望着鄒福，那神態是從未有過的，是悲痛、哀戚、幽怨、疚愧……言辭難以形容。鄒福見她面容變得憔悴了，深知她對唐子英有難以割捨的情義，他要殺妻，但她仍不改一片痴情；他雖知彩鳳如此，卻又難割一段情腸，該恨的人她卻愛，愛她的人她卻又不去愛，這男女之間的情事，正如一片無形的雲煙……鄒福一時百念俱灰，站起身說：「陳老爹、彩鳳姑娘，那甬道已打開，古潭水乾了，咱……咱們就別過吧！」含淚扭身過去。

「福哥……」彩鳳輕喚一聲，她想說你哪知道夫妻之情？哪裡又知其中苦衷？當一個女子把身心都交給自己的丈夫時，那是終身難忘的。唐子英畢竟是和自己同床共枕、花前月下，道不盡恩愛的夫君。這些對一個未婚男子，淳樸、篤實的鄒福來說又怎會理解？

「福兒……」陳震山長呼一聲，拉住他：「你哪能走，惡賊已誅，從此咱便是一家人。你若不嫌鳳兒已是殘花敗柳，她從此就是爲你鋪床疊被之人！」

鄒福百感交集，雖想離去，但雙腿卻難以拔動，心中對彩鳳的愛並未減弱半分。

陳震山用劍戳着唐子英的屍體，彩鳳卻抱住他胳膊，流淚說：「他人已死，這又何必？」

「我問你，」陳震山擲劍於地，「你難道將當年棋盤村的情形忘得一乾二淨了？你福哥三年古洞之苦，你也忘掉了？你喜歡不喜歡他？」

「我喜歡，」彩鳳點着頭，突然說：「爹爹，我恨你！」

「你恨我甚麼？」陳震山說：「我做爹爹的本不該過問這兒女情事。福兒，唐子英得到的是彩鳳的身，而你卻把她的心摘去了。那小賊好歹是她丈夫，哭上幾聲也屬常情，你莫要理會。」他目光如利錐般刺向彩鳳，將她逼得低下頭來。

「陳老爹，唐子英說他是鍾龍威，又說是雪父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福兒，」陳震山神情凝重地望着遠處的山巒，似乎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鍾龍威本是我師弟鍾悟元的遺孤，當年爲爭奪那張尋天門古潭的秘圖，本門大肆相戮，鍾悟元全不念同氣連枝，連屠我師弟數人，並毒死恩師還丹子，殺了他的女兒南梅枝，梅枝小師妹便是我的妻子……」他喉頭哽咽，忍住悲痛，「我不殺鍾悟元，他便要殺我父女。我殺掉萬惡的師弟後，不願絕他鍾門之後，便留下這小賊，抱着鳳兒下山，到處躲避那聞風而至、前來索圖的黑白兩道，至今想來已是十五年了。

「我下山途中，遇到一羣馬賊，得知是來找鍾悟元的，他們有一批不義之財，原來鍾悟元早和黑道暗中勾結。我奪得財寶，便易名居在蜀中，後來又到燕山下……」他黯然神傷，想必那十數載歲月也是不好過的。

時值正午，陳震山見鄒福精力已恢復。

彩鳳輕輕走到鄒福身邊，握住他的手，長嘆一聲，似有話要說。

「福兒，咱們進洞去吧！」

陳震山見女兒有難言語的神態，知他二人有些情話要說，便說：「我去埋了他，好歹是我的師侄。」他提起唐子英的屍首，到山坡一側去了。

彩鳳望着長長的一道血轍，不禁神傷落淚。鄒福爲她拭去腮旁淚水，說：「鳳妹，我不會嫌棄你的。」

一日間，彩鳳變得深沉、成熟起來，她默默地望着鄒福：「福哥，我有許多對不住你的事。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妹子已是未亡的孀婦，心已是一波古潭。你……你趁爹爹不在，快走吧，我們自會取出潭中之物。」

「鳳妹，當初巨石封洞，你以爲我已不在世上，才嫁給了唐子英，這能怪你麼？我雖性憨，卻也懂得夫妻之情。你可以給他立個靈位，我們不要再分開了。」

「福……哥，」彩鳳撲到他懷裡，哭着說：「歐陽彩鳳對你有難贖清的罪債。我……我……」她似有難言之苦的痛泣道：「福哥，你的鳳妹忘不了你，你神功蓋世，今後會有驚天動地的作爲，你……你快些走吧！」

「你不喜歡我？」

「喜歡！」彩鳳的身體顫抖着：「但我不能害了你呀！」

此時彩鳳才眞正看到他一顆明鏡般的心，不知爲甚麼，她催鄒福離去，但又怕失去他，緊勾住他的脖頸，哭得如淚人一般。

突然，她抬起頭，神情異樣，果斷地說：「福哥，我與你一起走，咱們快走！」

鄒福已被再無拘束的愛所陶醉，一時不解其意，輕聲問：「爹爹老了，爲甚麼要離開他？他一生心血全在引水下山，造福百姓事上，咱要助他一臂之力。」

「你不懂，我……我會告訴你！」彩鳳終於下定決心。這時，陳震山輕咳一聲，遠遠走來。鄒福忙離開彩鳳，向他倒身便拜，口稱「爹爹」。

彩鳳見此，仰天長嘆一聲，背向他們跪在遠處，遙望青天，流淚禱告起來。她但願上蒼庇祐鄒福……

＊　＊　＊

洞中寒氣徹骨，鄒福解衣披在彩鳳身上，她順勢倒在他懷內，雙目終是淚水盈盈。

陳震山對他們纏綿、繾綣的情形視而不見，只是舉起火把照遍洞中，見古潭深不可測，撿石投下，很久才聽到落水之聲。

「好在繩索仍在，福兒，你下去取物，你搖動繩索三下，我便拉你上來。」他把烏絲繩繫在巖石上，上面拴着一早已備好的銅鈴。

鄒福見彩鳳眼中毫無光彩，知她擔憂，便微笑地說：「鳳妹，不用擔心，我是下過潭底的，你等着我！」

不料，彩鳳猛撲到鄒福懷內，像發瘋般吻着，咬着鄒福的面頰、嘴唇，竟不避諱父親站在面前。她斷斷續續地說：「福哥，你再看我一眼，我也要好好看看你！」

陳震山面略呈慍色，輕聲責備：「鳳兒，福兒片刻就會上來，這並非生離死別，那潭底難道有鬼魔不成？」

鄒福輕輕推開彩鳳，攀繩入潭。

他下到十數尺時，便覺心胸窒悶，只道是剛才搬石耗盡內力，也不介意，將內息調勻，繼續下滑。

腳尖一觸冰冷刺骨的潭水，便知那古怪的氣息是從黑水中散發出來的，很感驚詫。

他跳入水中，摸索着石塊，終於觸到一件光滑膩手的東西，用力挖起，攬物於懷，左手握繩出水上攀。

他上攀十數尺時，才看清藏在潭內之物果然是鎏銀鐵盒，雖不知在水中浸泡多少年，卻依然光可鑒人，沒有半點銹漬。他搖動繩索，潭上響起銅鈴聲。

他感到雙臂開始乏力，眼前迸出許多金星銀花，身體如騰雲駕霧般難以自控，頭像裂開一樣疼痛，內息一散亂，身便笨如熊羆，他開始驚奇和恐懼，難測是何緣故。

「福兒，福兒……」陳震山見鄒福距潭只有丈餘，激動得聲音都發起顫來，他伸下胳膊去接鐵盒。鄒福臉色蒼白，顫抖着將鐵盒一寸寸遞上……霎間，情形驟變，烏絲繩突然斷了，他猝不及防，像墜石一樣向潭底跌落。

他只聽彩鳳驚叫一聲，後面的話再未說出，嘴像被人堵上，發出「唔唔」之聲。

「福兒，我來救你！」陳震山長呼一聲。

烏絲繩因使用三年，早已磨損得細了，但偏巧斷在此時，鄒福眞是運蹇命苦，但他沒有跌落潭底，而是抓住了石壁的凸處，雖不致墜落，但要往上攀卻要費極大的力氣。

突然，潭上傳來一聲女子的狂笑，那笑聲裡充滿着仇恨，又有幾分凄涼。

「歐陽明，久違了！」

鄒福未及細想，便聽到上面響起劍刃碰擊聲。「一定是暗中來奪

鐵盒的。」他想着，心中惦念彩鳳，不知哪來一股力量，拚命上攀。潭壁濕滑，長着苔蘚，石縫略凹微凸，他的十指沁出鮮血。

洞外劍聲連綿不絕，響成一片，如敲響洪鐘大呂，能辨出是兩名高手正酣鬥在緊要關頭。

鄒福雙臂終於搭上潭口。他見敵手是位婦人，雖已中年，卻風韻猶存，火光下的一對俏眼迸出殺氣；長劍舞成一個光團，如無數條赤鱗火蛇。陳震山左手緊緊攬住鐵盒，右手持劍接招，已顯劣勢。

鄒福尋找着彩鳳，見她站在洞角暗處，張着嘴，想說甚麼却發不出聲來。

「她被那兇惡的婦人點了啞穴。」鄒福想罷，便與陳震山目光相碰。

婦人也高喊：「徒兒，你不認得師父了，我就是宋蓮芝，快來助我！」

鄒福終於弄清了，她正是師父宋蓮芝，當初不過是用假髮和「易顏散」隱起眞面目罷了。想起霸州婆婆那副雪白的牙齒，面貌雖蒼老，嘴唇、胸部卻很豐滿，還有那乾黃卻豐腴的手……師父曾讓他發誓去辦大事，易名改顏「赴擂」入楚宅，留金針示警等諸情，原來都是爲着這個鐵盒子。

眼下，一個是師父，另一位是岳父，他能幫誰？只得高喊：「爹爹，師父，不要打了！」

「福兒，我早猜到你師父是她！」陳震山力摧劍身，拚命上前，但仍擋不住宋蓮芝凌厲的攻勢。她身形疾快，如鬼如魅，將陳震山逼得透不過氣來。

「徒兒，你莫要認賊作父，彩鳳姑娘始終是你的，你要爲師父搶回鐵盒！」宋蓮芝知道，若想打贏陳震山，還需數百招之外。

洞內極小，四周都是二人身形劍影，鄒福哪裡爬得出潭口？便高呼：「都是自家人，快住手！」他想發掌震退二人，一怕有傷其中一位，二來體中內息已亂，驚慌之際更難凝神聚力。

二人都知鄒福必不援手，只好殊死搏鬥，深知這洞內就是生死之場，必有一人做鬼於古潭之側。心一橫，兩柄長劍又纏在一起，頓時勁風大作，刃聲如無數銀瓶乍裂，萬馬狂奔，劍影又似紅霧銀雪。

二人雖同宗一門，陳震山劍上終是怯了幾分，他又呼：「鳳兒，你在哪裡？」

彩鳳始終縮在暗處，她幾乎被唐子英慘死、繩斷鄒福墜潭，突來女殺手等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情景摧毀了意志。聽到爹爹的呼救，才提劍站起。

「鳳兒……」宋蓮芝悲呼一聲，「我就是你娘南梅枝！」她奔過去，一邊回劍拒敵，一面去解彩鳳被封的啞穴，罵道：「歐陽賊子，你竟忍心點她的啞穴！」

「南梅枝？」鄒福又是一驚。這原是一家人，夫妻相殺，女不認娘，父點生女穴道……這到底是爲甚麼？誰是誰非？是一場誤會，還是有着不爲外人知曉的血海深仇？他如墜五里霧中。

畢竟母女有着連心之情，宋蓮芝略一端詳彩鳳，心神一分，陳震山趁此一劍，刺中宋蓮芝右膀，她低吟一聲，長劍落地。

「師父……」鄒福見她中劍，高呼起來，就要翻上潭口。

「南梅枝是我的愛妻，早已不在世上，你竟然冒名，死也自尋！」陳震山面呈得意之色。

宋蓮芝十分懊悔小覷敵手，她咬緊牙關，怒罵：「好個狠心狗肺，禽獸不如的東西！你那招『撥雲見日』還是我爹還丹子傳授的，想不到我竟着了此招！」

她一手摟住彩鳳，神情悲戚地說：「這彩鳳是我懷胎十月的骨肉，她身上『次髎』穴旁曾有核桃般大的青記，故乳名『青梅兒』。」

陳震山冷笑一聲：「好個刁蠻、狡詐的婆子，竟不懂得羞恥。鳳兒，你身上哪有甚麼青記？快離開她，我要送她歸西！」因宋蓮芝緊緊擁着彩鳳，倒使他一時下不得手，好在鐵盒在手，殺掉宋蓮芝不過是舉手之勞。

此時，彩鳳已半信半疑，因宋蓮芝說出青記的部位，是在臀部與腰際之間，自己無法看到，那乳名「青梅兒」更是聞所未聞。

她見宋蓮芝淚眼盈盈地摟着自己，自己雖在她掌握內，卻無加害之意。她突然想起一幕情景，那便是唐子英與她枕蓆之間曾說過的，她那裏有青記，當時令她萬分羞臊，如今想來，眼前這婦人說的並非訛語，試問，一個良家女子，除卻夫君和娘親，又有誰知道那部位上的暗記？

「爹爹，我後腰上是有塊青記。」

「胡說八道！你自己可曾看見？」聰明、心術過人的陳震山，此時倒忘掉了唐子英。

「是……」彩鳳一眼看到爬上潭口的鄒福，驚喜之餘，叫聲「福哥」。因她被鄒福的忠貞不渝之情所打動，想今後委身於他，倒不願說出「唐子英曾看到青記」的話，因爲女人一旦做了妻子，便開始認識和理解男人的心了。

陳震山見彩鳳眼看着鄒福，有口難辯的神情，才陡然理解女兒的心理。

他唯恐夜長夢多，鄒福會從中

攔阻，當下一劍向宋蓮芝刺去。

宋蓮芝若不推開彩鳳，二人便會雙雙中劍，她若護救女兒，自己必不能避那疾如閃電的一劍。陳震山正是利用她愛女心理，才突施絕招的。

宋蓮芝猛地推開彩鳳，甘願承受來劍。當劍鋒正要穿過她雙乳間時，陳震山感到一股勁風將劍蕩開，所以只劃破她的鎖骨皮膚。原來緊急之際，是鄒福隔空推一掌，若非他內息散亂，陳震山長劍便要被震飛。

「爹爹，你不要殺我的恩師！」鄒福喊。

「好徒兒，是你救了我！」宋蓮芝身形一晃，左手一揚，無數閃閃的星光射出。

「金蜂十八針！」鄒福驚呼。

斑斑閃閃的飛針如羣蜂疾奔陳震山身腹各要穴，他大驚失色，料想不到她會突發暗器，況且這奇絕的飛針打穴功夫，並不屬武當門派諸技之內。那金針紛紛揚揚，雖飄飄忽忽，卻挾着嘶風之威，丈許之間，他難以躲避，眼見就要命喪金針之下。

「爹爹！」彩鳳身影一晃，疾風般撲上，用雙臂抱住陳震山。她「喲」的一聲，背上中了十七枚金針，只有一枚釘在陳震山右耳上。

宋蓮芝發針之際，鄒福乃用單掌發力推去，所以針減勁力，沒有將彩鳳貫背透胸。

彩鳳身體一晃，栽倒地上。

「彩鳳……」洞內三人幾乎同時驚呼，鄒福悲痛欲絕，一聲狂呼，如炸雷震響，因雙手扒在潭口，不自覺地聚注全身內力，剛要翻上，潭口卻塌了一角，他又落下數尺。他發瘋地叫着「彩鳳」，竭力上攀，因顧不得去尋凹縫凸棱，插入潭壁的十指竟血淋淋的了。

宋蓮芝見針傷生女，心如刀割，竟不顧身側仇敵地撲過去，抱住鮮血淌出嘴角的女兒，失聲痛哭起來。

陳震山趁此一劍向宋蓮芝右肋刺去。

「莫傷我師父！」鄒福已又已爬上潭口，伸出一隻血肉模糊的手掌。但語出已遲，那明晃晃的長劍已深深插入宋蓮芝腰間，刃鋒直透過左肋，她慘呼一聲，倒在彩鳳身上。

「還有你……」陳震山望着鄒福，舉掌向他頭頂拍落。

鄒福見他面目猙獰，雙目噴出毒焰，在火光映照下像惡魔一般，再不是昔時那莊重、慈祥和令人敬畏的面容，知道他毒如蛇蠍，狠若豹狼，兇似惡煞，狡賽妖狐，不禁一股怒氣上衝天靈，將全身餘力都凝聚頭頂「神庭」、「百會」諸穴上。

陳震山陰毒地冷笑，說：「你不是喜歡我的鳳兒嗎？她已身死，你和她一起去吧，省得唐子英那小賊在冥泉路上，欺負我的鳳兒。」

他一掌猛打下來。

「呸！老賊！」掌落之際，鄒福並不躲閃，一口唾沫啐在陳震山臉上。掌距鄒福寸許時，陳震山的身體被反彈出去，重重地撞到洞壁上。

「你，你這是何妖法？」他驚駭萬分，想不到鄒福竟有以內息化外氣的禦敵罩體神功。

因陳震山用了十成氣力，便被震得沉重，只覺五內如摧，血液湧上喉頭，他便半咽半吐，使他更為驚訝的是，那濺滿黑血的衣襟上竟散着一股香氣。

「不好，那針上有毒！」他又見鄒福要翻出潭口，便用脚猛然踏地，本來四周已震裂的古潭又塌陷下去。

奇情又發生了。

地上的石塊和火把落到潭底，「嗡」的一聲，燃起火焰，那火苗呈暗藍色，先是飄在水面，然後漫捲直上，像條盤旋的藍鱗飛龍，直奔潭口。

原來潭底聚着不少觸火便燃的沼氣。鄒福下潭時，感到頭昏胸悶，便是中了毒氣，若非他有精奇的禪功在身，早被熏死潭底了。

鄒福仍未落到潭底，十指扒住石縫，但他再也沒有力量爬上來了。

陳震山見妻女臥在血泊中，鄒福已葬身火潭，便急不及待地揮掌劈開鐵盒。他驚呆了，大叫一聲，盒自手中滑落，原來裡面飄出一塊黃絹。

鐵盒除卻此物，空空如也，並未有他十餘年夢寐以求的絕世奇寶——「百珠鳳」。

「百珠鳳」原是乾隆寵臣和坤府中的第一奇寶，是西域諸國各集百枚夜光、避風、避火、避水、禦寒、生暖、駐顏、定邪、麒麟、合歡等寶珠，彷中華彩鳳圖形編綴而成的。和坤被嘉慶抄檢、沒籍前，那奇寶已被人竊去……其實「百珠鳳竊案」純屬子虛烏有，江湖上好事君子借題發揮，以訛傳訛，使無數利慾焚心之人，寧信其有，不信其無。至於還丹子構秘圖，說燕山古潭藏有此寶，是移花接木，畫餅充饑的瘋癲之學。

還丹子知上代宗師，曾擲鐵盒於古潭內，所學之意，蓋世人無以得解。還丹子繪圖，無非是老年暮歲人一種嫉妒世人的變態心理。他願江湖為此紛爭流血，讓無數正邪兩道高手死得不值。他是個瘋子，招來衆徒殺身，玩火遭焚，不義自斃。

陳震山揚着雙臂，發瘋似地亂跳吼罵，嘴噴鮮血，語言已是含混不清，突然，他又跪地對着妻女屍身掩面痛哭；一會後，再蹦起仰首狂笑不止，那笑聲中充滿悔恨、悲哀、凄苦。他聲音漸弱，終於栽倒地上，睜着兩眼死去了。

在他僵死、混濁的眼球上，能窺視到他臨死前的心理：明白——糊塗，糊塗——明白。

上面的聲音，全傳到鄒福的耳內，他大徹大悟了。陳震山殺師、戮弟、屠婿、滅妻，得到鐵盒時竟不顧親生之女，難道世上竟有讓人喪泯天良，變魔作鬼的東西麼？那是甚麼？是珍寶、金錢，是讓乾坤倒轉一百次的神物。

人之將死，有些一生糊塗和看不透的事，一睜大都能夠醒悟，這便是禪語化為俗言之說的「百年糊塗蟲，一時精明鬼」。只可惜，知道這句話的世人，大都曲解了它深邃的哲理。

洞中死一般寂靜，好像世上的一切繁囂都就此停止了。

* *

鄒福做了二十餘載的傻子，臨終時清楚地懂得了世上最骯髒、又最可怕的東西，那便是金錢！但還有種最聖潔，同樣使人忘之生死的東西，那就是愛情！

他多想再看看彩鳳，嗅嗅她的體膚上散溢的香息，聽到那優美、撥動心弦的情歌，潭底的火焰已舐到他脚下。

古潭不斷塌陷的轟鳴聲，震醒了血泊中的母女。彩鳳張開變得粉白的小嘴，叫了聲「娘」。

宋蓮芝艱難地抬起顫抖的手，撫摸着她的秀髮，流着淚說：「鳳兒、青梅兒，你認我娘了？」

「娘，你若不是我的娘，哪會挨爹爹那一劍，哪能抱得我這麼緊呢？」她把臉偎在宋蓮芝漸漸發涼的臉上，「我看到了，我和娘長得一樣。」

「鳳兒，不是為娘心狠，你爹不僅殺了你的外公，又殺了師兄鍾悟元，鍾悟元他原是個義俠，鍾龍威為雪父仇，卻不辨正邪地走上黑道，是個淫賊。你爹爹還設計巧殺了許多和他爭奪財寶的人，可惜那『百珠鳳』我也得不到了……」她血流將盡，連吐氣都艱難之極。

「娘，女兒都懂了，都是那潭內藏物造的孽。」彩鳳親着娘親的臉，嗚咽地說：「娘不再恨爹爹了，孩兒還是要將你們葬在一處，我要和鄒福大哥安份守己過日子。」

聞此說，宋蓮芝心若刀割，她知彩鳳傷雖不重，但那針是餵着毒的，母女俱亡的分別，只不過時辰早晚而已。

「再叫一聲『娘』吧。娘十五年來，日夜思念着你，時常在想着你長成甚麼樣的大姑娘了。紅顏薄命，你的命和娘一般苦，好在我母女自此永不分離了，那金針有……有毒啊！」

彩鳳聞後並不驚慌，叫了聲「娘」，將她緊緊抱住。

宋蓮芝說：「我兒，那憨福兒才是當今的第一好人，他和娘相處百日，他，他多喜愛你……如今，他已死在潭內，你去拜他一拜，為娘在……在九泉之下為你倆做紅媒……」她握着彩鳳的手漸漸鬆開，嘴邊泛出凄苦的微笑。

彩鳳沒有哭泣，她爬到潭口，輕喚：「福哥，我的郎君，你若還聽得見，為妻有話要說，你可不要恨小妹……」

潭內烈焰熊熊，那藍色的火中映着鄒福的身形，一動不動地貼在潭壁上。他從昏迷中醒過來，聽到彩鳳的聲音似從天邊傳來，渾身一震，竭盡全力高喊：「鳳妹，我聽到了，我終又聽到了你的聲音。」

「福哥，當年在棋盤村時，是爹爹讓我騙你，好叫你為他去掏水。我……我只是動了一點眞情。我和爹爹一樣貪圖富貴，想取潭中寶物，我不是專愛那豪華、富貴的牡丹麼？在你入我家昏睡着養傷的日子中，又是爹爹讓我以色迷惑你，以堅定你為他效忠之心。其實，若取得物後，你和唐子英，他都是不留的，我讓你快走，正是不好說出原委來。繩索是他割斷的，又怕我說出，才點中我啞穴。福哥，我眞的喜愛你了，只是罪孽深重，九泉之下難洗羞顏，哪配做你的妻子……」

鄒福默默地聽着，仰面看着，汩汩淚水順臉淌下，灑落火海。說：「鳳妹，你我雖是將死之人，但我心裡卻極是高興，因為你到底是我的妻了。妻啊，鳳妹，當年棋盤村擔水的傻福哥，還要聽你唱那支歌……」

他將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忍受着火舌的狂噬，雙足開始焦黑。

「福哥，你不能死，也不會死，你把妻埋在棋盤村那棵柳下……」彩鳳感到血液像被凝固一樣，舌頭僵硬起來：「哥為山頭一棵樹，妹是樹上長青藤……大樹……」她聲音越來越弱，身子一歪，頭枕潭邊死去。一縷長髮微微垂下，火光中映着灑滿淚珠的俊美的臉蛋。

「彩……鳳！」鄒福噴血長呼，經脈五內盡震裂。

這時，從甬道處又閃出兩個人影，這便是海津法師和碧雲道長。

海津見洞內陳屍三具，嘆息說：「這本是一家人，竟要自相殘殺，何況世人！」

「咱隔岸觀火，本來就不是佛道弟子之爲，若早來勸解，也許不致流血。」碧雲說。

「勸不得他，也勸不得你，勸得了你，又勸不得……」海津又道起禪語來。

「夠了，你那佛門的禪語向來是一堆廢話，越聽越是糊塗。」碧雲拎起地上黃絹，上面寫着八字古篆：叫叫、鬧鬧、哭哭、笑笑。

海津玩味良久，嘆息說：「這本是醒世戒慾、悟化善類，覺之迷羣的禪語，不知是哪位嫉世憤俗的人藏在鐵盒，沉於古潭。他本是番好意，實是造下大孽，引起天下紛爭，都認做是『百珠鳳』。」

「這樣的把戲倒是少作些好，」碧雲微笑地望着海津，意味深長地說：「虧是塊黃絹，不然貧道的性命怕也要丟在洞內了。」

「牛鼻子，你這是何意？」

「我武功遠遜法師，果眞是『百珠鳳』，高僧該如何處置？」

海津臉上泛起苦笑，沉思半晌：「出家人不打誑語，要以佛心問我之心，這讓老衲如何說呢？雖入佛門，終是肉身，既是肉身便終難除慾念，哪有一顆不沾世塵的心呢？」

「老和尚到底說出實言。細細品來，這世上君子與小人之分，不過是一紙之隔。這潭內火起，我聞似有燒膚燎肉之氣味。」

「是憨俠！」他們一聲驚呼，只見火團中的鄒福動也不動，生死未知。

兩位宗師皆運足內力高喊：「憨俠，我們來救你！」

「多謝前輩，只望大師將我妻投入古潭，讓我夫妻永葬深潭，再不聞這鬼魅世上的繁囂，再不看那渾濁的天日……還望將我師父和岳父葬在一起，他們終是夫妻。再有一小事相煩，那石門山下棋盤村口有一枯柳，代我看看它是否已成綠蔭了。」

「終是憨俠，憨性終不能改。」兩位宗師面面相覷，知無法去救，彼此長嘆一聲，將彩鳳屍體慢慢推下古潭。鄒福接住，將她緊緊摟在懷內，墜入潭底火海之中……

「可惜一代神功絕世的憨俠，只是曇花一現，到頭來竟爲一個情字而死，如今世上再無他那種奇功了。」碧雲喟然長嘆，不禁爲這幕慘劇動情。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海津捻動佛珠，念起「慈悲萬有，憫濟三途，作大方便」的超渡亡魂的經文來。

「他本不算甚麼俠，」碧雲搖頭說：「世上有兩種迷人心竅的東西，一是利，二是情，一旦入魔，便難自拔。憨俠毀於後者，他雖神功在身，卻無利於世，哪配稱個『俠』字。」

他繼續說：「貧道有一事不明，還請法師賜教，以指點迷津。世人慾念焚心，便邪惡陡昇，身不由己要做出傷天害理之事，自然會自食其果，但我倆暗潛陳宅數日，深知憨俠心地善良，爲人誠摯，卻亦遭如此厄運。我想，惡人必有惡報，善者應得善果，不知你佛門如何看待此事？」

「我佛門旨意爲世人做渡苦海之舟楫，如幽冥之日月。虧你還是一派掌門宗師，做人之道卻不如稚童。大凡塵世內外之人，皆在看破與未看破之間。看破者一觸珍寶美色，也難免心念陡起。紅塵漫漫，譬如煙雲，咫尺之內，誰的面目亦難辨淸。再者，生便是死，死便是生。」

「這些話等於沒說。生便是死，你高僧爲何不去死呢？」

「老衲修行數十載，但終難悟出人生眞諦。」

碧雲說：「貧道自此不再修煉，有個屁用。」

「說來道去，你還是沒有看破。」海津說。

* * *

海津和碧雲牢記憨俠的臨終托咐，翌年春月，來到棋盤村看柳。只見那村首唯一的柳樹已碧絲千條，隨風飄蕩，充滿生機。那樹下痴痴地佇立着一個婦人，身旁放着一隻盛水的木桶。她撫摸着樹幹，眼中噙着淚水，喃喃地說：「我那傻兄弟，你現在何處啊？」

這便是那寡婦，她已被山西富賈拋棄，墜入風塵，攢了一些私房，回到棋盤村居住。她不忘意中人，每日讓小廝上山擔水，澆活了那株枯柳。枯柳逢春，更引起她對鄒福的一片深切的思念。

二位宗師知她思念鄒福，便盡述實情。寡婦流淚，嘆息說：「彩鳳姑娘性本輕浮，但臨終時能知改悔，終將眞情付於他，這足已寬慰他的心了。」

自此每逢淸明，那寡婦便在面對天門山的野地上，焚燒紙錢，並用紙糊了兩個碩大的水桶和一根扁擔，還特意剪些彩鳳姑娘穿的紅襖綠褲。那蝴蝶般的紙灰，紛紛揚揚，隨飄落的柳絮，飛滿天空。

（全文完）

俠情倫理短篇故事／凌雲・文　可飛・圖

千面郎君

天涯海角覓芳踪　天從人願了相思

月色迷濛，太白山頂上，萬籟無聲，數十棵合抱不來的大樹，矗立在人跡罕至的絕嶺頂上，一陣夜風吹來，滿山立刻响起沙沙之聲，打破寧靜的黑夜。

一盞茶工夫，但見山邊連續有十條黑影飛撲而來，轉眼之間，已來到大樹之前。

這十個人，身穿夜行黑衣，頭戴黑頭巾，背插着明晃晃的單刀，好似在等候什麼。

突然，在大樹叢中，發出人語，那聲音低沉而無情感，冷冰冰的如幽靈的說道：「奉教主之命，汝等十人速至白雲派掌門人千面郎君白劍鳴家中，將他兒子擄來，汝等十人可分爲兩批，一批七人將白劍鳴引出家門，然後羣起而攻之，務必使白劍鳴無暇兼顧家內事。

「另外三人，繞道而至白家，用五鼓鷄鳴迷魂散將他家中之人迷倒，然後將他兒子劫來，立刻穿過森林繞道回此。

「白劍鳴和我陰風教的關係至大，汝等此去，祇許成功，不許失敗，務必完成任務，不得有違命令！」

原來白雲派掌門人千面郎君白劍鳴，乃是武林正派霸主，武功之高，深不可測，尤其是「白雲三煞掌」，江湖人士聞名喪膽，誰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這十人自也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教主之命，有誰敢違，呼嘯連聲，飛竄而去。

等這十人一去，大樹叢中，竄出一個人來，只見這人身穿綠衣，頭包綠巾，足踏薄底快靴，是個中年的美婦人。

這美婦人便是陰風教主馬從龍最親信之人，對教主言聽計從，早被衆人默認爲是教主後繼人選，她名宋紫玉，外號鬼見愁，江湖人遇之必死無疑，其實，此次陰風教十名高手前去劫奪白劍鳴兒子，陰風教主並不知其事，實是宋紫玉假傳教主令諭，欲了自己一段私怨，假公濟私罷了。

那十名高手去了不到兩個時辰，宋紫玉忽然聽得山腰之上有沉重腳步聲，遙遙一看，原來是十高手中的一個回來了，背上還負着一個小孩子，宋紫玉連忙迎上前去，只見這高手的身軀搖晃不定，顯然身受重傷。

那人穩住身形，氣喘如牛，斷斷續續地道：「我等當時按照令諭，七人去把白劍鳴引出屋外，三人偷入白家，用迷魂香迷倒白家的人，把白劍鳴兒子劫來，但出屋之後，見到七個人已經被殺死了，屍橫滿地，白劍鳴一見我們三人，發掌拍擊，有兩個又被擊斃，我連忙施展輕功逃走，也被他以三煞掌功將我內臟震裂，幸我用眞氣護住心脈，才能將他兒子勉强帶來，我已盡力了。」說罷之後，口吐鮮血，不支倒地。

十個陰風教的高手全部死去，這正合宋紫玉心意，將無人在教主面前說明今夜之事，於是將他屍體草草掩埋，並且將白劍鳴的兒子帶入山中的石室，這石室是宋紫玉練功之所，陰風教中人無人知道。

白劍鳴兒子白振英，生得英俊非凡，宋紫玉平日雖然毫無情感，但見這孩子之後，也不免生起憐惜之念。

及至天現曙光，白振英所中的五鼓迷魂香已經失去效力，從昏迷中醒來時，張開雙眼，忽見自己身處石室中，前面站着一個美婦人，對着自己微笑，立刻站了起來。

白振英年紀雖小，却聰明絕頂，一見眼前景象有異，知道事有蹊蹺，於是立即問道：「姑姑，我怎會到此地來？你難道是仙人，帶我來學武藝？」

宋紫玉見這孩子既不驚慌，反而能從容問出這話來，心中愛惜之情不禁又加深了一層，於是坐在他身邊，微然一笑，道：「你猜對了一半，我非仙人，不過我却可以傳你武功，你乖乖的聽話，我就教你。」說罷，拿些東西給他吃，然後走出洞外。

宋紫玉走到洞口空地，坐在一塊石上，十年往事，湧上心頭，淚如斷線珍珠般滴下，她喃喃自語：「十年了，他是否還記得我？即如我一樣念念不忘於他？」

她從衣袋裡拿出一隻精巧的玉蝴蝶，這隻玉蝴蝶，本是一對的，但她把一隻送給千面郎君白劍鳴，她望着這隻玉蝴蝶暗忖：「如果他不是貪掌門人的榮耀，何必令我天涯遠去，勞燕分飛。」

白劍鳴和她本是相愛的，宋紫玉的父親，也就是白劍鳴的師父，宋紫玉還有一個姊姊宋紫娟。

有一天，她父親對白劍鳴道：「如果你要了宋紫娟爲妻，我便就此退隱，並且把掌門人的位置讓給你。」

白劍鳴當時沒有勇氣對師父說出已和紫玉相愛，而且掌門人的榮耀在向他招手，更因宋紫娟是個不會武功的賢淑女子，在種種原因之下，就答應了娶宋紫娟。宋紫玉知道此事，一怒之下，就遠走天涯，並且投在陰風教馬從龍的門下，這樣一別就是十年，十年的相思滋味，使宋紫玉嚐透了……

如今且說當時的千面郎君白劍鳴，他見七名大漢手執奇形怪狀兵刃，昂然走入，就拱手問道：「列位駕臨，有何見教？」

那七名大漢並不答話，立即一齊舉起兵刃，向白劍鳴砍去，因爲他們知道白劍鳴武功精湛，如不出奇制勝，相搏下去，實非敵手。

白劍鳴見這七名陌生人沒頭沒腦的來挑戰，不禁大怒，用了一式「一鶴冲天」的姿勢，避過來勢，再用「白雲三煞掌」拒敵，只見他掌風呼呼，把這七名陰風教中高手迫得團團轉，有兩個人置身在他身後，舉起單刀，飛砍而至，白劍鳴明知背後有敵偷襲，却也不懼，輕輕用左手向前一推，使出「少陽罡功」，兩人便倒地斃命。左邊又來了兩人，也給白劍鳴用「少陽罡功」震傷了內臟，當堂斃命，其餘三人，正想奔逃，那知道白劍鳴一招「白猿獻果」，一連掌砍，結果這三人也就共赴黃泉下。

白劍鳴見七名敵人全數被擊斃，便彎下身子，在他們衣袋搜索，見到陰風教的令箭，不禁暗吃一驚：「奇怪了，我和陰風教毫無過節，爲什麼他們竟聯手來攻？」

他想到此處，忽見後園墻頭三條人影一閃，他一撲上前，掌風劈去，又劈死了兩人，另外一個背上負着孩子，大驚失色，由於恐怕劈傷孩子，掌風一歪，已被那人逃入森林，白劍鳴恐有埋伏，又因惦念家中病重的愛妻，只得轉身返入家中看視愛妻。

此時宋紫娟已奄奄一息，同時又知愛子被劫，憂急之下，病勢更加沉重，兩眼無神的望着白劍鳴，吐出微弱的聲音道：「我知道你愛紫玉比我更深，你娶我爲妻的原因，是因爲想得到白雲派掌門人的位置，因我而使紫玉離家十載，消息全無，而我也曾見你多次把弄紫玉給你的那隻玉蝴蝶，現在我已不久於人世，希望你能夠找回振英，然後找回紫玉，和她共偕白首，使振英也有一個母親，紫玉終身有托，不致飄泊無依，而你也可以了却十年相思之苦了。」說完之後，便溘然而逝。

白劍鳴辦理妻子身後事，七七之期過後，就收拾行裝，找尋愛子，並將掌門地位，交給師弟陶子健。

陶子健道：「師兄，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不能坐視不理，不如我與各師弟陪你一同去找尋振英吧！」

白劍鳴朗聲道：「各位師弟，我很感激你們的一番好意，但陰風教不比普通尋常的武林宗派，他們既不是正派，也不是邪派，和別派並無往來，劫去振英，或者是另有別情，還是由我探個明白，如果一齊前往，會被誤會存心挑戰，反爲不美。」

各師弟見他意志已決，也就作罷，只有祝他早日找到振英，父子團聚，平安歸來。

陰風教派隱蔽在深山大澤山中，異常秘密，白劍鳴拜候過很多武林宗師查詢，都沒有絲毫綫索，再向邪派及黑道高手中人查問，也是徒然，兩個月來，訊息全無。

一天，來到河北境界的一條落花江，見岸旁有一間酒舖，裡面坐着幾個酒客在聊天，岸邊很靜，行人幾乎絕跡，白劍鳴走入酒舖，選了近窗的一個座位坐下，叫了一壺紹興酒，一盤扣肉，獨自喝酒，以除風霜之苦，一舒疲勞。

突然間，一陣兵弁叱喝之聲傳入酒舖，其中一個長官模樣的大漢，向衆酒客說：「巡府大人需要人代運糧餉，你們跟我前去，事成之後，一定放你們回家。」說完使個眼色，其他兵弁立刻蜂湧上前，把酒客拘捕，酒客驚得面無人色，因爲他們知道，如果被拉去運糧，定是凶多吉少，但是，他們手無縛鷄之力，無從反抗，如狠似虎的兵弁把酒客拘捕着，其中一個年紀較輕的泣着跪下，說道：「我家有一個七十歲老母，既無兄弟，又無妻兒，如果我去了，有誰奉養她老人家？還希望差大哥見憐小的，放我走吧。」

「放你的屁，如果你們都說不去，那我們去什麼地方找人？」兵弁叱喝着。

那長官模樣的大漢伸手摸摸自己的八字鬚，慢條斯理的說道：「不過……唔……如果你有五十兩銀子，我也可以賣個人情，放你回去的。」

年輕人哀求說：「大爺，我是個窮人，那裡有五十兩銀子，請大爺方便方便吧！」

兵弁叱着道：「沒有錢說什麼的？快走！」

其中一個兵弁，不知好歹，走上前去拉白劍鳴，只見白劍鳴安然端坐不動，輕輕一舉右掌，一招「狂風掃葉」把那兵弁掃開丈外，其餘兵弁見狀，一湧上前，刀槍齊下，白劍鳴冷笑一聲，足尖一點，便避開來勢，再來一個「燕子翻身」，從他們頭頂上躍過，落在他們背後，雙掌一分一合，一招「白猿探桃」，把所有兵弁盡數打倒，那個長八字鬚的拔出腰間佩刀，使出「追風刀法」，向白劍鳴劈來，白劍鳴見來勢兇猛，施展出本門絕學「白雲三煞掌」，身形飄忽，掌影人形忽東忽西，轉眼之間，戰了二十個回合，此時被打倒在地的兵弁，個個爬了起來，用箭去射白劍鳴，白劍鳴因一方面應戰，一方面又要避冷箭，甚感吃力，一不留神，肩上中了一箭，血如泉湧，知道如不離開，流血過多，傷勢更加嚴重，好漢不吃眼前虧，走爲上策，勁力貫注右掌，向對方逼退兩步，一個縱身，飄出酒舖，向左邊樹林中隱去。

且說此時陰風教派的宋紫玉，她因聽見江湖上紛紛傳說「白雲派」掌門人要找陰風教教主比武，一傳十、十傳百，整個武林都震動了起來，她聽了之後，芳心大急，立即走下傲龍山找白劍鳴，想勸他息了這條心，因爲陰風教主馬從龍所練的是陰屍掌功，別說是掌打到人身上，就算被掌風掃中，十二個時辰之內，如果得不到獨門解藥，就得一命嗚呼。

而且馬從龍又善於用毒，採集了百種奇毒無比的毒花，製成了「百花毒粉」，一不小心，飲了少許就無法活命，所以宋紫玉便要找白劍鳴警告，可見宋紫玉對白劍鳴仍然是一片痴心的。

她一路上向江湖朋友打聽白劍鳴下落，可是，好幾次都是來遲一步，當她去到時，白劍鳴才剛剛走掉，似乎是上蒼有意的作弄。

現在她又聽到白劍鳴來到了河北境界，也就趕路而至，因她是陰風教派的主要人物，不便在人多場合露面，只好揀僻靜地區走路。

她走到落花江樹林邊，心中煩悶，在樹林叢中的一個草坪坐下，盤膝閉目練氣。

忽然，一陣沉重的脚步聲，由遠而來，走到她所坐的地方附近時，骨碌一聲倒下。

宋紫玉恐怕其中有詐，霍地一躍而起，雙掌護胸，妙目微張，只見一個俠士俯伏草地上，有如死去。

宋紫玉急步上前，用手將其人身軀反轉，一看之下，不禁又驚又喜，原來眼前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她苦思十年的愛侶白劍鳴，現在竟昏倒在自己身邊，肩上鮮血淌流，還插着一支利箭，她立即把箭拔出，細心一看，幸好箭上無毒，不然恐怕早已斃命。

當下取出香羅手帕，替他把傷口包紮好，拿出一個白玉小瓶，倒出一粒還魂丹，放入白劍鳴口中，伸手向他背上一拍，還魂丹便滾入他的肚中，面色開始由青轉紅。

宋紫玉心內一寬，她知道白劍鳴只是失血過多，傷處並不致命，只要半個時辰，就可以醒來了。

但是，她內心又掀起了愁思萬千，相隔十年的沉睡中的愛郎，只有半個時辰的聚首，在他未醒的時候，她一定要離開，因爲她不願意奪去姊姊的丈夫，祇有犧牲自己，使姊姊得到幸福，不能破壞他們的家庭。可是自己却是飄泊無依，天涯海角，想到這裡，不禁鳳目垂淚，一顆顆的辛酸淚珠直滾而下，滴到白劍鳴的身上。

此時，白劍鳴還未醒來，他又怎知有一個人在爲他傷心腸斷，而這個人正就是夢寐難忘的宋紫玉。

轉眼間，半個時辰已過，宋紫玉銀牙一咬，抹去臉上淚痕，從身上取出一張摺疊的字條，放在白劍鳴的懷中，然後長嘆一聲，霍地站起，再向白劍鳴投視了最後的一眼。

她喃喃自語道：「這一別後，不知何時才能再相見？我想是相見無期了。」隨即身形一晃，向樹林中隱去。

一陣冷風刺骨，把昏迷中的白劍鳴吹醒。他慢慢的睜開眼睛，發覺自己躺在草地上，肩上一陣劇痛，用手一摸，見肩上用一條香羅帕包紮着，羅帕上還有陣陣的幽香，當下立即站起，向四週高聲叫道：「何方高人，救了在下一命，請現身出來，受在下一拜！」他叫了兩遍，祇見滿目都是樹林，只有山峯的回聲，那有半個人影，白劍鳴認爲可能是前輩高人，施恩不望報，所以沒有現身出來和他相見。

正當他準備離開樹林之時，忽然發覺袋中似乎有一些東西，伸手一掏，上面寫道：「鳴哥，別後十年，相思苦甚，不過往事如雲烟，何必追憶，我心如止水，永不揚波。令郎振英，現在我處，傳以武功，五年之後，當再送還。

「馬從龍所練者乃是邪派武功，屬於陰屍掌功夫，掌風可置人死地，更善於放毒，使人不明不白死去，望你立即返家，夫妻團聚，珍重，珍重。宋紫玉留。」

白劍鳴閱罷，不禁又驚又喜，暗忖：「如果她能等我醒來，我把紫娟死訊向她相告，我就可父子團聚，也可以和她共偕鴛侶，却是天妒多情啊！」

他覺得宋紫玉不辭勞苦，向他提出警告，可知對己實在一往情深，此時一別，她定是隱居深山，教授振英武功，何不向人跡罕到的深山野嶺查探，或者能找到她的踪跡，心意一動，立即前行，找尋愛侶踪跡，千里追踪！

再說宋紫玉心願已了，施展輕功，如輕烟般向傲龍山峯奔去，回到自己隱居的山洞。這時候，白振英正在練功，宋紫玉見了，心中不禁大悅，知道他在日後定會成爲武林中高手。

白振英見宋紫玉回來，連忙問道：「姑姑，妳回來了，妳說去找我父親，可曾見到？我母親的病好了些嗎？」

宋紫玉簡單地答道：「他們都好，你父親叫你好好的用功練武。」其實宋紫玉不知姊姊已經病逝。

＊　＊　＊

武林之中除了白雲派之外，還有一個青龍派，此刻青龍派的高手雲集在練武廳上，他們正談論着白劍鳴，原來以前青龍派有一個弟子行爲有乖武林之道，犯了惡行，被白劍鳴殺掉，因此青龍派的人懷恨在心，常思報復，但白劍鳴的一套「白雲三煞掌」厲害非常，更有一羣武功不弱的師弟，他們恐怕不敵，祇好悶於在心。

現在他們知道白劍鳴單身一個，走遍大江南北去找陰風教主馬從龍，認爲有機可乘，於是想法子一報殺徒之仇。

一個名叫李嘯天的弟子道：「師尊，我們一定要爲本派弟子報仇，不然就會給江湖人士恥笑，說青龍派不敵白雲派。」

青龍派掌門人玄空道長生性乖戾，練就了一套青龍拳，拳法是陰柔爲重，故此建立青龍派，江湖人士死在青龍派弟子的手下，屢見不鮮，這更使得玄空道長氣燄萬丈，他聽得李嘯天如此說，也點點頭道：「仇不能不報，但我們要查明他的下落，才能下手。」

李嘯天自告奮勇的道：「師尊，讓我去查吧！我經常在江湖上走動，比較容易調查。」

玄空道長答道：「也好，你就立即下山，如得到消息，立即上山報告，千萬要小心行事，不得魯莽。」

李嘯天別過師尊，施展輕功下山去查訪白劍鳴下落。剛好白劍鳴在翠雲山的酒舖歇脚，白劍鳴因見翠雲山高聳入雲，準備進食之後，才上翠雲山查探宋紫玉的下落。

李嘯天剛下山脚，遠遠望見了白劍鳴在酒舖之中飲酒，不禁大喜叫道：「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眞是天助青龍派了。」

於是，立刻施展輕功奔回上山，向玄空道長報告，玄空道長聽了，道：「立刻召集所有弟子在大殿中齊集。」

「是，師尊！」李嘯天躬身而退，走到了大殿敲打銅鑼，不久，所有弟子已經到了大殿齊集。玄空道長的兩個師弟玄法、玄本也到來了。

玄空道長站在大殿之上，對衆人道：「兩位師弟及各位弟子，李嘯天已經查明白劍鳴這匹夫的下落，他就在山脚下酒舖中喝酒，我們立刻去找他報仇！」

衆門徒齊聲應諾，個個磨拳擦掌，一副非要把白劍鳴煎皮剝骨不可的樣子，數十個弟子由玄法、玄本、玄空道長率領着，浩浩蕩蕩直奔翠雲山下，剛走到半山時，忽然一條人影，如風一般上山，玄空道長遙目一看，正是千面郎君白劍鳴，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立即揮動鐵拂塵，雙足一頓，借力使勁，向

白劍鳴身邊落下，喝道：「白劍鳴可記得我玄空道長嗎？」

白劍鳴答道：「原來是玄空道長，我們好久不見了，道長別來無恙吧！」

玄空道長面色一沉道：「好好好，不過你可不大好。」

白劍鳴見玄空道長面如鍋底，又見到數十名青龍派弟子向自己包圍過來，心知不妙，當下鎮定心神，凝神戒備。

玄空道長喝道：「白劍鳴匹夫，還我門徒來！」他聲到人到，手中拂塵使出一招「青龍吐信」，就向白劍鳴的面門掃去。

白劍鳴連忙使出一招「老猿望月」，向後一仰，把來勢避過，並且揚聲道：「道長，令徒是犯了武林大忌，死不足惜，希望道長明察秋毫。」

玄空道長怒叱道：「我青龍派有青龍派的門規，你們白雲派有白雲派的門規，河水不犯井水，別多說了，我們且在武功上分個高下！」說時，手中一擺鐵拂塵，抖得筆直，這鐵拂塵乃是鋼絲所造成，一擺之時，便如一隻判官筆，直向白劍鳴肋下點去，白劍鳴再向後一退，說道：「玄空道長，你想清楚才好，不要後悔。」

「少說廢話！」玄空道長陰惻惻地說，手中鐵拂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厲害非常。

白劍鳴見對方人多勢衆，如不速戰速決，事情更加麻煩，當下施展絕學「白雲三煞掌」向玄空道長還擊。

一個是白雲派的掌門人，一個是青龍派的掌門人，白雲掌是以快捷搶攻，而青龍派則以陰柔制敵，雙方施展絕技，祇見拳風呼呼，拂塵飄飄，打得難分難解，轉眼之間，便已鬥了五十多回合。

白劍鳴覺得久戰下去吃虧的終是自己，心念一動，立即向左一縱，假作落敗不支之狀，玄空道長不禁一喜，手中拂塵使出一招「蛇竄高台」，向白劍鳴天靈蓋點去。

白劍鳴見他下盤空虛，暗呼得計，一招「白猿摘果」，逕奔玄空道長的湧泉穴點去，玄空道長祇覺腳底一麻，搖搖欲墜，玄法、玄本二人一見師兄被點穴道，雙雙撲到，各舉單刀，把白劍鳴擋住，玄空道長趁這機會，運功解穴。

千面郎君白劍鳴朗聲說道：「玄空道長，我勸你還是罷手爲好，不然大家都不會好過的。」

玄法、玄本師兄弟齊聲答道：「就算我師兄願意，我倆也不同意。」兩人向兩旁揮手，李嘯天立刻率領衆弟子，蜂湧上前，人劍齊下。

白劍鳴毫無懼色，冷然說道：「你們想以多勝少，我就讓你們試試白雲三煞掌的厲害！」隨即施展奪命手法，把青龍派的門人打得東歪西倒，玄法、玄本兩人仍然苦苦支撐反抗。

白劍鳴怒吼一聲，突使一招「白猿獻鳳」，把玄法舉起，玄本見師兄遭擒，祇得停下手來。

白劍鳴將玄法放下，並道：「我們同是武林一派，何必要互相殘殺，免爲奸者所恥笑。」

玄空道長見白劍鳴並不將玄法傷害，不禁大爲感激，臉上一紅，說道：「多謝饒恕，貧道也知錯了，今後自當嚴教門下。」

白劍鳴拱手道：「剛才冒犯，還望見諒，道長可知一個名叫宋紫玉的武林女高手下落嗎？」

玄空道長搖搖頭說不知，說罷便率衆走了。白劍鳴不禁大感失望，祇好頹然下山，其後拜會一個新興的五龍幫，幫主徐慶設宴款待。

在觥籌交錯之際，白劍鳴拱手問道：「徐幫主，在下來到貴幫，承幫主招待，不勝感激，我想探問陰風教教主馬從龍的消息，因爲他屬下的一個女弟子劫去我一個兒子，不知馬從龍最近有否在江湖上露面？」

徐慶聞言，臉色一變，答道：「白掌門，馬從龍在三個月前，曾來過敝幫，那時敝幫創立五週年慶典，宴請江湖上朋友，想不到馬從龍竟然到會。他也曾問及你爲甚麼找他，我說不知道。」

白劍鳴道：「徐幫主一聽馬從龍三個字，便面露不豫之色，莫非馬從龍對你不住嗎？」

徐慶愀然道：「大怨是沒有，不過當日在宴會之上，有着正邪各派高手，當時有一個關外來的長白派好手，見到從龍面目陌生，就走上去問馬從龍是何派？馬從龍答稱是陰風教，那長白派好手祇是說了一句：『從未聽過陰風教』的話，那知之後就招來殺身之禍！」

白劍鳴問道：「馬從龍是怎麼樣下毒手的？」

徐慶答道：「到酒過三巡的時候，馬從龍走到那長白派好手的面前，說敬他一杯酒，長白高手喝了，轉眼之間，就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事後覺得定是馬從龍在酒中下毒，想不到他身爲一教之主，竟會如此心狠手辣，白兄以後見了他，得要特別小心才好。」

白劍鳴聽罷，他不禁悚然一驚，點頭答道：「多謝徐幫主關心，在下感激非常。」當下告辭而去。

一路再去深山野谷打探，不經不覺又走了半月光景，仍無法打探得宋紫玉下落。

這天，白劍鳴來到了碧霞山，祇見古樹參天，一望無際，山勢雄偉，連綿數百里，正是最好隱居的地方。

於是，決定上山一探，看看宋紫玉是否在這山中隱居，於是，在山下人家購買乾糧。

碧霞山上，樵夫絕跡，白劍鳴施展上乘輕功，攀籐附葛，山上有許多高峯，要踏遍所有高峯，所費時日實在不少，但白劍鳴抱着大無畏精神，一定要踏遍所有山峯不肯罷休。

不表白劍鳴踏遍山峯，找尋愛侶。且說此時陰風教教主和他的親信，坐在大殿之上，這間大殿，四週刻着修羅十八層地獄，陰森可怖。

大殿四周，有幾間小殿，每一間都有一個絕色美女在侍寢，宋紫玉和其他的教徒，就在附近的山洞居住處，每日清晨，集合大殿。

此時，大殿之中，鴉雀無聲，馬從龍沉聲問宋紫玉：「聽說千面郎君白劍鳴屢屢向江湖人士打探關於我的居處，這是甚麼緣故？」

宋紫玉心中一凜，連忙力持鎮定，道：「這個……我可是不知道呢。」

馬從龍又道：「我素來和江湖人士沒有來往，更談不到恩怨，白劍鳴這種舉動，實在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站在旁邊的軍師龍剛道：「教主，難道我們陰風教派會怕白劍鳴不成？」

馬從龍道：「這並不是怕與不怕的問題，而是我想知道他找我的原因。」

另一個弟子道：「教主，看來白劍鳴找我們定非善意，他自稱是正派人士，說我們是邪派，非提防不可。」

龍剛手撫長鬚，沉思半晌，忽然雙目睜開，突然道：「莫非是和失蹤的十個人有關連？」

馬從龍點頭道：「我也覺得奇怪，因爲他們十人，沒有我的命令，是不能私自下傲龍峯的，但他們十人却同時不見了，我派人打聽，也查不出頭緒。」

宋紫玉坐在一旁，內心忐忑不安，他們的每一句話，都使她芳心亂跳，其後聽馬從龍說打聽不到頭緒，才稍爲放心。

因爲是她當夜假傳令箭，着十名高手劫白振英，結果十名高手都死在白劍鳴的「白雲三煞掌」之下。

龍剛道：「教主，我們不能不提防白劍鳴尋到這裡來。」

馬從龍臉露得意的神色，說道：「這個我知道，闖入陰風教的人，是有入無出，我自有方法對付他的。」

宋紫玉芳心跳動不止，她擔心着白劍鳴的安全，但一時却想不出甚麼方法來解救目前的危機。

白劍鳴這時已來到一座山峯之下，抬頭一看，祇見這座山峯非常奇特，與別的山峯不同，由山峯腳下至山峯之頂是光滑非常，一株樹或一根藤都沒有，形如筆直，猿猴也難登上山峯，當下俯首尋思如何才能登上這峯頂。

突然，一陣奪魂勾魄的喪樂聲音，在峯頂之上奏出，扣人心弦，白劍鳴運起慧目向上一看，祇見四個身穿奇裝異服的大漢，手執號角，嗚嗚而吹奏着，一個面目乾瘦，有如活殭屍的中年大漢，身穿黑袍，上綉金線飛龍，頭戴皇冠，足踏烏靴，旁邊有四個美女隨侍，有如國君出巡，突然之間號角聲轉爲雄壯非常，有如萬馬奔騰。

原來正是陰風教主馬從龍，他接到教徒的報告，知道千面郎君已到峯下，因此出來相迎。

馬從龍把手一揮，號角立即停止，隨即發出好似幽靈一般的聲音對白劍鳴喝道：「陰風教主馬從龍歡迎白雲派掌門人白劍鳴，希望白掌門人恕馬某來遲之罪。」

這一叫，數里可聞，馬從龍的深厚內力可想而知，白劍鳴見對方如此客氣，也就高聲回答道：「多謝馬教主盛意，在下感激非常，但在下有數言請教馬教主。」

馬從龍笑道：「白掌門不必客氣，有話登峯再談。」

話剛說完，祇見峯頂拋下一條長達數十丈的繩子，繼續道：「請白掌門揉繩上來吧！」

千面郎君白劍鳴內心暗忖：「他們竟然如此想出此難題來爲難我，如果我不揉繩上去，他們一定以爲我畏懼，或者沒有功力登峯，但是，倘若我揉繩而上，身在半峯之時，他們很可能會施暗算。」

江湖人士對於臨陣退縮，認爲是奇恥大辱，尤其是成名人物，決不肯這樣做，於是，鋼牙一咬，一提眞氣，雙手握繩，身軀半空拔起，毫無懼色的揉繩而上。

說也奇怪，陰風派雖是個邪教，但當白劍鳴登峯之時，却不加傷害，直到白劍鳴登上峯頂，馬從龍還滿面笑容，道：「請白掌門入大殿一聚。」

白劍鳴昂然直入大殿之中，殿上已經擺好酒筵，馬從龍肅客入座，兩人客氣了一番，馬從龍舉杯邀飲。

白劍鳴環目四周一看，見到兩旁排列着如鬼差模樣的侍衞，大殿的雕刻，更是陰森可怖，死氣沉沉。

酒過三巡之後，馬從龍笑道：「白掌門人初到敝處，想或未曾聽過敝教的鬼哭。」

白劍鳴點頭道：「我也想一開

眼界。」

馬從龍一拍手掌，祇見四個美女穿着白色長袍，繫着白色腰帶，頭戴白色頭巾，這四個女子，面貌雖美，却毫無血色，手執銅鈴，恰如四個女幽靈，從地府來到人間，四個幽靈似的女人，向席上施了一個萬福，就搖响了銅鈴，翩翩起舞，一時表現得歡喜若狂，一時又表現得沉寞異常。

白劍鳴並不覺得好看，只感覺她們舞起來時，陰風陣陣，使人毛骨悚然，當下暗自運起元神，攝元固本，若無其事的和馬從龍談笑。

不久，四個女子舞罷，冉冉而沒，白劍鳴道：「馬教主盛意招待，在下非常感激，不過，我有一句話請問教主，在下小兒是否平安？」

馬從龍聞言一驚，問道：「白掌門此話怎生說的？」

白劍鳴心中一怒，但仍然平和地道：「教主眞的不知？這就奇了，一年前，有十名大漢來到舍下，向在下挑戰，我把其中九人解決了，但另外一個，却背着小兒逃入山林，後來我在屍體上搜出貴教的令箭，所以我知道是貴派所幹的，祇是，我覺得與貴派毫無過節，何以竟然牽涉及一個無辜小兒？」

馬從龍冷然道：「這件事我確實不知道，或者是他們私自下山，但你殺我教中高手，這個大仇却不能不算！」

說時，身軀一縱，運起內勁，一掌向白劍鳴胸膛打來。

白劍鳴早有備，身軀微然一晃，使出一招「猿繞東籬」，滴溜溜從馬從龍身前滑過，伸掌在馬從龍背後印去。

但是馬從龍身爲一教之主，武功自是不弱，霍地轉身，左手向前一推，剛好和白劍鳴來掌相抵，啪的一聲各自退開兩步，身軀微晃，彼此都覺得對方功力深厚。

馬從龍心想：自己苦練了十多年的陰屍掌，功力不凡，定可以把白劍鳴置諸死地。當下他低哼一聲，雙手上下翻飛，忽左忽右，每發一掌，都挾着陣陣寒風，掌法奇詭之極。

白劍鳴想起在樹林之中，宋紫玉留下的字條，說馬從龍的陰屍掌功非常厲害，祇要掌風拂中，也會中毒，知道自己已上當，覺得自己一死，愛子不難也遭毒手，當下心念一動，忖道：「我何不與他來一個兩敗俱傷！」

當下一個轉身，把平生勁道貫注雙掌，向大殿正中的大木柱擊去，祇聽得轟然巨响，大木柱竟被掌力震斷，大殿轟然倒下。

馬從龍一驚，正想竄出，那知背後忽然一把利刀飛至，欲避無從

，當堂慘叫一聲，倒下地來，一命嗚呼，整座大殿也隨即倒塌。

而白劍鳴此時由於運用眞氣，體中毒性發作，祇覺一陣昏眩，茫然之間，只覺被人背起，此後便不知人事了。

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白劍鳴在迷糊之中，覺得有人在他身畔，隨即覺得面頰給一種軟滑的東西所貼着，强自睜眼，忽見一條人影飛也似的一閃而逝，使他更感覺奇怪，恍如身在夢中，暗忖：莫非我已身在地獄？當下用力一咬下唇，但却又痛疼，知道尚在人間。

於是，支撑而起，走出房間外面，忽然一個孩子向他撲來，並且呼叫着：「爹爹……」

白劍鳴略一定神，才知道眼前這小孩並非別人，正是自己愛子白振英，不禁緊緊的擁抱住，虎目流淚，父子親情，表露無遺，他緊擁着兒子問道：「振英，你怎麼會來到此處？」

振英流着眼淚道：「是一個姑姑帶我來的，而且她還教我武功，剛才你在大殿迷倒時，是我背你來到這裡的。」

白劍鳴不禁大奇，問道：「你怎知道我遇險？」

振英道：「剛才，姑姑走來，說你有生命危險，叫我立即往大殿接應，去到大殿時，你在和教主馬從龍動手，你中了他的陰屍掌風，姑姑見情形危急，她便用飛刀射中他背後，而你那時也已昏倒了，我連忙把你背了出來，姑姑用掌擊斷了大殿的其他支柱，大殿便倒下了。」

白劍鳴當然明白振英口中所說的姑姑，乃是分別十年的舊情侶宋紫玉，當下問道：「姑姑呢？她在那裡？」

振英道：「她已經走了，剛離去不久，她對我說，大家要分別了，說你快要甦醒過來。」

頓了一頓，又問道：「爹爹，姑姑是誰，她對我眞好。」

白劍鳴喟然一嘆，說道：「孩子，你以前沒有見過她的，因爲她在你未出世之前，已經和我分別，我們現在立即要把她找回來。」

他覺得找了多時，如今才能知道她的踪跡，却又無法相逢，心中不禁焦急起來，但是又不知怎樣才能走下這座高聳入雲的山峯，振英說道：「我知道怎麼樣可以走下山峯，我帶你走。」

白劍鳴聽了不禁大喜，於是由兒子引路。

原來從峯頂到峯下，有一條隧道，這隧道，祇有陰風派的人才知道，宋紫玉當日曾經把這條隧道的入口告訴白振英，所以他知道。

當下父子二人，施展輕功，逕向隧道奔去。

經過兩個時辰，已經來到山峯之下，鳥語花香，古樹參天，但却不見了宋紫玉倩影。

白劍鳴內心慘然，喃喃自語道：「碧霞山這麼闊大，怎能覓得芳踪？」

振英道：「在東面樹林之處，有一間茅屋，我知道姑姑時常去那裡面。」

白劍鳴一聽，有如絕望中忽然出現一線生機，連忙道：「你快帶我前去。」

於是，父子兩人又向樹林飛奔而入。

宋紫玉此時果然在茅屋之中，珠淚暗垂，她想到白劍鳴父子團聚，不久也告夫妻團聚，但自己却孤零零一個人，想到此處，心情更加慘愴。

忽然之間，聽得振英在茅屋外高叫姑姑，心裡突然一驚，正想躲藏，但白劍鳴父子已經跑了進來，不禁粉面脹紅，垂下頭來，她想起白劍鳴昏迷三日三夜，由自己親手餵葯，初時白劍鳴知覺全失，她又用口相哺，故此想起來便有些難爲情了。

白劍鳴見分別了十年的宋紫玉丰姿如昔，站在那裡垂頭不語，悄然走近她身旁，伸手輕按香肩，柔聲說道：「紫玉，我們苦苦相思，十年之後，竟能在此相見，難道妳竟忍心捨我而去，使我再熬相思之苦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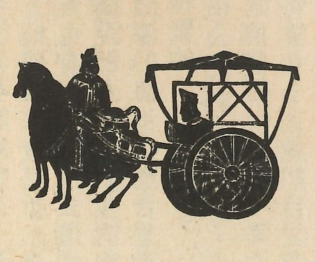
宋紫玉聽得白劍鳴柔情一語，芳心忐忑，情緒激動，不期然掩面嬌泣，哽咽道：「但姊姊……」僅能說出三個字，便無法說下去。

白劍鳴怎不明白她的意思，喟然一嘆，說道：「姊姊在振英被劫那天就病入膏肓，撒手塵世了，臨終時，吩咐我無論天涯海角也要找回振英及妳。」

頓了一頓又道：「振英實在需要一個母親。」

宋紫玉不禁悲喜交集，想到十年浪跡江湖，孑然一身，如今有個歸宿，有情人終成眷屬，當下一笑投懷，此後白頭偕老，再也不出現江湖了。

（全文完）



丹孃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蕭丹正了莊主位　獨自下山浪天涯

歌聲隱隱遠處傳來，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好不哀怨凄惋，偏是那風蕭蕭，雨又瀟瀟，眞像是：草木也爲之含悲，樓前柳，柳絲低，點點滴滴顆顆淚珠垂。

歌聲遠遠隱隱，似斷斷續續，但入耳却清清楚楚，只聽那凄惋的歌聲，歌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抛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蒓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挨不明的更漏；
喲……喲……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歌聲悲愴凄惋，但這樓前自斟獨酌的少年，却挑了眉兒，聞歌聲，那兩道柳眉兒却倒豎了起來。心想：這必是情海生波的怨女了，我焉得不管？

但旁邊兩個年輕的對酌的相公却嘆了口氣，一個對另一個道，不，是先吟後說，只聽他吟道：

「章臺柳，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這故事，你必然聽說過。」

另一個相公點了點頭，道，也是先吟，後才說道：「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賦離別，一葉從春忽到秋，縱使君來豈堪折。這可憐丹孃，若也有人替她捐去這樣一首詞兒，據說那人亦是個多情種子，即使侯門深似海，必也會感動，而來與她相聚的，可惜……」

這相公便道：「你錯了，非是無人替她捐信兒，一個不幸而墮落煙花的青樓女子，竟然自愛潔身，從一而終，不受酷迫威逼，矢志不移，端的罕有，加上那丹孃人見人愛，而今更是人見人憐，你想想，連那王八鴇兒也被感動了，何況他人，豈有無人替她捐信兒的，奈何都未曾達到那蕭郎手中。」

樓前獨酌的少年心中一動：怎生有這麼巧的，蕭郎、丹孃，都同了她的眞假名姓？

敢情這少年非是別人，正是自號丹秋生的蕭丹，那日在揚子江邊，身前有個丫頭開路，身邊有齊女伴隨，嘿！那身後，篤篤連聲，或左，或右，時遠，時近，鹿杖翁雖沒現身，却比現身更令她心寒，分明是故意鹿杖拄地有聲，警告她，休想逃走。

就這樣，簡直是被押回無名山莊，不用說，正了莊主之位，但有言在先，鹿杖翁若不應承作總管，休想她正莊主之位，那鹿杖翁不但受了蕭嘯天前莊主的救命大恩，而

且傳了無名山莊總不外傳的武學神功，何況二十年來，已以無名山莊爲家了，何況受了蕭嘯天臨去時的重託，不由他不應承。

至於齊女，早已醉心無名山莊的奇門詭絕的武功，年來與蕭丹形影不離，常感相形見拙，既要常伴蕭丹，與蕭丹已如膠似漆，又已入了無名山莊，巴不得蕭丹以神功相傳，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自是一時間，冷落了蕭丹。

冷冷清清的無名山莊那及得花花世界的江湖多姿多采，已脫了羈的馬兒，如何還能拴得住？

本來不過信步出莊走走，忽然心中一動：眼見那鳥兒在天空自由飛翔，蜂採蜜，蝶戀花，如何不心兒癢癢。聯想到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了，幻想出胡大哥與金鳳姑娘畫眉的風光，她訴說相思苦，難免要細數郎輕薄，那風光，自是纏綿繾綣又旖旎。

那蕭丹不但扮作少年郎久了，而且從小到大，無名山莊壓根兒就沒閨閣，小時活潑頑皮，長大了，也爽朗更豪邁，甚至連她自己，簡直就忘了是女兒身，那心態，那舉止，活脫就是個男兒。

心想：留在莊中，在齊女身邊，倒妨礙了她練功夫，現在，她是一莊之主了，心念一動，如何還關得住她，誰能攔阻得她。

鹿杖翁竟也不加攔阻，那莊中人口多了，易水那一雙遺孤，幽冥使者那孩兒，而今又多了個齊女，皆要在他的指點之下，勤練功夫，而且，已捐去信兒，要他的兒子與媳婦倩倩前來團聚，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何況受了蕭莊主的大恩，如何敢不盡心竭力，打理無名山莊，何況他已以無名山莊爲家了。

何況，蕭丹經過這一年來的江湖歷練，又得到她娘羅刹夫人的指點教導，儘可天下去得了，當今天下，誰能與敵。

何況，鹿杖翁點了點頭，只道她思念娘親，無名谷在泰山山腹之中，相距非遠，他豈會阻止蕭丹探訪她的娘親。避免尷尬，蕭丹不言去處，更以爲是了，自是不便詢問，只囑咐她早回。

只瞞着一個齊女，就這樣，獨個兒又上了路，循着前時舊路，走上了山東道，却只遠眺泰山霧擁雲環，並未前往無名谷，嘆了口氣，又隨泗水流，流到了瓜州古渡頭。

那畫圖懸賞，捉拿她的榜文，雖被風吹雨打，仍有懸掛，她豈會懼怕，倒啐了一口：「哼！敢情我是這樣的醜樣兒？一點兒也不瀟洒又風流。」

又是一年了，她長得更高了些，扮作個翩翩佳公子，更見瀟洒又風流，豈會被人認出來，甚至豈會有人疑心她這位翩翩佳公子，竟會是殺人放火情俠希夷？

何況，她姓丹，名丘生，丹丘生不是情俠希夷，那日金山之上，數百黑白兩道上的英雄好漢，其中豈會少了六扇門中人，可都見到了，是以更是有恃無恐。何況，誰又敢捋虎鬚？

江南地，魚米鄉，物阜民豐，文風盛，自多衣冠，是以那道上擾擾馬足車塵，多琴棋携酒，蕭丹就這般，來到了那六朝金粉地的金陵。

可是令她大失所望，金鳳鏢局金鳳旗仍迎風飄揚，旗上的金鳳仍栩栩如生，竟沒聽說過總鏢頭與情俠希夷已成了連理，而且都已不在金陵。

又何用問，只要一看那四門張掛的，招募民伕的榜文就知道了，慚愧，她早該想到的，因爲同樣的榜文早已見到了，安徽與蘇北，大興水利，治理疏濬淮河。那自是一場無量功德，活閻羅的不義之財，作了大義之舉，造福萬民，紫烟蘿與情俠希夷，當仁不讓，都已不在金陵。

那蕭丹閒來無事，少不免石頭城上望天低，自不是吳楚眼空無物，而是空悵望，憑吊那六代豪華春去也，玉樹歌殘，胭脂井寒，惆悵那南朝千古傷心事，蔣山青、秦淮碧，又豈僅夜臨秦淮近酒家，那玄武湖、莫愁湖亦時鎭日酒家留連，她到底是個姑娘，每當煙籠秦淮月籠沙，夜臨秦淮，只近酒家而已，那風月之地，歌舞之場，莫不携妓擁妓，對易釵而弁的蕭丹，難免尷尬，老大不是滋味兒。

這日，蕭丹從金鳳鏢局門前一轉，得知金鳳姑娘仍在淮上，便信步走到莫愁湖邊。

莫愁湖畔，乃是金鳳姑娘與齊女長大的地方，聽齊女說得多了，只覺倍感親切，凭窗酒家樓頭，這草長鶯飛時節，只見那湖邊柳，柳絲兒舞婆娑，小燕兒貼水飛拖，媚柳煙濃，燕尾剪波綠縐，當眞風景令人醉，一如齊女描述的。旁邊桌上來了兩個相公，對酌交談起來，竟也不覺，直到那歌聲隱隱傳來。

蕭丹聽得心中一動，那眉兒頓又揚起來，當眞是：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絕，痴男怨女，又一雙可憐風月債難酬。

正想，情俠丹丘生，焉得不管？

她不過心下想而已，那知，啪的一聲響，那一邊，凭窗的桌上，一人驀可裡一拍桌子，却說道：

「我焉得不管！」

蕭丹不過是心說而已，這人却替她說了出來！

她不看猶可，一看，登時怔住了，原來也是個少年，面如冠玉，唇若塗丹，宛若臨風玉樹。尤其是目似朗星，烱烱有神，只一眼，便知道少年雖然不過二十來歲，但那神光內瑩，不但有一身功夫，分明內家功夫已具火候！

江南地，多衣冠，毓秀鍾靈，人物風流，瀟洒更平常見，却都不及這少年般，罕曾見。

不料她循聲望那少年，那少年，可不是也在望她，而且顯然早已在注意她了，若不是早已在望她，她聞聲轉頭，又豈會和他目光相遇？

蕭丹驀然一怔，雖沒臉紅，那心兒不由一陣跳。

不，她早已忘記她是個姑娘了，不僅扮男兒久了，性格上也活脫像個男兒，不過是驀然一見，這少年竟有幾分與胡奇、那眞正的情俠希夷相似！

但相似而已，即使是割除了惡瘤，脫胎換骨的胡奇，她又豈有認不出來的，當然不是。

只見那少年轉過身來，對那兩個相公拱手，道：「兩位兄台聽言，可否請告其詳？」

蕭丹正想：若是我，甚至胡大哥，可就沒這麼多禮數了，可見這少年雖有一身功夫，可不是江湖中人，却見那兩個相公互望了一眼，一個道：「我們不過閒談而已，其實不知。」

那少年忽然一揚頭兒，朗朗笑道：「兩位兄台適才有侯門深似海之言，想必是有所顧忌了，好敎兩位兄台知道，在……在下非是別人，兩位兄台，可聽說過情俠希夷？」

蕭丹又是一怔！但早心中一樂，好哇，看樣子，又來一個，又一個冒充情俠希夷的來了！但他那在下兩字出口，却遲疑了一下，顯然是在學江湖口吻，却還不到家。

正因她心中一樂，可不也想知那凄婉的歌聲由來，也想知其詳，更從不知甚麼叫男女有別，連眼珠兒也沒轉一下，已站了起來，也有樣學樣，嘿，這還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遭兒，將手一拱，而且離了席，對那少年道：「啊呀！原來……你就是……」

那少年本已揚了頭兒，這番更揚了眉兒，道：「不敢，情俠希夷，在下便是。」

若不是裝作驚喜，蕭丹差點笑出聲來了，但總算忍住了。

只見那兩個相公啊了一聲，可不也面露驚喜，情俠火焚揚州衆香樓，眞個地覆天翻，殺活閻羅焦雄，大鬧鎭江府，火焚金山寺，都和金陵一衣帶水，近在呎尺，豈有不聞不知的，在江南地，更是人人傳頌，交相敬佩感讚，殺貪官，誅惡霸，救薄命女，尤其是：多人知道已落入活閻羅手中的寶物，而今由金鳳鏢局公開變賣了，用以築堤濬河，治理爲害黎民的淮河，日久，知道的人也更多了，知是情俠希夷取自活閻羅的不義之財，只不過這是善擧，都心照不宣而已，無不敬重感激，便官府也閉了隻眼兒。

那兩個相公啊了一聲，都把眼兒瞪得大了，一個說道：「當眞……眞像……」

「像極了。」另一個說。

却把蕭丹提醒了，當眞，這冒充情俠的少年，眞有些像那畫影圖形，張掛四門，官府要捉拿的情俠希夷。

那官府畫影圖形，只有蕭丹才知道，不過是根據揚州衆香樓的可憐煙花薄命女的口述，描述的，其實是她，她有甚麼特徵？不過是風流瀟洒而已，却不料，像了這少年。

可把蕭丹樂極了，是否因爲這緣故，這少年便冒充起情俠希夷來？

想想情俠希夷，一擧手，就殺了揚州一十三個六扇門中人，活閻羅和他的幾個得力的嘍囉，何等英雄了得，亦死在人家情俠手中了，畫影圖形，不過虛應故事，向上頭交差而已，即使眞遇到六扇門中人，誰敢動手拿他，假作不見，遠遠躲開他，倒會有的。

那自是說，若遇到像圖形上的人，如這少年，竟公然冒充，自認情俠，絲毫不懼。

樂壞了的蕭丹，不用假裝，已是喜形於色，道：「妙極……」

眼珠子直轉，心說：「何不敎他裝得更像些，諒他不知這希夷名兒的出處，當下晃腦又搖頭，說道：「眞個是，視之不見之曰夷，聽之不聞之曰希……」

不料那少年呵呵一笑，道：「搏之不得之曰微。當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涯何處無芳草，小兄弟，好生淵博……」

若是她仍坐着，必跳了起來，但蕭丹不但站着，而且仍然拱着手，是以只是怔住了！莫非，他眞有來歷？不然怎會也像胡大哥口吻，叫她小兄弟？

那少年不僅呵呵笑，而且更喜形於色，蕭丹說：「你……叫我……」

「小兄弟！」少年說：「相逢何必曾相識，在……在下既然痴長幾歲，竟然一見如故……」

「一見……如故……相逢何必曾相識？」

那日在鎭江左近的小鎭上，與割除了惡瘤，回復了本來面目的胡奇相遇，不也說了同樣的話？蕭丹的眼睛如何不睜得更大了！

那少年又一聲呵呵，說：「你我……啊，我是說：我輩俠義道中人，既然一見如故，若還客套，豈不有失豪俠本色。小兄弟，我交了你這個朋友啦。」

蕭丹拱着的手放下來了，原來如此，再一次聽他自稱在下，說得蹩蹩扭扭，你我慌忙改說我輩，敢情是這麼一回事，才知道少年不過是有文才，也有些武功，可不是和她初離無名山莊，出來闖蕩江湖一樣，本是個雛兒，却要冒充老江湖一樣。

原來是這麼回事，但少年不但知道這希夷名兒的出處，又會些武功，可知也不等閒，當年在邯鄲道上和胡大哥初相遇，不也被胡大哥笑話過麼？是以，反倒生出點親切感來，道：「好，我輩俠義道中人，是豪俠，自應豪爽，是不與客套假的，既然一見如故，那我就……叫你大哥哥，啊……」

甚麼話，她一個姑娘，怎對一個初相識的男子漢，一見就叫大哥哥？但衝口而出，可收不回來了。

那少年朗朗大笑，道：「好極了，小兄弟，雖然你文質彬彬，但大哥哥是豪俠，就算你也是一條好漢。」

「對！」蕭丹又樂了，而且大樂，說：「父是英雄兒好漢，啊，不對，兒是英雄弟豪傑，大哥哥請了，想必適才亦聞那歌聲凄婉，無限悲愴哀愁，大哥哥你既是情俠希夷，自當……」

「令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成其眷屬，古今情不絕，風月債可酬。」

了不得，怎生她沒說出口的話，這少年已一古腦兒替她說出來了，可不眞像是情俠了？道：「大哥哥，那你焉得不管？」

「說得是。」少年已轉向兩個對酌的相公，道：「兩位適才所言，我……」

「在下。」蕭丹提醒他。

「不錯，」少年尷尬一笑，說：「在下已有所聞，還請道其詳。」

那兩個相公竟皆額手稱慶，適才聽得兩人所言，竟眞信少年是情俠希夷了。一個道：「天可見憐，丹孃得情俠相助，必可苦盡甘來，這雙有情人，得成連理了。」

「原來，她名丹孃？」

江南地，即使是閨中女子，多稱孃，有的少年小兒郎，多按排行，稱小六子，小三子一樣，蕭丹早已不以爲奇了。

那相公點了點頭，說道：「這丹孃本是秦淮歌妓，但雖墮落風塵，却出汚泥而不染，眞個是，芙蓉如面柳如眉，那像是風塵中人，不僅琴棋書畫皆能，且莫不精通，那人品，更似皓月當空……」

另一個嘆了一聲，接口說道：「甚麼皓月當空，簡直就是月裡嫦娥，眞箇是百媚千嬌……」

「不，」另一個却搶着說道：「應該說是神仙中人。兩位，聽口音，兩位都不是金陵的人，可惜兩位沒見過那丹孃，應該說是清麗絕倫，不僅人見人愛，更人見人憐……」

「還有，」另一個又接口道：「還人見人敬，說來兩位也許不信，和那丹孃相對，無不令人不生遐想綺思。」

「這有個緣故。」另一個又已接口道：「是那鄙俗不文的人客，休想她出來佐酒清歌，鴇兒視她爲搖錢樹。樹不搖錢，初時那鴇兒也不由她，但任鴇兒對她如何打駡凌辱，那丹孃寧死也不點頭，却因這緣故，丹孃的艷幟反倒更高張了，身價不是十倍，而是百倍……」

「兩位休要見笑。」另一個搶着說道：「是以，我輩衣冠中人，若得丹孃出見佐酒，作繞樑清歌的，無不被人欽羡，反倒身價十倍了。兩位請想，怎會，應該說怎敢，對她有遐想綺思，有，任誰也不敢形諸於面了，只能把愛慕存在心中。」

那自稱情俠的少年，驀地一拍桌子，本已宛若朗星的一雙眼睛，更烱烱生輝，道：「風塵之中，竟有這樣的奇女子？豈可不一見，現在何處？若非……伴歌佐酒，泛舟湖上？」

那莫愁湖上，可不是幾葉扁舟，在划破那莫愁春水，其間更隱隱可見畫舫拂柳。

一個相公道：「可惜，已是不能了，秦淮歌妓，怎會泛舟莫愁……」

竟然一聲浩嘆，另一個相公接口道：「這丹孃自蕭郎去後，早已不見客了，已洗盡鉛華，喏，湖那面，雲樹深處，便是那丹孃隱居之處了。」

蕭丹再也忍不住了，道：「這蕭郎，端的是甚麼人？」

「吏部堂上的三世人。」一個相公擧杯一飲而盡，說道：「不但公子多金，那丹孃眼高於頂，多少王孫公子，任你如何自命風流，才勝子建相如，那丹孃也從沒假以顏色，偏是一見這蕭郎，竟是一見鍾情，像是早已緣結三生一樣，不知妬煞羨煞多少公子王孫，那蕭郎……」

蕭丹又插嘴道：「你是說，那公子姓蕭名郎？」

那相公點頭，又搖頭，說道：「當今吏部尚書之孫，那尚書之子，這蕭郎之父，英年早逝，是以蕭尚書視這蕭郎爲命根子，偏他是個

讀書種子，眞個是，八斗才高，人說子都之美，但誰也沒見過，眞不信子都能及得這蕭郎的俊美風流，不怪丹孃一見鍾情，且以身相許了……」

便連蕭丹也啊了一聲，她不僅聽得津津有味，甚至眞當自己是男兒了，只見那少年，那自稱情俠希夷的，竟也失望形於顏色，那述說的相公却嘆了口氣，另一個，可不也相同，接口道：「眞不知妬煞了城中多少少年郎，令多少人失望傷心……」

「甚至哭泣。」另一個笑道：「不，我可不是說你，你沒有，不過只是偷偷地抹掉眼淚而已。」

「難道你又不曾。」這一個道：「難道你又不曾被丹孃顛倒，你敢說不曾爲她神魂迷亂，神牽夢縈？」

這相公果然不敢否認，忙岔開道：「從此，那丹孃門庭冷落車馬稀了，因爲那門前已成了傷心地。」

蕭丹却皺了眉兒，道：「我問那蕭郎可是眞姓名？」

「姓是眞，風月場中買笑，誰會用眞名的，只不過，那蕭郎對丹孃可也是一片眞情意。」

只見那自稱情俠希夷的少年點了點頭，道：「是了，是了，門庭冷落車馬稀，樹已不搖錢，那鴇兒王八，必然也更加失望了，必然千方百計，拆散這一雙有情人！」

「却又不是。」這相公道：「我不是說公子多金麼，且闊綽更豪爽，却爲了塡那鴇兒難塡的慾壑，不斷遣人回家搬取金銀，終於被吏部尚書知道了，千方百計，騙得那蕭郎回去京中，從此侯門一入深似海，已是一年多了，杳無消息，那丹孃痴痴地等，鎭日以淚洗面，原因是：那蕭郎臨別之時，不僅與丹孃相約，而且給了那鴇兒一年的盤纏使用，也以一年爲期，是以那丹孃才得洗去鉛華，甚至遠離風月秦淮，搬到這莫愁湖畔來。那知一年之期已屆，蕭郎一去無消息，甚至不曾捎來片紙隻字，那鴇兒王八，日日威逼她重張艷幟，少不免，有那多金的豪客，蕭郎乃是吏部堂上的三世人，有財又有勢，在時，誰敢與爭，都巴不得蕭郎一去不返，而今一年之期已屆了，都慫恿鴇兒……」

「不知有多少年前失望的人，」另一個說：「已對鴇兒許下了重金，好在那丹孃也有些儲蓄私己，買得三月自由身，而今，三月之期，瞬已即屆了，是以那丹孃望穿秋水，日日以淚洗面，可惜，眼看佳人將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了。」

蕭丹眉兒一挑，向那自稱情俠的少年一指，笑道：「兩位，情俠希夷，不就是今之古押衙？希夷大哥，焉得不管，你說是不是？」

少年一揚頭，道：「小兄弟說得是，我焉得不管。」

古押衙，乃古之豪俠，曾把被沙吒利那番將搶奪去的佳人，劫奪回來，送回那傷心的情郎身邊，那蕭丹若不是仰慕豪俠義行，也不會對情俠希夷心生响往，而成丹丘生了。

當眞，那個相公分明也是性情中人，却對那少年一拱手，喜形於色，一個道：「這丹孃雖墮落風塵，但出汚泥而不染，其實可敬更可憐，若得大俠相助，怕不又成佳話。」

另一個也說道：「那蕭郎分明亦是多情種子，只看他不得不返回京中，仍對丹孃作了安排，可見非是採花蜂蝶，飽食遠颺之輩。」

蕭丹掏出塊銀子扔在桌上，對夥計向少年和她桌上一指，道：「有多的，賞給你們。大哥哥，走啦，還等甚麼？若不能令可憐的怨女痴男，都成眷屬，算甚麼情俠。」當先走出酒家。

少年說：「對，我情俠希夷，焉得不管！」

跟隨着蕭丹，走出酒家，來到湖邊，當眞是日麗風和。

蕭丹還道是婆娑的柳絲拂面，便她不也被拂得癢癢的，只道那少年在拂開柳絲，敢情是在搔頭，說：「小兄弟，咱們那去啊？」

「嘿！」蕭丹說：「咱們不過是道聽途說，這兩人所言，是眞是假，如何便信？」

「對！」少年說：「小兄弟，你說的是，常言道眼見爲眞。」

蕭丹忍住笑，心下却呸了一口，連怎麼管也不知道，還說焉得不管，一點兒主意也拿不出來，還敢冒充情俠！道：「那還等甚麼？」

「等甚麼？」少年愕然，左右張望了一下，說：「但咱們……」

蕭丹沒好氣，掉頭就走，却又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

少年慌忙跟隨，說：「小兄弟，你走慢些兒行不行？」

蕭丹心下啐了一口，因爲她忽然想到，常和齊女說笑的一句話來，當眞，這少年才眞是「銀樣的蠟槍頭」。

看來這少年眞還是好眉好貌，雙眸朗朗，鼻兒正，口兒方，蕭洒雖未必，但仍說得上英俊，嘿！不僅沒主意，連跟也跟不上，竟敢冒充情俠！

其實却也難怪人家少年，誰教她沒好氣，那脚下就加快了，無名山莊，卓絕的輕身功夫，獨步武林，當今天下，有幾人能跟得上，能亦步亦趨的。

蕭丹那會睬他，只見那靑松翠柏，柳垂綠絲，翠微蒼蒼中，朵朵開的野花吐芬芳，也偶見樓台亭榭，却都不停下步來。

忽見小丘叠翠，松柏之間，有屋小小，疏籬短牆半圍繞，沒有花圃，只見菜園，一個以布包頭的農家女，正倚鋤小歇。

蕭丹略一辨認，心說：「是這裡了！」

她心下可有了主意，放慢了脚步，眞個是：人物俊美，蕭洒又風流。

把那小屋打量了一下，暗暗點頭，那小屋，屋前泥作牆，屋頂瓦帶草，莫愁湖畔，那來農家，這分明是丹孃淡泊以明志，在此築屋而居，洗盡鉛華，遠離風月紅塵，此心比皓月當空，果然當之無愧。道：「那女娘，請了！」

那倚鋤凝眸的農家女，連頭也不回，兀自北望雲天，不僅樸素，而且粗衣布裳。

蕭丹早在那酒家樓頭，聞歌聲，已辨出方向，甚至方位來，已知這裡就是丹孃隱居之所了，心想：這女郎若不是丹孃的丫頭，也必是女傭。

那女娘似無聞，不轉過頭來，也不答。

蕭丹再又把聲音提高了些，道：「那女娘，請了，特來請見丹孃，有勞知會一聲。」

休道這女娘了，即是人在屋中，亦會聽到的，那丹孃若在屋中，以爲必出來相見。

蕭丹何等聰明，提高了聲音，但却把聲調柔和了，而且用了她那原本的嫩嗓子，因爲扮作男兒漢，她非得粗聲粗氣不可，任何人一聽，也聽得出她不是那邪惡之徒，便是不像女子的聲音，也是童稚之聲。

那知小屋靜寂，並無人走出來，那女娘却仍不轉過頭來，但開口了，話聲入耳，蕭丹登時一怔，農家女，不但輕柔淸脆，而且聲帶凄惋，眞似黃鶯兒花間啼，說道：「這位小相公，你找錯地方了，這裡並非丹孃居所。」

蕭丹雖然一怔，但眼兒登時亮了，也幾乎笑出聲來，就知女娘是丹孃了，先前所聞的歌聲，分明便是同一人。那知她尚未開口，忽聽有人尚在遠處，已喲了一聲，說道：「我的兒，這粗活兒，也是你做得的麼，快把鋤頭放下了。」

只見分花拂柳，轉出個半老徐娘、却打扮得妖嬈的女子來，蕭丹便不開口了，而且一縮身，湖畔柳絲長，在風裡舞婆娑，不用隱去身形，那女子也沒，也不會發現她，因爲正全神貫注在那女娘身上。

敢情那女娘眞就是洗去鉛華的丹孃，豈僅淡泊以明志，而且操作耕種，當眞，住進這農家小屋來，豈會還帶着丫環的。

而且立即知道，來的是鴇兒了。

只聽那女娘嘆了口氣，道：「媽媽，妳又來作甚麼，我已把所有的東西，全給了你。」

那鴇兒又唷了一聲，道：「我的兒，你可心痛死媽媽了，從小兒你穿綢着緞，何曾過着這樣粗衣布裳。」回身道：「你這丫頭眞沒用，這包袱能有多重，還不替丹孃送回屋裡去。」

只見一個年輕女子提着兩個分明不輕的大包袱，氣喘喘走來，那鴇兒更上前，從丹孃手中搶去鋤頭，嘖嘖連聲，說道：「我的兒，你自幼嬌生慣養，如何能作得這樣的粗活兒。」

却又失笑出聲，道：「我的兒，這鋤頭有多重，你拿起來也吃力，如何能鋤地，你若是想種甚麼花兒，媽媽回頭替妳送花鋤來，喲！」

那鴇兒忽然喲了一聲，隨着她的目光，敢情是那自稱情俠希夷的少年氣喘喘奔來了，蕭丹脚下一加勁，如何不把他遠遠拋在身後。這時才追趕前來，蕭丹也不得不拂柳現身。

那少年上氣不接下氣，道：「了不得，小兄弟，不料你跑得比我還要快。」

蕭丹嘻嘻一笑，說：「大哥哥，別瞧我不會功夫，從小兒捉迷藏，追逐，從來就沒人比我跑得更快的。」

那鴇兒見兩人衣着光鮮，小的一個比大的更見英俊蕭洒，簡直貌勝潘安檀郎，知是富貴人家的公子，早已滿臉堆下笑來，走上前來，說道：「原來是兩位貴公子，我的兒，你瞧，人家必是老遠慕名而來，訪你了。」

却又回頭對蕭丹和那少年道：「可眞難爲兩位公子了，竟被你們打聽出我這丹孃在此隱居，我的兒，你瞧瞧，嘖嘖，可把你那蕭郎比下去了，老身見過的風流公子多了，即使你那蕭郎，連人家一半兒也比不上。」

蕭丹心中一動，眉梢兒揚了揚，何用這鴇兒來提醒，誰不誇她讚她，人物俊美，體態風流，也走上前去，拱手一揖，道：「適才得罪了，嘖嘖，當眞是淡粧濃抹總相宜，果是神仙中人。」

那喘過氣來的少年也走上前來，可不也怔住了，道：「端的是：若非瓊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好一個麗質天生的奇女子。」

蕭丹見這少年雖然驚訝這丹孃艷麗，却無輕佻輕薄之態，不由心

下增了一分好感。那丹孃在風塵中長大起來，又豈有聽不出，不由瞟了兩人一眼，尤其是目光落在蕭丹臉上，分明也微微一怔。

蕭丹却見怪不怪，齊女、倩倩，不都是一見便被她迷惑了，只道這丹孃必也會動容。

那知這丹孃不過微微一怔而已，頓又把臉兒繃得緊緊，而且面降霜，對兩位約一襝衽，道：「有勞兩位公子遠來相訪，但丹孃已洗盡鉛華，此間亦非歌舞場……」

那鴇兒搶着說道：「我的兒，快休如此言語，休要辜負這兩位公子，不但遠道慕名而來，而且，我的兒，你倒是看仔細些，哪一位不勝過你那蕭郎？一年多了，何況你那蕭郎一去經年，音訊全無，自古男兒多薄倖，你還守着他做甚麼？快去換過衣衫。」

竟不由分說，對那把包袱送去屋中，才回來的丫頭道：「快去，吩咐備轎，這就接丹孃回去梨花院，快去快來。」

那丹孃冷若冰霜，道：「媽媽，我已與你相約，以三月爲期，我所有的金銀首飾，也全給你，休要相強。」

那鴇兒道：「我的兒，你難道不知今日是甚麼日子了，媽媽豈可失信於你，三月之期，明日即屆，不信你等了一年又三個月了，你那蕭郎竟會前來，你早該死了這條心了。」

只見那丹孃早是淚光瑩瑩，容顏慘變，道：「媽媽，好歹也還有一日，明日……等到明日，那薄倖人若仍不前來……」

蕭丹心頭一寒，因爲那丹孃的目光已落在那湖上，湖上，被春風吹縐的湖水，綠波在蕩漾，顯然這丹孃已生了必死之念，忙道：「媽媽，且慢。」

隨轉身對少年道：「大哥哥，你身邊帶着多少銀兩？」

「我……」少年伸手入懷，却伸不出手來，面現尷尬之色。

蕭丹却已掏出兩個金錠兒來，那鴇兒眼睛早亮了，鴇兒見錢如何不眼開，兩錠金子，少說可兌得三五百兩銀子，艷陽當空，已如何不金光耀眼。

蕭丹把金子擲在那鴇兒脚下，便那丹孃也直了眼兒，只不過容顏更慘變。

蕭丹說：「媽媽，且拿了去，我和這位大哥哥，已厭倦了酒綠燈紅，也不用你們來侍候，這裡最好，有我們來陪伴丹孃……」

那丹孃尖聲大叫：「不！」

那叫聲，簡直是喉嚨裡迸出來的，搖搖欲墜，似是暈了過去，蕭丹眼快，一上步，把她扶住了，不料丹孃身子一軟，已倒入她懷中。

那鴇兒眉開眼笑，歡場中的姐兒對人客撒嬌，她自己就是過來人，如何會不明白，見蕭丹人物風流，多金更闊綽，只道丹孃已動情了，那還再理會丹孃，忙拾起脚邊的金錠兒，道：「如此，老身失陪。」

蕭丹自不理她，那丹孃本沒暈過去，却是蕭丹抱入懷，一急之下，竟眞暈了。

那少年呵呵笑道：

「小兄弟，看不出，你還是個風流的多情種子，看來且還是歡場老手了。」

蕭丹已把丹孃抱了起來，急忙進入茅屋，可眞是來到矮簷下，誰敢不低頭，茅屋低矮，那屋內，更是簡陋，一張木床之外，只有一櫈一桌。

蕭丹把丹孃放在床上，好一個貞烈的女子，竟出在風月歡場，眞是難得。不過一時暈厥而已，趁那少年不見，一拍一推，那丹孃登時甦醒過來，一見是在床上，更是驚恐。

蕭丹忙退了一步，說道：「你不用害怕……」

那丹孃早坐了起來，見蕭丹近在床前，另一個少年正彎腰鑽進那柴門，驚懼得直往床裡退縮，茅屋低矮陰暗，更見她面白如紙。

可憐的丹孃，好一個貞烈女子，蕭丹好生憐惜，柔聲帶肅，說道

：「你瞧，我們可像是壞人麼，豈是尋芳問柳客？」

人家非但未進逼，未曾對她無禮，倒退後了，歡場風月中的奇女子，見慣了尋芳客面現的邪淫，但面前這兩個公子，却皆正容帶肅，丹孃這才安心了些。

蕭丹道：「丹孃你休要害怕，不瞞你說，先前在湖那面的酒家樓，聽得你凄惋歌聲，詢問之下，才知丹孃你悲苦更可敬，故爾前來相助。」

隨向那少年一指，說道：「丹孃可知他是誰？」

丹孃搖搖頭，她見過的王孫公子多了，眞是罕見這般英俊而又正派的公子。

蕭丹道：「丹孃想必聽說過，近兩年來，江湖上出現了一個情俠希夷，好教你得知，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他便是了。」

丹孃啊了一聲，面現驚喜之容，那情俠希夷，當眞是如雷貫耳，尤其是那秦樓楚館，更把情俠希夷奉若神明，都是可憐的煙花女，揚州與金陵一衣帶水，那衆香樓的姐兒，豈有無交往的，那火焚衆香樓，焚賣身契，自然繪聲繪色，繪容繪貌，何況畫影圖形，四門皆有張掛。

何況，面前這兩公子，眞是罕見的正派，其實未見有絲毫輕薄，甚至絲毫不見輕佻。

丹孃如何不信，她下得床來，襝衽爲禮。

那少年啊啊兩聲，但只不過瞬間慌亂，一時手脚無措而已，隨已把頭一揚，道：「我……我……」

「焉得不管？」

蕭丹忍住笑，說道：「大哥哥，情俠希夷，若不能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成其眷屬，還算得是情俠麼？大哥哥，我說的，是也不是。」

「是！」少年說，頭揚得更高了，道：「對，令天下怨女痴男，有情人盡皆成其眷屬。」

蕭丹道：「丹孃，你聽到啦，那鴇兒已打發走了，諒她一時不會前來難爲你，那蕭郎現在何處，有我這情俠大哥哥出馬，敢保把他擒得來。」

「對，」少年說：「我去手到擒來！」

「那時，」蕭丹說：「待他重與畫眉時，任你細數郎輕薄好了，啊……」

當眞，她這番南來，不是爲了要瞧胡大哥替金鳳姑娘畫眉？不用說，金鳳姑娘要述她的相思苦，也要細數胡大哥的輕薄了，却不料鑽出個丹孃，更令她覺得好玩也好笑的，竟有人敢冒充情俠。

丹孃喜上眉梢，那愁眉展了，任她如何冷若冰霜，可眞艷若桃李了，容光煥發起來，頓令覺得她眞是百媚千嬌。

可見那酒家樓頭，那兩個相公所說的，一些兒也不假。

丹孃羞答答，說道：「那薄倖，說是返京見過高堂，快則三月，多則半年，必來迎娶，那知一去無消息。」

蕭丹道：「那蕭郎，眞是吏部堂上三世人？」

丹孃點點頭道：「正是，却恐侯門深似海。」

蕭丹揚了眉兒，道：「丹孃，你放心，有我大哥哥出馬，即使是皇宮內院，我這大哥哥也可如入無人之地。」

但她心下却呸了一口，想到這少年眞是個銀樣的蠟槍頭，連她脚下只加了幾成勁兒，便把他遠遠丟在後面了，可知不過是學會幾手三脚貓的功夫，高來高去，自是不能的了。

只不過，少年好眉好貌，眞還是說得上英俊，而且眞令人覺得英姿煥發，更重要的是，滿面一團正氣，令她對少年生出好感來。

少年似有些着慌，連聲說：

「我我……小兄弟……」

蕭丹生怕他說不能，忙扯了他一下，道：「是，咱們這就上路。」

「這就……上路？」

「北上帝京，揪那薄倖蕭郎回來。」

蕭丹已拖着少年走了，但到了門邊又回頭，又掏出個金錠兒來，塞入丹孃手中，道：

「拿去換來銀子使用，那鴇兒見錢眼開，諒她不敢再難爲你。」

不容那熱淚已盈眶的丹孃拜下地，蕭丹已拖着少年跑出了茅舍，跑到了大街上。

少年喘吁吁，道：「小兄弟，你能不能慢些兒，我快……還有，要上京，該奔下關，渡江去浦口……」

蕭丹放開手，道：「誰說咱們要上京……」

「啊……」少年說，如釋重負，道：「我還以爲小兄弟你當了眞，上京千里迢迢，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就是打從京中來，你不知那吏部何等森嚴。」

蕭丹沒好氣，道：「誰又說不上帝京了，不過我是說……」

少年發起楞，也像蕭丹心下一得意，就會挑眉兒一樣，少年顯然習慣成了自然，一發楞，就又搔起頭來，瞪大了眼兒望着蕭丹，端的是：上京，還是不上京？

蕭丹說：「誰說不上京，只不過今兒不行，我把身上的金錠兒給了那鴇兒和丹孃，已沒了盤纏，你

可知道：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英雄無錢，難行寸步。」

在江湖上闖蕩了一年多，學的江湖話也多了，面對着這麼個冒充情俠的少年，少不免就要賣弄一下子，不管用不用得着，說得對也不對，也一古腦兒說了出來。

呔！少年笑甚麼？

少年說：「小兄弟，看你年紀輕輕，敢請還是個情場老手，一定常在秦樓楚館廝混留連，不然怎會知道床頭金盡，壯士無顏？」

蕭丹臉兒一紅，到底她也還是個姑娘，敢情床頭金盡，壯士無顏，是怎麼回事，不由心下啐了一口，掉頭就走。

少年慌忙緊緊跟隨，心想：那丹孃雖然粗衣布裳，雖不垢面，却蓬了頭，但也難掩那艷麗，但若比起小兄弟來，可就不及了，眞沒見過這般俊美的少年，只怕古之潘安檀郎，也不及他的俊美。尤其那份豪情，更令他心折，只不過可憐同情那丹孃而已，竟將金錠兒給了人。

心想：不知他要去那裡，說是沒了盤纏，不知要向何處取去。

在他心目中，蕭丹非富即貴，必是去甚麼華堂大厦，富有人家，那知……

「喂！小兄弟，你這是……去那裡呀！」

竟然來到秦淮河畔，大白天，艷陽仍當空，自不會是煙籠寒水月籠沙，眼前人羣攘往熙來，好不繁華熱鬧，只見一簇簇人羣，圍了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場中銅鑼在嘡嘡响，敢情是走江湖賣藝的。

當眞，蕭丹年來走南闖北，到過多少通都大邑，只聽齊女說過走江湖賣藝，却沒見過，如何不感到新奇，便擠了進去。

少年不禁皺了眉，又搔起頭來了，眞不知蕭丹葫蘆裡賣的甚麼葯，又不好問得，只得也擠了進去。

只見那場中的漢子打着銅鑼，繞着場子，靠北面擺着刀槍劍戟，兩個勁裝的姑娘，坐在箱上，那漢子轉到南面，說道：「姑娘，別閒着，打起鑼來。」

（未完‧一）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為了追求願望　犧牲大好青春

江湖上最有名的五個人，小高已經見過了三個，他們是塞外龍家堡主龍公泰、終南山形意門的掌門人一劍千鋒董百葯、開封中州大豪雷方雨。當然，小高也花去很大的代價，三年的青春，和差不多近三年的僕役生活，而且這種毅力和當初唐伯虎點秋香一樣，有得比。也終於見到了那三個人成名於江湖的絕技。

從沒有一個人像小高一樣，為了追求一個願望，肯如此謙卑地壓制着自己，以他目前的成就而言，早可以躋身於江湖上有名的劍客之列，且可獲得很好的享受，可以白馬輕裘，可以揚名立萬，到處受人接待、尊重。

但小高放棄了這一些慾望，對一個只有二十歲的大孩子來說，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他暗暗地立下誓言，在未完成這個心願之前，他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個沒有名字的小高。

每當他見識到一個心目中嚮往的人物時，總期望着他那賴以成名江湖的絕技，一定會像閃電一般照亮着江湖。

但每一次，他都有些失望。並不是說那些名動江湖的絕技全無可取，只是他和小高心中想的，有着一些距離，有着一種名過其實的感覺，每一次失望之後，他都把希望寄託在下一次。

現在，小高來到了江州，江州的九江大鏢局，是水旱兩路都能順暢走鏢的名鏢局，聯號遍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雖然名義上，仍是天下四大鏢局之一，但隱隱間，已經領袖羣倫，凌駕了燕京、金陵、長安三大鏢局之上。

那是因為，九江鏢局請到了刀箭雙絕方振遠當總鏢頭。

方振遠當了十年總鏢頭，辛苦了六年，追回七次失鏢，仗着手中一把子母刀及十三支甩手鐵翎箭，把失去的鏢銀、寶物，原封不動地追了回來。

據說有一次，深入雲、貴邊區，追蹤數千里，費時九個月，仍是圓滿地追回失鏢，七次追鏢，十餘次的血戰，死傷在方振遠手下的黑道高手，不下三十餘人。

這些赫赫戰績，使得九江鏢局的聲威大振，再加上方振遠為人豪放，凡是有困難的江湖朋友，正式投柬拜見，說出困難，方振遠絕不會叫人失望。

就這麼恩威並濟，九江鏢局的盛名越來越響，水旱兩路的道上朋友，都不再招惹他們，所以，近四年來，九江鏢局的日子過得很平安。

但方振遠仍然風塵僕僕地奔行

在江湖，到處在探友、拜山，使九江鏢局的基礎，越來越穩固。

九江大鏢局的生意好，俸銀也高，大樹之下好遮蔭，進了這麼一個鏢局子，雖然辛苦一些，卻沒有甚麼危險，所以，練過一些拳脚的好手，都希望在九江鏢局裏謀個差事。

小高在江州磨了兩個月，紅包後門走了不少，才找到了一個趟子手的位子。

職位的高低，小高並不放在心上，他做過更卑微的工作，那就是替中州大豪雷方雨做過馬童；在形意門董百葯家做過趕車的助手，那就是連車把式也要侍候的小伙計。

九江鏢局的規模很大，前後有五進大院子，鏢頭加上趟子手超過三百人。

介紹小高進入九江鏢局的人叫柯福，人高馬大，是趟子手中的領班，在九江鏢局中來說，像柯福這樣的領班，有四五十個之多。

但柯福幹的時間久，人緣也好，所以在趟子手的領班中，都叫他柯老大。

柯老大很照顧小高，花了不少口舌，才把小高安排在自己班裏。

九江鏢局的業務很忙，小高進來第三天，就跟着柯福出鏢。這是一趟小生意，押送一批葯材到杭州。

小高第一次走鏢，感到很有趣，押鏢的鏢頭叫何坤，三十多歲的年紀，個子很瘦小，但馬鞍上掛了一支鑌鐵杖，足有三十多斤，似乎練的是外門功夫。

小高的表現很好，過去三年多的僕役生活，使他學會了很多合羣的技巧，他很快地和同行的趟子手們交上了朋友。

柯老大高興地猛在何坤面前讚小高，這就引起了何坤的注意，但小高很會隱藏自己，何坤只覺得小高是個很英俊的年輕人，有一股特殊的氣質。

貨到地頭，竟比約定的日期提前了五天，貨主心中一樂，多送了五十兩銀子，何坤心中也很高興，想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傳言，既然來了，至少也該逛逛名聞天下的西湖再走。

逛西湖少不了要在樓外樓喝一杯，何坤這一趟帶人不多，連他自己在內，也不過十個人，有三個車把式、六個趟子手，一行人歇馬杭州，中午之前，就到了以美味聞名的樓外樓了。

還未到上客辰光，客人不多，何坤選了一個近窗的大桌子，說道：「今天大家好好喝一杯，晚上住杭州，明天逛逛西湖再走。」

這般人大都是粗豪漢子，聽說可以住一夜，立刻呼酒叫菜。

何坤招招手，叫小高坐在身側，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柯老大接道：「他是孤兒，只知道自己姓高……」

何坤一皺眉頭，正待再問，小高已搶先答道：「小的幼失教養，流浪在外，名字是有，只是叫來難聽，不如小高聽來順耳。」

「原來如此……」何坤略一沉吟，接道：「你好像讀過書啊？」

「讀得不多，那是小的在一家書塾中爲先生燒飯時，順便學的。」

鏢局中最忌來歷不明的人，何坤既被方振遠聘爲鏢頭，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燈，但小高對答得體，消去了何坤心中之疑。

酒菜送來，十個人立刻吃喝起來，小高已有警惕，故意地放縱性情，和柯老大等開懷暢飲起來。

何坤果然在暗中注意着小高，直到發現小高也有着柯老大等一般人的粗豪習性，才算完全放心。

一陣猜拳拚酒，三個酒量差的人，已經現出了醉意。

但小高的酒量不錯，雖然喝得不少，仍然保持着相當的清醒。

他身上帶着莫可示人的秘密，一旦洩露，立刻會引起滔天的風波，所以，他一直很小心地保護着自己。

依舊垂柳籠翠堤，雖是夏末初秋的時序，但黃葉未飛，垂柳仍然飄綠，天氣不冷不熱，正是遊湖的時節。

遊西湖的客人，大都免不了到樓外樓喝上一杯，這裏的西湖醋魚，名聞全國，所以，每到中午時分，樓上客人擁擠，不少人站着在等候。

何坤等一批人，已經吃得杯盤狼藉，但三個沒有醉的人仍在拚酒。

小高沒有醉，但已經趴伏在桌子上，因爲，他看到了一個人。

一劍千鋒董百葯。

董百葯帶着他的女兒，步步生蓮董素蘭。

董姑娘姿容秀麗，嬌媚可人，但最要命的還是她走路的姿態，柳腰款擺，步步生蓮，風姿綽約。

就算你能無視於董素蘭的嬌麗容色，但絕對無法不被她走路的姿勢吸引，董百葯很不喜歡愛女走路的姿勢，覺得她有失端莊，常予糾正。

但董姑娘姿態一變，竟連路都不會走了。

董百葯希望練了武功，能使愛女行姿改變，他儘可能地把一身絕學傳給她。

董素蘭學起武功來聰明異常，十八歲已得了父親十之七八的眞傳，但走路的姿態仍是無法改變。

董百葯無可奈何，只好認了，董姑娘依舊是步步如風擺荷花，搖曳生姿，於是得到了「步步生蓮」這個外號。

事實上，樓外樓中幾百隻眼睛，都已被董姑娘所吸引。

董百葯皺皺眉頭，停下脚步，回頭看看一個勁裝少年道：「去！找個座位！」

一下子，數百道目光投注過來，董素蘭也不禁有些面紅耳熱，走一步，靠近父親身側，垂下頭去。

一劍千鋒董百葯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但此刻，卻是有發作不得之苦。

全樓中顧客齊注目，總不能把一百多人全都抓過來痛揍一頓，只好裝作若無其事一樣。

那勁裝少年直對何坤等的桌位走了過來，小高偷眼一看，認出來人正是董百葯的門下大弟子郭寒。

在形意門的下一代弟子中，郭寒是首徒，也是武功最高的一個，人如其名，寒着一張臉，不苟言笑。

董百葯手下有六個弟子，個個都對大師兄感到怕怕的。

郭寒走近何坤座位之前，冷眼看了幾人一眼，皺皺眉頭道：「諸位既已吃得酒足飯飽，也該讓讓位子了。」

這時何坤等一桌十個人，已經醉倒了六個，加上裝醉的小高伏案而睡，餘下幾個人，雖然沒有倒下去，也是面紅耳赤，有了八分醉意。

酒醉三分醒，何況何坤還沒有醉倒，他突然站起身子，道：「怎麼？趕客人哪！」

郭寒冷冷說道：「我看諸位已經吃好了，該付帳走人了。」

柯老大怒聲喝道：「放屁！老子有……」

口中說話，人也同時站了起來，一拳揮了過去。

但聞一陣劈劈啪啪之聲，柯福等一行人，全部摔倒在地上。

小高也倒臥在地上，不過，他倒得很技巧，故意拉低了頭頂的帽子，身子側臥，不讓人看到他面目。

他在形意門中住了一年多時間，不但和郭寒很熟，就是董素蘭也很熟悉，所以他必須技巧地遮住面目。

何坤打出了一拳，沒有打中敵人，卻被對方一帶，一跤摔倒在樓板上。

郭寒重重地咳了一聲，道：「夥計，多來幾個人，把這幾位客人送下樓去，他們都喝醉了，至於酒錢嘛，在下付了！」

人人都看到，這些人是被他快拳飛腿打倒在地上的，但郭寒說他們喝醉了，竟也無人反駁。

小高暗中觀察，發覺何坤和柯福都在裝醉，任人扶下樓，未作反抗。

郭寒那一陣快拳，使得兩個人心中都有了數，就算是滴酒未沾的情況下，也不是人家的對手，那就不如裝醉好。

小高心中暗想，這些人久走江湖，果然是都有一套應對世俗的本領，看來，這一場紛爭大概到此爲止了。

如果，這件事引起了方振遠和董百葯的一場衝突，一定很快可以看到方振遠子母刀法的神奇……

這才是小高投身九江鏢局的目的……

郭寒一出手，放倒了十條大漢，也震驚了全樓，這倒使得在場的人，都不敢再看董素蘭一眼。

收拾好殘席，郭寒肅請師父、師妹入座。

再說何坤等一行人，被送出樓外，大家借酒遮羞，回到了住宿的客棧。

小高跟柯福分配一間客房，柯福一進房內，人好像立刻清醒了過來，他掩上房門道：「小高，你醉了沒有？」

小高道：「沒有大醉。」

柯福對小高的關心，倒像是出於至誠，他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小高，沒有受傷吧？」

小高胸懷大志，忍辱負重，有着逆來順受的修養，但他並非生性陰沉的人，聽到柯福眞心關切的話，心中有點感動，笑笑道：「我還好，老大傷着沒有？」

柯福低聲道：「那小子拳如閃電，但落手不重，似乎是有意的手下留情，否則，只怕咱們有一大半躺在那裏起不來了。」

小高心中忖道：「我得探聽一下，他們曉不曉得對方的來歷？」心中念轉，當下說道：「柯老大，那小子是甚麼來歷？看起來年紀不太大呀！」

柯福微微一笑，道：「我不認識那出拳的小子，但我知道那位姑娘外號叫『步步生蓮』，跟在她身邊的中年文士，大概是她老爹一劍千鋒董百葯了。」

小高點點頭，道：「喔！那是很有名的人物？」

柯福道：「小高，你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不知江湖上的事情。咱們九江鏢局，走鏢大江南北，對江湖上的人事都得有些了解，才不會得罪高人。所以，江湖上眞正的高人，咱們一眼都瞧得出來。」

小高道：「這可是不大容易的事。」

柯福道：「說穿了，也沒有甚麼困難，咱們總鏢頭武功固然高强

，但心思也是縝密得很，不是粗線條的人。

「他把天下幾個特別人物，畫出形似個人大小的畫像，鏢局裏趟子手領班以上的人物，每年都要集中一次，看那高人畫像。」

「小高，不但我一眼看出來人是誰，大概咱們何鏢頭也看出來……」他突然壓低了聲音，又道：「何鏢頭裝着醉酒，避過了這場麻煩。」

小高吁了一口氣，道：「柯老大，咱們是不是就這樣忍下去？」

柯福道：「不忍下來還能怎麼樣？別說是何鏢頭了，就是咱們總鏢頭在這裏，也要讓人家三分哪！」

小高瞄了柯福一眼，道：「這麼說來，咱們總鏢頭也一樣怕人家了？」

柯福道：「小高這你又不懂了，兩方面眞幹上了，咱們總鏢頭倒未必會怕他們，九江鏢局的實力，絕不會輸給他們形意門。

「不過，咱們是做生意的，講究的是和氣生財，見人先帶三分笑，少惹麻煩最好，惹事生非，還能做生意嗎？」

小高點點頭道：「我懂了！」

柯福突然嘆口氣，道：「小高，可惜呀！這下恐怕遊湖的事，要泡湯了……」

小高心中暗道：「我也苦了，不知要等到那一天，才能看到方振遠那刀、箭絕技了？」

心有所感，忍不住也嘆口氣，道：「這眞是可惜得很。」

柯老大微微一怔，道：「可惜得很……可惜甚麼？」

小高心中一驚，苦笑了一下，道：「可惜不能遊西湖了！」

柯福哈哈一笑，道：「這次不遊湖，還有下次，有甚麼好可惜的？遊湖總沒有保命重要啊！」

小高心中暗笑，遊湖一事泡湯了，是你自己說的，我不過借用一下罷了。

柯老大看小高垂首不語，忍不住勸道：「你年紀輕輕，來日方長，還怕沒有一遊西湖的機會？你可知道咱們剛才碰的是甚麼人？」

小高搖搖頭，道：「不知道啊！」

柯老大低聲道：「是形意門的掌門人，一劍千鋒董百葯！」

小高接道：「沒有聽說過。」

柯老大道：「你不是江湖中人，自然不知道江湖中的事了，那董百葯武功高強，號稱一劍千鋒……」他又壓低聲音道：「你不認識董百葯，總該記得那位姑娘吧？」

小高道：「你是說走路一扭一扭的那位姑娘？」

柯福道：「好小子，你看男人沒印象，看女人倒是看得很清楚啊！」

小高道：「我只是覺得她走路有些奇怪罷了。」

柯老大道：「你可要記着啊！那董姑娘走起路來雖如風擺柳一般，可是聽說武功高明得很哪。那是天生的水蛇腰。這種女人最容易使男人着迷，她有個外號叫『步步生蓮』，以後你再看到，可要走遠一點，不能多看。」

「爲甚麼？」

柯老大哈哈一笑，道：「你小子長得很俊，當心水蛇腰纏上你，要了你的小命。」

小高心中笑道：「年前我在形意門趕車，常常見她，可也沒被她迷過。」

柯老大拍拍小高肩膀，道：「快些睡一會，我們今天三更，就會離開這裏！」

小高奇道：「爲甚麼？咱們沒有甚麼重要的事，起早趕路，也用不着三更天就動身呀！」

柯老大道：「你不懂！咱們今天被人丟下樓來，可是大大丟臉的事，你們這些小夥計可以不放在心上，何鏢頭可是痛在心裏，難過得很，就是我柯老大臉上也掛不住，哪裏還能在杭州停留，趁早離開，早走早好。」

小高聽了點點頭。

柯福沒有料錯，三更時分就被叫起上路，五匹馬、兩輛車直奔九江。

不過，這趟路走得很舒服，沒有馬騎的小夥計們，坐在車上，秋風夜深，晨間尤寒，坐在車中，比騎馬安適多了。

＊　＊　＊

九江鏢局不但俸銀高，而且也有很好的制度，一趟鏢走回來，各按司職，有一定的賞銀，而且還有兩天的休息。

柯老大對小高似是特別有緣，帶着小高在江州城裏到處逛了兩天。

小高暗地觀察，發覺回到鏢局之後，沒有人再提過杭州丟人的事件，就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似的。

第三天回到鏢局，當天晚上柯老大又找到小高，低聲說道：「明天午時，我要走鏢，你小子要不要去？」

小高笑道：「怎麼？不是輪流出動嗎？這還要跟我商量？」

柯老大笑一笑，道：「你小子是個小趟子手，沒有人知道你，不像我柯老大，有名有姓，不論誰走鏢，都想拉我幫忙。這趟鏢，好像是相當遠，先走水路，再轉旱路。照說，你在我班裏聽差，用不着和你商量，不過我柯老大對你小子一

見投緣，這趟鏢你要是不想走，我可以想法子給掛個病號。」

小高道：「這趟鏢由甚麼人押送？」

柯老大四處看了一眼，低聲道：「很大的一筆生意，由咱們總鏢頭親自押送，何鏢頭也要跟去。奇怪的是，這一次趟子手人數不多，選中了我領班，連我算上，只准五個人隨行……」說到這裏，似是想到一件重要的事，遂急急改口道：「小高，你會不會騎馬？」

小高點點頭，道：「會。」

「好！你要是不會騎馬，就是想去也不能帶你去。」他皺着眉道：「這一次事情邪門得很，五個趟子手都有馬騎。」

小高點點頭道：「我去！跟着你柯老大長點見識。」

柯老大哈哈一笑，道：「去買幾件衣服帶上，這一次跟着總鏢頭出馬，不能穿得太過寒酸。」

小高點點頭。

第二天中午時分，小高穿上一套新的黑色衫褲，趕往大廳外面等候。

柯老大帶着四個身材高大的趟子手，各牽着兩匹馬，站在庭院裏，一見小高，立刻把馬韁交到另一個人手中，低聲道：「小高，很抱歉……」

小高有些失望地接道：「是不是不准我去了？」

柯福尷尬一笑，道：「去是要去，不過，不是騎馬，而是趕車……」

小高笑道：「我趕過車。」

柯福道：「那就更好了，左面站着那位是車把式陳三，你跟着他。」

柯老大說完話退回原處，小高轉眼看去，只見一個三十幾歲的中年漢子，一身藍布衫褲，站在庭院一角。

小高急急走了過去，笑道：「你是陳三哥吧？我叫小高。」

陳三嗯了一聲，道：「柯老大再三向我推荐，說你能幹得很，我才決定留下老劉帶着你去，希望你不要洩了柯老大的氣！」

小高道：「不會，不會！陳三哥儘管放心，我學過趕車的，保証不會讓陳三哥失望。」

陳三笑一笑，道：「呵！難怪柯老大喜歡你，處處幫你講話，你小子這張嘴，可眞是討人喜歡。」

小高笑道：「以後還得陳三哥多多照應。」

陳三道：「你放心！只要勤快一點就成，趕車的技巧，不是你陳三哥誇口，放眼九江鏢局，說我陳三是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這一次咱們用的是九江鏢局裏最好的一輛車，三馬環套的大飛輪，這輛車出自名匠巧手，車身輕，走得快，坐車上比騎馬舒服多了。」

小高道：「怎麼？我也要坐在車上啊？」

陳三笑道：「對！這一趟不知保的是甚麼貴重東西，不但出動了大飛輪，而且將比兵多，總鏢頭帶了六個鏢頭，只帶五個趟子手，加上咱們兩個是七兵七將。」

談話之間，大廳中緩步走出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漢子。

陳三低聲道：「快些站好，總鏢頭來了！」

小高抬頭望去，只見那人身約七尺、國字臉、濃眉方口、體格健碩，一身淡黃色疾服勁裝，外罩黑色披風，右肋處斜掛一隻錦袋，想那袋中定是名動江湖的十三支甩手鐵翎箭了。

跟隨在方振遠之後的，是五個勁裝鏢師，何坤亦在其中。除了何坤之外，其餘四人配帶着一式的雁翎刀。

走在四個鏢師之後的，是一個卅七八的中年文士，頭戴儒巾，身着長衫，白臉，瘦高個子，空着雙手沒有兵刃。

方振遠剛在庭院站定，兩個看馬的夥計，已牽着馬走了進來。

兩匹馬一樣的高大，一匹黃驃、一匹棗紅，黃驃馬上掛着方振遠的子母金刀。

方振遠對那青衫人似是相當的敬重，他回首一笑，道：「唐賢弟請！」

青衫人道：「方兄請！」

方振遠又一拱手，飛身上了黃驃馬。

青衫人也躍上棗紅馬，緩緩向外行去。

五個鏢師也由柯福等五個趟子手中接過馬韁，飛身而上。

但聞車聲轆轆，一輛高輪車馳了出來，陳三點點頭跳上車轅，一招手，小高也跳了上去。陳三接過控車的韁繩，長鞭一揮，大飛輪緊隨五個鏢師之後向外駛去。柯老大等五個趟子手，走在車子後面。

這確是小高見過最好的一輛車，他向後看看，車上紅門緊閉，看不到車廂中的情形。

車轅旁有個木槽，裏面放着一把單刀，一把長劍。

陳三坐在轅上，意氣風發地笑着說：「小高，你練過武功沒有？」

小高微微一怔，道：「練過幾天，但都是莊稼把式。咱們趕車的，也要和人動手不成？」

陳三低聲道：「九江鏢局的規矩，鏢頭護鏢，趕車的要護車，車在人在，車毀人亡。尤其是這輛大飛輪，咱們只要活着，就不能讓人奪走、毀去，柯老大告訴我，你喜歡用劍，所以我特別替你備了一把

劍。」

小高心中暗笑道：「柯老大從未和我談過武功的事，大概是情急之下隨口胡說的。」

柯福的確是在陳三逼問之下胡說的，但柯福並不知道九江鏢局的車把式有捨命護車的規矩。

小高道：「我是學過幾天劍，但劍法不好，陳三哥的刀法不錯吧？」

陳三眼睛突地一亮，笑道：「倒是練過幾年，但要咱們亮出傢伙動手，那是不大可能的事。」

就在陳三那目光一閃之下，小高已瞧出了苗頭，陳三的武功有着相當的造詣，不但柯福等一般趟子手難望其項背，就是何坤也非敵手，這樣一個可當鏢頭的人物，爲何甘於做車把式呢？難道他也是化名有着別的目的嗎？

心念至此，忖道：「這九江鏢局可眞是臥虎藏龍之處，日後行動更要留神，以免被識穿了。」

車行至長江碼頭上，一艘雙桅巨帆早已停在岸邊，且搭好了跳板，車馬都可以直登巨帆之上。

船上的佈置相當豪華，大飛輪停在甲板上搭好的席板下面，馬卻被牽到特大後艙之中。

陳三招呼小高把車子綁好，以免滑入江中，人就在車旁邊打地舖休息，小高也只好留在甲板的席棚下面。

方振遠和那姓唐的文士住在前艙，五位鏢師住在中艙，五個趟子手只好和馬住在一起，擠在後艙了。

大船移動駛入江中心，小高不說話，不多看，卻用耳朵在聽。

姓唐的道：「方兄，看你這麼謹慎的樣子，這趟鏢很重要吧？」

方振遠淡淡道：「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一趟鏢，我也不會親自出動，更不會勞動你唐賢弟的大駕了。唉！你到九江來玩，我理當好好招待，沒想到卻把你……」

姓唐的接道：「你我相交非淺，用不着客氣。老實說，單純的遊山玩水，還沒有走鏢刺激呢！」

方振遠道：「這趟鏢不會很辛苦，時間也夠長，行止相當從容，不過……」他突然住口不言。

姓唐的接道：「方兄，你好像有甚麼心事？」

方振遠嘆一口氣，道：「還不是擔心這趟鏢……」

「方兄多慮了，以方兄雙箭雙絕的名氣，實在不用擔心甚麼，如果眞有不長眼睛的江湖人，敢碰九江鏢局的招牌，我唐瑜第一個就饒不過他！」

小高心中一動，忖道：「追風劍唐瑜，果然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

方振遠哈哈一笑，道：「有賢弟同行，爲兄還有甚麼好擔心的，來！乾一杯！」

原來兩人在前艙擺了酒菜對飲，兩人談話的聲音不大，但小高卻聽得清清楚楚。

睜眼看去，只見陳三閉目靜臥，也不知是否聽到了方振遠他們的談話。

忽然間，船身急旋，並響起了喝斥聲：「你不會駛船哪？這麼寬的江面，怎麼……」

陳三突然挺身而起，小高也跟着滾出車腹，站起身子。

抬頭看去，方振遠、唐瑜已站在艙外，一艘梭形快舟掠着大船急駛而過，只不過差一點點就要撞上大船。

方振遠回顧了唐瑜一眼，微微搖頭。

唐瑜冷笑道：「看來眞有不長眼睛的朋友找上門了。」

小舟去勢如箭，片刻工夫便消失於江波之中。

方振遠吁了一口氣道：「唐賢弟，艙中坐吧！」

天色入夜之後，四個佩帶雁翎刀的鏢頭，突然登上甲板，四個人分在車身四週，盤膝坐下。

小高和陳三擠在車身下面，睡得十分舒適。

* * *

大船在黑夜中行駛，速度加快了很多，忽然間，船身像是撞上了甚麼，突然停了下來。

原來，大船靠上了江岸。

只聽方振遠的聲音進入耳際：「上岸！」

這些人動作熟練，雖然是在黑夜之中，動作依然快速，不過一盞茶工夫，車馬俱登上岸，大船一帶風帆，又向江心駛去。

小高抬頭看看天色，正是三更時分，放眼望去，發覺岸上十分荒涼。

唐瑜低聲說道：「方兄，能騙過他們嗎？」

方振遠道：「騙不過！最遲在明日午後，他們就會發現我們已改走旱路了。」

唐瑜道：「兄弟水上不行……」

方振遠道：「這也是要改行旱路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已經証明了，確有人要動這一趟鏢。」

唐瑜道：「好！兄弟已經四五年沒和人動過手了，這一次倒希望碰上幾個有份量的人物，好好舒舒筋骨。」

這人看上去十分文雅，脾氣倒是暴烈得很。

久經風浪，威名卓著的方振遠卻極端謹慎，他道：「柯福，派兩個人分頭趕路，通知最近的連絡站，動員各處分局的力量，抽調最精

幹的人手，火急行動，一路向北接應！」

柯老大應了一聲，兩匹快馬立刻飛馳而去，分成兩路而行。

小高心中忖道：「九江鏢局能成天下最有名的鏢局，果然是有一套。方振遠不但武功卓絕，其心思之縝密，部署之謹慎，實是個文武全才的人。」

兩匹快馬分頭夜奔，縱然有一匹被人攔下，還有一個人可以把信送到。

直待蹄聲消失在靜夜之中，方振遠才一揮手道：「上路！」

說完當先縱騎而去。

何坤等五個鏢頭，卻緊隨在大飛輪後面行走。

柯福縱馬行到車前，低聲道：「陳三，小高他……」

陳三道：「不錯，比老劉只好不差……」

柯福伸手拍拍小高，道：「這我就放心了！」

他推荐小高，實未想到這次走的是這麼一趟神秘、重要的鏢，只要陳三對小高稍不滿意，露個口風出來，柯老大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幸好，陳三覺得小高不錯，那就是說，陳三把這個責任挑起來了。

小高坐在車上，可以閉着眼休息，也可以靠在椅背上，的確比騎馬舒服多了。

這是條荒涼的村道，但路面很寬，柯老大和兩個留下的趟子手，分走在大飛輪的兩邊，五個鏢頭跟在車後，把大飛輪保護得十分嚴密，但誰也不知道他們如此嚴密保護的東西究竟是甚麼。

小高很想知道，但他不敢問，因爲連唐瑜也沒有問過方振遠，而唯一知道內情的就是方振遠。

* * *

半夜緊趕，少說也有五十里路，天亮時分已上了官道。

這時一股濃烈的酒肉香味隨風飄了過來。

原來道旁一家飯舖已開門營業，熱騰騰的出爐包子，剛剛滷好的牛肉，芳香撲鼻。

方振遠翻身下馬，道：「下來！打個尖再走吧！」

大飛輪在道旁停下，柯福急急接過方、唐手中的馬韁，綁在飯舖旁的柱子上，才跟在何坤等身後，進入店中。

陳三坐在車上，道：「小高，去拿十個包子，切一斤牛肉、一個猪耳朵來！」

小高點點頭，行入飯舖。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方振遠踏入店中時，發覺早有客人在座，那是一個身穿灰衣的老頭子，帶着一位姑娘，姑娘背對門口而坐，只看到一條大辮子，和一身藍衣，大辮子直垂腰際。

何坤招呼夥計，先替方振遠和唐瑜送上滷肉、包子，才叫了自己吃的東西。

這時小高也拿了包子、牛肉、猪耳朵回到車上，陳三要在車上吃，小高也只好奉陪。

那灰衣老者和藍衣姑娘似是已經吃好，結過帳，起身向外走去，走到馬車前面，灰衣老者突然抬頭看着陳三。

陳三剛吃下兩個包子，嘴裏還留着一塊牛肉，一和那老者目光接觸，右手一探已抓上了刀柄，但見人影翻飛，何坤手執鐵杖，人已飛落到大車輪的前面，四個雁翎刀的鏢師，佈成了一座半圓的刀陣，把老者和那藍衣姑娘圈入了陣中。

那灰衣老者搖搖頭，吁一口氣，道：「好漂亮的大馬車！」

大辮子姑娘拉拉老者的衣袖，道：「爺爺，你只顧看馬車，已經引起大爺們的誤會了。」

「誤會？不會吧……」灰衣老者道：「我老頭子今年六十多歲了，連走路都要人扶，還會引起別人的誤會？小丫頭，別胡說！」

說完話，緩緩轉過身子，在姑娘的扶持下向前走去。何坤微微擺頭，四個鏢師讓開了一條去路。

直待那一對祖孫走遠，何坤和四位鏢師才退回店中。

小高低聲對陳三道：「陳三哥，那四位鏢師怎麼稱呼？」

陳三也低聲回道：「雁蕩四雄，他們是同門師兄弟，刀法奇怪，最擅長四人合擊之術，四個人力量加起來，超越十倍……」

小高點點頭，陳三接道：「你看，他們四人穿的衣服、動作都一模一樣，到哪裏都要走在一起，所以帶他們走鏢，要四個人一起帶上。」

小高道：「我該怎麼稱呼他們？」

陳三道：「老大叫馬海，老二程光，老三劉典，老四楊風，不過能不和他們說話就別開口。」

小高疑道：「爲甚麼？」

陳三道：「他們兄弟一向不喜歡說話，尤其是老三、老四，三天也難得開一次口。」

小高點頭道：「多謝陳三哥指點！」

* * *

發現了兩次可疑徵象後，所有的人都明白這趟鏢乃凶險無比，心情十分沉重，唯有小高一人暗暗歡喜，他想這一次不但有機會看到子母金刀絕技，也可以看到追風劍法。

方振遠似是無意急着趕路，天亮啟程，入夜住店，一天走不到百

里路程，好像有意在拖延時間，等待敵人。

第三天，上路不久，到了一處形勢險要的地方，兩側嶺上樹林茂密，夾着一條大道。

唐瑜笑一笑，道：「大哥，這地方應該是他們第一個選擇的所在了。」

方振遠道：「不是選擇，而是已經在等我們了。」

小高抬頭望去，只見十丈外的大道之中，盤膝坐着一個身穿大紅袈裟，金箍束髮的頭陀。

方振遠微收韁繩，黃驃馬突然慢了下來，他一慢，車馬全都慢了下來。

雁蕩四雄互望了一眼，馬海一加勁，轉向大飛輪的右側；何坤坐馬一帶，偏向左側，柯老大和兩個趟子手變成跟在車後。

小高冷眼旁觀，發覺九江鏢局的人，有一套自行應變的準備，用不着方振遠下令，都會自己調整好應變陣式。

這時的形勢，右側是最可能受到攻擊的方位，雁蕩四兄弟自動地護住了最危險的一面。

回頭看陳三，只見他右手緊握長鞭，目射精光，左手拉車緩行，一副蓄勢待發的樣子。

只聽陳三輕輕咳了一聲，道：「小高，自己當心，發覺情勢不對，就躲在車轅下面。」

小高道：「多謝陳三哥！好歹我也要幫你一把！」

陳三嚴肅的臉上突然泛起了一抹笑容，道：「小高，他們不向車上搶，用不着咱們出手，一旦有人搶上車，能幫就幫，不能幫，還是顧自己生命要緊。」

小高道：「是。」

走得慢，並非表示停下，十幾丈的距離，仍然是很快地走到了。

方振遠翻身下馬，隨手一投韁繩，黃驃馬似是通靈一般，不進反退，竟然退到了大飛輪的後面。

柯福一伸手，抓住了韁繩。

總鏢頭一下馬，雁蕩四雄、何坤、柯福等人全都躍下了馬鞍。

柯福一擺頭，兩個趟子手立刻把馬牽住集中在一起。

只有唐瑜仍然端坐在馬上。

陳三、小高坐在車轅上。

方振遠一抱拳，道：「大師，擋住路了！」

紅衣頭陀睁開微閉的雙目，看了方振遠一眼，冷冷地道：「洒家行脚四方，一向借住在山頭、道旁，這條路，可是施主的嗎？」

方振遠道：「大師，方某只是借道，驚擾大師之處，方某願致歉意。」

又道：「大師如有需要方某効勞之處，但請吩咐一聲，無不應命。」

這番話已說得明白了，意思即是：你有甚麼要求，不妨說個明白，只要能辦到，一定會滿足你的要求。

陳三控制的大飛輪也停了下來，雁蕩四雄和何坤、柯福，也佈成了一個拒敵的陣勢。

另外兩個趟子手，卻以控馬爲主，陳三忽然伸手在車轅下面一抓，摸出了一張匣弩，道：「小高，這玩藝兒你會不會用？」

小高自然見過匣弩，也知道用法，但他卻搖搖頭，道：「這是甚麼？」

「連珠匣弩，能連發十二支弩箭，由機簧彈射，威力十分强大……」

陳三一面講解，一面指點小高用法，對小高的關心，似是出自衷誠。

小高心中有點感動，暗道：「柯老大對我不錯，這陳三對我也不錯，一旦事情緊急，我是不是應該助他們一臂之力呢？

「我的目的，只是想見識一下方振遠的子母刀法，見過之後就該離開才對，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被兩人的關心、情感拖住，也不能插手這趟鏢的是非中。」

但另一個好奇的念頭，由心中泛起，這趟鏢究竟保的是甚麼？方總鏢頭如此地愼重其事，水、旱兩路都有人動這趟鏢的腦筋，他們是一夥人還是不同的組合？這個頭陀是方外之人，怎的也要參與劫鏢？

只聽紅衣頭陀低誦一聲佛號，道：「施主可是方總鏢頭？」

「正是方某。」

「果然名不虛傳，方總鏢頭威震江湖，卻是深語謙和之道。」

「對待江湖上的朋友，方某一向不敢逾越，大師有何吩咐，方某人洗耳恭聽。」

紅衣頭陀身子一挺，突然站了起來，未見他伸腿彎腰，似是有一種來自空中的力量，硬把他的身子提了起來。

這只是一個細得微不足道的小動作，但方振遠卻是瞧得雙目圓睁。

在方振遠行家的眼睛中看得出來，那是一種非常精湛的內功，把眞氣運轉於經脈之中，硬把一個盤坐的身體撑了起來。

四肢肌肉不見動作，坐着的人忽然伸直了。

「大師，好精湛的內功！」方振遠忍不住讚道。

「雕蟲小技，何足掛齒？方總鏢頭，認識洒家嗎？」

「如果方某人猜得不錯，大師是名動江湖的五行高僧中的火雲大

師。」

「不錯，洒家正是火雲頭陀……」他哈哈一笑道：「洒家原想和方總鏢頭，在言語中造成衝突，彼此就不用費唇舌多解釋了。想不到你方總鏢頭竟然再三容讓，不肯發作。洒家雖是有心藉故生事，也不好意思再無理取鬧下去了。」

小高耳力聰靈，火雲大師之言，聽得字字入耳，暗暗忖道：「這火雲果然不是劫匪的料子，明明是來做强盜，攔路奪鏢，卻還要講甚麼仁義道德。」

方振遠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大師有甚麼吩咐，但請明言，方某能力所及，絕不推讓。」

火雲頭陀苦笑了一下，道：「總鏢頭如此客氣，倒叫洒家有些難以開口了。事實上，洒家是來劫鏢的……」

方振遠道：「大師需要多少銀兩？」

小高聽得一怔，低聲道：「陳三哥，你聽到了沒有？」

陳三點點頭，道：「聽到了，不過，距離太遠了一點，聽得不太清楚。」

小高忽生警惕，改口道：「他們說些甚麼？」

陳三笑笑道：「好像是總鏢頭和火雲頭陀在講銀兩，問他要多少銀子？」

小高有些失望，又有些高興。心中暗道：「如果雙方談妥了，就不知要等到何時才有機會看到方振遠的子母金刀了。

「但如談判不成，以五行神僧的武功，這必是一場兇惡萬分的血戰，柯老大和陳三只怕也要受到傷害了。」

他嗜武如狂，希望能看到天下最好的武功，但很不幸的，他卻有一顆善良的心，不願看到血肉橫飛的場面，更不希望相處得很好的人受到傷害。

小高就是這樣一個人，人性和願望之間有着很大的矛盾。

火雲頭陀沉吟良久，才嘆口氣道：「方總鏢頭，洒家志不在錢……」

「哦，大師的意思是……」方振遠已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

火雲頭陀道：「要東西。」

事情接觸到了正題，小高也感覺到這趟鏢充滿了神秘。他和陳三坐在車上，一直暗中留心，希望瞧出保的是甚麼東西。

但他很失望，鏢在車中，人在車上，幾天下來，小高還是不知道車中放的是甚麼東西。唯一感覺的是東西很輕，大飛輪行動起來，幾乎和空車相似。

他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幾次想潛入車中看個明白，但恐連累了陳三、柯老大，只好强自忍着。

「要東西？大師想要甚麼？」方振遠的口氣，忽然間變得冷冷的，已不似先前那麼客氣了。

火雲頭陀道：「一隻檀木箱子。」

方振遠道：「只是一隻檀木箱子？」

火雲頭陀道：「放在貴局名滿天下的大飛輪內。」

小高聽得心中一動，不自覺地看看坐着的大飛輪，心中好生奇怪地想：「大飛輪只不過是一輛構造輕巧、堅牢的車子罷了，怎能當得名滿天下呢？這之中難道還有甚麼奇妙之處不成？」

但聞方振遠冷冷說道：「大師，江湖中人說一不二，大師威動江湖，一向言而有信，大師取到了心中之物，該當如何？」

火雲頭陀道：「洒家回頭就走！」

方振遠道：「不再參與這一趟劫鏢行動？」

火雲頭陀怔了一怔，道：「洒家不是反覆無常的人。」

方振遠道：「方某相信大師一言九鼎……陳三，把大飛輪趕過來。」

陳三應了一聲，長鞭一揮，大飛輪緩緩向前行去。

車子一動，雁蕩四雄、何坤全都跟着向前行去。

小高怔怔地坐在車轅上，心中卻在盤算，江湖上的機詐實叫人莫測高深，刀箭雙絕方振遠眞的甘心把保的神秘之鏢，交給火雲頭陀嗎？

或是準備利用雁蕩四雄合圍一擊，把火雲頭陀殺掉……

大飛輪走得雖慢，但仍然到了方振遠的身旁。

陳三故意慢駛輪車，表達出心不甘情不願的心態。

車子停下，方振遠突然揮揮手，道：「退後八尺。」

圍在大飛輪四週的雁蕩四雄和何坤應聲退開。

方振遠目光烱烱地看着陳三、小高道：「打開車門後退出五尺。」

陳三臉色一變，但仍然遵照指示，開了大飛輪的車門，退了出去，小高自然跟在陳三的身後行動。

方振遠回顧了火雲頭陀一眼，道：「大師，車門已經打開，請大師自己動手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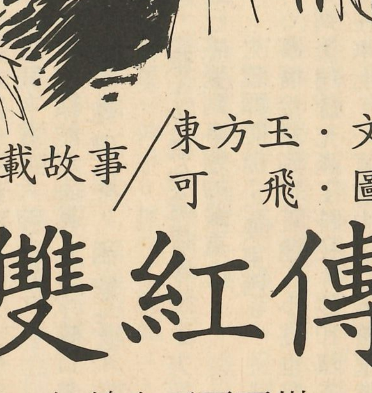
火雲頭陀哈哈一笑，道：「好氣派！江湖上劫鏢之人何止千百，大概都沒有洒家這麼輕鬆就能得手的。就算大飛輪之內佈下了天羅地網，洒家也要開開眼界了。」

他大跨一步，紅衣飄風，人已到了大飛輪前。

（未完•一）

上文提要：江青嵐得白玫將他救治，癒後，便去找尋崔氏夫婦的踪跡，是否落在千里孤行客的手中，在長恨谷內，果然遇到了孤行客，將一套劍法傳授給他，並將白玫交給他照顧，然後離去……他正想追查崔氏伉儷的下落，忽聽樓一怪、遲老殘截住孤行客的聲音，索取「易筋眞經」，雙方爭持，江青嵐不敢露面，暗中窺伺他們的動靜，二怪懷疑這孤行客是否不同一人，內功也深了許多，會不會是他……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紅線女西下西川　辟雷鐲緊繫人緣

千里孤行客兩道眼神逼視着兩人，喝道：「你們當眞不走？」

黃衣老者孩兒臉上擠出一絲逗人的揶揄笑容，低聲道：「咱不能走，一走就輸給了老怪物吶！」

千里孤行客忍無可忍，陡然應了聲：「好！」

黃衣老者附和道：「好……」

「蓬！」江青嵐凝神而視，連眼睛都沒眨一下，也只不過看到人影倏然乍合，根本如何出手，也瞧不清楚，就聽到蓬然大震，這眞比電光石火還快！千里孤行客飄然後退了一步，黃衣老者却連退出兩步之外，兩人各自微微一怔。

黃衣老者驚詫的道：「龍飛九天！」

千里孤行客也脫口叱道：「先天太極式。」

「哈哈！你是崑崙精……」

黃衣老者話只說到一半，陡聽千里孤行客攔着喝道：「遲老殘！要不是你使出『先天太極式』來，老夫還眞識不得了！啊！你們是『南怪北殘』會合而來！哈哈！老夫賤號，不用久矣，何用再提！」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吟聲乍起，千里孤行客一條身形，當眞像龍飛九天，騰空而起！

江青嵐心中一急，急忙一掠而出，大聲叫道：「老前輩請留步！」

他閃出雖然不慢，但千里孤行客早已杳如黃鶴，只有鏗鏘悠長的蒼涼之聲，餘音如縷，嘹亮不絕，驀地一聲裂帛長笑，樓一怪身形如風，大聲說道：「哈哈！小兄弟，你也來了！」

「娃兒！老夫正在找你！」

遲老殘一縱身，也搶了過來。

樓一怪環眼一瞪，擋在江青嵐身前，沉聲問道：「老殘廢你找他幹嗎？」

遲老殘瞧得大爲生氣，也沉聲喝道：「那你找他幹嗎？」

樓一怪道：「我找他自有道理！」

遲老殘也道：「那我找他也自有道理！」

「江兄！」

「江公子！」

兩條人影，聞聲飛來！江青嵐正被兩個老怪物弄得莫名其妙，喊聲入耳，心中大喜，也急忙叫道：「崔兄，大嫂，原來是你們！」

「嘿嘿！你們誰是千里孤行客？」一個宏亮的聲音，突然從林梢上響起。

颯！一條人影，倏忽之間，飄然落地，那是一個身穿一襲古銅道袍，雙足赤裸的中年道人，他身形落地，雙目閃爍，打量着大家，厲聲喝道：「道爺問你們的話，難道都沒聽到？」

遲老殘細瞇着眼睛漫聲應道：「差不多！」

樓一怪性子較急，瞧着來人這副狂妄神態，却怪眼一翻，粗聲道：「你在問誰？」

赤脚道人獰笑道：「道爺就是問你！」

遲老殘不屑地向樓一怪搖了搖頭，道：「老怪物，咱們化不來！」

樓一怪會意的哈哈一笑，道：「問我？哈哈，我去問誰？」

赤脚道人勃然大怒，厲喝道：「老賊！你就是千里孤行客！」

樓一怪大腦袋一搖，傻笑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赤脚道人翻手從腰間抽出一柄色作古銅，劍身寬闊的長劍，獰笑道：「那你就跟道爺回去領罪！」

「哈哈！誰要我老樓去抵罪？」

樓一怪笑聲未落，遲老殘「咦」地低聲說道：「老怪物，他手上是銅椰劍！」

樓一怪微微一楞，望了赤脚道人手中長劍一眼，偏頭問道：「你說這小牛鼻子是司馬老兒門下？」

「呔！」赤脚道人古銅寬劍一指，喝道：「老賊，你們既知東海三仙來歷，還不束手就縛，難道要道爺親自動手？」

遲老殘冷冷的道：「娃兒眞不知天高地厚，你當老夫兩人是誰？」

赤脚道人仰天長笑：「中原武林，徒有虛名，即使武林六絕，又待如何？來來！你們兩人一起過來，接我三招看看……」

樓一怪奇異的道：「憑你小牛鼻子一柄木頭劍，就是這兩個娃兒，都儘夠應付，那用老樓出手？」

接着用手一指崔文蔚夫婦，道：「武林六絕！誰是武林六絕？老樓可從沒聽人說過？」

赤脚道人怒笑道：「你連武林六絕都沒聽人說過，眞是孤陋寡聞！嘿嘿！你接得住道爺三招，就算你命大，再換那孩兒臉的上來……」

遲老殘聽他輕視自己，臉色不由一變。赤脚道人話聲一落，陡的右臂一振，古銅長劍疾若閃電，幻出一層劍幕，往樓一怪當頭罩下。

「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

樓一怪身形不動，理也不理，驀地伸出蒲扇大的手掌，往重重劍影中撈去！這一着直瞧得江青嵐、崔文蔚、紅綃三人懍然失色！

尤其是赤脚道人劍勢發動，見對方一隻手，居然從劍幕中伸入，往自己劍上捉來，不由大爲驚駭，趕緊斜退半步，要待收劍，已是不及，只覺手上一麻，銅椰劍早已落到樓一怪手上。

「哈哈！」

樓一怪敞笑聲中，一手握劍，一手中食兩指，徐徐往劍身上彈去。

「老怪物使不得！」遲老殘低喝未已。

「啪！」樓一怪食指輕彈，古銅長劍早已折成兩截！

「老賊！道爺和你拚了。」赤脚道人雙目噴火，陡的一聲厲吼，縱身往樓一怪猛撲過去。

「師弟不可造次！」

樹林上又是一聲沉喝，倏然飛落一條人影，但說時遲那時快，赤脚道人已如飢鷹攫兔，劈擊而下。

陡聽樓一怪怒喝一聲：「小輩，回去！」

砰！赤脚道人連人家如何出手，都沒看清，一條人影像斷線風箏般震飛而出，同時只見另一條人影，在這瞬息之間，如影隨形，跟踪飛起，一把抓住赤脚道人身子，飄落地上！

低頭一瞧，赤脚道人已被人家內家眞力震得臉色蒼白，哇的噴出一口血來，那人臉色微變，迅速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傾了兩粒藥丸，納入赤脚道人口中，低說了句：「師弟趕快運功調息。」

他讓赤脚道人在地下坐定，然後徐徐轉過身來，向樓一怪稽首道：「尊駕何方高人？適才敝師弟李乘風冒犯尊駕，確有不當，但毀劍傷人，也未免太嫌過份！」

一掌開天樓一怪，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暴躁性兒，聞言怪眼一翻，猝然問道：「你是何人？」

這時江青嵐等人，業已看清這發言之人，乃是一個年約五旬，身穿古銅道袍的道人，頭挽道髻，腰繫絲縧，身邊還掛着一支古銅色的短笛，傲然道：「貧道屠龍島查元甲。」

「屠龍島？哈哈！果然是屠龍島來的！」

樓一怪笑聲之中，又「唔」了一聲，道：「你們仗着屠龍島的幾手三脚貓，到中原發橫來的？」

查元甲聽得心頭大爲驚訝，自己東海三仙的名頭，並不遜於武林六絕，在江湖上可說無人不知，這兩個怪老頭，經自己報出萬兒，居然毫不動容，而且口氣托大，一時倒眞摸不透人家路數。

他怎會知道眼前的這兩個老怪物已有四十年不出，四十年前，那有什麼武林六絕？東海三仙，查元甲閃爍着一雙烱烱雙目，向南怪北殘一陣打量！

名列東海三仙的銅笛仙這一陣打量，不但發現這兩個怪老頭，決不是尋常武林中人，就是身邊站着的兩男一女三個少年也全非弱手。心中更懷戒懼，這就答道：「中原武林，人物鼎盛，貧道微末之技，

怎敢發橫？不過此次貧道兩人，係奉師尊玉諭，遠涉中原，實爲找人而來。」

遲老殘此時早已席地而坐，聞言點頭道：「這話還有點像樣！」

樓一怪唔道：「司馬老兒要你們找千里孤行客來的？」

銅笛仙查元甲聽他直呼師尊名號，臉上微微變色，但瞬即平復，續道：「千里孤行客趁貧道師兄弟隨侍師尊之際，偷上屠龍島，妄圖竊取『龍角膠』，不但掌傷門下弟子，而且毀去島上百十棵銅椰樹，臨走還說出兩句……」

樓一怪沒待他說完，哈哈笑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查元甲聽得勃然變色，道：「尊駕何以得知？」

樓一怪搖頭道：「憑你們兩人，眞要和千里孤行客遇上，哈哈！還差得遠！」

查元甲右手摸了摸銅笛，厲聲道：「那麼尊駕又是何人？」

樓一怪還沒開口，只聽地上坐着的遲老殘細聲說道：「回去告訴司馬老兒，咱們兩個老不死，就是五十年前在東海之濱和他打賭的人，他自然知道。」

遲老殘聲音雖細，但聽到查元甲耳中，却比焦雷還響，查元甲名列東海三仙，自非等閒之輩。此時竟然被對方輕描淡寫的幾句話，震得心頭狂跳，那裡還敢多說，眼珠一轉，就含笑稽首道：「兩位既和家師有舊，請恕貧道不知之罪，如能駕莅屠龍島一遊，家師定表歡迎。」

遲老殘冷笑道：「你當咱們兩個老不死，不敢到屠龍島去？」

樓一怪聽得怪眼一翻，偏頭向遲老殘問道：「誰說不敢？」

查元甲連忙躬身道：「貧道不敢！」

樓一怪道：「小牛鼻子，你回去告訴司馬老兒，咱們準去！」

這時赤脚仙李乘風調息了一會兒，也已站起身來，查元甲又向兩人打了個稽首，方待轉身。

「道長請留步！」

查元甲聞聲止步，舉目望去。只見發話的就是兩男一女中的一個青衫少年。此人生得玉面朱唇，雙目如電，分明內功已有極深火候，敢情是這兩個老怪物的門下？他叫住自己，又有何事？心中想着，一面問道：「小施主有何見教？」

原來這青衫少年，正是近日江湖上替他加上「橫天一劍」美號的江青嵐，他方才靜立一旁，聽銅笛仙說起千里孤行客偷上屠龍島，是爲了竊取「龍角膠」。「龍角膠」！他心中驀地一動，崤山會後，王屋散人因自己曾在他徒兒手中削損毒冰輪上兩個倒鈎，向自己尋仇，經黑衣崑崙摩勒一力承擔，答應賠償。

當時王屋散人問過他一句話，那是：「你辦得到龍角膠？」原來「龍角膠」就出在東海屠龍島！心中想着，這就閃身而出，向銅笛仙查元甲問了一聲，但此時給查元甲停身一問，不由臉上一紅，連忙拱手道：「小生崆峒門下江青嵐……」

遲老殘接口道：「小娃兒，你該說崑崙門下！」

江青嵐聞言一怔，他不明遲老殘此話用意，微微一頓道：「小生因適才聽道長說起龍角膠，小生有一事請教，不知……」

銅笛仙不待他說完，獰笑道：「小施主言重，『龍角膠』天材地寶，煉製極難，普天之下，只有屠龍島才有。歷年以來，求膠之人，絡繹不絕，家師爲了對武林各派，無所偏倚，才在島中設下銅椰陣，只要能夠順利通過，任人自取，小施主如有所需，不妨量力而行。」說着又是一聲冷哼，和赤脚仙掉頭而去。

樓一怪怒道：「小兄弟，你要龍角膠還不簡單？銅椰陣又不是龍潭虎穴，唬得了誰？咱老樓就陪你走一遭，司馬老兒要是懂得交情，就送上一包，不然，管他銅椰陣鐵椰陣，翻他娘個天！」

江青嵐還沒說話，却聽遲老殘搶着道：「老怪物，司馬老兒數十年前，武功已不在你我之下，這數十年在屠龍島隱居不出，潛修默練，功力自非昔比。他把天材地寶的龍角膠藏在銅椰陣中，還故示大方，任人自取，你數十年來，幾時聽說有人從屠龍島取了龍角膠回來？那麼他那座銅椰陣的厲害，已是可想而知。本來小娃兒只要亮出崑崙招牌，再加上咱們兩個老不死的情面，向他登門求取，也還有望，可是現在就難說了！」

樓一怪嗔目道：「那又爲了什麼？」

遲老殘笑道：「司馬老兒的牛脾氣，你還不知道？」

樓一怪道：「你說他好勝、護犢？」

遲老殘點頭道：「你知道就好，『管他銅椰陣、鐵椰陣，翻他娘個天』，這話傳到司馬老兒耳中，豈肯甘休？何況……」

樓一怪變色道：「何況什麼？」

遲老殘道：「何況你還毀了他們的銅椰劍，出手傷人……」

樓一怪怒吼道：「難道我老樓還怕他？」

遲老殘道：「誰說你怕？只是小娃兒求取龍角膠，可就難了！」

樓一怪聽得微微一怔，道：「依你又該如何？」

遲老殘雙手一攤，道：「你不

是對小牛鼻子說，咱們準去！那就只好去了再說。」

樓一怪偏頭向江青嵐道：「小兄弟，你幾時走？」

江青嵐到目前爲止，還只認識樓一怪一人，遲老殘他根本沒有見過，自然不知他的來歷。不過瞧着這兩個老怪物，對自己都顯出十分關愛，尤其樓一怪，大有立即動身，趕往東海之意，心中不由一陣猶豫，還沒作答，紅綃早已搶着說道：「老前輩，那怎麼行？我們還要等候妹妹呢？她不是找江公子去了？我們約在江南等她的呀！」

江青嵐聽說紅線姑娘有了下落，心頭更是一陣驚喜，俊目一轉，不期往紅綃望去。

樓一怪呵呵笑道：「老殘廢，他們要等小妞兒，咱們留着作甚？乾脆，一個月後，大家在東海之濱見面！」

遲老殘孩兒臉上露出不解之色，問道：「咱們人老心不老，擠在娃兒堆裡，挺有意思，幹嗎要走？」

樓一怪搖頭道：「這幾天跟在兩個娃兒後面，實在悶得我老樓發慌，老殘廢，你不走，我可走啦！」

遲老殘無可奈何的應道：「好！咱們就一塊走。唔！小娃兒，別忘了一月之後，咱們在東海邊上等你。」

樓一怪聽得極爲得意，哈哈一笑，身形一動，一股風似的往前奔去，遲老殘豈肯後人？左手那隻虛飄飄的衣袖突然鼓起，往外一揚，衣袖中颼的飛出一件東西。身形如電，跟着樓一怪而去。

江青嵐不想兩個老頭說走就走，走得恁地快法。微微一楞之際，陡覺一件東西輕飄飄地往自己手中飛來，趕緊伸手接住。再看兩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低頭一瞧，自己手中多了一本薄薄的書籍，不由口中「咦」了一聲，脫口唸道：「兩儀眞解！」

「兩儀眞解？」

紅綃月光下面，瞧到江青嵐手上拿着的秘笈，啊道：「江公子，這是遲老前輩送給你的。」

「遲老前輩送給我的？」

江青嵐望着這本薄薄的「兩儀眞解」，心中越發奇怪，黃衣老者和自己僅係初次見面，居然會送自己不傳之秘。

紅綃把頭輕點，嬌聲說道：「唔！他老人家還教了我三手呢！」

江青嵐已打開「兩儀眞解」首頁，只是上面寫着幾行草字：「老夫四十年前，因走火入魔，遯跡崤嶺死谷，僅仗一點先天之炁，翼護眞元，得不死。

「歷十數寒暑，始告修復玄功，於是以墮谷不死者，可爲傳人，傳人未得，終身不出爲約，鐫之石壁，以待有緣。二十年來，此願未竟，汝雖崑崙門下，然身入死谷，即爲老夫誓言中人，合當得吾秘傳，『兩儀眞解』，功參造化，舉以相贈，汝自勉之，死谷殘叟。」

「是他？」

江青嵐瞧得大感驚奇，那黃衣老者原來竟是死谷殘叟，他從崤山遠來江南，竟然就是爲了送自己這本「兩儀眞解」，難怪他方才一見到自己，就說什麼「老夫正在找你」。

這時崔文蔚夫婦也一起湊過頭來，紅綃輕聲問道：「江公子，你認識他老人家？」

江青嵐搖了搖頭，道：「他叫死谷殘叟，小弟前在崤山死谷，曾看到他的名字。」

紅綃驚奇的望着崔文蔚道：「他老人家不是叫遲老殘嗎？怎麼又叫死谷殘叟？」

「遲老殘？」這會江青嵐也驚奇起來，遲老殘不就是天狼的師傅，天狐的父親大方眞人？原來遲老殘就是死谷殘叟，死谷殘叟就是大方眞人！心中想着，忽然問道：「崔兄，大嫂，你們到底給誰擄去？怎會遇上這兩位老前輩，你們還沒告訴小弟呢！還有……」

紅綃脆聲嬌笑，「唷」了一聲，道：「江公子，你別急呀！反正人也給你找到啦！」

江青嵐被她說得臉上一紅，一雙俊目，露出期待之色。

崔文蔚瞧他急不及待的情形，微微一笑，就把自己兩人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江青嵐聽說紅線爲了自己，向唐天生追踪下去，心頭不由大急。碧目蟾蜍唐天生心狠手辣，毒名滿江湖，試想以自己目下的功力，尚且在不知不覺之間中他的暗算。而紅線姑娘的武功也不會超過自己太多，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她如何是這老毒物的對手？想到這裡，更是憂形於色，急急的道：「碧目蟾蜍唐天生擅長用毒，紅線姑娘武功雖高，也決不是他對手，崔……」

紅綃嗤的笑道：「你們兩人呀，眞稱得上心心相印，連話兒都好像從一張嘴裡說出來的。」

江青嵐玉面通紅，囁嚅的道：「大嫂休得取笑，小弟谷內還有一位妹子，讓她收拾一下，我們好一起趕去。」

紅綃眼珠一眨，問道：「那是符姑娘，還是柳姑娘？」

江青嵐搖頭道：「她叫白玫，是小弟新認的妹子。」

紅綃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啊唷，我的江公子，你那來這許多的妹子？」

江青嵐臉上一紅，就把自己追蹤紅衣少女，後來發現崔文蔚夫婦失踪，自己還當是千里孤行客使的調虎離山計，才星夜趕上長恨谷，誤中碧目蟾蜍暗放劇毒，幸得白玫相救，自己如何認她作了妹子，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直聽得崔文蔚夫婦連連點頭，原來人家爲了自己兩人，險些送了小命！

紅綃更急不及待的道：「江公子如此說來，這白玫妹子的身世，一定和千里孤行客有關。啊！對了！方才遲老前輩和千里孤行客對了一招之後，他老人家似乎已瞧出他的來歷，可惜後來平空鑽出兩個屠龍島的牛鼻子來，忘了問清楚。」

崔文蔚沉吟着道：「綃妹，方才遲老前輩似乎說這個千里孤行客和我們在雷公店遇到的千里孤行客不同，如今想來，言行舉動，好像也大相逕庭呢？」

江青嵐點頭道：「崔兄說得不錯，小弟也有同樣感覺，千里孤行客自稱隱居長恨谷，數十年不出，看上去也十分正派，決不會一會兒上嵩山盜經，一會兒又上屠龍島胡鬧，並且還半途劫持紅線姑娘，照這樣看來，可能有人假冒千里孤行客之名，故意在江湖上滋事也說不定。

「不過據小弟當日在少林寺祖師殿上目覩那個盜經的千里孤行客，雖因距離較遠看不眞切，但他內力之强，身法之快，也足以震懾武林哩！」

紅綃心中急着要去瞧瞧白玫妹子，這時瞧他們說到千里孤行客，就說個沒完，不由蓮足踢着山石，嬌嗔道：「管他呢，千里孤行客一個也好，兩個也好，咱們還是先到谷中去，讓白玫妹子收拾好了和咱們一起上路，才是眞的！」

正說之間，瞥見一縷白影，比閃電還快，往谷外飛來。

「嵐哥哥，原來你在這裡！」

嬌聲入耳，三人面前，早已多了一個二九年華，長裙曳地的白衣少女，她，嬌笑盈盈，毫不避嫌的走近江青嵐身邊，很自然的皓腕輕舒，挽住他手臂，嬌婉的道：「嵐哥哥，這……」

江青嵐當着崔文蔚夫婦，被她這個親密動作脹得滿臉通紅，連忙用手輕輕推開。

白玫一路急奔，尋出谷來，見到了嵐哥哥，正在一團高興頭上，連話還沒有出口，就被江青嵐一手推開，不由微微一怔，眨着一雙晶瑩眼睛，幽幽的道：「嵐哥哥，你不喜歡我？」

江青嵐事出無心，被她問得十分糊塗，楞了一下，道：「妳是我的妹子，怎會不喜歡妳？」

白玫噘着嘴道：「那幹麼，你一看到我，就把我推開？」

江青嵐瞧她一臉天眞無邪的模樣，不由笑道：「玫妹，這兩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不然就會笑妳呢！」

白玫側着頭，斜斜的望了崔文蔚夫婦一眼，恰好崔文蔚和紅綃兩人也正微微含笑的望着她。這下，白玫姑娘窘極啦！她又羞又急，粉臉上熱烘烘的脹滿紅暈，不依道：「你是我哥哥咯，我不懂……你不教我……」

紅綃瞧着她天眞爛漫，稚氣十足，心中甚是喜愛，連忙伸手把她拉了過去，笑道：「妳就是白玫妹子？方才江公子還在稱讚妳呢！」

白玫嚶了一聲，粉臉索性賴到紅綃懷中，輕聲說道：「妳是嵐哥哥的朋友，就不是壞人，我叫妳姐姐好嗎？」

紅綃摟得她緊緊地，嬌聲笑道：「妳是江公子的妹子，自然也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方才我們正要到谷中去接妳，一起出山去。」

白玫高興得仰起頭來，張大着眼睛道：「姐姐，妳眞好，嵐哥哥也答應過帶我到山外去咯！」

說着，直起腰來，嫣然笑道：「嵐哥哥，天快亮啦，你們一同到谷中去休息一會好嗎？我好整理東西咯！」

江青嵐笑着說道：「玫妹，這崔大哥是我的好朋友，妳還沒見過呢！」

白玫臉上又是一紅，襝衽着叫了一聲：「崔大哥。」

崔文蔚連忙還禮。

白玫早已急急的拉着紅綃道：「姐姐，我們快走！」

四人走進石屋，白玫讓大家坐定，才興匆匆的奔入房去。一會工夫，早已收拾了一個小包裹，腰間也配了一柄綠鞘短劍，俏生生的出來。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大家一齊步出石屋，白玫扣上板門，不由神色黯然的道：「我從小就沒有離開過這裡，今天我心裡又高興，又難過極啦！」

說着眼角上不由滚下兩行晶瑩淚珠。

紅綃連忙抽出絲絹，替她揩着眼淚，一面笑着哄道：「好妹子，你別難過，我們還可以時常到這裡來玩呀！」

白玫想了一會，偏頭問道：「姐姐，外面是不是比這裡還好玩？」

紅綃笑道：「外面當然比這裡好玩！」

白玫臉色一霽，粲然笑道：「那就好啊！」

一行四人離開石屋，出了長恨谷，往山徑上走去，白玫忽然好似想起一件什麼似的「咦」了一聲，喜孜孜的向江青嵐道：「嵐哥哥，以前我只要走遠一點，就有人喊着玫兒玫兒的，叫我回去，今天，他知道你是好人，所以就不叫了。」

江青嵐猛覺心頭一沉，就好像千里孤行客兩道電炬般神光，重又照耀在自己面前，那和藹的聲音也依稀在耳邊響起：「老夫唯一心願，就是要你善視玫兒……不錯！老夫要你善視玫兒……咳！孩子，這是你一定可以做到之事……」

千里孤行客隱居幽谷數十年，一定有着一件傷心之事，遇到自己，竟不惜傳以八劍絕學，就是爲了以玫兒相託。這副擔子，今後就完全交給了自己，而且也委實感人太深！自己豈能負人之託？不過他言中之意，大有……自己……

「嵐哥哥你怎地不說話呀？」

白玫瞧着嵐哥哥半晌沒有作聲，慢慢地靠近他身邊，輕聲問着。

江青嵐眞想告訴她，千里孤行客業已離此而去。但繼而一想，千里孤行客從小把她撫養長大，教她唸書練武，始終不讓她見面，甚至連千里孤行客這個名字她都不知道。

也許其中另有隱情，她天眞未鑿，心如白紙，告訴了她，也一無所知，不如等見到遲老前輩，問明千里孤行客來歷，再作計較。何況自已把她當作親妹妹看待，她的身世也總有一天可以揭曉，到時再告訴她不遲。

心中想着，這就笑道：「妳紅綃姐姐有一個妹子，日前追踪敵人去了，我們就是要去找她。」

白玫忙道：「那我們幹嗎還不快些趕路？」

四人沿着山徑，往東急走，一會工夫，已到了山脚。江青嵐想起前晚多虧竹樓的老頭洪福，指點路徑。那時他還瞧着自己腕上的「辟雷鐲」，問起江南大俠，說他也是找千里孤行客來的，而且還被廢了武功。

後來又說什麼他老主人和千里孤行客交誼非淺，又說自己帶着這鐲子尋來，自然不會有什麼意外。自己這鐲子是石嬷送的，當時她曾說過「到江南或許有用」的話。

啊！還有！那北海七星不遠千里找尋紅線姑娘，也是爲了「辟雷鐲」！那麼難道江南大俠、北海七星、洪福、石嬷和紅線姑娘，都和這隻「辟雷鐲」有關？

這些問題，前天自己也曾想到，因爲當時心急崔文蔚夫婦的安危，無暇多問。此時又經過山脚，而且這問題還牽連着紅線姑娘，正好前去問清楚。心中想到，便轉頭往山路右側望去。

那知這一望，不由使得江青嵐微微一怔，原來那倚林而築的兩層竹樓，只隔了兩天時光，已經變成一片焦土，那失去武功的老頭洪福，如果不是葬身火窟，恐怕早已離此他去。

江青嵐心中無端一陣惘然，也就不再言語。大家離開九華，紅綃因當日妹妹告訴過自己，說在九宮山附近，一路曾發現四川唐門的暗記，可能紅線還在九宮山附近。

這就在集上買了四匹牲口代步，一路向九宮山趕去。白玫從小沒有出過長恨谷，這時騎在馬上，覺得事事新奇，不住的叫着嵐哥哥，東問西問，說個沒停。

曉行夜宿，第三天下午，已趕到九宮山下，這裡地當贛鄂交界的幕阜山脈，重山峻嶺，蜿流不絕。山脚下面，也只有幾個小村落，那有紅線影子，連四川唐門的暗記也沒瞧到半個。

大家一商量，江青嵐因紅線臨行之時，曾說過會在江南找尋自己一行，是以希望崔文蔚夫婦和白玫三人暫時留在此地，等候紅線。自己一人，行動方便，如果紅線姑娘業已追踪唐門的人，西去四川，自己好立即溯江趕去，務必把她追回。南怪北殘叮囑一月之後，在東海邊上會齊，叫崔文蔚等人只管先走，自己屆時自會趕去，同赴屠龍島。

崔文蔚夫婦雖覺他言之有理，但萬一在路上沒碰到紅線，讓江青嵐一人涉險，也覺不妥，兩人正在躊躇不決，只是白玫扭頭道：「嵐哥哥，你去，我也要去，我不怕毒呢！」

崔文蔚夫婦曾親眼目覩，見過白玫姑娘身法快捷，想來武功不弱，如果有她同行，萬一遇上敵人，也有個幫手。兩人心意相同，各自點了點頭，表示同意，江青嵐還想再說，白玫搶着笑道：「崔大哥和紅姐姐都答應了，你不要我去，我不會一個人去？」

江青嵐眞怕她說得出，作得到，偷偷溜跑。這位一點世事都不懂的姑娘，那知江湖險惡，萬一出了岔子，自己豈不辜負千里孤行客的鄭重託付？想到這裡，只好點頭答應！

白玫高興得跳了起來，就嚷着上路。大家決定之後，崔文蔚夫婦就在附近山家，借了一間民房，暫行住下，江青嵐却帶着白玫，由九宮山出發。

（請看續集「八劍揚威」）。

上文提要： 燕雙雙手持魔戒神珠，面對南巴、北趙、東張，全面進襲，還有黃鐵虎、朱綿綿、宋小飛，包打聽也捲入惡鬥中，都無法得到神珠，燕雙雙轉入一門而去，搶進門的只有張大川和宋小飛，張大川似被神光所殺，燕雙雙不知去向，只見水無情自屋內出門而去，宋小飛先搜屋內，搜不到甚麼，再和包大膽去追踪，發現一個人的背影，似是燕雙雙，更像水無情，紅娃趕過來說是神秘人，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豆腐大俠

東張死傷慘重　突襲轉危爲安

華燈初上。

豆腐大俠獨自一人又來到了蓬萊堡。

這一次是偷偷摸摸的越牆而入。

目的是來救張夢月。

根本不知道張夢月被囚禁何處，只能先到她的香閨去碰碰運氣。

不料，那一棟建在高地之上，獨門獨院，壯麗而又別緻的小紅樓已人去樓空，還下了鎖。

幸好遇上張夢月一位貼身的丫頭翠姑，正巧從附近經過，宋小飛急忙一閃而出，小聲道：「翠姑，還認識宋某吧？」

翠姑顯得十分激動而又驚喜，道：「認得，當然認得，你是我家大小姐的未婚夫宋小飛宋大俠。」

一句未婚夫，使宋小飛頗爲尷尬，半晌始道：「張姑娘好像不在樓內？」

翠姑未語淚先流，哽咽道：「別提了，自從我家老爺去世後，人心大變，他們把大小姐關起來了。」

「他們是那些人？」

「東張三老，以及新上任的掌門人張大風。」

「甚麼罪名？」

「說我家大小姐數典忘祖，勾結外人，幫助宋大俠私吞了魔戒神珠。」

豆腐大俠恨得牙癢癢地道：「張姑娘如今囚禁何處？」

「在堡內。」

「堡內那裡？」

「牢房裡。」

「可否帶本俠去瞧瞧？」

「這……」

「翠姑，妳不敢？」

「我倒不怕惹痲煩，只怕他們會對宋大俠採取更嚴厲的手段。」

「他們都在堡內嗎？未去繼續追趕燕雙雙？」

「剛剛回來，全部齊集堡內，正在共商對付那個女魔頭的大計。」

宋小飛毫不遲疑，斷然決然的道：「人再多本俠也不在乎，張姑娘因我而被囚，無論如何要助她一臂之力，恢復自由之身。」

* * *

同一時間，堡門之外也有情況發生。

神秘人匹馬單槍一個人來到蓬萊堡。

一現身，便對守門之人大呼小叫道：「聽說東張換了掌門人？」

守衛甲猶豫了一下，據實說道：「有這回事。」

「新任的掌門人是那個？」

「二十一代子弟張大風。」

「叫他出來，還有你們東張的那三個老傢伙，準備列隊歡迎。」

口氣够大，行動更囂張，未得兩名守衛的許可，便自大搖大擺的進入蓬萊堡，彷佛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守衛乙馬上一個箭步衝上去，往神秘人的面前一站，出聲喝阻道：「站住，蓬萊堡可不是任人來去的地方，先報上名來再說。」

神秘人目泛兇芒，連聲冷笑道：「憑你還不够資格問老夫的名諱，滾，到一邊歇着吧！」

右手一揚，立有一股暗力湧出，看似輕描淡寫，實則銳不可擋，守衛乙連還手的念頭尚未產生，便當場被震飛出去，倒地後骨碌碌的再滾出四五丈遠才停下來，摔得七葷八素，暈頭轉向，再也爬不起來了。

守衛甲睹狀嚇得雙腿發軟，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神秘人好像吃了炸藥似的，咆哮道：「小子，你發甚麼呆？還不快去通報，東張三老若未列隊歡迎，小心我老人家放火燒了蓬萊堡。」

「是！是！」

守衛甲早就嚇傻了，多一個字也不敢說，夾着尾巴就往堡內跑。

東張三老、張大風，以及張家人字輩，大字輩的高手均齊集在此，一聽守衛說有魔頭夜闖蓬萊堡，立即蜂擁而出，在廣場中央將神秘人堵住。

蓬萊堡主張大風不愧爲是東張的掌門人，第一個到達現場，第一個開口說話道：「本堡主張大風，閣下何人？」

神秘人目光平視，貫注全場，淡淡的吐出來三個字：「神秘人。」

張守正白眉一揚，以略帶驚愕的語氣道：「哦，那個到處爲非作歹的神秘人物原來是你。」

「哼！」

這就是神秘人的答覆，不曾開口說話。

張守禮強忍着滿腹的怒火，道：「老夫張守禮，左邊這一位是三哥張守正，右邊那一位是八弟張守智，合稱東張三老，朋友如何稱呼？」

照江湖規矩，一方報出名號，另一方必須據實回應，否則就是失禮，神秘人却不按牌理出牌，仍以「神秘人」三字搪塞。

張守智不悅道：「莫非是無父無母的幽靈，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沒有名和姓？」

神秘人冷言傲語道：「老夫乃化外之民，天外之人，不是沒有名和姓，就是告訴你們也不曉得。」

張大風寒臉道：「本堡的前任堡主張人龍閣下不會陌生吧？」

「當然，曾有一面之緣。」

「是你用魔音殺了他？」

「可以這樣說。」

「然後又將神珠奪去？」

「事實証明，是落在燕雙雙手中。」

「燕雙雙此刻何在？」

神秘人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幾乎是傾巢而出，憑你們四大世家的實力，難不成連一個女娃兒都逮不住，被她溜之大吉？」

張守正沉聲道：「匹夫休說風涼話，就算你知曉也不會說出來。」

神秘人哈哈一笑，道：「這倒是句實話，魔戒神珠，至尊至貴，大家都想要，只有白痴才會把燕雙雙的行踪告訴第三者。」

「尊駕還沒有說，夜闖蓬萊堡，有何貴幹？」

「想同各位商量一件事。」

「不妨說出來聽聽。」

「首先，老夫想請教，當今武林之世，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四大世家中，以何派最爲强大？」

張守禮一本正經的道：「不相伯仲。」

神秘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事實大謬不然。」

「閣下以爲如何？」

「南巴、北趙旗鼓相當，西萬早已灰飛湮滅，憑那一老一少根本成不了氣候，東張充其量只能排名第三。」

「匹夫此言差矣，東張子弟衆多，高手如雲，開宗立派的時間已長達三百年，論聲勢，講威望，絕不在南巴、北趙之下，武林霸主非東張莫屬。」

言來慷慨激昂，意氣風發，神秘人却不肯苟同，冷笑連聲道：「這是東張一廂情願的想法，甚至是打腫臉充胖子，實際上與南巴、北趙相較，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張守智氣虎虎的道：「何以見得？」

神秘人不疾不徐的道：「主要的差距在於東張沒有奥援。」

「甚麼奥援？」

「南巴有建文帝朱允炆，彼此互爲呼應，北趙的靠山更硬，是當今的皇帝老子朱棣。」

「哦！」

「在南、北兩頭大的情形下，東張的發展空間極其有限，必須設法突破，如其不然，遲早都會被南巴、北趙吞併，在武林中除名。」

此乃一針見血之論，正好刺中了東張的痛處，張大風緊鎖着眉頭道：「如何突破？」

神秘人故意吊大家的胃口，慢吞吞的道：「突破的方法只有一個，應及時建立第三者的勢力。」

「第三勢力怎樣建立？」

「自然需要彼此聯合，互爲同盟。」

「誰聯合誰？」

「譬如東張、西萬就可以携手合作，雙煞、三鬼亦可共襄盛擧，豆腐大俠宋小飛、百花公主吳小雲、千嬌百媚燕雙雙、大衆情人水無情等人，都可以列入考慮，盡力爭取。」

張守正聽到這裡，對神秘人的居心已瞭然於胸，道：「毫無疑問，閣下是想藉第三勢力之力，與南巴、北趙抗衡，進而達到獨行江湖，稱尊武林的目的？」

神秘人得意非凡的道：「是啊，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問題是第三勢力的盟主由何人出任？」

「你說呢。」

「應以東張馬首是瞻。」

「不，老夫才是最佳人選，理當領袖羣倫。」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張守正早在意料之中，但他爲人老謀深算，城府極深，並未斷然拒絕，道：「這事可能有困難，有些障礙必須先清除。」

「有何障礙？」

「主要是那三條人命。」

「那三條人命？」

「人龍、人豪、人鳳之死你要負全責。」

神秘人雙目齊揚，橫掃全場一眼，道：「自古動手過招，死傷在所難免，怪只怪他們三位技不如人，偏又不肯服輸、交出魔戒神珠，以致一錯再錯，命喪黃泉。」

說來輕描淡寫，好像是局外人，事不關己似的。

馬上激怒了張人鳳的胞弟張人駿，怒沖沖的道：「老匹夫，你說得太輕鬆了，張家的人不能白死，這筆血帳一定要算清楚。」

張人豪的胞弟張人傑亦道：「對，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乃天公地道之事，你準備納命吧，休再胡言亂語。」

這二人恨滿心頭，怒溢雙眉，動口不足，繼之動手，話落雙雙電縱而出，準備與神秘人拚命。

不料，却被張守禮橫身攔住，小聲道：「兩位賢侄切勿魯莽，此事必須從長計議，從大處着眼。」

聲音雖低，還是傳入神秘人耳中，哈哈大笑道：「還是張長老明理，一切宜從大處着眼，不要爲了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壞了合作大計。」

張守正沉吟一下，道：「殺人償命之事暫且不談，但你必須先答應東張一件事才有携手合作的可能。」

「那件事？老夫願洗耳恭聽。」

「將神珠還給東張。」

「神珠在燕雙雙手中，老夫無權做主。」

「江湖傳言，燕雙雙乃閣下的化身。」

「空穴來風，無稽之談。」

「你否認？」

「事實本來就不是這樣。」

張守智接口道：「最低限度，應公開保証助東張一臂力，從燕雙雙手中討回來。」

神秘人的聲音轉趨陰冷道：「據老夫所知，千嬌百媚的武功已至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之境，又有神珠在握，更是如虎添翼，非一般高手可比，老夫不便做任何承諾。」

東張三老都是老奸巨猾的老狐狸，原先的打算是，如能藉此機會將神珠討回，那三條人命大可以撇到一邊去，不料，與虎謀皮不成，被神秘人澆了一頭冷水，張守正不禁惱羞成怒，繃着一張老臉說道：「神珠的事若是談不攏，我們就沒有合作的基礎可言。」

神秘人根本未將他放在眼內，頭一昂，眼一瞪，單刀直入的道：「缺乏合作的基礎，也就是不打算與老夫合作，對不對？」

張守正與守禮、守智、張大風互換一道眼神，肅容滿面的道：「沒有神珠，一切免談！」

神秘人越發惱怒，語氣也更加强硬。「你們可知拒絕的後果？」

蓬萊堡主張大風冷笑道：「東張不接受威脅！」

「西萬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幸勿自誤。」

「老匹夫提西萬作甚麼？」

「是希望各位明白，西萬早在十年前便已毀宗滅派，正是魔音的傑作。」

「老魔這話未免言過其實，西萬並未毀宗滅派，起碼還有兩個人存活於世。」

「是漏網之魚，也是喪家之犬，就憑那一老一少根本起不了作用，西萬早已名存實亡。」

張守禮怒容滿面的道：「老匹夫說這些話的意思是存心威脅東張？」

神秘人不否認，更進一步表明態度。「也是警告東張，跟老夫合作乃唯一的最佳選擇，別不識好歹，不知進退，步上西萬的後塵。」

這話口氣太大，簡直目空一切，張人駿忍無可忍的破口大罵道：「老賊閉嘴，休再狂言狂語，張家的人不是被嚇大的，不信你的魔鬼之音能把東張怎麼樣？」

神秘人嘿嘿冷笑一聲，飛揚跋扈地吼叫道：「魔鬼之音，威力無邊，追魂攝魄，曠古絕今，西萬承受不起，東張也抵擋不往，歸順老夫，携手合作，才是識時務的聰明

人。」

張大風怒目而視，聲音轉趨冷厲道：「假如本堡拒絕呢？」

神秘人的話中充滿了殺機。

「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話已說絕，東張退無可退，讓無可讓，只有奮力一戰，別無他途。

張守正道：「東張不會仰人鼻息。」

張守禮道：「東張不會賣身投靠。」

張守智道：「東張更不會屈膝投降。」

張大風道：「東張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張人駿道：「還我哥哥人鳳的命來。」

張人傑道：「還我兄長人豪的命來。」

「殺人償命！」

「血債血還！」

「殺！」

激憤的情緒炒熱了，復仇的怒火點燃了，在一片喊殺聲中，東張子弟奮勇而上，殺向神秘人。

＊ ＊ ＊

牢房在西南角上，背山面海而建。

本來是一個山洞，略加修整而已。看上去十分堅固，門禁又極森嚴，可謂插翅難飛。

不大，只有四五間，關在裡面的清一色都是違反族規的張家子弟。

張夢月的牢房是其中最大的一間，設備尚稱完善，床榻潔淨，桌椅齊全，如非被柵門阻隔，失去自由，小戶人家姑娘的居處也不過如此。

此刻，正在燈下看書，不知她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已飄然而至。

還是翠姑先開口說道：「大小姐，宋大俠來看妳了。」

猛抬頭，先是一怔，隨即衝至柵門前，緊緊的握住了豆腐大俠的手。

兩行清淚緩緩而下，張夢月喜極而泣。

宋小飛一面替她擦拭眼淚，一面道：「都是本俠不好，連累了張姑娘，害妳受了這麼大的委屈。」

一名陪伴在旁的牢卒插言道：「掌門人寬大爲懷，這在我們東張來說算是最輕的處分，除了行動不便外，一切與常人無異。」

豆腐大俠的表情很沉重。「把張姑娘關在此地，是誰的主意？」

牢卒道：「是三老與掌門人共同決定，要夢月妹妹來此思過。」

「思過？要關多久？」

「直至事情完全解決爲止。」

「甚麼意思？」

「意思是須待神珠回歸東張後，大小姐才能恢復自由之身。」

「這太過分了，神珠又不在夢月姑娘手中，如何回歸？」

獄卒壓低了聲音道：「目的是想逼宋大俠交出來。」

宋小飛氣忿忿的道：「魔戒亦非本俠所得，事實証明是被燕雙雙取去，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張夢月楚楚可人，我見猶憐，這時幽幽怨怨的說道：「小飛哥，別再爲小妹的事煩心，談談你自己吧。」

豆腐大俠道：「我很好啊，沒事。」

「小飛哥被三老打倒後，小妹差點沒嚇死，是想知道你被百花公主吳小雲、平燕公主朱綿綿兩位姐姐救走後的情形怎樣？」

「大概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過來。」

「有無內傷？」

「還好，服藥後便復元如初。」

「兩位姐姐沒陪小飛哥一道來？」

「沒有，我們很少在一起。」

這一句話令張夢月芳心大安，欣喜不已。

但她最關心的事情還是下面這句話：「不論是平燕公主朱綿綿，或百花公主吳小雲，都是國色天香的大美人，爲了救小飛哥，不惜與東張公然爲敵，你們的關係一定很密切吧？」

宋小飛淡淡一笑，道：「夢月，別妄自菲薄，論容貌妳也是一位傾國傾城的絕色佳人，絕不在朱綿綿、吳小雲之下，我們只是道義之交的朋友，『密切』二字還談不上。」

這一句話無異給張夢月吃了一顆定心丸，凝重而又憂鬱的臉龐上終於綻開一絲笑容，道：「不論如何，兩位姐姐這個朋友小妹是交定了，等我恢復自由之身後，一定要好好的謝謝她們。」

豆腐大俠錯愕一下，道：「妳幹嘛要謝她們？」

「謝謝兩位姐姐救小飛哥。」

「事實上本俠已經謝過了。」

「不，做爲你的妻子，應該再謝一次。」

說得自自然然，從從容容，柔情似水，感人至深，宋小飛動容道：「夢月，妳太好了，心地善良，設想周全，本俠銘感在心，永誌不忘，如果想再見見她們，吳小雲與朱綿綿尚在蓬萊，現在就可以辦得到。」

張夢月却不敢如此樂觀，望了那獄卒一眼，道：「小妹在此思過，行動沒有自由，現在恐怕不

行。」

豆腐大俠轉對獄卒道：「是這樣嗎？」

牢卒正容道：「不錯，掌門人是這樣交代的，未經許可不得離開牢房。」

宋小飛臉一沉，一字一句的道：「假使本俠堅持要張姑娘離開，你如何處置？」

獄卒聞言堆下來一張苦瓜臉，道：「宋大俠有恩於東張，又是張家未來的姑爺，破例准兩位在此相會，我張大勇與大信弟已經冒了很大的風險，沒有掌門人的許可，打死我們也不敢讓夢月妹妹離此一步。」

豆腐大俠雙眉一挑，道：「兩位自信能吃下本俠的幾塊豆腐？」

張大勇一聽宋小飛要動武，驟然臉色大變，疾退三步道：「宋大俠的豆腐功，東張的人差不多都已領教過，大勇自信不是對手，務請手下留情。」

宋小飛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不想吃豆腐也可以，睡一覺如何？」

這話沒頭沒腦，張大勇愕然道：「睡覺？甚麼意思？」

「點了你的睡穴，好好的睡一覺，醒來之後可以推說遭人偸襲，甚麼事都不知道。」

「不行，這樣在下還是難逃失職之責。」

「那要怎樣才能兩全其美？」

張大勇正不知該如何是好，守在外面的張大信忽然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道：「大勇哥，大事不妙，有人夜闖蓬萊堡。」

「誰有這麼大的狗膽，敢與東張爲敵？」

「據說正是殺害二十代掌門人的神秘人。」

這話彷若晴天霹靂，宋小飛、張夢月齊皆大吃一驚。

豆腐大俠急聲道：「老魔此刻何在？」

張大信道：「已入堡多時，正在廣場上與掌門人以及三老談判。」

「可知談話的內容？」

「消息顯示，神秘人要求東張跟他合作，共組第三勢力。」

「東張接受了嗎？」

「神秘人漫天要價，東張落地還錢，彼此差距極大，很可能會談判破裂。」

宋小飛大聲疾呼道：「神秘人野心勃勃，如狼似虎，跟他合作等於送羊入虎口。黃鼠狼給鷄拜年，一定沒安好心，無論如何要設法阻止。」

張大勇焦急如焚的道：「如何阻止？」

宋小飛道：「簡單，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本俠有對付老魔的奇策妙計，只要把張姑娘放出來，將神秘人趕走就沒事了。」

張大勇拿出鑰匙，本待要去開門，忽又停了下來，道：「宋大俠，對不起，不是大勇不肯幫忙，事關重大，是實在擔不起這麼大的責任。」

事急從權，宋小飛心一橫，猝然出手，將鑰匙奪了下來，邊開門邊道：「鑰匙是本俠搶來的，門是咱家開的，兩位沒有責任，張大風要怪罪就怪罪我宋小飛好了。」

* * *

廣場上的惡鬥已經展開，正轟轟烈烈的進行着。

而且，過沒多久，神秘人便施展出魔鬼之音。

張人龍、張人鳳、張人豪就是死於魔音。

西萬穿雲堡的滅門血案也是魔音的傑作。

果然厲害，僅片刻工夫便倒下去一大片。

再過一會兒，又有人相繼不支倒地。

頭未斷，骨未折，沒有傷，不見血。

但多數腦袋已碎，心脈已斷，魂歸離恨天。

少數倖存者則在抱頭翻滾，亦已奄奄一息。

倒下去的人一直在快速度增加，這時候只有東張三老、張大風、張人駿、張人傑、張人達、張大山、張大海等十數人仍挺立未倒，支撐場面。

神秘人則遠遠的站在他們正對面，宛若是從地獄來的索魂使者，突然將魔音打住，陰森的聲音道：「老夫的催魂曲，奪命歌滋味如何，還好聽吧，要不要繼續聽下去？」

大家都沒有開口，不是不想開口，而是正忙於穩住翻騰的血液，清醒混沌的頭腦，根本無法開口。

神秘人指着遍地屍首，耀武揚威的道：「這只是牛刀小試，略施薄懲，如再不識好歹，不肯俯首聽命，蓬萊堡必將死光死絕，東張亦將會在武林中除名。」

東張三老沒開口。

張大風等人亦未言語。

正暗中運氣調息，以期奮力再戰。

神秘人可精得很，已看透箇中緣由，大發雷霆道：「少裝聾作啞，更別想藉機喘息，除非立即表明態度，不然馬上送你們上西天！」

「上啊！」

「殺啊！」

「把他幹掉！」

「跟他拚啦！」

「寧爲玉碎！」

「不爲瓦全！」

這就是東張的答覆，十幾人一條心，鼓足餘勇，運足全力，刀劍齊舞，拳掌交揮，早將生死置於度外，欲與神秘人決一死戰。

他們知道魔音的厲害，生死取決於一瞬之間，是以一出手就是快攻，迅如閃電，疾逾流星，打算在舉手投足間便將神秘人解決掉。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神秘人豈是泛泛之輩，根本不跟東張硬碰硬的硬拚，睹狀暴退數丈，箭也似的飄出了攻擊範圍之外，道：「想死老夫就成全你們！」

接聞一聲虎吼劃破長空，神秘人再度發出魔鬼之音。

登時，一襲黑袍，以及面罩，全部鼓脹起來，有如一隻大木桶，魔音便是由此四下擴散。

一波比一波强烈。

一聲比一聲凌厲。

如刀！如劍！如雷！如電！

東張諸俠雖勇氣可嘉，奈何魔音威力無邊，無孔不入，却施展不開，沒有一個人能攻至神秘人周身五尺以內，便噗通！噗通！一個接一個的相繼趴下去。

張大風倒了。

東張三老栽了。

人字輩的奄奄一息。

大字輩的死傷過半。

東張情勢危殆，蓬萊堡屍橫遍地，眼看就要毀宗滅派，死光死絕，西萬的歷史行將在此重演。

驀在此刻……

「住口！」

「閉嘴！」

「接招！」

「看打！」

四條人影四聲吼，從外面殺進來四個人。

不用看，必係豆腐大俠宋小飛、張夢月、張大勇、張大信無疑。

魔音的威力宋小飛早有領教，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非但以棉絮塞住了雙耳，而且不跟他近身搏擊，改以暗器主攻。

豆腐風、豆腐雨，還有飛鏢、飛刀、碎石、碎瓦，以及各式各樣的暗器全部搬上了場，一時暗器齊飛，蔚爲奇觀。

目標只有一個——神秘人的嘴。

神秘人沒料到會半路上殺出來四個程咬金，猝然無防之下，宋小飛的第一塊豆腐便打破面罩，硬塞到他的嘴裡去。

接着，豆腐塊、豆腐條、小磚頭、碎石頭相繼湧至，神秘人還沒有弄清楚來人是誰，一張血盆大口已被塞滿。

禍不單行，不知何處飛來一條繩子，拴住了他的頭。

可不是普通的繩子，而是困仙索。

困仙索的另一頭緊緊的握在紅娃萬喜兒的手中。

翁九如緊隨在側，發出一記劈空掌。

嘴巴被封，魔音立告停止。

宋小飛取出棉絮吼叫道：「老魔，你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吧？」

張夢月橫掃全場一眼，咬牙切齒的道：「張家的血不能白流，要你用鮮血來還！」

話未落地，人已衝出，準備跟神秘人拚命。

紅娃萬喜兒另有高見：「且慢，先看看這個殺人魔王的嘴臉再動手不遲。」

腕上加力，猛一拉，神秘人的面罩馬上脫落。

却未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因爲，與此同時，神秘人已掉頭如飛而去。

「老匹夫，你不要跑！」

「老魔頭，你跑不了！」

「把命留下來！」

「把債還清楚！」

宋小飛、張夢月、萬喜兒、翁九如話落人起，緊追不捨。

怎奈神秘人起步在先，一霎時就越牆而過，當四人登上牆頭時，早已逃之夭夭。

張夢月差點沒氣炸肺，跺脚道：「我爹屍骨已寒，墓木已拱，絕不容殺人的兇手逍遙法外，非要他償命不可！」

本待一瀉而下，紅娃萬喜兒及時說道：「張姐姐請留步，蓬萊堡的人極待援手，此刻救人要緊。」

張夢月恨聲道：「可是，總不能就這樣讓他從容離去呀。」

「張姐姐請放心，我們會繼續追下去，直到他嗚呼哀哉爲止。」

「追到邪惡魔時別忘爲夢月加一刀。」

「兩刀也可以，紅娃一定辦到。」

這小小子年紀雖小，一派大將作風，衝着豆腐大俠抱拳道：「小飛哥就留在蓬萊堡陪夢月姐吧，咱們走，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

立與翁駝子跳下牆頭，沒入沉沉夜色中。

* * *

東張災情慘重，經清理後，共死亡三十人，傷十八。

張大風、東張三老，以及張人駿、張人傑等人經過好一陣工夫的運氣調息始告起身站起，恢復了一半左右的功力。

蓬萊堡主張大風的神色顯得很尷尬，望着宋小飛，吞吞吐吐地道：「謝謝你，眞的，如非宋大俠及時馳援，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李世民爲一羣僧侶所救，脫了險境，遇上尉遲恭、程知節，以爲可以回太原，怎知路上被張出塵攔截，據說是奉虬髯客之令來邀請商議國事，協助他推翻隋煬帝，李世民不能不去，因爲尉遲、程都被她打敗，二將向袁天罡訴苦，袁只有回太原請李靖同去拯救。虬髯客名義上要和李世民合而爲一，配合出兵，其實軟禁在華山之巔，請他深思長慮，不管他如何，已派高手嚴密監視……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班頭巧施妙計　公子振作精神

「張姑娘。」一個冷冷的聲音，插了進來。

張出塵一躍而起，道：「木老，已滿了半個時辰麼？」

不知何時，鍾木魁手執着一根黑色手杖，站在大廳門外。

「也許不到，但也相差不遠，唉！」鍾木魁道：「如非大王飛令上山，傳召張姑娘下山議事，木魁再多給兩位一些時間又有何不可？」

張出塵道：「哦！原來是大哥有令傳召，二公子，恕我不奉陪了！」

「不敢當，不敢當，嫂夫人多多珍重，」李世民道：「事務繁忙，就不用多來探望我了。」

張出塵淡淡一笑，道：「有木老照顧，二公子安全可保無慮。」飛身一躍，像一隻大鳥般，返身向廳外飛射而去。

「二公子！」鍾木魁道：「張姑娘的話半眞半假，二公子不可全信吶！」

「怎麼說呢？」李世民淡淡一笑，道：「木老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好！二公子既不明弦外之音，老夫就說清楚了！」鍾木魁道：「如是有人想來刺殺二公子，有老夫擋關，自可保安全無慮，但如有人想救二公子離開此地，二公子就要多想想了，老夫奉到的令諭是，一有逃走的行動，就格殺勿論。」

說得明白清楚，語氣也不客氣，也不等李世民回話，轉身就走。

這是正式的警告，說明了逃走必殺。

李世民呆呆出神，大廳中一片靜寂，廳中的武士、歌姬、侍酒女婢，全部走光了，這座大廳就顯得有些空廣落寞，李世民很想步出廳外，看一看山頂形勢，記憶中，只有這一幢房子，廳、房、厨、厠，都在一幢華舍之內，鍾木魁和那些歌姬、武士們又住在那裏呢，他們走出了行宮大門，應該是別有去處？不得逃走，格殺勿論，在這座大廳中行動，是否算逃走呢？

忖思之間，傳來了輕巧的步履之聲，一個穿長裙、藍上衣，梳着兩條大辮子的姑娘，提着一盞宮燈走了進來，笑道：「爲了不驚擾二公子的思慮，婢子們奉命全部搬了出去，這裏除了大廳、厨、厠之外，還有十二間大小不同的臥室，一大間滿架存書的書房，二公子都可以隨意使用。」

「那是說這座華山行館之中，只有我一個人了，」李世民道：「炊食洗刷，也要自理嗎？」

「二公子是貴賓，那能怠慢，」女婢笑道：「洒掃廳房，自有我們打理，三餐飲食，我們會按時送上，二公子，侍候你的女婢、歌姬，加起來有十八個人，也都是這座宮中的人，你喜歡，可以宣召她們爲君侍寢！這裏叫華山行宮，不是華山行館，本是大王養息、靜思之所，現在全由二公子一人享受了。」

李世民暗暗忖道：「這丫頭似是這裏的歌姬女婢班頭，要想探得一些內情、消息，就要放下身份，拉下臉皮才行。」

定了主意，笑一笑，道：「侍寢人，也包括妳姑娘在內了？」

那女婢似是未料有此一問，一下子楞住了，沉吟了好一陣，才緩緩說道：「在十八名歌姬、侍婢中，妾婢的姿色最不養眼，二公子應該不會選中妾婢才對？」

李世民忖道：「這是她最大的脆弱之處了，這個丫頭啊，早已心有所屬！我如藉故給她一些壓力，可能會逼出一些甚麼！收放之間，就可能有所收穫了。」

「情人眼裏出西施啊！」李世民微笑道：「太原侯府之中，也養了一批接待貴賓的歌姬女侍，有南國佳麗，也有北地胭脂。」

「你們這些貴介公子，只知酒色徵逐，遊戲人間，得償一己私慾就好，那管別人死活，」女婢黯然一歎，道：「二公子一定要選我侍寢，妾婢是無能反抗的。」

李世民看她滿臉愁苦之色，心中笑道：「袁寶兒何等姿色，何等風情，我都能把持住自己，闖過了大江風浪，怎會陰溝裏翻船，此一番弄巧、試情，旨在測驗一下，虬髯客統軍之道，少有冒犯之處，還請妳多多原諒了。」心中默禱，口裏笑道：「敢問姑娘芳名？敬請賜告，好留一個日後重叙舊情的機緣。」

「妾婢如玉，華山行宮中的侍婢班頭，在此三年，幸保白璧無瑕，二公子如堅持選我侍寢，也算如玉在劫難逃。」

「如玉姑娘，這就說得有些凄涼了，」李世民道：「聞之不忍吶，但妳身在虎口，躲過今天，如何能躲得過明天，我不選妳，怎保証別人也不選妳？」

「這裏看似身在虎口中，却是相當的安全，」如玉道：「華山行宮，很少招待客人，妾婢選入此處三年，你二公子是唯一被接待的客人了，大王也很少來，所以，我們清閑得很，也安全得很。」

「如是虬髯客看上妳呢？」李世民道：「你當如何？」

「大王愛色，但非絕色不愛，像張姑娘那種天姿國色，才使大王心動。我們這種山谷野花，河邊青草，那裏會看在大王眼裏，倒是你二公子啊！我可是聞名久矣！想不到，竟會……」

不說了，大概是不太好聽，擔心唐突貴客了。

「說下去，如玉姑娘，是不是我李世民太好色了？」

「男人嘛！尤其是你們這些豪門公子，家中養有歌姬，閨房中三妻四妾，交往的朋友，也都如此，」如玉道：「在家中笙歌不絕，出門後美女環繞，到處可以玩，到處有得玩，像這種囚居的生活，也有我們十八個女人陪你，任你挑來選去，任你夜夜春宵。」

語氣中充滿忿慨，但又有一些無可奈何。

「如玉姑娘認爲在下被囚於此了？」李世民道：「何以見得呢？」

「石階千級，通路一條，餘下的峭壁千尋，猩猿難渡，只有脅生雙翅才能飛下去，」如玉道：「二公子不能飛下山去，只好留在這裏玩女人了！」

「姑娘，妳心中似有塊壘，」李世民道：「可否一訴衷情，我這裏願爲聽衆呢！」

「二公子，你言重了，如玉只不過一個婢女，生有何歡，死而何憾，倒是你二公子啊！既願在黃蓮樹下彈琴，苦中作樂，如玉願以清白身軀相伴，演一齣鴛鴦交頸死荒山，托你二公子的福，讓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侍客婢女，今生有幸高攀，埋骨於華山行宮。」

李世民呆了一呆，道：「如玉，妳是誰？」

「丫頭啊！」

李世民躬身一個長揖，道：「得罪了，語言冒犯處，還望海涵。」

如玉輕輕歎息一聲，道：「你能捨了袁寶兒人間絕色，那會眞的看上我這個粗陋的丫頭？」

「妳！妳！妳！」李世民有些震驚了，道：「你怎會知曉這些事？」

「因爲，我曾是李爺身邊的侍婢。」

「李靖？」

如玉點點頭。

「世民該死，我……該稱妳一聲小嫂夫人了。」

「不可胡說。」如玉面泛羞紅，道：「李爺是何等英雄人物，那裏會收我爲妾，我們之間清清白白，承李爺看得起我，收我爲一個記名弟子，傳了我一點武技、術法。」

李世民呆了一呆，道：「我……我我……」不知如何解釋，我了半天我不出個所以然來。

「李爺告訴我一些事，天下最讓他敬佩的人，就是你二公子，我初見二公子時，就爲公子的風采威儀懾服，但適才見面，却又爲二公子的輕浮之氣震驚，是李爺看錯了人，還是你是冒充的二公子，一番對話，才知二公子別有用心。」

「我……我還是莽撞了，幾乎冒犯了妳。」李世民道：「慚愧呀！

慚愧！」

「談不上冒犯。」如玉微笑道：「只要你是眞的二公子，妾婢能以身侍寢，可是求之不得。」

「唉！虬髯客早有設計，世民已身入牢籠，鍾木魁技藝絕高，一夫擋關，六親不認，處境最險的還是出塵姑娘李夫人，我怕虬髯客擔心會夜長夢多，放手蠻幹。」

「二公子說得不錯，大王手中幾位心腹高手，都不肯承認李爺和張姑娘的婚姻，他們認爲，只有大王，才配得上張姑娘的絕世容色，大王也確實愛上了張姑娘。」如玉道：「怎麼辦呢？小婢這點技藝，是無法阻攔住大王的，也不敢和張姑娘表明心意，只有暗中留心，她警覺危險逃走時，再暗助一臂之力，但她練成了上乘劍術之後，這點忙，也不用我來幫了，她已到飛行絕跡，日行數百里的速度。」

「這華山行宮的險要，也是困她不住了。」李世民道：「她如想走，隨時可以走了。」

「這裏是困她不住，但她無法快過大王啊！」如玉道：「七絕道長，木長老，也都有追上她的本領。」

「如有姑娘協助，她可以走得很安全，」李世民道：「姑娘何不表白一下身份，以取得張姑娘的信任？」

「怎麼表白，一旦引起誤會，妬火可以燒毀他們夫妻的情義。」如玉道：「那不但爲我招來殺身之禍，也可能陷李爺於危境之中。」

「如玉，妳不聞不問，一旦讓出塵失身於虬髯客，」李世民道：「如何是好呢？」

「那就無可奈何花落去了。」如玉道：「這一年多的時間，大王和張姑娘幾乎是日夕相處，演練劍術，他們是義兄義妹的身份，但接近大王的人，亦已把張姑娘看成王妃了，最大的障礙是李靖，殺了李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擁張姑娘作王妃了。」

「這……這眞是胡鬧啊！」李世民道：「虬髯客的手下，就沒有一個知書明理，膽敢諫言的人勸他嗎？」

「知書明理的人，當然有，這裏集聚了不少具有文才武略的高人。」如玉道：「可是沒有人敢說話呀！大王性如烈火，又自認剛毅正大，再加上一部份人，意識不同，也有點妬忌李靖，張姑娘在他們的心目中，也不過是一美麗的女人，大王喜愛張姑娘，娶之何妨？大王在他們眼中是一尊天神，他要做什麼似都可任意而爲。」

「這就沒有是非、情義可言了。」李世民接着道：「李靖發覺了這些情勢，才忍棄結義之情，避走於江湖之中。」

「所以，這件事別人無法插手，也無能插手。」如玉道：「只有張姑娘獨善其事了。」

李世民長長吁一口氣，不再說話了，他已明白了不宜再有激烈的反應，這檔事，走漏了一點風聲，就會激發出可怕的變化，雙方心中已積存了相當的委屈，稍經激動，爆出火花，就一發不可收拾。

如玉笑一笑，道：「解鈴還是繫鈴人，也許李爺的大智大慧，能讓它化解於無形之中，至少，他已讓張出塵學成了絕世劍術，此後，是分是合，張姑娘心中都不會再有遺憾。」

「說得有理，如玉姑娘見解高深，世民佩服。」

「說什麼見解高深，是事情逼得我苦思熟慮，想了很久很久，才有這麼一個看法出來。」如玉道：「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呀，江水東流，誰能阻止，任它自然到盡頭了。」

李世民點點頭道：「如玉，何以教我呢？」

「坐以待機！」如玉道：「二公子，後援未至，千萬不可妄動逃走念頭，留這裏妾婢還可以稍作維護，一旦行動失敗，妾婢拚着一死，也無法保護你，張出塵也不能，保持現狀，還能暫時維持個平靜局面，不過，我相信這個表面的平靜，維持不了多久。」

「怎麼說呢？」李世民道：「如玉姑娘看到了什麼？」

「大王似是準備動了。」如玉道：「張姑娘大概也有了警覺。」

李世民點點頭。

「只不知長安城中，是否眞有傑出人才，聽說有一個宇文成都，才兼文武功，技藝非凡，」如玉道：「但如果和大王的神功抗拒，恐怕是力所難敵。」

李世民差一點說出了袁紫烟，但話到口邊，忍了下去，虬髯客如果由華陰出兵，攻襲長安，勢必和袁紫烟撞上不可，這一戰，就關係十分重大了。

但聞如玉說道：「大王表面粗豪，却是粗中有細的人，他傳令召走張出塵，可能已有所警惕，不過，他是眞的喜歡張姑娘，只要她應付得好，當可保平安無事，討厭的是七絕道長，他不但主張殺了李爺，也主張殺了二公子，這個人深沉、陰險，誰也料不準他會作些什麼事情，我本是李爺佈下的一個棋子，看來，也到了該起作用的時候，我會想辦法盡快傳出消息，現在，你該挽住我到卧室中去了。」

李世民道：「不知者不罪，明知故犯，就有些罪不可赦了。」

「可能有人來了，他會在暗中

窺伺，現在是做戲。」如玉道：「不過，要做得逼眞一些。」

李世民只好攬住了如玉的柳腰。

也許他不敢用力，如玉就只好施展出軟字訣了，整個人倒了過去，李世民只好加大力量，最後是抱着如玉姑娘走了。

行入了一座卧室中，如玉才離開了世民的懷抱，道：「妾婢整理床褥，二公子稍安毋躁。」

李世民不知該如何答理，只好閉口不言。

燃起燈火，服侍李世民睡下，如玉才笑道：「妾婢去燒壺茶來。」

李世民躺在床上沒有動，如玉是自說自話，自己行動，熄去了房中燈火，轉身而去。

如玉眞的幫李世民寬衣解帶時，李世民就立刻原形畢露，閉上眼連看也不敢再看一眼了，既然說明了是做戲，李世民也不敢拒絕。如玉心中暗笑道：「名動天下的李二公子，原來如此怕女人，侯門子弟，出了這麼一個不敢面對女色的人，可眞是笑話。」

聽到如玉的脚步走遠，李世民才睜開了眼睛。

室中一片黑暗，李世民開始思索目前的境況和應對之法。

首先想到了李靖，果然是長謀遠慮的大帥之才，處處有伏兵，環環有接應，誰能想到，他已在虬髯客的內帳女婢中，佈下了如玉這顆棋子。

是否還有呢？一旦到了身陷絕境時，會不會還有伏兵出現？

李靖深愛張出塵，李世民十分瞭解，兩人談話中，李靖曾透露出不少心聲。

張出塵迷戀劍術，全心投注，虬髯客竟也肯大力週全，暫時放棄了爭奪天下的部署工作，隱居於華山之中，傳授張出塵的劍法。

李靖竟也能忍心斷情，成全嬌妻練劍的心願，這要多大的自制力才可以做到，拋去煩惱走江湖，忍令嬌妻和別人日夕相處，來一個眼不見爲淨。

兩個蓋世豪傑，懷志英雄，都作了很大的犧牲，爲什麼呢？

只爲讓張出塵劍術早成，心願早償。

張出塵劍術學成了，才想到是自己把丈夫逼走了。

李世民思緒飛轉，又想到，長安後宮的袁寶兒，絳帳春情嬌無限，常在皇上懷抱中，還會想到他李世民嗎？

還有那仙女般的袁紫烟，術法精深，氣勢凌人，聽李淳風和袁天罡的口氣，似乎是兩個人合起來，也未必是她的敵手。

但加上李靖呢？

雙方總是難免一戰，有沒有辦法，使雙方的衝突化解開去，如若把袁紫烟引向虬髯客，一場大戰下來，又會是誰勝誰敗？

聽張出塵和如玉兩人一番言語，證明自己的看法不錯，虬髯客可爲江湖大俠，以他對張出塵愛戀之深，却能擺在身邊一年多，忍下不動，但約束他的力量，不是是非道德，而是一股俠義之氣，這股氣，能維持多久，很難預料，心賊不去，終會有蠢動之日，當有一點色慾之念超越過俠義之氣時，那就六親不認了。

一旦他登上皇帝之位，天下都入掌握中，承天之命，爲所欲爲，想當然耳，逆我者死，暴君的肆虐，恐不在秦始皇之下了。

光芒閃動，步履聲響，打斷了李世民洶湧的思潮，李世民急急閉上眼睛，裝睡了。

如玉一手提着紗燈，一手端着茶盤，行入卧室之中。

李世民不敢睜眼看，裝出均勻的呼吸，裝睡着了。

如玉倒了一杯茶，捧到床邊，看世民睡得香甜，改變了心意。

放下茶杯，寬衣解帶，連褻衣也脫光了，似是誠心要佈施色身。

華山一秀峯頂，夜寒襲人，如玉一掀被子，鑽入李世民的被窩中了。

她幫李世民脫衣服時，倒未脫得全身赤裸，但如玉自己却脫得一絲不掛。

李世民感覺到一個光滑的嬌軀偎了上來，鼻息間也聞到一陣陣少女幽香。

沒有挑逗，也沒有異常舉動，好像偎在李世民的懷中睡一覺，就心滿意足了。

如玉很快睡熟了，李世民可苦不堪言了。

他不能推開如玉，也不能輾轉反側，只好一直裝下去了。

四更時分，李世民才眞的睡去。

醒來時，如玉早已起床，捧來了洗臉水、面巾。

「二公子睡得好啊！」如玉帶着兩頰紅暈，低聲道：「洗個臉，我去準備早點。」

轉過身子出卧室，李世民立刻一挺而起，全身上下看一看，一切如常。

穿上衣靴洗過臉，如玉已捧着早點走進來，道：「這裏什麼都有，只是我的手藝差，二公子將就吃一頓，今天，我把厨師調上來，讓他們住在這裏，二公子食宿就方便多了。」

「奇怪呀！爲什麼連厨師也不留下。」李世民道：「不是要把我囚居於此嗎？」

「怕你害羞啊！也怕人多嘴雜。」如玉道：「讓你一個人孤獨住在這幢大房子中，你才會感覺到寂寞難耐，七絕道長的推斷是，你可以忍耐七天，七天後，你就會召人陪宿，不是爲色慾，是要排遣高山之頂、深大宅院中這份寂寞。」

「好毒的手段。」李世民道：「只要我招人入宮，那怕是秉燭達旦，也是跳到黃河洗不清了！」

「二公子，你在怕什麼呢？」如玉笑道：「貴介公子，侯門少爺，那一個沒有婢妾伴宿，歌姬侍寢，此事人人皆知，就算二公子把這華山行宮的歌女舞姬，一一招來侍寢，傳揚出去，也不致損害到二公子的盛名啊！」

「說得不錯，如玉姑娘對王府侯門中淫逸腐化情事，知曉得不少，世民長於侯門，大哥建成，又是此道中的高手，太原侯府中的歌姬侍婢，都是精挑細選的美人，世民雖未沉迷其中，但也無排斥心理。」

「這麼說，二公子也選過她們侍寢了。」如玉道：「是否常常如此呢？」

「有過兩三次的經驗，」李世民道：「後因公務匆忙，機會不多，也就不彈此調久矣！」

「昨夜我裸身投懷，二公子睡得好香，」如玉道：「不過，我知道，你沒有眞的睡着。」

李世民吃了一驚，急道：「旅途勞累，上床後睡得迷迷糊糊，從未完全清醒，總在半睡半醒中。」

「李爺留過話，要我從衆隨俗，」如玉道：「李爺不會碰我，那是因爲張姑娘，我能保住此身尚未成殘花敗柳，是此地的環境單純，大王心中只有一個麗影，我們就成了虎口餘生啦！但我知道不可能永遠如此，既難免篷門大開，爲什麼不選個心儀的男人，奉獻上初夜的貞操？但二公子竟然投懷不亂，如玉也未經雲雨情，不會挑情動君心，白白的虛渡了一夜，但能抱着二公子，却也睡得香甜。」

「我非鐵石人，豈會全無所覺？」李世民輕輕歎息一聲，道：「只是心結沉重，就提不起這份興緻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小婢裸體投懷，二公子能夠不及於亂，」如玉道：「這份定力，足以媲美前賢，不過，危險呐。」

「不敢掠前賢美名，但危險何在？我就想不明白了。」李世民道：「難道非要雲雨巫山鬧一場，才能得保平安嗎？」

「二公子，」如玉笑一笑，道：「只怕被你說對了！」

李世民呆了一呆，道：「願聞其詳！」

「七絕道長沒有走，還留在山下營寨中，」如玉道：「那表示他有事要辦，二公子自然是事件中的主角了。」

「妳是說七絕道長不住在華陰軍營？」李世民道：「他住在那裏呢？」

「長安城中，」如玉道：「那一座道觀，詳細的地址，小婢不清楚，也不便打聽，他是長安地方的主腦，長安城內、郊外，潛伏有不少的甲兵，這些人都在七絕道長的統帥指揮之下，如此重要地方的職位，七絕道長却滯留不歸，這華陰地方，應該有更重大的事情了，但除了你二公子之外，還會有什麼事呢？」

李世民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我孤身一人，武功平庸，困在華山一秀峯絕頂之上，已是一籌莫展，還用得着七絕道長留下來監視我麼？」

「不是監視，由鍾木魁守着宮門，千軍萬馬也休想救你出去，」如玉道：「七絕道長在這裏，有兩個重大目的，一是研究你這個人，二是下手害了你！」

李世民長長吁一口氣，道：「我值得如此重視麼？」

「大王目中無人，目空四海，是不怎麼重視你，」如玉道：「不過，七絕道長的看法不同，他認爲，大隋朝氣數將盡，日後，能和大王爭奪江山的，只有你二公子和李靖。」如玉道：「所以，七絕道長一直主張，先去禍根，然後，再拿下長安不遲，這禍根的意思，就是把你二公子和李靖殺了！」

李世民吃了一驚，忖道：「這七絕道長有些詭異神秘，但却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不可輕視。」

「單是裸女在懷，忍下不動，這一項非常之處，就無法逃過七絕道長的毒手。」

「階下之囚，籠中之鳥，逃過毒手的機會是非常渺小了。」李世民道：「不知七絕道長殺我的手法，是明取呢？還是暗殺？」

「若決定要殺你，甚麼手段他都能用得出來，留下來暗作觀察，就表示他還未下定決心。」如玉道：「所以，要設計逃避，這是一場冷酷的鬥智比賽，你必需活下去，不惜委屈求全。」

李世民默然。

「要從俗，不要表現得與衆不同，」如玉道：「如果，換了一個侍婢，與君同牀，二公子就不能表現得坐懷不亂了。」

李世民苦笑一下，道：「他要存殺我之心，何患無詞，又何苦如此的花費心機？」

「七絕道長殺你之心，雖很堅定，但他要找一個說服大王和張姑

娘的理由。」如玉道：「如果他在三五日內，找不出堅定理由，就必需離開這裏了。」

「找不到正大的理由，也可以囑咐人暗中下手，」李世民道：「飲食茶水，刺客暗算，實是防不勝防了。」

「二公子，你好像甘願認命，鬥志不强啊！」如玉道：「飲水中下毒，我可以幫你防範，刺客暗算，先要逃過木老那關，他防你逃走，也防你被人刺殺！何況，三五日內，也許會有援軍趕到啊！」

李世民精神一振，道：「說得對！爭取一天是一天，鬥勝一場是一場。」

如玉心中大喜，笑道：「二公子，你如就此放棄了，小婢如何對李爺交代？想一想，要施展你博大的抱負，一定要從權應變，忍辱負重，躲過了這一劫，才有希望。」

「多承姑娘指點，世民感激不盡。」

如玉笑了，是眞的開心之笑，她覺得做了一件大事，說服了李世民，也算對李靖有了交代。

* * *

華山行宮中不再冷清凄涼，三位厨師，兩個照顧李世民生活的侍婢，搬入了行宮，不論日夜，厨房中都可以供應美酒佳餚，香茗細點。十二位能歌善舞的宮姬，也常被李世民召入行宮，侍奉酒宴。

如玉第二次入宮伴宿。

李世民的行動開放了，但心結未解，召人陪宿的事，總是作不出來，所以，又請了如玉來。

如玉已有過一次經驗，行動起來，老練多了，也擺脫了忸怩的困擾。

先扶侍李世民沐浴更衣，送他上床，再自己洗浴一番，裹着一條大棉袍，進入了臥室。

一脫棉袍，開門見山，全身一絲不掛的滾入了被窩中。

有過了一次相擁而臥的經驗，李世民也無法再行拒絕。

如玉姑娘是早已算計好了，雙手一抱，一個光滑的胴體，緊緊的貼在了李世民的身上。

「如玉，我想咱們來一個君子協定……」

「二公子，先聽我說幾句話，再談你的君子協定如何？」如玉斷了李世民的話，接道：「你生活的轉變，已成大王、張姑娘和七絕道長的話題了。」

「怎麼？他們笑我，是吧！笑我李世民是僞君子，假正經？」

「倒沒有那麼嚴重，」如玉道：「大王對張姑娘說，天下的烏鴉一樣黑，李世民紈袴子弟，玩樂慣了，受不得一點挫折，一遇上挫折，雄心壯志就全報銷了，我看，不要一個月，他就會化作繞指柔了，不用我催他，他會自動向我屈膝投降！」

「張姑娘怎麼說？」李世民在乎的似乎是張出塵的看法。

「張姑娘沒有說話，」如玉道：「繃着一張臉，誰也不知她心裏想的甚麼，不過，要去推斷、聯想，那就可以想很多了。」

忽然發覺了如玉姑娘的幹練多智，李世民對李靖又多了一層認識，是個可以爲友，絕不可以爲敵的人，心中感慨萬端，伸手在如玉的背上輕輕拍了兩下，道：「說下去。」

「大王可以想，張姑娘心中難過，李靖一向推崇的好朋友，名滿天下的李二公子，怎會如此沒有骨氣？」如玉道：「只不過幾天辰光，就忍不住露出原形，以酒澆愁，也一頭栽進女人懷中，可以和隋煬帝比美了。」

「虬髯客這麼說嗎？」

「大王沒有說，是我在猜他的心事，」如玉道：「但七絕道長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他有甚麼看法呢？」李世民道：「可也是妳猜的麼？」

「這一次不是猜的，是七絕道長親口說出來的！」如玉道。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小玉兒聰明且有根基，不消幾天已將丁香絕技「靈蛇入雲」學到純熟。白樹人乃偷盜組織「妙手幫」的老大，接到消息，咸陽縣令莫少白將卸任，日內携帶搜刮得來的財寶回京師，咸陽三光客棧是妙手幫聯絡點。小玉兒年幼不知怕字為何物，只聽指揮鑽入庫房，開了庫門，令白樹人等順利地偷到八箱財寶。接他之後又來了十八盤山寇也要偷，白樹人悄悄告知花捕頭，嫁禍於人……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內艙失去百寶箱　師太頓悟盜者誰

丁卯道：「三哥，還打甚麼？」

花正剛冷笑道：「採花採到咸陽城，趙瘋子的侄兒他該死，嘿……你們還想撒鴨子呀！兄弟們，圍緊了。」

有個捕快道：「花爺，弓箭手就到了，咱們捉活的。」

霍大牙與丁卯二人也暗自吃一驚，他二人不要命似的狂殺三十七刀，立刻拔身往圍墻外面躍。

「梅花槍」花正剛可急了，抖手擲出手中槍，但聞「咻」的一聲響。

「颯」。

嘀！電閃似的長槍直從霍大牙的那件抖起的外罩穿透過去，差之分毫未刺中霍大牙的右臂上。

花正剛已躍上墻，但見兩條人影已遠去，他立刻在墻上大吼了。

「快，叫四門緊守，不可放走一個人！」

「嘀！」衙門後院的人分途走。

當然，有個人走得更快。

這個人便是白樹人。

白樹人在暗中瞧，這場上的打鬥他全看到了。

他以為，這些人的武功不怎樣，這些人只有一個「恨」字而已。

白樹人不想留在咸陽城，立刻拔身往城墻外奔去。

他知道霍大牙與丁卯二人的去向，便及早的等候在一條小河岸邊上了。

白樹人出了城未回渭河邊小船，他有歪點子了。

＊　＊　＊

天色似乎有些微明，晨曦的風是帶點冷，令人微感寒意。

白樹人站在河岸邊，他迎着往這面奔來的兩條人影，他還吃吃的笑。

是的，霍大牙與丁卯二人奔來了。

白樹人擋在小河的過河踏石前，那小河的水不深，河中一共放了九塊大石頭，人們過河便踩着石頭過。

霍大牙與丁卯二人已發覺有人阻住他們去路，兩個人立刻停在十丈外不動了。

他二人想也想不到會有人跑在他二人前面，而且知道他二人的退路，那麼這人會是誰？」

霍大牙抖一抖手上尖刀，丁卯也向霍大牙暗示，兩人不約而同的暴吼了。

「殺！」

「殺！」

這二人的吼聲似乎要拚命，但白樹人却明白，他二人是想嚇退阻擋他們的人快過河！

霍大牙與丁卯二人就快奔到白樹人面前了，白樹人急忙雙手搖擺。

「別殺，別殺呀！」

霍大牙與丁卯也看清了，原來是「神偷」白樹人吶。

他二人收起傢伙了。

霍大牙瞪着凶悍的雙目，道：「是你，偷兒。」

丁卯也叱道：「白樹人吶，你幹甚麼？」

白樹人笑笑，道：「找你們二位呀！」

丁卯看看霍大牙，道：「他找咱們？」

霍大牙道：「找爺們不會有好事吧？」

哈哈一聲笑，白樹人道：「好事？咱們彼此誰幹過好事？嗯？」

他收住笑，又道：「娘的，穿黑衣的黑漢騎黑驢，誰也不會明白。」

丁卯道：「你攔住爺們去路幹甚麼？」

白樹人道：「二位山大王，你們吃喝撈過界了吧？」

霍大牙叱道：「這是甚麼話？」

白樹人道：「貨走梁山你們搶，打家劫舍沒我的份，這些全是你們的。」

丁卯譏笑，道：「多明白。」

白樹人道：「可是，二位怎麼也幹白某人的這一行？你們何曾打過招呼呀？這不是撈過界嗎？」

霍大牙面皮一緊，叱道：「好哇，剛才衙門後的事兒你這偷兒全看到了？」

白樹人道：「我如果換個地方，早出手幫人捉拿你們了，哼！」

他這是故意要氣氣霍大牙二人了。

丁卯冷笑，道：「可惜你不敢出手。」

霍大牙道：「姓白的，你攔住爺們去路，想幹甚麼？打一架？」

白樹人道：「打甚麼架？」

他分別看看二人的面，又道：「白某人從不打沒利益的仗，爭強好勝沒好處，那是豬幹的事，我吃飽撐了？」

丁卯人道：「你到底想幹甚麼？」

白樹人道：「合作。」

他此言一出，霍大牙與丁卯二人怔住了。

白樹人道：「怎麼了？你二人瞪那麼大的眼珠瞧人吶，合作有甚麼大驚小怪的？」

霍大牙道：「合的甚麼作？」

白樹人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們誰都知道那咸陽縣令莫少白就要往京回去了，我敢說，他八成要走另一條路。」

丁卯道：「他當然不會剪花過太行。」

白樹人道：「他更不會從十八盤走。」

霍大牙道：「為甚麼？」

白樹人道：「你二人今日衙後亮了相，你想想，莫少白還敢走你們的地頭上？」

霍大牙「咯咯」咬咬牙。

丁卯道：「三哥，咱們應如何對狗官下手？」

霍大牙道：「且聽聽偷兒的……」

白樹人笑了。

丁卯對霍大牙道：「先過河去，一邊走一邊再細商量，別叫追兵發現咱們。」

白樹人道：「追兵不會來，只不過咱們林子裡再仔細的打商量。」

他轉身過了小河，輕鬆的走進林子裡。

霍大牙與丁卯二人隨之也進入林子裡去了。

三個人在林子裡細說些甚麼？不知道。

只不過當三人併肩走出來的時候，三個人還眞打自心眼裡哈哈笑了。

＊　＊　＊

白樹人又過了小河，他的心中可樂壞了。

霍大牙與丁卯往大山裡行，他二人直奔壩橋再往東，那會很快的上大山峯，只不過二人尚未知道，白樹人嫁禍成功了，因為莫少白認定了秦嶺十八盤的山寇弄走了他不少財寶。

莫少白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　＊　＊

白樹人回到渭水河岸樹林下的時候，日頭已經升得那麼高了。

小船上蹦蹦跳跳的下來一個女娃兒，她，正是小玉兒。

小玉兒早就發現白樹人來了。

小玉兒還低聲對白樹人「噓」，光景不叫白樹人出大聲，因為小船上的丁香睡着了。

白樹人笑了。

他彎腰抱起小玉兒，道：「跟爹一起好玩嗎？」

「很好玩吔。」

白樹人抱着小玉兒來到一棵柳樹下，白樹人取出一個小小銀錠，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把這銀錠藏在妳身上，隨便藏。」

小玉兒道：「幹甚麼？」

白樹人道：「妳藏好之後，爹很快就會把這銀錠再摸回來。」

小玉兒笑了。

小玉兒把銀錠往她那腰間小袋中塞進去，她還把手按在袋子上。

白樹人哈哈一笑間，他雙手托起小玉兒往空中拋去。

小玉兒被拋三丈高下，不由得雙手分開來。

小玉兒被白樹人接到雙手上，小玉兒急忙去按她的袋子，袋子是空的。

白樹人放下小玉兒，他的掌中已舉着那錠銀子笑了。

小玉兒也笑了。

她伸手接過銀子，道：「爹，再來。」

白樹人道：「好哇，妳要注意了。」

他把銀子交在小玉兒的手中，小玉兒又把銀子往她的袋中塞進去。

小玉兒轉個身，她動了手脚。

白樹人又是一聲笑，他再一次把小玉兒抛在空中，口中笑道：「注意。」

「忽通」一聲，白樹人竟然接漏了，小玉兒結實的摔在地上了。

小玉兒被摔得哈哈笑了。

白樹人却瞪大了眼睛。

白樹人這才發覺，小玉兒從她的口中把那銀子取在她的小手中。

原來就在那下落的瞬間，白樹人未摸出銀子，他一楞間小玉兒便被摔在地上了。

小玉兒是不怕摔的，她還學着銀子吃吃笑。

丁香也笑了。

丁香早就站在柳林邊未走過來，但她却看得十分清楚，她也爲小玉兒的機智而拍手笑起來。

白樹人拉過小玉兒，他大笑。

「好！好，單憑這份機智，已夠格當我的接班人了。」

丁香道：「這娃兒，我怎麼看怎麼順眼，眞是的，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哈……」

小玉兒更樂，她笑道：「我會好生學會爹娘本事的，我要……我要……」

丁香問道：「妳要幹甚麼？」

小玉兒道：「我要天下……最好……最……」

白樹人道：「天下第一。」

小玉兒拍手笑道：「對，對，天下第一。」

她忽然向丁香，道：「娘，甚麼叫做天下呀！」

丁香一怔。

她也無法解說甚麼是天下。

她如何向小玉兒解說呢？

白樹人也只是勉强的對小玉兒解說：「天下，天下嘛！天下就是妳能到過的那一片天地。」

他自以爲夠明白了，便仰面一聲乾笑。

* * *

丁香拉着小玉兒上了小船，白樹人已把小船中放的兩包東西攤開來了。

三個人圍坐着，丁香道：「樹人哥，全是個人私房財物，莫少白必還有寶物在他身邊。」

白樹人道：「所以我在小河渡口攔住了霍大牙與丁卯二人。」

「丁卯？你看到丁卯了？」

白樹人點點頭，道：「不錯。」

丁香道：「丁卯與霍大牙在一起去了縣衙後？」

白樹人冷冷道：「阿香，我知道丁卯是你堂兄。」

丁香道：「我大伯的獨子。」

她頓了一下又道：「他在武關獨來獨往，丁家刀法他最行，怎麼去同十八盤的山盜聯上手，唉……」

白樹人道：「丁卯不知妳同我在一起，我也不提，他二人進入廂房中取銀子，我便來個嫁禍他們，哈……」

丁香道：「官家以爲他們搬走了莫少白的箱子？」

「不錯。」

「我堂兄背黑鍋？」

「十八盤山寇背黑鍋。」

「我堂兄慘了。」

白樹人道：「有甚麼好慘的，一旦走入邪道，便牢記老古人的那句話。」

「甚麼話？」

「瓦罐不離井邊破，夜路走多必遇鬼。」

丁香道：「你是說咱們？」

白樹人道：「咱們智慧高呀！哈……」

他還眞得意，笑開懷了。

* * *

丁香見小玉兒睡着，忍不住往白樹人的身上靠。

白樹人當然明白丁香這是要幹甚麼。

他笑笑，伸手抱住丁香的腰，低聲道：「火來了？」

丁香還扭了幾下，口中「嗯！」的一聲叫。

白樹人道：「小玉兒睡得沉，打也打不醒的！」

白樹人道：「阿香，熄熄火留點力氣吧！」

丁香仍然在磨蹭，白樹人接道：「我同丁卯與霍大牙二人協商好了。」

丁香一怔，果然慾念消一半。

「甚麼協定？」

白樹人道：「難道就這麼一點點財寶呀？莫少白的寶物妳不想再要了？」

白樹人此言一出，丁香的慾火全消了。

「你快說呀，樹人哥。」

白樹人道：「妳放船吧，咱們把小船停在華陰！」

那丁香一聽急忙問：「去華陰幹甚麼？」

白樹人道：「華陰附近有個地方叫蘆花蕩，小船藏在河灣裡，妳放心，不出三天有好戲看。」

丁香道：「樹人哥，山寇也敢到水中呀！」

「趙瘋子愛財不要命，他管你陸上水上的。」

趙瘋子不是別人，秦嶺十八盤山寇老大是也。

趙瘋子人不高，胖胖的有些笑面虎模樣，可是此人却孔武有力會耍刀，兩把各長二尺半的寬刄刀，在他的手上能舞得滴水不漏，人難近身。

趙瘋子人不瘋，只不過動上刀來是六親不認似的發瘋，自從跟在他身邊的侄兒趙大砲被咸陽令砍了頭，這段仇他三年多未曾忘記過，如今打探出莫少白要回京，趙瘋子可樂了。

* * *

丁香道：「樹人哥，咱們要不要把兄弟們集中呀！」

白樹人道：「兵在精不在多，有咱們二人足夠了。」

丁香吃吃笑了。

她收回繫船繩索，把小船往河心搖去。

白樹人斜斜的歪在小船裡，他也累了。

他如果不是疲累，剛才必同丁香滾在一起尋他的歡作他的樂了。

* * *

白樹人算定了莫少白的一夥人必走水路，而渭河最險的地方乃是華陰附近的蘆花蕩。

當丁香把小船藏入蘆葦叢中時候，却一等三天不見任何動靜出現。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沒事幹，便把看家的本事數給小玉兒聽，也算是打發時間了。

* * *

太陽就快下山了，不少野鴨子呱呱叫着落進這大片的蘆葦中。

小玉兒正在船頭翻觔斗，忽然間她不翻了。

小玉兒指着遠處岸上，道：「爹，你快看喲。」

小船中的白樹人正在玩賞弄來的幾件珠寶吶，聞言只把頭伸出外：「看甚麼？」

丁香正在做吃的，她站起來了。

小玉兒指着一道山坡，道：「好多馬車喲！」

白樹人一聽之下擧頭看，不由一怔，道：「阿香呀，八成那是莫少白。」

丁香道：「咱們怎麼辦？」

正在此時，忽見遠處水面上冒出二十多條小快船，這些船往一個地方集中，刹時間出現一大片。

白樹人看得一瞪眼。

丁香道：「十八盤山寇的快船，咱們才發現。」

白樹人道：「好傢伙，趙瘋子大幹呀，少說也有上百人之多。」

丁香道：「看，這些人往岸上奔去了。」

果然，岸上樹林中有人喊。

「快上馬，快上馬。」

這些人一個個往馬背上攀，嗬，爲首的正是趙瘋子。

秦嶺十八盤繞道三百里，拚老命也要去追上莫少白。

趙瘋子等了三年半，他不會輕易的放過莫少白。

只不過這批山寇拍馬疾追大道上的十幾輛大車，河面上這丁香對白樹人道：「樹人哥，咱們應如何？」

白樹人也無計可施的搖搖頭，道：「我看嘛，咱們隔山觀虎鬥吧！」

小玉兒道：「甚麼叫隔山觀虎鬥，老虎呢？」

白樹人道：「妳問得好，老虎就是那批人呀！」

小玉兒道：「他們是人嘛？」

白樹人道：「殺只動上刀，老虎也駭怕。」

於是，丁香忙把小船往下游搖，找個視野廣闊之處才可以看清楚。

* * *

是的，山坡那面一條黃土大道上，塵土飛揚中有吼聲似滾雷。

「停車！停車！」

大車當然不會停，大車駛得更加快。

雙方只差半里遠，轉彎處好像已追上，但轉個彎又差半里遠。

雖然差了半里遠，但吼叫與叱罵聲仍然聽得清。

「站住，他奶奶的，毯上逮蝨子，我看你們往蛋上跑吧，我的兒。」

這喝叫乃是出自霍大牙之口，他的獨一無二大門牙還發白光吶。

霍大牙張口罵，嘴巴便張得大，他拍馬直追前面大車，精神大，大砍刀他擧在半空中，光景就要砍人了。

大車拚命的往前奔，趕大車的長鞭虛空抽得「叭叭」响，宛似五月花炮般淒厲。

在後面，趙瘋子率人拚上命的趕，鐵蹄聲聽得人心驚膽寒。

兩下裡一口氣追趕疾駛十八里，山坡前的一片荒草地，雙方距離已差不到十丈遠了。

來到了山坡草地上，嗬，大車立刻圍成個大圓圈，於是，趙瘋子近百人馬圍上來了。

大車一共十二輛，帆布篷子拉得低，就在雙方快要碰上面，接上手時，忽聽得有人厲聲吼！

「射！」

「嘩！」

帆布篷子掀一邊，每輛大車上五位弓箭手，抬弓便把利箭射。

「噢……」

刹時間圍上的山賊倒下二十多

個在地上呼叫。

只因爲圍的山賊騎着馬，當箭射出的時候，本事大武功高的人立刻滾鞍躲開了。

大車附近也躺下幾匹馬，可也撞上幾輛大車發出「咚咚……」的幾聲響。

趙瘋子一見不怠慢，厲吼一聲：「嘍囉們，狠宰啊！」

「殺！」

雖然照上面吃了虧，山寇們仍然悍不畏死，於是……

於是雙方混幹起來了。

* * *

如果此刻仔細看，十二輛大車上不見一隻木箱子，雙方已殺得忘了我是誰，誰還去管他有甚麼東西在車上，狠幹吧！

山坡前的大道上，只見那捕頭花正剛抖着一隻亮銀槍，死死的纏住趙瘋子幹起來。

再看另幾個地方，也不知花正剛搬請來甚麼厲害人物，分別兜上二寨主郭棟長與霍大牙，厮殺得好凶殘。

那個「武關一把刀」却碰上個大和尚，這二人都是長兵器——長把刀對上了禪杖，二人殺得「叮叮噹噹」好不熱鬧。

大車上原來裝的是捕快與官兵，一輛大車十二人坐，算一算就是一百多。

那趙瘋子越殺越毛躁，他一邊殺一邊罵。

「操你娘，當官家的也奸詐呀！」

捕頭花正剛嘿嘿笑，梅花槍連刺帶挑十八次，冷然一哂，道：「姓趙的，官家早就要剿你的山寨老巢了，叫你活那是你幸運，娘的，你還沒忘了你的侄子趙大炮，你就死吧，老小子。」

趙瘋子的兩把寬刀連撥帶劈中，又罵……

「他娘的老皮，今天咱們打個賭，死在此的必是你們這批狗腿子。」

霍大牙遇上個年輕壯漢，那人使的是三節棍，你只要聽到「彭」的一聲響，霍大牙準定又挨了一記。

霍大牙已被那隻神奇的三節棍打了不只七次了。

霍大牙哇哇叫，他咒罵：「那裡來的臭小子，你站穩了吃老子一刀！」

年輕人當然不會站着等挨刀，他跳躍得妙極了。

他還吃吃笑，道：「大個子，小心你的頭殼。」

「忽……」

三節棍好像打上霍大牙的頭，却在霍大牙舉刀架在頭頂上的時候，那只三節棍已狠狠的打在霍大牙的右胯上，打得他又咒罵。

「操你娘的，你說打頭的呀！」

「彭……」

「哎唷！」

年輕人笑道：「不是打上來了嗎？」

霍大牙的頭上着實挨了一記狠的，他火更大了，舞起刀來便直往年輕人揮過去了。

年輕人咬咬牙，道：「找死！」隨之便又聽聽「咚咚咚」一連三聲，打得霍大牙直往外閃不已，他去找他的馬了。

找馬當然是想逃了。

霍大牙怎會知道這人乃是帶兵官，武功還在花正剛之上。

霍大牙的頭上在流血，當然是被三節棍打的，他被年輕人打得心寒洩了氣，想騎馬逃了。

霍大牙逃不掉的，因爲三個捕快又把他圍起來了。

再看年輕人，他奔到趙瘋子身側了。

捕快一看來了年輕人，不由精神一震。

「于統領快快來，這傢伙就是趙瘋子，官家出過賞銀的，咱們今天殺了他，立刻率人攻上十八盤剿他的老窩，搬他的藏金吶。」

花正剛也有了貪念，聽得年輕的統領笑了。

趙瘋子火大了。

「操，今天不定是誰死，十八盤，山根你們也去不了，別動歪心眼……看刀！」

他刀出却切向一側的于統領。

三節棍猛力掃，打偏了突來的一刀，那花正剛却不哼一聲的一槍刺過去。

「噢！」

花正剛的銀槍刺在趙瘋子的大腿上，立刻迸出鮮血來，緊跟着又聽得一聲「咚」。

于統領的三節棍正打在趙瘋子的肩頭上，打得趙瘋子身子一斜。

這光景還能打嗎？

趙瘋子咬牙錯身閃，閃在幾個互砍的人後面。

趙瘋子也打算扯呼了。

只不過另一邊有人殺得更慘烈。

那個人不是別人，「武關一把刀」丁卯是也。

丁卯遇上個厲害的大和尚，這和尚不太閃晃，四平八穩的見招拆招，見式撥式，丁卯心中便急躁了。

丁卯急躁，有個人更躁極，那個人就是閃身在一片荒林中偷窺的丁香。

丁香看得直跳脚。

「你看看，我堂兄眞不知天高地厚，他怎麼會是五台山天一和尚對手，他……」

丁香似乎要衝過去幫她的堂兄

丁卯了，却被白樹人緊緊拉住。

白樹人說得對：「如果妳去，多上一個墊背的，這光景且看丁卯的造化了。」

丁香道：「我……能見死不救？」

白樹人道：「救？怎麼救？官兵捕快那麼多。」

丁香無奈的暗中低呼着。

「哥……快退呀！你再打下去就完了……」

猛古丁一聲凄厲的仰天長嘷。

「啊！」

鮮血隨着冷芒往外標濺，郭棟長半轉身子洒鮮血，他的左臂似乎快斷了。

郭棟長打着旋也幸運，他衝到一匹馬附近。

他再也不多想了，拔身落在馬背上，就那麼的落荒直往山坡另一面逃去。

那趙瘋子也躍上馬背了。

只聽得他厲吼着：「扯呼，扯呼！」

這叫聲還帶着粗啞與凄慘，與他們剛追上來時候完全不一樣。

咬敗的野狗呻聲便是那種聲音。

果然是兵敗如山倒，別以爲山寇都凶殘，那是處在他們的地盤上。

如今官兵捕快多，雙方都有能人在，這光景就憑本事幹，還得要看士氣了。

十八盤哥兒們上來就挨箭，這是有傷士氣的。

* * *

丁卯與五台山天一和尚幹的凶，山坡前的人，跑的跑追的追，他仍然在玩命的幹。

另一邊可急壞了丁香，「空空兒」丁香跺脚道：「瞧瞧，我這堂兄是個傻鳥，他還在拚命。」

就在她急得開口罵而且快高聲吼罵的時候，那和尚一聲冷叱：「去！」

丁卯眞聽話，他的大刀先是飛上天，隨之腰上挨一腿，看上去他被天一和尚踢飛的，可是丁卯人在空中扭雙肩，他騰空翻出三丈遠。

丁卯人落地頭也不回的便往荒林中狂奔而去。

就在大片林子裡，可眞妙，演起官兵捉强盜了。

官兵捉不到逃走的强盜，受了傷的强盜可也捉了十幾二十多。

* * *

一場搏殺就那麼的完結了，遙遙望過去，山坡前的大車也往回頭撤走了。

小船上的白樹人直嘆氣，他對丁香道：「想不到莫少白果然有一套，他大敗十八盤的趙瘋子，連帶的也把我的希望破滅了。」

丁香道：「你的希望是甚麼？」

白樹人道：「我的希望不大，就是那莫少白的一隻百寶箱。」

丁香道：「莫少白的百寶箱？」

白樹人道：「七年多縣令他沒白幹，地方上有名的寶物被他刮去一大半，咱們搬出小箱子，那對莫少白不痛也不癢。」

丁香道：「誰知道莫少白把他的百寶箱藏在甚麼地方，怎麼找？」

白樹人道：「只有在莫少白搬家回京路上最好找！」

丁香道：「哈……我明白了，樹人哥用的是鷸蚌相爭，你做漁翁呀！」

白樹人道：「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吧！」

他有些垂頭喪氣的樣子。

丁香道：「回船去吧，咱們還有機會。」

就在二人與小玉兒坐在船頭看那岸邊燈火時候，猛然間遠處傳來鐵蹄聲，呀！有七八匹快馬到了渭河邊。

遠處靠了一條大官船，騎馬的站在岸邊上，大船上有個人迎出來，也不知雙方說了甚麼話，立刻間，八匹快馬又奔去了！

那官船仍靠河岸邊，白樹人的面上已泛紅色。

丁香也看見了。

「樹人哥，那大官船是甚麼人？」

白樹人道：「咱們搖船過去瞧瞧。」

小玉兒道：「爹，岸上那麼多燈火呀！」

白樹人道：「那是個小鎮，當然有燈火。」

丁香已搖起小船往岸邊的官船接近了。

* * *

那是一條畫舫式官船，船中央有桅桿，就在桅桿的兩端各有一間雙層大艙房，似這樣的平底大船，一般只行到風陵渡就回轉！

此刻，大船是不見燈光。

大船上應該有燈光的，只不過燈光自外面看不見，就好像船上沒燈火似的！

灰濛濛，還帶着那麼一點霧沉沉，河水滑過船邊撩起嘩啦啦的水花聲，却有幾分凄涼之味道。

就在這時候，有一條小船從河中央慢慢的貼近大船附近的河岸，看上去小船是要靠岸了。

這一帶有不少這樣的小船，如果搖船的人是個女子，那就更引不起別人的注意！

大船中央桅杆附近坐着的人就沒有去注意這樣不惹眼的一條小船。

然而小船上的人却大吃一驚，

因爲白樹人有夜視功夫，他靠在艙門斜目看，他看到一個令他吃驚的人物！

白樹人猶豫了。

小船由白樹人的指揮，緩緩繞過大船船尾，那丁香已發現白樹人的語氣不對勁！

白樹人還對丁香施暗號。

只不過丁香在船中，大官船上走出一個人，這個人竟然是「梅花槍」花正剛。

此人手持亮銀槍，走到趺坐在桅杆附近的那人。

「師太，妳老人家就不必坐在此地了，回船艙中歇着，師太的素食已上桌了！」

那人原來是個老尼姑。

「捕頭，別管我，我自會張羅！」

花正剛道：「師太，山寇不會再出現了，明日過午大人就登岸往北回京城了！」

他四下裡觀看幾眼，又道：「太爺能把妳老人家留住，而且妳老人家又親自護送，大人何幸也。」

那老尼姑道：「貧尼也只能夠護送到風陵渡，到時候貧尼要趕往沙家堡，唉，沙爲仁等貧尼很久了。」

捕頭花正剛道：「沙家堡在鳳凰城附近，要出塞的，師太一人……」

老尼姑道：「花捕頭，貧尼是個有恩必有報之人，就如同莫縣令一樣，莫縣令登過峨嵋金頂，花銀子重修我佛金身，他求我爲他送一程，我怎好拒絕！」

花正剛道：「是，是，師太一人在，萬夫莫敵也！」

老尼呵呵笑了。

「你去忙吧，容貧尼在此打坐，也許……也許貧尼要打坐到天明。」

「夜來露水重呀！師太。」

「峨嵋金頂上，貧尼打坐過七日夜。」

花正剛道：「果然高人也。」

他轉身欲走，老尼姑又道：「你歇着吧，就別再爲貧尼操心了！」

花正剛道：「有勞師太了，大人一家已在後艙歇下了，師太，明兒見。」

老尼姑趺坐着未出聲，她似乎入了定！

* * *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也趺坐着。二人面對面的都吃驚！

「樹人哥，咱們回寶雞吧！」

「我不甘心吶！」

「又怎樣？那老尼姑難纏呀！」

「可是莫少白的寶物就在船上呀，如果見寶不取，我還算得上『神』？」

他不說「神偷」，因爲沒人說自己是偷兒的。

丁香道：「眞奇怪，塞上的沙爲仁以及這咸陽令，他們都不是好人物，一個是一方土霸，另一個乃是官霸，而峨嵋這位脫凡師太，江湖上是個出了名的俠尼，她……」

白樹人道：「甚麼俠尼呀，偏祖的老糊塗，她是仗着武功高，峨嵋絕學無敵劍她倒轉着使出來，許多人怕她不惹她罷了。」

丁香道：「咱們也不惹她。」

白樹人忽然雙目一亮。

丁香心中猛一緊，如果此刻白樹人叫她搖船回寶雞，她會很高興的搖到第二天！

丁香實在不希望白樹人去招惹脫凡師太。

* * *

白樹人扭醒了剛睡着不久的小玉兒。

「起來，起來，我的乖女兒……」

小玉兒揉着雙眼坐起來了！

丁香道：「樹人哥，妳叫醒小玉兒做甚麼？」

白樹人一笑，他不理會丁香。

他摟過小玉兒入懷，道：「小玉兒，妳可願意像咱們進入縣衙門後院一樣，再去冒一次險嗎？」

小玉兒吃的一笑，道：「很好玩吧，我願意！」

白樹人道：「這一回不是走進鐵窗，這一回……」

丁香道：「樹人哥，脫凡不是好對付的人，風吹草動也瞞不了她的。」

白樹人道：「妳別打岔，聽我對小玉兒解說。」

他細聲細氣的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看那隻大官船。」

小玉兒道：「爹叫我上船去？」

白樹人道：「不錯，妳上船去，因爲船上的人是個大大的壞官人，他弄了許多寶物回京城！」

丁香道：「你對娃兒講這些，她懂嗎？」

白樹人道：「行前教育是很重要的！」

他又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敢不敢上官船呀？」

「敢！」

「好，眞是我的乖女兒！」

丁香道：「她上船去怎麼取呀！」

白樹人道：「我會告訴小玉兒的。」

白樹人從艙內取出一張葱油餅交在小玉兒手上，笑道：「小玉兒，妳把這張油餅送到官船上去！」

小玉兒道：「送給誰吃？」

白樹人指着大船，道：「小玉兒，官船上分成兩個大艙，妳看那

船夫的艙中住的是行船的老大與伙計，下面便住着官差，妳別往前艙跑！」

小玉兒仔細聽，她還不斷的點着頭。

她怎知上官船多危險呀！

白樹人又指着粗粗的桅杆，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看那粗粗的桅杆，下面坐了個老尼姑！」

小玉兒道：「甚麼叫老尼姑呀？」

丁香急忙加以解釋，道：「就是出家人吶！」

白樹人道：「小玉兒，那個老尼姑十分了得，爹娘二人合力也打她不過，她會在長安城一根指頭戳入牛肚皮裡，幾乎把牛戳死！」

小玉兒道：「好厲害！」

白樹人道：「所以妳要多加小心。」

他指着小玉兒手上的葱油餅，又道：「妳上官船以後，把餅送過去給她，妳就說『師太呀，我送餅給妳吃。』她一定會喜歡妳的！」

小玉兒道：「她會吃嗎？」

白樹人道：「沒關係，妳轉身就走，別再理她。」

小玉兒道：「這簡單啦，我去！」

白樹人道：「妳不能回來的。」

小玉兒道：「爹娘不要我了？」

白樹人叱道：「我捨得嗎？」

他摟緊了小玉兒親吻了一下，又道：「小玉兒，妳把葱油餅送到老尼姑手上以後，轉身便往後艙走，妳記住進入後艙要小心，別把睡着的人吵醒！」

小玉兒點點頭，道：「我一些聲音也不發出來！」

丁香道：「發出聲音妳便回不來了！」

小玉兒道：「我進入艙中做甚麼呀？」

白樹人道：「妳看看艙中那一個人把小小的箱子放在他的枕頭邊，妳便輕悄悄的把那小盒子拿回來！」

小玉兒道：「簡單啦，我這就去！」

唉！小娃兒怎知天多高地多厚呀。

白樹人與丁香可樂得開懷了，兩人相視笑起來。

* * *

小船不用搖，輕悄悄的漂到了官船後舵邊，白樹人雙手托起小玉兒，他把小玉兒送上官船尾。

喲，小玉兒還匐在船面上往下看，宛似小老鼠剛出老鼠洞一般，一對眼睛翻又翻。

她爬匐到了艙房一邊，這才輕輕的走到船中間。

船中間是大桅杆，桅杆一邊趺坐着頭戴灰布帽的老尼姑脫凡。

脫凡師太猛開眼，兩道精芒如雷電，嚇得小玉兒打了一下哆嗦。

小玉兒幾乎變成傻瓜蛋，她把手上葱油餅往脫凡師太的懷中塞，道：「妳吃！」

接過葱油餅，脫凡師太笑了。

「小施主，妳怎麼不睡覺呀！」

「給妳拿吃的，妳好辛苦喲。」

「眞是好孩子，如此小小年紀便有慈悲心懷，眞的是不可多得。」

小玉兒木呆的要離開，脫凡師太又道：「小施主，這回進京一路好玩吧？」

小玉兒道：「好玩，好玩！」

她猛的回身，又道：「我回去了。」

脫凡看着小玉兒背影，愉快的點點頭。

她再也想不到如此可愛小女娃會是個「小賊」上船來了。

* * *

小玉兒匆匆的到了後艙門，她去推門，推了半天門不動，她可有些急了！

門怎麼推不開呢？

她年紀小，怎知船上的木門是往一邊滑的，半晌，她總算明白了！

小玉兒很高興，木門錯開來，艙中便傳來呼呼嚕嚕的打鼾聲！

小玉兒明白艙中的人睡着了，她的胆子更大了。

胆量也是訓練出來的。

小玉兒正在練胆量，她往艙內爬。

官艙內眞乾淨，地上鋪着羊毛毯。

小玉兒一心在找那木箱，而且她還眞的發現小木箱，只不過小木箱是由兩條大手臂壓着的。

小玉兒坐直身子仔細瞧，漸漸的她發現這是男女兩個人——兩個五十多歲的人。

小玉兒伏在艙板上不敢多看那男的。

她發現這男的胖嘟嘟白淨淨，八字鬍子兩寸長，那手指頭上套着三只閃亮的大指環，怪好玩的。

只不過這男人的打呼聲令小玉兒不喜歡。

小玉兒不敢下手拿小木箱，她急得直瞪眼。

這時候，小船上的白樹人與丁香二人可也急壞了。

白樹人急得直冒汗，這光景比之他自己下手去偷還要急，那眞是急得要命。

丁香更是直瞪眼，她幾乎叫起後悔來了，她後悔爲甚麼叫她的小玉兒去冒險。

就在二人正緊張得心兒快蹦出口腔外的時候，天呀，大船上的那個捕頭花正剛又出現了。

花正剛出來走到大船頭，然後他往河裡瞧，慢慢的繞着大船查一遍，這才又走到了脫凡師太的身邊。

「師太，妳……吃東西呀？」

「是的，小施主眞好……」

「小施主？」

脫凡師太道：「是呀，小施主是女娃，頂多不過三歲多，她送來這些，哈，我怎好拒絕她好心呀！」

花正剛道：「她人呢？」

「回艙中睡了。」

花正剛吃吃笑了。

「那是大少奶身邊的二女，她一向可人。」

花正剛道：「眞痲煩師太了，咱們今夜放心睡了，師太，妳偏勞，明兒見。」

花正剛走回前艙去了。

小船上的白樹人幾乎要瘋了。

＊　＊　＊

後艙中，小玉兒也快要瘋了，她看着白胖老頭一手壓在一隻小箱上，她眞想用手去拉開。

小玉兒也聽到外面說話聲了，小玉兒對白樹人的妙計十分佩服，用葱油餅竟然會騙到老尼姑。

小玉兒的心眼中有了主意了。

她把自己的髮辮子悄悄送到胖老人的脚底板上磨刷，啊！她果然刷得胖老兒抽回腿又翻了個身子。

於是，小玉兒立刻動手取。那小木箱子一尺長，半尺寬厚，却是有些沉甸甸的，小玉兒是爬在艙板上滾出艙外面的。

她滾到了船尾，然後又滑向船邊。

小玉兒落在小船上了。

丁香一見大喜，雙臂用力推大船，那小船便立刻往河心漂去。

白樹人一把把小玉兒拉進小艙中，用力摟緊小玉兒大加讚賞的道：「眞是爹的好女兒，總算沒有白疼妳。」

小玉兒把小木箱交在白樹人手中，道：「是這樣的小箱子嗎？」

白樹人相當激動，他叫小玉兒快睡下。

＊　＊　＊

「梅花槍」花正剛是睡下了，只不過他睡了不一會兒便突然匆忙的整衣奔出艙門外。

花正剛直奔到「無敵劍」脫凡師太面前，他已是迫不及待的問了。

「師太，妳吃完了？」

脫凡師太道：「也才剛吃下。」

「師太吃的是甚麼？」

脫凡抬頭，道：「怎麼了？葱油餅！」

花正剛大驚，道：「今日咱們沒吃葱油餅，那裡來的甚麼葱油餅呀！」

脫凡師太一驚而起，道：「那女娃！」

花正剛即奔到船後艙。

他站在第二層艙門口低聲呼叫：「大少奶，大少奶快醒醒。」

不旋踵間，二層艙門推開了，有個少婦探出頭來，道：「是花捕頭，何事？」

花正剛急問，道：「孫小姐剛才是不是出外？她送了一張葱油餅給脫凡師太……」

大少奶立刻搖頭，道：「怎會有這樣怪事？那裡來的葱油餅呀！」

花正剛一聽之下，立刻抬步到上層艙門口。

他這裡尚未開口叫老爺，艙裡面破鑼也似的厲叫一聲：「不好了，我的百寶箱怎麼不見了！」

「颯！」

艙裡的燈也燃亮了，立刻！艙門推開來，那胖老者果然正是離職的咸陽縣令，莫少白！

莫少白見艙門口站着吃驚的捕頭花正剛，立刻頓足，道：「有賊，有賊呀！」

脫凡師太過來了。

「莫施主，發生甚麼事了？」

莫少白道：「我的百寶箱子不見了。」

脫凡師太一楞，她看看花正剛，道：「那女娃……」

花正剛道：「孫小姐沒起來，咱們也沒吃葱油餅。」

莫少白叱道：「我的百寶箱呀，甚麼葱油餅！」

花正剛忙將那女娃送葱油餅給脫凡師太的事對莫少白說了一遍。

莫少白只一聽就大喘一口氣，道：「唉，完了！」

脫凡師太道：「貧尼還認得那女娃，請孫小姐出來容貧尼瞧瞧。」

人已圍過來了，便前艙的人也聞聲過來了。

大少奶把她的女兒抱出來，道：「她還未醒吶！」

脫凡師太上前看，立刻搖頭道：「不是她！」

花正剛跌足道：「當時怎麼忽略這一點了，太糊塗了，太……害死……」

脫凡師太拔身躍上三丈高的桅桿上，她四下裡仔細觀看，灰濛濛的夜色中，似乎一條小船往西行。

脫凡師太冷笑着一躍而下。

她面對莫少白道：「附近無動靜，唯有遠處往西的一條小船，老施主你安心，再見的時日，貧尼一定把百寶箱送回老施主。」

莫少白道：「全仗師太的神威了！」

他這是把責任交在脫凡師太手中了。

莫少白不敢指望花正剛，因爲他早知脫凡師太才是江湖上眞正的能人。

脫凡師太一聲長嘯，她踏着夜色走了。

莫少白看着脫凡師太去後，急向花正剛道：「正剛，你以爲師太她……」

花正剛道：「脫凡師太的話一諾千金，老爺放心！」

莫少白嘆口氣，道：「甚麼時代呀！那麼小的女娃也變成賊，眞是殺之不盡，惡人繁生，殺！殺！殺！」

莫少白直到天亮還乾瞪着眼。

＊　＊　＊

脫凡師太認準了渭水河上的那隻小船，因爲她相信自己打坐在官船上的時候，四下裡任何風吹草動都將瞞不過她的感覺。

別以爲她閉目打坐宛如老僧入定，她可是施的是佛門最上乘的「蟻語雷音」大法。

連螞蟻的聲音聽起來也如同打雷，還有甚麼可瞞得了她的聲音？

只不過脫凡師太再也想不到她會上了小玉兒的當，她吃着葱油餅便也放鬆了施法，而小玉兒又聽白樹人的指示，丁香連櫓也未用便暗中溜走了。

＊　＊　＊

脫凡師太想到一個人，那便是白樹人。

她爲甚麼會想到白樹人？

因爲她奔着奔着，發覺這是奔往寶雞的路，河上的小船也是往寶雞，而八百里秦川的偷兒們就是以寶雞爲基地，那些妙手空空的當家的便是白樹人。

脫凡師太冷笑了。

她下了個決定，只要碰上白樹人，她立刻伸手取莫少白的百寶箱，白樹人如果不答應——也許白樹人不承認，她下重手，非要廢了白樹人不可！

脫凡師太是個偏激而又嫉惡如仇的人，江湖上多半不願同她碰面。

脫凡決心找白樹人，她反而不再去注意渭水河上的那條小船了。

＊　＊　＊

渭水河上的小船早已不見了。

小船在距離寶雞三十多里遠處便不見了。

寶雞附近多高原，高原之上青紗帳，大片綠地少村莊，只不過有一處高原上有座韓家大祠堂在這高原最北端！

人若站在祠堂的圍牆上，嚄，高原下的遠方還可以看到鳳翔縣。

這祠堂方圓五十里地不見有人家，韓家村遠在高原的最南方；那還在五十里以外吶！

（未完・六）

上文提要：李雙喜為麥高復功奏效，麥高和他去找金礦以報恩，雖然找到金礦，但被毛女鄺眞阻止，無法得逞離去。車秀夫婦為報子仇，在野舖偷襲單于飛，斷了他的足踝落荒而走，魚得水尋找李雙喜的踪跡沒有下落，在松林中遇到一蒙面女子和一操老人嗓音的小童交談，他自稱徐世芳，說她是徐小珠和仇人的下一代有淵源，言之鑿鑿，聽得魚得水不由懍然，詢問蒙面女子却得不到答覆……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徐氏暗查夫婿　湯堯道出師門

「湯堯的堂客叫徐小珠，與妳同名，而湯妻是蓮足，你也是蓮足，湯妻嬌小，妳也一樣！」

蒙面女子道：「牽强附會！」

魚得水道：「妳有沒有體會到，小童說向令尊施襲的人的技藝可能比令尊還高？」

蒙面女子道：「我以為不可能！」

「為甚麼？」

「如他的技藝高過家父，又何必施襲？」

「此話乍聽是有點道理，但必然另有隱情！」

「這與你有甚麼相干？」

「姑娘看不出，在下十分敬佩『菊夫子』？」

「既然敬佩他，就別插手……」

正要走，魚得水攻了上去，而且一出手就用了車秀傳他的絕學。

這女子每次都和魚得水打成平手，甚至魚得水能體會到，要是百招以上，可能失招也不一定。

但這絕學一出，這蒙面女子就不大靈了。

魚得水連攻七招，把她逼退三步。

魚得水想取下她的面罩，証實她的身份，以便把此事告訴湯堯，正要施出第七招，這女子突然揚手撒出一把鐵蓮子，倒縱而起。

魚得水這次又未追上。

只不過他已掂出了此女的斤兩，若以車老的十招絕學猛攻，十招內她可能失招，但若十招內辦不到，他仍然稍遜半籌。

魚得水以為，他說她是湯妻時，她雖否認，却並不太堅決，可見是有其可能的，湯妻有此身手，湯堯居然不知。

* * *

麥、李兩人返回中原，居然雙出雙入，不再分開。

他們兩人不分開，能對付他們的人就不多了。

兩人都各自雌伏過，自尊全失，因此，他們也常常繼續作那件事。

有些人只要作了那事之後，對女人就沒興趣了。

他們被那白毛女鄺眞施了手脚，記憶失去一半。

至少他們忘了那金窟的所在地。

對那白毛女的事也模糊不清了。

只不過到了中原以後，花花世界，仍然十分誘人。

滾滾紅塵，沒有慧根的人，無法跳出三界之外。

李雙喜到金陵，不免到秦淮河去嫖妓。

秦淮河這條迷離煙水，自南北朝時起，就興盛了近千年，「商女

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句，即描寫秦淮河上女子的糜爛生活。

如你多金，到了秦淮，必會樂不思蜀的。

李雙喜返回客棧，麥高在獨酌，道：「到哪裡去了？」

「到街上溜溜……」

「只是溜溜嗎？」

「當然……」

「嘩」地一聲，一杯酒潑在李雙喜的臉上。

「麥高，你可別倚老賣老！」

「老夫賣老是賣定了！」

「你這是幹甚麼？」李雙喜目蘊凶光。

「你我已經有了這件事，就不能再找女人！」

「笑話！」

「不是笑話！我們必須互相負責，永遠要保持這親密關係，互為雄雌，永久保守秘密。」

「我以為沒有必要！」

麥高道：「必須如此，不然的話，任何人再去找女人，對對方就是侮辱，而且也容易傳染毛病！」

李雙喜道：「你是說一輩子都要如此？」

「當然！」

「你已六十多了，你能我不能！」

「你認了吧！既然和我有了這關係……」

李雙喜突然發難。

他不能讓這老賊牽着鼻子走，也可以說被他霸佔。

他一出手就用了車秀的三招。

三招的確凌厲，且把麥高震退五步。

只不過三招過後，李雙喜就不行了，再用那二招已經不太靈，大約五十七八招李雙喜被制住穴道。

「小子，你是我的，老夫也是你的，咱們是一條線上拴的兩隻蚱蜢，誰也逃不了，誰也不能負誰！」

居然把李雙喜弄上床，幹了那件事。

李雙喜只有認了，因為他也弄過這老賊。

他們也都知道，這是男人最最見不得人的勾當，男人雌伏，是會笑掉女人大牙的。

李雙喜是四面受敵的人，試想，李闖的義子，哪一方面的人會饒過他？清廷要他的人頭，吳三桂更恨之入骨。

因為陳圓圓落入李闖之手，自被李闖玩過。

這是吳三桂所永不能忘的。

也是吳三桂永遠摘不下來的一頂綠帽子。

明廷更不會放過他，武林中人當然也不例外。

在目前似乎只有麥高不會殺他，甚至還會保護他。

因此，李雙喜不能不暫時利用麥高。

正好，魚和三小也在金陵。

此刻金陵已為清廷所有。清廷已封降將孔有德為定南王，耿仲明為靖南王，尚可喜為平南王。這就是以後的「三藩」。由於圻城伯趙之龍率百官出降迎敵，所以多鐸大軍入金陵並未斬殺擄掠。

當然，以後又因怕他們造反而削藩，變成大亂，這是後話。

桂王日暮途窮，竟然求助於孫可望。

孫可望乃是血賊張憲忠的黨羽，是張的義子，本來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血魔，張憲忠死後，他竄入雲南。

明朝的氣數是越來越式微了。

以前大力擁護的人，也逐漸減少。

就連小熊和小郭都有點動搖了，小熊道：「魚老大，明朝王室已是提不起來的阿斗，我看咱們也別白費力氣了！」

魚得水道：「為人處世要有始有終。」

小郭道：「魚老大，福王自不必說，只知享樂，士兵在外作戰，拋頭顱洒熱血，有良知的人，也不忍自個兒享受。至於魯唐二王，也不是甚麼大才，明朝完了！」

魚得水道：「我們不可灰心！」

李悔道：「得水，不可灰心是對的，但事實又如何，我們不能昧於事實。」

魚得水道：「甚麼叫昧於事實？」

李梅道：「繼福王被消滅之後，還有明太祖九世孫的唐王及十世孫的魯王，都不是人才，起而抗明的可多哩！簡直數不勝數。」

魚得水道：「對，給事中陳子龍、總督沈猶龍、水師總兵黃蜚等起兵松江，兵部尚書吳易、舉人沈兆奎，起兵吳江，中書葛麟、主軍王期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澂起兵太湖，主事荊本徹、員外郎沈挺揚，起兵崇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兵崑山，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起兵嘉定，禮部尚書徐石麟、平湖總兵陳梧，起兵嘉興，典吏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僉都御史金聲，起兵徽州。」

魚得水又道：「有的是通表唐王，遙受拜封，有幾個是近受魯王節制，還有益王朱由本據建昌為王，永寧王朱慈炎據撫州，兵部侍郎楊應麟據贛州，各據五嶺峒蠻，冒險據守。」

小熊道：「這些人要幹甚麼？」

「雖然各擁其主，擁立的却都是宗室中人，可見反清復明，大家

萬衆一心，怎可稍挫即心灰意冷？」

李悔道：「總要盡人事而知天命，只不過明室當事人不爭氣，那也是証明氣數已經盡了。」

魚得水喟然道：「這些小股擁護的武力要是有一位有力人士統一指揮，那就不可忽視了。」

李悔道：「可惜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

魚得水道：「本來多爾袞乍聞報告，尚有這麼多反抗勢力在各地崛起，頗爲吃驚呢！但降臣洪承疇出主意，且稱這些小股勢力各自爲戰，不足爲慮，可各個擊破，而現在……」

李悔道：「眞的是被各個擊破，消滅大半了……」

這工夫忽然隱隱聽到後院中傳來了斥呵聲。

這聲音對李悔及魚得水來說，可以說太熟了。

這二人一個像李雙喜的口音。另一個像是「白袍老祖」麥高的聲音。

只聞麥高道：「渾賬！你要來見爲師的，爲甚麼不光明正大地來見，却鬼鬼祟祟地在窗外窺伺？」

只聞另一年輕人道：「有人說師父和他……」

「和他甚麼？」

「徒兒不敢說！」

「渾賬！」

「徒兒是渾賬，可是師父作了些甚麼事，你能爲人師表嗎？」

「放屁！你看到了甚麼？」

「徒兒……徒兒看到你和他在床上……而且是師父在下面，這幾乎連師祖曾師祖的人也丟光了！」

「你……你敢胡說！」

另一人低聲道：「麥高，這種徒弟，不如宰了！免得他出去胡說八道。你不忍下手，我來代勞。」

這口音顯然是李雙喜。

魚得水和李悔互視了一眼，都十分茫然。

那年輕人既爲麥高之徒，必是「千手秀士」賈笙了。他看到李雙喜和麥高同床而眠，起了疑心。

「這有甚麼可疑心的呢？」李悔道：「兩個大男人。」

小郭道：「那可不一定，有很多男人不喜歡走『水路』而專愛走『旱路』(也就是所謂同性戀)。」

魚得水道：「你又胡說甚麼？麥高是甚麼年紀了。」

小郭不出聲，小熊道：「老大，年紀未必是問題了。」

這工夫李雙喜似乎出了手。

賈笙怎會是李雙喜的敵手，賈笙只接了十來招就無法招架了，而且連連中掌。

麥高道：「賈笙，向你李叔叔賠罪，且發誓不再胡說八道，我可以叫你李叔叔饒了你。」

那知賈笙也死心眼，道：「徒兒相信自己的眼睛！」

「渾賬！你不要命了？」

「有這種下三濫的師父，徒兒寧願死！」

「聽到沒有？」李雙喜道：「這小子要是各處去敲鑼打鼓，大肆宣傳，咱們還要不要作人？」

賈笙連中七掌，口鼻淌血。

師徒總是有點情感，麥高道：「賈笙，你一頭撞到牆上，就不知道轉彎嗎？笨蛋！」

賈笙此刻已無暇出聲了。

李雙喜道：「送你上西天，看你還敢不敢胡說？」

「未必吧！」聲音來自後牆外。

幾乎同時，一條人影在空中來了個八步登空，已落在後院中，居然是「獵頭湯」湯堯。

兩小正要驚叫，魚得水突然以手阻止。

李雙喜收了手，冷冷笑道：「原來是你！」

「不錯！」

「有沒有掂掂，夠份量嗎？」

「該管的事，就不能先掂份量後再動手！」

「你想插手？」

「這不是已經插上手了？」

「那你是找死！」

湯堯笑笑道：「爲武林除害，找死有時也不免。」

「人家教訓自己的徒弟，你管哪一門子的閑事？」

「這是甚麼閑事，這分明兩個無耻的男人幹那沒有人格的骯髒事兒，你說賈笙有甚麼錯？」

麥高厲聲道：「你不可造謠！」

湯堯大笑：「麥高，虧你還敢瞪着眼說謊，告訴你們，是我告訴賈笙有關你們二人的狗皮倒灶的事！」

「你……是你？」

「對！湯某在偶然的機會中看到你們二人在一山谷的泉水中洗澡，有猥褻舉措，不久遇上了賈笙，我對他說了，但他當時不信，我告訴他，可以暗中觀察一下……」

賈笙道：「我第一次暗中觀察，就証明了這件事。」

這証明剛才麥、李二人正在床上作的事。

李雙喜一字字地道：「姓湯的，這証明你要夭壽。」

湯堯道：「不會的，我五行有救！」

「你作夢！這兒沒有人救你。」

李雙喜攻上，立刻就施出車老的絕招，湯堯被逼得連連後退。

魚得水怕他吃虧，正要現身，突見湯堯施出一招怪學，居然化解了李雙喜的絕招。

魚、李二人不由交換了一個疑惑的眼神。

魚得水和湯堯交稱莫逆，雙方的底子都清楚，魚得水却從未見湯堯施展這種怪學。

麥高不信邪，立刻也出了手。

這兩人聯手，傳出去是很不光采的事。

只不過像他們這種人，還有甚麼榮譽心？

這兩個人對付湯堯，無論如何，湯堯絕非敵手。

湯堯連接八九招，雖然顯得吃力，却並未失招，再接七八招也是如此。

有時眼見要失招，不知爲甚麼，總算接過。

魚得水的雙眉緊緊糾結在一起。

李悔也微微搖頭。

兩小握緊拳頭揮着，爲湯堯高興。

湯堯閃閃避避，一口氣接了二人四十六、七招。

居然仍未失招挨打。

這不但使魚、李有點不信，麥、李二人更是不信。

可是他們再用力，再用奇招，還是差不多。

湯堯的確很糟，招式有點亂了章法，馬步不穩，手脚失措，但是五十多招沒有挨打，這眞是奇蹟。

就在這時，湯堯突然挾起賈笙越牆而出。

李雙喜道：「追！別讓他們跑了！」

說話間，十來片瓦片向他們飛來。

二人閃過瓦片又要追，又是七八片飛來。

李雙喜罵道：「×你娘！有種的出來！」

兩小落在後院中，道：「這不是出來了，你們要是有種，就再上床去表演一次給我們看看。」

兩人一聽，天哪！知道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他們恨死了白毛女，強迫他們互相做了那事。

如今是欲罷不能，而秘密外洩。

李雙喜有如一頭瘋狗向兩小撲去。小郭揚手，就是一個小鴿卵大小的紅球擲了過去，道：「請你吃紅蛋！」

「蓬」地一聲，雖未炸中了李雙喜，却也是灰頭土臉。

李雙喜道：「小崽子，你怎麼會有苗奎的火器？」

小郭道：「苗奎算甚麼東西，老子自己會製造，你要不要再吃一個？」小郭和小熊二人各擲出一個，目標仍是麥、李二人。

二人不敢面對火器，却又不甘心被這兩個小崽子唬跑，正要迂迴而上逮住兩小，兩小這兩顆一爆開，在泥塵烟硝彌漫中又擲出兩個。

這兩個麥、李二人未注意。

正因爲未注意，所以就在二人頭頂上撞擊一起而爆開。

「轟」地一聲，二人幾乎同聲發出一聲驚呼。

雖然受了傷，也恨得猛磨牙，還是要盡快逃走。不論你的身手有多高，火器是很霸道的。

兩人逃出此鎮，在六七里外林中停下來。

彼此一打量，不由啼笑皆非。

麥高的頭髮被燒焦一半，滿臉烏黑，只有兩眼是紅的，褲子幾乎無法蔽體。

李雙喜全身衣衫千瘡百孔，右耳被炸去一半。二人氣得渾身瑟索發抖，在他們一生中，何時受過這等打擊？

自白毛女强迫他們那事之後，他們就失去了自尊，只不過，他們絕對想不到會被兩個小崽子炸成這個狼狽的樣子。

此刻湯堯放下了賈笙，道：「賈笙，你看到了他們二人這件事，已招致了殺身之禍，此後你最好別遇上他們！」

賈笙深施一禮，道：「多謝湯大俠救命之恩！」

「你今後有何打算？」

「我想去清兵盤據之處，伺機行刺他們的將領！」

「這也是個好主意，不過也很危險。」

賈笙道：「生當亂世，男子漢自當如此。」

二人分手後，湯堯正要離去，忽然出現了一個蒙面女人。湯堯心頭一緊，仔細打量，由於此女頭臉密封，裙子很長，連脚也遮住了，看不清楚雙足。

但是身材，却似曾相識。

「姑娘何人？」

「……」這女人不出聲，只是注視着他。

「姑娘是找我的？」

「……」當然仍不出聲。

「姑娘意欲何爲？」

這女子忽然出了手，連手上也有薄薄的手套。

這樣湯堯要自她的手上看出她是誰也不易。

只不過一旦動上手，就可以看到她的一雙金蓮了。

這是十分標準的三寸金蓮，他幾乎認定，這就是他的老婆徐小珠的，窄窄瘦瘦地，玲瓏可愛。

「妳是小珠……」

她不出聲，一味攻擊。湯堯接了二十來招，不是敵手，節節敗退。

似乎這女人並不想殺死湯堯。

由這一點看來，說他是徐小珠

是可信的。

既然不想殺他，爲何要和他動手？動機爲何？

她和湯堯動手，以及和魚得水動手，是不是同一動機？

當湯堯接了四十招左右，一不小心被石頭絆了個跟蹌時，這女人就有足夠的機會傷了他或殺了他。

這更使湯堯相信，這正是他的堂客徐小珠。

也更使另外二人相信，這二人是一對夫婦。

這二人正是追來的魚得水和李悔二人。

由於小熊和小郭二人的脚程慢，沒有跟來。

這女子似是試探甚麼，立刻長身而起，入林不見。

湯堯喘着，望着那女子方向發楞。

魚得水和李悔都以爲，他們沒有猜錯，那女子必是湯妻徐小珠，也就是「菊夫子」的女兒徐小珠。

可是徐小珠爲何要試探自己的丈夫？

莫非她也懷疑自己的丈夫是施襲其父者的後代或門下？

關於這一點，魚、李二人不以爲然，但是，剛才看到湯堯應付麥、李二人，偶露奇招，却十分懷疑。

以湯堯的全部功力，絕對應付不了麥、李二人。

即使一個麥高也應付不了。

甚至，由於李雙喜學了車秀的絕學三招，可能未必能接下三招，所以他連逃走的機會都沒有。

儘管逃走時是兩小以火器相阻，以湯堯出現時的輕功來說，他也可能脫困。因而，魚、李迄未現身。

他們以爲湯堯是個謎。

這工夫一道人箭射來，落在湯堯五步以內。

居然就是那個小童，也就是自稱「菊夫子」的小童。

李悔要說話，魚得水捂住她的嘴。

「湯堯，你大概知道蒙面女子是誰？」

湯堯失聲道：「小弟你是……」

「老夫是你的長輩，不可無理！」

「長……長輩？」

「不錯，回答老夫的話！」

湯堯目注小童，道：「她是誰與你何關？」

「你難道聽不出我的口音？」

這一提醒，湯堯果然心頭一震，道：「你的口音是有點熟，可是……這怎麼可能，如何可能？」

「說，你知不知道那女子是誰？」

「有點像內人小珠。」

「你可知她爲何試你？」

「不知道。」

「現在你是不是應該知道老夫是誰了？」

「你的口音像岳父。」

「你以爲我不是？」

「這話很難回答，因爲我以前並不知道岳父即爲『四絕』中的『菊夫子』。」

「現在知道了也不能算晚！」

「身如稚童，卻發蒼老之音，請告知原因？」

「不久即知。」

「你的一切都不告人，別人的一切却都要告你，這公平嗎？」

「世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老夫昔年被襲不治，兇手逍遙法外，這是不是公平？你說……」

湯堯道：「我對此事知之甚少，不便置評！」

小童道：「你的師門你可知道嗎？」

「這未免有點荒唐，師門會不知道？」湯堯道：「家師『五柳先生』夏侯心！」

「還健在嗎？」

「當然。」

「現在何處？」

湯堯一頓，道：「恕難奉告！」

「看來師父比你的岳父重要？」

湯堯道：「其實也並非如此，至少師門我很清楚，但岳父却未弄清，你說你是岳父，却是個小童。」

「現在有個辦法……」

「甚麼辦法？」

「你接老夫十五招！」

「這……這怎麼可以？」

「爲何不可？」

「你是長輩……」

「你剛才不是否認我是你的岳父，長輩嗎？」

湯堯一窒，覺得這人是有備而來的道：「有必要嗎？」

「當然有必要。」

「爲甚麼？」

「動過手之後便知……」小童先出了手。

李悔看了魚得水一眼，他攬住了她的腰，吻了她的面頰一下，低聲道：「看吧！可能有好戲！」

湯堯小心翼翼地接下來。

小童的身高只到湯堯的腰部略高一些。

二人兔起鶻落，打起來十分激烈而又別緻。

十招後，湯堯攻少守多，小童步步進逼。

李悔低聲道：「湯堯差得很遠。」

魚得水只是貼緊了她，沒有出聲。

近來魚得水對她看法改變，非但相信她冰清玉潔，也以爲她比白

芝還美，李悔能看出他的眼神，却故作不知。

她的條件的確超越了白芝。

二十招左右，湯堯被逼得團團轉。

看來二人的差距的確很懸殊。

李悔在魚得水耳邊道：「哥，你以爲他在多少招才倒下？你不打算援手？」

「也許他不會倒下，不須我們援手。」

「爲甚麼？」

「很難說！可能我們幫不上忙。」

「怎麼？我們幫了也沒有用，小童有那麼厲害？」

魚得水道：「不要出聲，仔細看吧！」

李悔很不瞭解。

似乎魚得水不太關心湯堯了。

他們是好友，而小童自稱是他的岳父，畢竟不曾証實，如果小童下殺手，怎可袖手旁觀呢？

湯堯團團轉之下，小童就更加緊攻擊。

李悔道：「哥，萬一湯大哥被殺了呢？」

「可能性很少。」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妳往下看就是了！」

湯堯越來越不濟，此刻雙方又打了約三十七招。

小童似乎要速戰速決，重創湯堯，湯堯也在盡一切可能不使他速戰速決，但希望太小了。

小童的招式乍變下，正好湯堯也變了招。

似乎小童對湯堯變的招式也感到意外。

也許小童對湯堯的武功路子頗熟，只是對這一怪招感到陌生而已，至於湯堯，對小童的新招也不敢輕敵。

小童似乎佔了上風，一招四式，有兩式佔先，且其中一式已砸了湯堯一掌。李悔一拉魚得水，叫他立刻出手。

魚得水總覺得，湯堯並非如此低能，但此刻他再不出手，就很不夠意思了。然而，他正要出手時，怪事發生了。

就在魚得水正要現身，甚至現身前要大喝一聲，以便阻止小童向湯堯下殺手時，局勢大變。

湯堯的怪招最後兩式（一招五式）突然威力大增。

非但小童被他砸了個踉蹌，而且立掌如刀插下。

這是一式「貫手」，一旦貫入，小童前後身必有個透明窟窿。而且看來小童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大。

魚得水忽然咳了一聲。

他功力深厚，咳這一聲，也幾乎等於是獅子吼。

小童大驚之下，疾退了五六步，就勢一縱消失於林中，湯堯四下一打量，道：「是哪位高人？」

李悔要出來，魚得水拉了她一下。

湯堯應該知道咳聲的位置和方向，但他並且未走近搜尋，也向另一方向馳去，不久消失。

「哥，這是怎麼回事？」

「妳的看法呢？」

「湯堯深藏不露。」

魚得水點點頭。

「你以前也不知道？」

魚得水又點點頭。

「無怪你一直能沉住氣不要我現身了！原來你早就發現湯堯身懷絕技，却又很會藏拙呢！」

魚得水點點頭道：「正是。」

「小童如果眞是『菊夫子』，那不是表示『菊夫子』也不是湯堯的敵手了，這未免有點可怕了吧！」

魚得水久久沒有出聲。

「哥，你在想甚麼？」

「我不以爲『菊夫子』就那麼差，却相信『菊夫子』說過的話——施襲者的技藝未必比他差！」

「對，如果湯堯就是施襲者的門下，可見施襲者的功力之深了，而湯之師，竟是『五柳先生』。」

「五柳先生」夏侯心，久已成名。

只不過他的名氣並沒有「四絕」高。

甚至也沒有車秀夫婦來得響亮。

李悔道：「你不以爲『菊夫子』會那麼差，他爲何先行離去，爲何不施出更厲害的武功對付湯堯？」

魚得水道：「小童果是『菊夫子』，他的出現是爲了調查此案。」

「對！」

「他在調查此案時，何必打出結果來！」

「這……」李悔道：「他也在藏拙？」

「也可以這麼說！」

李悔道：「那小脚女人如果眞是湯妻，她也在找那殺父的兇手，如果湯果然是兇手門下呢？」

魚得水攤攤手道：「那就很痲煩了。」

「怎麼個痲煩法？」

「夫妻、岳婿及朋友等之間的情感，就很難處理了。」

「你以爲湯堯剛才已知是我們藏在此處？」

「不一定，但至少知道我們這兒藏有人。」

「如果是別人藏在此處，看到了剛才的一幕，他會放過嗎？」

魚得水道：「妳的理解力很強，不錯，也許他猜到是我們，才只問了一聲，就虎頭蛇尾地走了！」

「哥，由此推斷，湯師『五柳先

生』會不會是……」

「阿悔，目前言之過早……」兩人摟得緊緊地。

幸福來得雖然遲了些，但總是來了。

李悔生在巨寇家中，有一股至大的自卑。

任何人叫她一聲「賊女」，她都無法反駁。

這樣的身世，而能受到魚得水的敬重與喜愛，她是十分感佩的，遲來的幸福更值得珍惜。

* * *

「南天一朵雲」南宮遠師叔姪，一人一騎在山道上奔馳，不快也不慢，皓月當空，夜風如刀，已是十月天氣了。

南宮遠道：「大明氣數已盡，咱們要隨機應變。」

「……」余抱香不出聲。

「抱香，妳近來是怎麼回事兒，老是不樂？」

這工夫余抱香作嘔吐聲，南宮遠勒馬停下來，道：「怎麼哩，近來好像妳經常反胃？」

余抱香道：「沒……沒有甚麼……」

南宮遠何等經驗，道：「抱香，會不會是……」

很久，余抱香才切齒道：「師叔，不殺張鑫我誓不爲人。」

「張鑫？」

「是的，他就是『雷神』之徒，『火球』張鑫。」

「他怎麼？」

「他……他佔了我的便宜！」

南宮遠許久才出聲，道：「妳不考慮他？」

「嫁給這種人，不是辱沒了祖宗三代了？」

南宮遠道：「妳要殺了他？」

「不殺此賊，此氣難平！」

「好，我們就去找『火球』張鑫……」

* * *

找張鑫並不太難，因爲他是「雷神」之徒，常用火器。常用火器，走到那裡都會受人注目的。

他們在杭州找到了張鑫。

南宮遠不出頭，因爲他也不便聽他們談論這件事。

地點是一家客棧，張鑫的火器全被余抱香偷了去，連衣內的也不見了，因爲張正在午睡。

張鑫被她一腳踩在腮梆子上而驚醒。

乍見是她，心知不妙，道：「抱香……我到處找妳。」

「找我？現在我就在你的面前……」又是一腳，踩在他的小腹上，張鑫痛得蜷成一團，齜牙咧嘴。

「你這血賊以爲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抱香，我太喜歡妳了！但這話妳未必信，只不過至少有一點妳一定信，那就是請妳立刻殺了我，只有讓妳親手殺了我，我才會心安理得。」

「心安理得？」

「是啊！我喜歡妳，所以未加考慮以那方式佔有了妳，其實在我來說，又何嘗不是讓妳佔有了我。」

「放屁！」

「抱香，我對妳的至情，世上不會再有人知道，而妳又不能諒解我，所以，唯一的方法是讓妳親手打發了我。」

「我當然要宰你。」

張鑫道：「我希望妳剁我千刀萬刀，千萬別剁我的心。」

「爲甚麼？」

「我對妳的情意，可謂心燈意蕊，所以不要剁我的心，留待下世爲人，再爲你隨鐙拾鞭，爲妳效命。」

余抱香冷哼了一聲。

張鑫見她的怒氣略消了些，打鐵趁熱道：「抱香，下世爲人，我如能和妳成爲夫妻……」

「作夢！」

「是的，這只是我痴心妄想，不過我自家師處弄了白銀五十萬兩，我本要送給妳的，現在我的枕下。」

余抱香不出聲。

「至於我上次溜了，是因爲我很自卑，每次都不能使你達到高潮，在房事方面，一直很低能。」

余抱香道：「誰計較這箇來。」

「怎麼？我在這方面不大行，妳不在乎嗎？」

「一個年輕女人，根本不太在乎這個，相反地，如果男方太貪太多，需索無度，女人還受不了呢！」

「啊呀天哪！我之所以溜了，是因爲我怕妳嫌我總是在緊要關頭丟了，而使妳大爲掃興……」

「不是。」

「眞的不是爲了這箇？」

「你少囉嗦！」

「天哪，我還以爲是爲了甚麼，那我爲甚麼要跑呢？我是爲了妳呀，抱香，反正我是有錯的，妳要殺我就動手吧！」

余抱香已失身於他，且在一起半個多月。

張鑫的人品平平，不好却也不算差。

更重要的是，張鑫會火器，學有專長，身手也不差。

如今已失身於他，如他果眞如此愛她，而逃走只是由於他不能使她感到滿足，這是值得原諒的。

於是她又軟了下來。

不軟下來，一定要宰他，今生豈不要守寡？她道：「你是說只是由於怕我嫌你不太管用？」

「是啊！有的男人能使女人心滿意足，而我……」

「我一點也不在乎這箇……」

「如果妳是眞心話，是不是不殺我了？」

「饒你這一次，下不爲例……」

張鑫伸手一拉她的褲帶，「蓬」地一聲斷了。

年輕人雙方也都需要，余抱香倒在床上，這小子急不及待地爲她寬衣，余抱香道：「只怕你要作父親了。」

小張似乎未聽到。

「怎麼？你只喜歡玩，不喜歡孩子？」

「妳……妳說甚麼？」

「我可能懷孕了！」

張鑫道：「好哇！我這年紀作父親，是很值得驕傲的。」

久別重逢，勝燕爾新婚。

南宮遠暗中看到，嘆了口氣離去，要殺人的她，却在床上被小張殺伐不休，眞是有點可笑了。

兩人成天不離開，熱乎了七天，這天余抱香一早醒來，小張已不在身邊，還以爲他上街買東西去了。

直到快晌午了，她才感覺有點不妙。下床一搜，五十萬兩銀票只有二十萬兩，其餘的不見了。

她氣得面色青白，渾身發抖。如果小張未溜掉，他的火器及兵刃是不會帶的。

「血賊！下次遇上，我不把你剁成八大塊就誓不爲人！」

當南宮遠獲知此事時，一言不發。

她知道，南宮遠內心一定在責她下賤。

* * *

任大清的「唐瘡」發作，求過不少的大夫都無效。

他來到蘇州，去找當地名醫，開了個方子。

不過這位名醫也很忠厚老實，對他說過，如三劑下去無效，就請他另找高明，他就無能爲力了。

任大清恨透了白芝。

只不過他也承認，在白芝身上獲得了快樂，這快樂的代價可就太大了，這名醫如不能治，還有誰能治？

任大清住進客棧，走過前院一間廂房門外，忽然發現一個熟人，居然是「雷神」苗奎，正在煎藥。

任大清一噱，這老小子也有病？

會不會也和他一樣，患了同樣的毛病。

「是苗兄嗎？」

「噢！是任大俠……」

任是李闖的人，後又投了清廷，苗奎則是吳三桂的心腹，當然目前也算清廷的人了。兩人過去無交情，見對方一臉病容，不免同病相憐。

苗奎道：「任兄的氣色……」

「在下有病，苗兄也在煎藥？」

「和任兄一樣，也有點不大舒服。」

「不知苗兄是甚麼貴恙？」

「任兄是……」

「說來慚愧……是見不得人的毛病！」

苗奎一聽，果然是同病相憐，道：「在下也是。」

任大清道：「是不是白芝傳染的？」

「莫非任兄也是和她……」

「苗兄，如今想來，她是吃了砒霜毒老虎，預謀害我們的，眞想不到，她居然如此之爛。」

苗奎道：「據我所知，清軍中高級將領，及一些『巴圖魯』，多人感染此疾，八成也是她。」

「苗兄是用何人的處方？」

「此地名醫姜怡齋！」

「兄弟也是他的方子。不知靈不靈，我這就回去煎藥。」

苗奎道：「你我既爲一樣的藥，何不在此煎了！」

於是任大清把行李搬了過來，兩人住在一起。

這藥服了三劑，沒有甚麼用處。

兩人正在苦惱時，店小二在院外道：「大爺，有位先生說是專治疑難雜症，特來報效。」

苗、任兩人正自無計，立刻請進。

一主一從，僕人爲主人背了個大藥箱。

苗、任兩人正是所謂有病亂投醫。

把這主僕兩人迎入廂房中，任大清道：「請問大夫高姓大名，怎知我兩人有病待醫？」

醫生道：「在下『賽華佗』常再生……」

「原來是一代國手。」兩人大爲驚喜。

這醫生道：「在下是『賽華佗』之徒『回春先生』毛大業。」

「名醫之後，必能治我等的沈痾。」

大夫道：「毛某試試看。毛某不久前在街上看到苗大俠，一看氣色即知大俠有此隱疾！」

苗奎道：「請國手救人。」

毛大業試過脈，道：「請兩位脫下褲子讓在下看看！」

任大清道：「怎麼？還要看看？」

（未完・廿一）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産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